

第五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臺中文學獎 作品集

5th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 豐原 6506

Fengyuan 6506



# STOP 目錄 CONTENTS

市長序 | 再造文化城 10

局長序 | 書寫記憶之筆 12

文學貢獻獎 | 劉克襄 14

## STOP 小說

第一名 豐原 6506 張英珉 18

第二名 阿離 設 司 43

第三名 復健 陳欣隆 60

佳作 引水人 邱致清 75

佳作 威威與我 胡剛剛 98

佳作 眾善之門 錢映真 113

佳作 徐敏敏 見習工程師 133

〈決審會議紀錄〉一萬五千字的視野 148

## STOP 散文

第一名 我的室友卡夫卡 廖宣惠 156

第二名 麵線 梁評貴 166

第三名 穀城 梁雅英 172

佳作 膏肓 許竣隆 178

佳作 回家 趙文彬 186

佳作 蹦火仔 蕭羽芳 193

佳作 路徑迷宮 藍舸方 199

〈決審會議紀錄〉摹寫人生群像 206

## STOP 新詩

第一名 電梯裡的童話 王正良 214

第二名 毒 李鄢伊 218

第三名 悲傷時凝望遠方 何志明 222

佳作 爸爸手冊 張英珉 226

佳作 偏移的函數 楊語芸 230

——詩記清境發展史

佳作 練習步 蔡信義 234

佳作 出發 羅 羅 238

〈決審會議紀錄〉從詩中窺見多重宇宙 241

## STOP 童話

第一名 讓我們曬雲去 陳柚希 252

第二名 菓子狸當舖 李 歡 262

第三名 老船長 王怡祺 272

佳作 謊言秤重器 張英珉 284

佳作 沉睡於城市之獸 樺 月 293

佳作 瑪莉不說話 蔡威君 305

佳作 住在書店的老鼠兄弟 蔡業聖 314

〈決審會議紀錄〉躍出紙面的想像與關懷 325



## 青少年散文・國中組

第一名	追尋	蔡惟絜	334
第二名	我的牙齒與她的圍城	蘇打水	338
第二名	一日莊稼人	紀志霖	341
第三名	聲音的記憶	晨曦	344
第三名	茶道	樂樂	347
第三名	挫折	鄭詩宜	350
佳作	最美的信仰	天魔竺	353
佳作	我的人生，我的戲	霽暄	356
佳作	異國情・感恩心	翁呈侑	359
佳作	盛夏	蛇頸龍	362
佳作	我的偶像媽媽	童苑庭	365
佳作	樹記	潘俊曄	369
佳作	黑與白的世界	謝棻仔	372
	〈決審會議紀錄〉雕琢與自然間的平衡		377



## 青少年散文・高中職組

第一名	一葉蘭	郭仲翎	388
第二名	絕境	陳孟潔	393
第二名	加芯	譚雅	398
第三名	問答題	林昀頻	402
第三名	墨墨	葉俐君	406
第三名	失憶的綠豆湯	劉彥邦	411
佳作	金魚的眼淚	王怡樺	416
佳作	平眉	江昕潔	420
佳作	後院	普森	424
佳作	跑步機上的企鵝	唐明嚴	428
佳作	即行	張遺九	433
佳作	天橋	陳俞均	438
佳作	蜉蝣的獎盃	劉育維	443
	〈決審會議紀錄〉年輕世代的臉譜		448



## 母語歌詩 · 臺語組

第一名	刺桐花	林姿伶	456
第二名	偷看阿爸的情批	柳青亮	459
第三名	記持行倚來	許文玲	463
佳作	拖磨	陳胤	466
	——寫予一塊拋荒的田		
佳作	日頭	黃郁臻	470
佳作	時光 Taichu，是講臺中	Ungian	473
佳作	番薯開花	葉衽櫟	476
	〈決審會議紀錄〉寫出臺中的臺語歌詩		479



## 母語歌詩 · 客語組

第一名	阿姆个手	黃碧清	484
第二名	竹筍姑	王興寶	487
第三名	酸柑茶	江昀	490
佳作	藍衫之歌	何卿爾	493
佳作	無悔	退愚廬主人	496
佳作	思親四韻	徐銀珍	499
佳作	掌牛	牧咕蔓	502
	〈決審會議紀錄〉客家思維與精神的展現		505





## 市長序 再造文化城

林佳龍

臺中，是我心目中的創意城市、生活首都。日治時期以降，臺中就是臺灣文壇的重心。櫟社、臺灣文社，以及戰後的《笠》詩社、銀鈴會，皆引導時代風騷，成就「臺中文化城」的美名。如果說文化是城市的靈魂，那麼文學可以說是展現文化靈魂的生命故事。

臺中地處於島嶼中心，百年來孕育無數文人雅士，清代霧峰林家在此扎根，神岡筱雲山莊設有私塾學堂供後進學習；日治時期陸續開辦臺中一中、臺中州立圖書館；近代更率先建造臺灣首座地方文化中心——「臺中市立文化中心」（今文英館）；去年臺中文學公園開放，已經成為許多人尋幽訪勝、愛好文藝的重要據點，而今年八月底，臺中文學館正式開館，同一時間，眾所矚目的臺中國家歌劇院也正式啟用，文化的養分就在時代的推進下深植於臺中。

本市文學獎經過長年用心經營與推廣，投稿件數屢創新高，今年再次刷新紀錄達 1,213 件，作品質量並重、成果豐碩，已然成為各界文學好手積極展現文采的絕佳場域。臺中文學獎向來分為「文

學貢獻獎」及「文學創作獎」，文學貢獻獎針對本籍或設籍臺中市五年以上，且長年致力於文學創作，對臺灣文學具有重大或特殊貢獻者，今年得主為作家劉克襄。劉克襄著作長年關心臺灣文化與土地生態，乃臺中知名之作家，獲獎實至名歸。

文學創作獎則針對所有有志於中文書寫的創作者，因此除了臺灣在地，包括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法國等地均收到來稿，顯見海外華人對臺中文學獎的高度關注，而臺中文學獎的成果也因此呈現瑰麗、豐富且多元的風貌。恭喜所有得獎者，更由衷地感謝所有評審委員的費心，因為你們的努力，方能年年為臺中文壇注入源源不絕的能量。

養分已備足、種子也撒下，我相信，臺中文化城的再造指日可待。



局長序

書寫記憶之筆

王志誠

臺中文學館甫於今年八月底正式開館，在此之前，啟用剛滿一年的臺中文學公園，無論是為了各式講座、課程、音樂會、展覽來此的遊客；抑或是平日到此拍照遊憩、散步閱讀的朋友，臺中文學公園都已成功融入許多民眾的日常生活，正如同文學——我始終相信文學萌芽自土地，自然貼近生活、反映現實，而文學的種子除了倚賴廣泛的播種，也需要深層的扎根。

今年是「臺中文學獎」開辦以來的第五年，去年我們在原有的小說、新詩、散文、童話類別之外，新增了「青少年散文」類，是為「廣泛的播種」；今年我們繼續加碼，新增「母語歌詩」類，並細分為臺語（閩南語）組及客語組，即是「深層的扎根」。我們期望透過此舉發掘出更多新秀，並鼓勵大家為故鄉發聲、書寫土地的美好，同時也期盼青少年學習創作，勇於表達自我。

因應多元類組，我們邀請國內各領域的傑出作家、學者組成本屆評審團，從一千餘件的來稿中，歷經初審、決審，精挑出六十八件優秀得獎作品。除選出各類組首獎外，今年我們亦針對文學貢獻獎成立提名委員會，與書面推薦雙管齊下，產生四位候選人，經過

評審團嚴謹審查，最後由作家劉克襄勝出。持續創作不輟，幾乎年年皆有著作出版的劉克襄，早年以生態書寫開啟臺灣自然寫作風氣，至今不斷自我突破，嘗試各種文體和題材的試驗，擅長於尋常事物裡領會生命的況味。且積極與社會對話，近年在報章或臉書發表的文章，經常引發媒體注目與網友討論，文壇與社會影響力兼具。

而透過創作者的深刻之筆、思辨之眼，今年我們的收穫極其豐碩，展現出多元的文學風貌，盡皆收錄在這本靈光之書。本屆得獎作品集以小說組首獎〈豐原 6506〉為名，乘載了人們的生命旅程與記憶的單程公車——宛如文學的象徵，別具意義。誠摯邀請大家一起來閱讀，進而化為文字，書寫下屬於自己的生命記憶。



STOP

文 | 學 | 貢 | 獻 | 獎      劉 克 襄

生於臺中烏日。臺中一中、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臺灣日報》副刊編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與撰述委員、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1990年起專事寫作，作品散見各報章及網站。

著有《臺灣舊路踏查記》、《大山下，遠離臺三線》、《在地圖裡長大的臺灣》、《11元的鐵道旅行》、《男人的菜市場》、《裡臺灣》等數十冊作品，以及兒童文學《小石頭大流浪》、《大頭鳥小傳奇》等數冊。曾獲第一屆臺灣詩獎、中外文學獎、笠詩社二十年新人獎、吳三連報導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吳魯芹散文獎等諸多獎項。



(劉克襄提供)

文  
學  
貢  
獻  
獎  
贊  
詞

劉克襄寫作起步甚早，筆力迅捷如鳥飛翔。1980年代初期，以鳥類生態為題材，陸續出版散文集《隨鳥走天涯》、《旅鳥的驛站》、《荒野之心》及散文、短評、報導、論述合集《消失中的亞熱帶》，短短十年間，掀起一股賞鳥風潮，帶動自然寫作的風氣。在這期間，同時也出詩集《松鼠斑比曹》、《漂鳥的故鄉》、《在測天島》、《小鼯鼠的看法》，這四冊詩集，奠定了劉克襄在臺灣詩史上十分獨特的位置。

三十多年來，劉克襄的創作生涯，非但從未停止，而且持續不斷自我突破、不斷開創寫作領域。隨著賞鳥的行蹤，劉克襄由「鳥人」成為道地的旅人，足跡踏遍島嶼「海角天涯」，更深入小鄉小鎮，以文字、攝影、繪畫，將他的史地、人文、自然探訪等觀察見聞，融入旅遊書寫當中，而有《快樂綠背包》、《自然旅情》、《山黃麻家書》、《安靜的遊蕩》、《迷路一天，在小鎮》……等十多冊，結合自然觀察、社區文化、鄉土記憶的「旅遊方式」，再次開啟風氣之先，喚醒在地的旅遊路線。

他的旅遊觸角，更延伸到古道探險、研究與實地踏查的「歷史旅行」，如《橫越福爾摩沙》、《臺灣舊路踏查記》、《福爾摩沙大旅行》……，同時，不止是

吳  
晟



詩、散文、札記、報導，劉克襄的自然寫作，還逐步完成多部擲地有聲的小說作品，如《風鳥皮諾查》、《野狗之丘》、《永遠的信天翁》……。

除了大量的書寫，成果豐碩，劉克襄更將生態理念付諸實踐，授課、演講、導覽，積極參與多項生態園區規劃，爭取自然保育的空間……凡此種種創作成果與行動力，具有廣大的社會影響力。

第五屆臺中文學獎評審委員，肯定劉克襄的成就，是臺中市的驕傲，通過「文學貢獻獎」之決議，實至名歸。

小 說

NOVEL



# 豐原 6506



## 張英珉

### 得獎感言

小說書寫醞釀六年，不斷被退稿，落選，至於發想有十年以上，來自於 921 地震，豐原 6506 是一班特殊的客運，在退伍從小風口往下的途中，路斷了我沒搭到。這篇小說曾有過三個名字，直到去年，我因為憂鬱症而縮在小房間內三個月，讀物理書時，感覺到「光」的特殊性，就是這篇原本所欠缺的，所以我決定重寫成為這篇〈豐原 6506〉，謝謝這班我坐不上的客運，給了我這樣的靈感。

### 個人簡介

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畢業，影視編劇，入圍過金鐘獎單元劇編劇獎，出版過五本兒少作品，一本編劇工具書，還有生出兩個孩子（這是這時代最大獎項與艱辛努力啊）。

最喜歡練習長跑，因為可以順便抓神奇寶貝，寶貝球，GO。（把手機丟出去）



「小剛，我問你喔，我還是想不清楚：『先跑出去的光，到底能不能被後面的光追上啊？』，你想想，如果前面的光遇到黑洞，被扭曲，變慢，就一定會被後面的光追上了啊，但那這樣的話，既然他們同時間混在一起到達我們的眼睛……我們在地球這邊觀測的時候，要怎麼判斷他是前面的光，還是後來的光啊？」

「我……我怎麼會知道啦！」昨晚上打電話聯繫莉莉時，莉莉又問這個問題，讓我在心中大喊，但我很俗辣當然不敢說出來。

2008 年，秋末，從北方吹來今年第一波寒流，早上八點，位於臺中的「豐原公車」總站旁，我枯站，臉龐吹上寒流冷風，感覺空氣有些乾燥，臉在癢，我用領子摩擦，更癢，好像許多透明蚊子停在我臉上吸血，好焦慮，讓心也跟著癢，腦袋裡竟然想著莉莉和我說過的「光線問題」。但我想反問的問題是，我怎麼知道要如何分辨哪一道光會先到，我現在只知道：「莉莉……妳怎麼遲到……」

這天，我早早就到豐原客運的臺中站，七點整，騎著摩托車停好停車格，規規矩矩對齊白線，背好背包，裡面有莉莉說要帶的外套、背心，長褲，食物與暖暖包，我靠著牆，擺出看似惆悵，卻又有著餘裕的姿態，想讓莉莉對我留下一個好印象，像電影主要角色，都會有一個帥氣的出場。

「欸，你東西別帶太多喔，只是去山上郊遊，是郊遊喔！」

莉莉昨天在電話中這樣說，重複幾回，彷彿我一定忘記似的，只是我們約七點半就要見面，我已經擺姿勢擺久到快要變成學

校裡的孔子雕像一樣僵硬假笑，七點五十五分，小巴士已來，廣播給乘客知道：「6506，6506，往梨山準備要開車……」

車站廣播回聲有些喇叭破音嗡嗡響，至此，我突然進退兩難，難道莉莉約我，僅是擺我一道，如果她不來，難道我要自己上車，往山上莫名其妙一遊？還是說，現在才八點，我索性放棄莉莉回家睡覺，起床後去萬代福戲院，看下午的二輪電影，內心會比較快活。

還好，內心還在兩難掙扎時，莉莉坐計程車到來，像電影裡面的成龍，跳公車輕鬆到像是我去巷口檳榔攤和阿桑買口香糖一樣，莉莉給計程車司機錢後，一開門後流利穿過我身邊，跳上6506和司機買票，才探頭找一下，發覺我不在車內，一定在車外。

「嗨！」她馬上開窗，看向僵硬假笑的我。「車都要開啦，你蝸牛喔。」

付錢給6506的司機，我深呼口氣，坐上座位，車上起先只有我們兩個，隨後在關門之前，走上幾個和我們相似的年輕人，我看見司機對著鏡子梳頭整齊，整理衣領，隨即踩下油門，緩緩前行。

小巴士，窄空間，溫度不再是夏天酷熱，也不是入秋的清涼，窗外運作的城市依舊不止，只是路樹透出秋末氣息，綠中帶橙黃，若不是身邊有莉莉的話，我一定會感覺有些淒涼。

莉莉先整理著自己的背包：「東西都有帶嗎？」我點頭。我背包裡有洋芋片、巧克力，各種零嘴，還有長褲、暖暖包——莉莉昨天電話中說上山一定要外套，而且不要忘記帶傘，她說這是個「帶雨傘才不會下雨，帶外套才不會變冷」的理論。我撐著下巴好久，思考這中間到底有什麼關聯。

車子往上開著，即將開往東亞最高公路上去，豐原6506，一天一班，只能開去，回程要等另外一班車，這對我而言十分陌生，

也十分新鮮。

「一天一班車，只能去，不能回——這樣是不是和人生很像？」莉莉從我手中接過洋芋片，啵一聲打開洋芋片時，轉頭問我。

「嗯……」我點點頭，莉莉總是和我說這些很有哲理的話，我總是要想著她說的每句話，是不是都有好幾層涵義。看著車子往上開，黑色窗框，窗外風景在窗框內一閃一閃，我突然想，這不就是電影一秒24格流動的畫面？



認識莉莉，就是來自於「看電影」的奇妙經驗。

2008年初，投影機投出的光，映在視聽室大螢幕上。感謝DVD和高畫質投影機的科技普及，投影機RGB三原色光，混合成世界萬物的顏色，搭配多聲道音響，讓視聽室的觀影品質也能媲美二輪片電影院。我雖然已經大四，還在擔任學校電影欣賞社的「放映長」，一次都沒缺席。

如今回想，我只記得初次聽莉莉談這類話題時，是在今年的「校園情人節」活動，社長大多只會在特映會出現，說些祝大家情人節快樂，「明年還要是同一對來看電影喔」這種尷尬話，隨後播放著去年的暢銷愛情片DVD。

「校園情人節」特映的特色，就是視聽室座位會難得「兩兩坐滿」。我坐在最前方，聽著後面傳來接吻的黏膩聲響，像有次我媽叫我去菜市場買章魚，章魚吸盤黏住我的手，啵一聲撕開留下一個紅瘀；而後，是更激烈的口水聲，我能想像，那是黑暗之中兩隻蝸螭正在打架，彼此激烈的戰鬥，誰也不讓誰。

突然間，電影畫面閃爍，隨後一閃而過，所有人驚訝呼一聲，

整個視聽室陷入完全的黑暗，剩下逃生口的指示小綠人亮著。

「不好意思，跳電啦！」由於我是社團的「放映長」，趕緊上前去和大家說明，但電一直不來，五分鐘後，失去電影的音效與光線，無法再掩飾情侶們親吻的慾望，漆黑之中只有綠色逃生出口的光亮，逃生小綠人變得好刺眼，加上失去空調的酷熱，讓情侶原本熱辣的氣氛轉變，索性不續看，各自打開他們的手機螢幕，以些許光線照亮腳邊，尋找校園更漆黑之處而離去，最後連社長都拍拍我肩膀，要我收拾善後而離開，最後，只剩莉莉還在。

看著莉莉的臉龐弧線，我知道她常來，我始終記得她被光影勾勒的臉龐弧度，在第二排中間的位置。

「同學，妳不走嗎？」光是「漆黑」與「情人節活動」，就能讓有人有許多遐想。「不知道什麼時候好喔。」

「沒關係，我還想看。」

綠色逃生出口的微光映著我和莉莉的臉，像鬼片的氣息。

「其實，這部片是社長說想放我才放的。」放俗氣的愛情片，好像拉低自己的水準似的，我急忙解釋。「沒關係啦，我什麼片都想看啊。」莉莉也急忙揮手。「什麼片都很好看，都可以學到東西。」

微光之中，我坐近到她身邊，大家都知道電影是拉近和女生之間的話題最快的方式，隨即和她問起。「我有發現，妳是不是每次都來啊？」

她理所當然。直覺似的回答。

「嗯啊，因為我很愛看電影啊。」

十分鐘後，電來了，我眯著眼睛習慣光亮，我這才注意到，莉莉的衣服是一件白色的T恤，上面有著切格瓦拉造型的紅色圖樣，但是仔細一看，那明明是李安的頭像啊，她對電影也未免也太熟

情。

我把設備重新打開，經過這次跳電，投影機的燈泡壞了，紅光不見了，RGB失去紅色，剩下藍色和綠色，反正沒人看，我把電影重播，儘管一樣的臺詞，但愛情片就變成恐怖片。好尷尬的愛情恐怖片，讓我們對視，莉莉噗哈一笑，笑著拍我肩膀——感覺我們似乎很久以前就見過面，這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就是電影的魔力吧。

「光，真的是很奇妙啊。」莉莉笑著說著。

這場面讓我覺得很浪漫，像電影般的故事。「歡迎常來。」雖然我知道她每次都來，但我如此笑著說。

視聽室內有一個三層櫃，裡放滿著電影欣賞社收藏多年的電影DVD。我打開DVD殼，看著吸入式的高級播放器將DVD吞進肚子內，後來後來，我都與莉莉坐在第一排最中間兩個座位，一起觀看著他人的虛構人生。

轟——登陸艇的視點晃晃蕩蕩，1998年《搶救雷恩大兵》的開場，諾曼地搶灘，碰碰碰砰砰，砲彈落下，槍聲如雨，大兵血肉橫飛，肢體分離，由於音效和影像太過真實，讓我有點暈眩作嘔，擔心自己畢業後去當兵，會不會變成沙灘上的一攤碎肉。

莉莉一邊看片，一邊在我耳邊說起。

「如果如果，我們要能推想宇宙最初的模樣，那必然要從光說起……」

後來，阿甘正在跑步，一群人跟在他背後跑步，沒人知道阿甘難以言喻的苦痛，只能藉由跑步來宣洩，大家追著他，卻又搞得像是搞笑片，更顯荒謬。

「沒有光，我們看不見眼前所有，至少在演化上不是我們現在這樣，宇宙的基礎是暗，但是大陽核融合的光，塑造世界的模樣——至少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因為光而存在。」

那一次，莉莉手肘頂著視聽室坐椅的扶手，小小的手掌撐著她小小的臉，側著頭和我說。

最終，《臥虎藏龍》中的玉嬌龍輸給自己性格所帶來的命運——還是輸給被決定的人生所營造出的性格？最後只見玉嬌龍縱身一跳，離開小虎，儘管那聲：「心誠則靈」還在耳際，玉嬌龍還是穿過雲朵墜落，從此失去影蹤。

不管看什麼片，影片播放到結尾時，光影在莉莉臉龐上閃動，莉莉瀏海下的眼珠裡，通常都像怪手挖壞水管的柏油地面，不斷滲出淚水——然後問我根本聽不懂的問題。

「小剛，我問你喔，有一個問題我怎麼都想不清楚，『先跑出去的光，能不能被後面的光』追上，如果前面的光遇到黑洞，被扭曲，變慢，就會被後面的光追上，但那這樣的話，既然他們同時間混在一起，到達我們的眼睛啊……我們在這地球邊觀測的時候，要怎麼判斷他是前面的光還是後來的光啊？」

莉莉拋出她的問題，這讓我腦袋卡住。「這個嘛……」我抓抓頭，莉莉每次和我一起看電影問這些奇怪的問題時，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光真是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啊……」莉莉喃喃，撐著頭，擦去淚水，繼續看著電影中的畫面流動，若有所思地說著。



每次放映，我都和莉莉坐在一起，我也逐漸理解她的奇特之處，為什麼總是一個人從不缺席來看電影，我猜想，或許是沒有人聽懂她的話，或許我是一根電線杆，而她是一隻憋尿許久的狗，我的聆聽與點頭，就是她的救贖，或是發洩。

「其實……小剛，我想拍片。」

那天，影片播畢，莉莉轉頭，慎重地看著我說。「所以我想來看電影。」

在一場鬼片的投影幕光影中，綠光映著莉莉的臉龐，她慎重和我說話的模樣，像吸血鬼片中那種美女吸血鬼，我突然想著，脖子如果被她咬一下好像也無所謂，或許也不會痛吧，甚至會感覺到洗髮精廣告的香香甜甜。

「是喔，妳要拍什麼片啊？」

「我有好多故事想拍，不知道該怎麼選——你可以幫我選劇本嗎？」螢幕的光映在她的臉上，求情的模樣，像貓咪瞪大眼睛的可愛模樣，我不知道如何搖頭說不。

她說這件事情很重要，需要聽很久，她資料很多，他想的或許是一部公路電影，或許和她的童年有關。她說，為了取材，她想去回去山上一次。

我疑慮著，喜歡看電影的人不一定就能寫劇本啊，但莉莉趕緊解釋，這是一臺全世界都稀有的公車，車號叫做「豐原 6506」，好多年前她坐過一次，讓她印象深刻，趁這個機會，她想再搭一次。路程很長，她可以在車上和我說她的劇本，如果可以，中間發生的事情，說不定還能寫成一個公路電影的劇本，很不賴吧。

不管怎樣，女生主動約男生，男生是怎樣都不能拒絕的，我是這樣想的。後來，我們不斷聯繫，當我們約好見面的那天，我們搭上車後，莉莉吃洋芋片，看著窗外風景流逝，隨後拿出她的劇本——一本看似已被翻爛的筆記，上面筆跡凌亂，塗塗抹抹，修修改改，甚至還有撕去後剪貼的痕跡，看起來頗有歷史。

「這些劇本我寫好幾年啦。」她翻翻頁，我偷看一眼，她趕緊掩著不給我看：「還沒好的不能看啦！」

我只能從縫隙中偷看，她的故事看起來非常複雜，中文，英文，日文夾雜；鉛筆、原子筆筆跡重疊；橡皮擦、立可白塗來塗去，甚至還有某種機器的設計圖，場景的設計圖，讓我開始覺得，莉莉對拍片這件事情是認真的。

「你最想講的是什麼故事？」

我突然拋出這個問題，終於換我出題難倒她，她不斷翻著筆記本，皺著眉頭，焦慮地翻頁出沙沙聲響，看來無法選擇，我不敢打斷她的思緒，彼此之間陷入漫長的沉默。看著莉莉迷惘的臉，車子開始往上開，氣壓改變，我耳鳴、暈眩，不久後到達山邊車站，許多遊客招呼上車，她們嘻嘻鬧鬧坐上位置之後開始談天起來，終於用聊天聲響把安靜的車廂裝滿。

莉莉反覆來回，翻著好幾頁筆記，當車子開始向上開時，莉莉終於下了決定。

「就這個了！」

我探頭一看，頁面上一堆凌亂的符號，箭頭，還有幾個剪報，我根本看不懂那是什麼。

「這應該是一個……我最想拍的故事吧。」她有些遲疑，但下了決定。

「是喔。」莉莉翻數頁之後終於決定一個故事，抬起頭來對我說起。「這是西元 2505 年的臺灣——」

我點點頭，開始試著看著莉莉臉龐，將莉莉想像成女主角，正穿著 2505 年的服裝，銀色材質的緊身服，大概像《第五元素》裡面的「蜜拉喬娃維琪」一樣美；然後把男主角想像成我自己，大概是「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的等級，一個科幻旅程隨著上坡，就要開展。

這一年，男主角我，小剛，是個稀有的太空飛行員，任務是探尋可供地球移民的星球，由於地球溫室效應讓海平面上升，許多過往的地表都在海面下變成魚場，我急迫帶回第一手的可移民星球的各種參數資料，可以稱為地球 2.0、3.0、4.0……一共十多個「類地球」，任何一個只要成功，地球人就可以移民外星，繼續存活。

當我飛回地球時，卻發現地球幾乎水藍一片，我不過是離開兩年，為什麼會有這麼劇烈的改變？我趕緊用望遠鏡看著整片被海洋填滿的地球，我才發現地球已經與往昔不同。我趕緊查看資料，當我離開地球時海水只上升到 250 公尺的高度，但是此刻海平面竟然上升到三千公尺高。我努力用電腦搜尋臺灣，這片我生長的土地，比對許多流竄的資訊，發現山頭各自獨立成島，臺灣此時已經分裂成三個國家。分別是玉山國、雪山國、合歡山國。

不管怎樣，這三塊土地過去都是我的家，我駕駛著太空船準備下降的時候，這三個國家發出通訊電波，紛紛要我下降到他們的國家。

「請來我們的玉山國吧！」

「不行，當然是合歡山國！」

「嘿，雪山國才是你的家啊！」

聽著雜亂的爭執訊號，我大喊。

「地球到底怎麼了？」

「地球海面在你離開的那一年就不斷異常上升，現在已經淹到三千公尺的位置，臺灣就變成你現在看到的這樣。」

從合歡島國傳出的電波這樣子說著。

「大家都在等研究船回來，只有你回來啊，快來啊！」玉山國

拚命喊著。

「那人口呢？那些人哪裡去？」我緊張問起。「我的老婆呢？我的爸媽呢？」

「都過一百年，他們早就都不在了……。」

「你說什麼！」我驚訝地睜大眼睛。「一百年？」我敲著螢幕鍵盤，打開電腦中的飛行日誌比對著，我才發現，太空船因為通過一個黑洞所影響的時空扭曲場，對我來說是兩年的探索期，但是對地球來說已是一百年過去。

「莉莉！」我痛心吶喊，一百年過去，我的妻子與父母早就過世，我竟然獨活於世。

「請你下降在我們這裡！」

突然間頻道訊號開始混雜起來，此起彼落爭吵著。

「請你下降在我們這裡！我們需要你！因為環境改變的關係，引起人類的體質變化，我們這幾代竟然生不出男孩，我們需要各種男人的基因，不然基因太單一，以後我們的人口還是會因為疾病滅絕啊！」

「小剛是我們的！」電波開始吵雜起來。「他是我們的！」

我的任務，是去研究人們去太空殖民，歷經自己時間的兩年終於歸返，然而此時的我雖然任務成功，卻只能悲傷地從外太空看著地球的湛藍海面，雲朵散去，我看見許多飛彈射出的光點，原來幾個島國之間彼此以飛彈攻擊。爆炸，死亡，煙霧一一冒起。聽著雜亂通訊電波，這已不是我所認識的故鄉，我感到無比懼怕，想起莉莉等我從太空中歸來，最終卻等到死去，我滿臉淚水對著宇宙嚎啕大哭：「莉莉——」



這是什麼太空鄉土劇芭樂片啊，我心底這樣想，但我不敢說出口。

「莉莉，他幹嘛哭啊，他能夠回到臺灣不是很好嗎？」

豐原 6506 公車經過霧社時，我打斷莉莉的故事，莉莉不能理解地看向我。

「哪裡好？他為什麼不哭，故鄉已經變得完全不同，能不哭嗎？」

莉莉不能理解我的問題，我趕緊解釋：「我是說，如果一個地方都是女生，對男性來說不就是很棒嗎……唉呦女生不懂啦……」

「不行啦！哪有這樣子的！」莉莉蹙眉。「又不是太空情慾片！」

「那怎麼辦，又不能回到過去。」

「你怎麼知道！」莉莉皺著眉頭看向我。「除非回到過去，還能怎樣？」

「蛤，可是回到過去有這麼容易嗎？」我腦袋轉不過來，只覺得有些無奈地問起，莉莉看著我若有所思說：「如果你知道宇宙這麼大，沒什麼不可能，你只要找到質量夠大的黑洞就可以……」

說到這裡時，上山的路上一起車禍，警察正在排除中，雙線道上長長的車流卡住，我們的「豐原 6506」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我看著窗外停下的景色皺著眉，疑惑地抓抓頭髮，才開始認真覺得，我和莉莉之間的世界，好像有很大的差別。



宇宙無垠無際，我，太空航行者小剛，在太空船內靜謐星空下，

看著海藍一片的地球，做了個重要的選擇，我要回到過去，我要回去找到莉莉！

我沒有下降到任何一座島上，我將曲速引擎加速向宇宙飛行，隨後用電腦搜尋到一個巨大的蟲洞，再利用電腦計算出抵抗蟲洞的太空船防禦力場。準備完成，儘管危險，但我願意為愛而死，我駕駛太空船全速衝向蟲洞，穿過宇宙中的時光隧道，看著四周所有的光線都向後退，在太空船幾乎解體前，我平安穿透時空，回到我離開地球的那一年。

我飛回地球，在外太空看著過去的「我」，駕駛太空船才剛飛走，現在的「我」就下降回到地球上。

那天，莉莉在家中窗前矗立，感傷地看著天空中的太空船脫離地球重力時的飛行弧線，淚水滑過臉頰，才轉頭就發現我敲門回來，她一臉狐疑看著我。「欸，你不是去出任務嗎？」

「機密任務臨時取消，所以我馬上回來了！」我激動地抓住莉莉肩膀。「我們快往山上搬去，幾年之後海面就要上升了！」

「傻瓜，不可能啦，我們又不是馬爾地夫，臺灣還有很多高地，沒關係啦！」

「不，事情比妳想的嚴重啊！」

儘管莉莉並不甘願，但她還是聽我的建議搬上山去，就當作去山上度假，我們一直住在三千公尺的位置，果不其然海面快速上升，地球上許多地方的低窪處來不及抵禦就被淹沒，人口大量滅絕，臺灣還有高山，所以剩下的臺灣人全生活在三個島國中，彼此之間開始搶著利益。

我們在山上生活一百年，因為人口實在太少，這一百來延緩老化的科技不斷進步，讓倖存者的壽命增加。我和莉莉都採用新技術的緩衝老化技術，莉莉因為天生基因優秀，因此莉莉雖然已經 120

歲，但外貌竟然看來只有 20 多歲，彷彿停在當年我們結婚時的那一天，而我卻因為天生基因的限制，不管怎麼治療，只能有著 60 多歲的外貌。

「什麼時候水面才會下降，讓我們回到過去的生活呢，我好懷念以前的臺灣……」莉莉不斷思索著從前，我們每天在山上寂寞地想著，就在這時，一艘太空船下降到地球軌道，原來那是多年前去宇宙探勘的我，我看著通訊畫面，從前的小剛還是 100 年前的模樣，看起來才 20 多歲，正青春。

看著通訊畫面中，反射著我自己老邁的倒影，我竟然忌妒過去的「我」的年輕與健康，而自身已感覺衰老所帶來的各種癥狀。沒想到就算是過去的自己，忌妒的心也能無盡冒起，我只得在無線通訊中騙他：

「已經過一百年，你的妻子已經死去了！」

其實，我只是不想要莉莉看見年輕的我，雖然那都是我，但是……莉莉會選擇和他離開吧，畢竟莉莉的基因讓她還維持著 20 歲……我寧願用我的自私去換人類的未來，關掉通訊器材，過去的我駕駛的太空船已經飛走，而我緊抱著莉莉，莉莉感受到我與往日有些不同，抬起頭問我。

「怎麼了，這麼不安，發生什麼事？」

「沒事。」

我親吻她的額頭，輕撫著她的頭髮，彼此擁抱而後靜默睡去，至於地球的未來，我閉上眼睛無法再想，我只能感受這片刻的幸福，將一切都遺忘在滿天的星斗之下。





故事向前，道路也繼續通行，管制單線放行，車子終於往上行。我驚訝問著莉莉：「好悲傷啊，那個主角到底擁有什麼，那是愛嗎，那是自私吧——而且『回到過去』妳拍不出來吧！」

她把筆記本闔起來，若有所思，沮喪地看向我。

「可是科幻片裡常常都是回到過去，這樣真的奇怪嗎？」莉莉半嘟著嘴看向我，我很難反駁她，仔細想想好萊塢電影中要「回到過去」，好像到路邊拔草一樣簡單。「好吧……說的也是。」

莉莉嘟著嘴，像是生悶氣煩惱著，讓我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在想著該如何討好她，因為處理坍方太久，時間已到下午兩點，公車才到了山上最高點：武嶺，上面寫著 3275 公尺。車停下，我看著窗外一片藍天，襯著低矮草叢的合歡山脈，我一下車就伸個懶腰，像那些回到大自然的電影主角一樣，但我深呼一口氣就馬上後悔，此時的氣溫接近 4 度 C，我深呼吸就咳嗽，這是我體驗過最低的溫度，起初我對於這樣的寒冷有些新鮮感，但隨後當體能耗盡，我站在山邊看著雲不斷翻騰而來，雖然有藍天，但隨後一陣霧來，瞬間降 10 度 C 的體感溫度，我趕緊穿上第二件褲子，我突然後悔應該穿三件褲子來，或許人在冷的時候，會想穿下全世界的褲子。

站在武嶺的平臺，海拔 3275 標高的位置，莉莉看著遠方，不知道怎麼，突然感傷起來，又和我說起艱澀的物理。

「小剛，我的故事講的是時間，但我一直好奇，時間到底可不可逆，假設時間可逆，但身體的感覺呢，還會是過去的時間嗎，『時間』真的是我們認為的『時間』嗎？」

「大概吧。」我依舊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小剛，有的物理書上說，時間是一種幻覺，沒有現在，只有

過去和未來，真的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我搖搖頭，看著莉莉說著說著，看著眼前的雲朵與山頭，眼睛冒出一滴滴淚珠，像是我有一次看到路邊被撞壞的消防栓一樣，眼淚一滴一滴地從螺帽的位置落下來。我突然不知道該怎麼辦。莉莉把頭靠著我的肩膀上，開始啜泣起。

「妳還好吧？」

不知道莉莉怎麼了，也不知道我是否做錯了什麼，我雖然冷又手足無措，卻感到些許浪漫，天地之間彷彿只剩下我和莉莉，她不知道怎麼了，靠著我的肩膀一直哭，把不知道從何而來的力氣宣洩在我身上，我雖然手足無措，卻有些享受，想問原因，卻又怕打斷她的情緒。我只能保持安靜，雖然氣溫越來越冷，我的心卻越來越熱，想要趁著氣氛，吻上她的額頭時，突然一聲喇叭聲，讓我害羞地跳起來，許多遊客突然湧入這個停車場，轉頭看著一輛輛九人巴裝滿著旅客到來，沒幾分鐘武嶺停車場就爆滿，放下的乘客密密麻麻裝滿停車場的各種空隙，好像某種宗教慶典世界奇觀。

怎麼了，我驚訝地問著一個剛下車，穿雪衣的女遊客問起，她搓著手回答。

「剛剛在清境有人通報，山上接近零度，水氣又充足，可能會下雪喔！」

「下雪耶！」我一聽，趕緊拉著莉莉。「莉莉妳不要再哭了，眼淚會結冰。」

所有遊客都抬頭看著前方一陣黑雲飄過山頭，看來水氣充足，有人戴著氣壓溫度計手錶，和大家宣佈，此時已經 - 2 度，山上天黑得好快，零下的天空，天色漆黑，濃雲密佈，好像電影特效，大家都興奮等待著，伸手向著天空，像是某種神祕的宗教儀式，等待

雪降落。特別是有許多男大生的出現，他們彷彿健身社團，十多個男生全脫光上衣，在這冰冷之中，露出強壯古銅色的肌肉，許多人拿著相機要替他拍照。這時大家伸手探向天空，先是下起小雨，接著一陣白色的不規則冰霰落地，大家就瘋狂似的喊著：「雪耶！」

看著百多人伸高手接著冰霰，我的內心突然震動著，這畫面彷彿電影裡面的活屍蜂擁而來，突然，一聲哎呀傳來，原來接下來沒下雪，而是下起小石頭大小的冰雹，沒穿衣服的男大生們被冰雹打得哎爸叫母，皮膚紅腫，我趕緊從背包中拿出雨傘，我撐著雨傘，冰雹打得雨傘叮叮咚咚，和莉莉兩人躲在傘下，我好怕雨傘會被打破。

隨後一陣霧白中，看著許多湧現的人躲回車內，司機逃難似的開車逃離，彷彿開關切換電視臺似的，突然間武嶺又空空蕩蕩，彷彿剛剛發生的事不存在，只剩下我和莉莉兩人撐著雨傘，站在路邊，盯著叮叮咚咚的冰雹落地。

「和那時一樣呢。」莉莉思索著什麼，突然停止哭泣，微笑著，還輕輕哼著歌，旋律似乎有些耳熟。可是我好冷，窩囊問起：「接下來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莉莉擦去一些眼淚，又流出眼淚。

到此，我開始笑不出來，浪漫感一掃而空，冰雹下得又長又久，像鋼琴被亂彈出各種音的落地。我覺得好冷好冷，身體開始發抖，此時時間才四點半，卻看起來和入夜沒有差別，無比陰暗，只能看見溫度標記－3度，怎麼辦，我才知道山上根本沒有地方住，起初我還以為這是浪漫之旅，怎麼會受困在這裡。

最後，天色陰暗，四處都無人，以為自己要凍死之前，還好遠方藍紅色光影閃過，原來是一臺處理結冰打滑車禍的警車要下山。原住民警察打開車窗，問我們：「弟迪，妹眉，妳們站在這邊做什

麼？」

我難以解釋，和莉莉搭臨時派出的警車，不好意思地坐上後座，沿途我想說些什麼，但是我已經失去力氣，而莉莉不哭了，心情變得很好似的一直哼著歌，回到清境之後，我們再轉搭另外一臺下山的九人巴遊覽車來到霧社，之後再轉搭一次計程車，過程中我累得打盹，莉莉躺在我肩膀睡著了，回到臺中，跳表兩千多元，讓我很緊張，但莉莉醒來說，別緊張，她有錢，只是回到臺中之後，已經深夜，一切如夢。

「車站到了喔！」莉莉再次叫我的時候，我突然驚訝醒來，我竟然不經意間睡著了，趕緊下車。

「謝謝！」莉莉的車窗搖下時，她如此對我說。「今天很開心，我已經決定好要拍什麼了。」

「是喔，是什麼？」

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一個微笑後計程車開走，我不知道自己替她做了什麼選擇，我騎上摩托車，精神疲憊像經過的夜市邊一攤榨乾的甘蔗渣，但我回想著莉莉的眼淚，滴答，滴答，突然降起一陣大雨，我來不及穿雨衣，全身淋溼。

我突然幻想著整個天空都是莉莉的臉，好奇怪，她彷彿有流不完的眼淚。



下山之後，我重感冒，上課都翹課，只有放電影時我沒缺席，戴著口罩，總在電影重要鏡頭哈啾，惹著觀眾白眼。

莉莉突然消失好久，直到快畢業時，她才再度出現，她請我來看她拍的電影，原來莉莉已經完成了她的「畢業製作」，她慎重地

做邀請卡到處發，她已和社長談好，這是她的電影放映會，理所當然，我要替她放映，張羅觀眾，放入 DVD 片，等待 COLOR BAR 之後的影片上映。

我相信莉莉是極有才華的一個人，影片一定精采，又提出這麼科幻的題材，但我完全無法想像得到，莉莉拍的電影是這樣：

莉莉現在是一個大學生，穿著漂亮的新衣服新鞋子，住在一個看起來很舒適的出租房子裡。床很大張，看起來很適合打滾，然後莉莉去餐廳吃大餐，每天笑咪咪和同學逛街，做點手工藝掛在手機上，日子看起來舒服又自在。

「這什麼啊！」有觀眾生氣地低聲罵出，我無法阻止。「再看一下好嗎，臺灣新電影不都這樣？」儘管我如此圓場，但是我也不懂這有什麼好拍的，這和我們在車上講的故事都不一樣啊！

影片中的莉莉坐在書桌前面，讀書寫字，逆光下打開窗戶，風吹來看起來好愜意，好自在，我卻愈看愈生氣。

差不多三十分鐘的影片，幾乎都看她安安靜靜地走著，吃飯，睡覺，過得很舒適的模樣，讓我看得忍耐打哈欠。直到影片結尾，莉莉走在黃昏的河堤上，入工作人員畫面，原來這是只有三個人製作的影片，應該都是幫忙的同學吧，影片看起來很粗糙，畫質不好，聲音不好，字卡用手寫，轉檔沒轉好還有掃描線，根本不是電影，只是 HOME VIDEO。

影片結尾後，只有幾個觀眾留到最後，莉莉上到投影幕前，對於這新片發表，拿著麥克風有話要說，然而她還沒開口，我卻先開口：「這和妳講的都不一樣啊！」

我激動著問著莉莉，莉莉被我的舉動嚇到，先是呆愣幾秒，才回過神來。

「我只是想講，我過得很好而已。」莉莉如此介紹著自己的電

影。

「這不是電影！」

我激動地喊著，所有觀眾都吃驚地看著我，莉莉同樣呆愣地看像我，囁嚅問著。

「很重要嗎？」

「很重要！」我激動地喊著。「這裡是電影欣賞社，不是家庭錄影帶播放社！」

她深呼吸口氣，點點頭，微笑著彎身道謝，謝謝大家耐心地觀賞，隨後帶著眼淚離去，場面尷尬不已。



學校裡的輔導老師，和製作影片的三個同學一起來教室找我，告訴我，關於莉莉突然失蹤的消息。同學們都很緊張通報老師，大家開始調查，發現失蹤那晚，莉莉來到研究社這裡放電影，老師問起那天晚上參加放映會的學生們，輾轉問我那時為什麼要對莉莉大吼。

「她不應該這樣對待電影！」我激動地和老師解釋著。「太隨便了，電影是有歷史的，有美學的，她這樣浪費了大家三十分鐘的時間啊！」

同學和輔導老師面面相覷，才仔細和我緩緩說起，莉莉為什麼要拍這個，其實，莉莉是九二一災民的加分保送學生——

1999年九二一那一晚，莉莉家腳下的山坡滑下，莉莉的全部親屬數十人，在數秒內消失在土石下，從此掩埋在數十公尺深的土石堆內，再也挖掘不出，這個世界突然在一夜之間剩下她一個，而她，當時才十四歲，因為開學不久後，去山下找暑假時的夏令營同學家

住一晚，因而逃過一劫。

此後的莉莉，從樂觀開朗的孩子，變得孤寂離群，上大學也不想交朋友，只有與一些與電影社相關的同學有往來。幫忙拍攝的同學說，莉莉說她想很久，科幻拍不出來，但是，莉莉說出一個從未和我說過的物理理論，說服幫忙的同學：

「在平行宇宙之中，或許有一天，我們都有機會互相觀察，就會發現每個平行世界，都有個不同的歷史走向，如果在那個世界之中，那場災難之下，我的家人沒死，反而是我死掉了，或許有天，屬於那個平行世界的家人，也能觀察到我們這個宇宙的時候，雖然儘管真實世界的我鬱鬱寡歡，但她們會輾轉看見這段拍攝的影片，發現原來我過得相當不錯，平行宇宙的家人們就會釋懷了。」

這是什麼啊，我聽不懂，腦袋打幾個結，但儘管如此，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我內心無比的悔恨，我感覺自己很可惡，也才想到，她幾乎不在乎錢的態度，是因為她身上有數千萬的親人賠償金？我陷入從未體驗過的真實之中。我內心無比的悔恨自己說這麼重的話，鬱鬱寡歡好久，直到幾個禮拜後，莉莉突然來找我，在我租的雅房外頭，抬頭和我揮揮手。看見她，一股愧疚像噴泉。「嘿，妳終於出現啦！」我衝到樓下去。「你怎麼知道我住的地方？」

「你以前給我的手機訊息裡有這些資訊啊？」莉莉聳聳肩說起。

莉莉在屋簷下和我說，其實她技術延畢一年，一切一切，只是想留下一個影像，畢業就要去紐約，她要去讀紐約電影學院，當李安的學妹，難怪她會穿那件有李安頭像的T恤，以後或許就能拍電影，作為紀念。這些失蹤的日子，其實她是去申辦了許多留學資料。

我們散步走著，莉莉轉過頭來，笑著看著我。

「小剛，反正我要走了，我和你說，那時約你上山，是因為喜

歡你啊，我實在是喜歡愛電影的男生呢，無，法，抵，擋。」

走在宿舍邊的小路上，我深吸口氣，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然後……我在山上的時候，我是想起我小時候，有和爸媽去武嶺一次，那是1996年的陳昇演唱會喔，沒想到那時候，演唱會開始不久，就下起冰雹，就好像我們上山那天一樣啊……哈哈……我就受不了一直哭……我知道這事聽起來很奇怪，所以我沒告訴你……」

原來如此，我深呼口氣，感覺自己徹底地傷害一個人，我向前去，用力地擁抱著她，緊緊的。「對不起……」

「沒關係。」她喘不過氣，笑著說。

莉莉收拾行李，離開臺灣之前，我們才在萬代福戲院第一次約會，我牽著她的手，她把頭枕在我的肩膀上，足足兩部片的時間，我們沒有什麼親密舉動，我知道她是喜歡我的，才願意和我說這麼多，我想幫助她什麼，卻又無能為力，彷彿說些什麼都會刺傷她，但我知道，我可以安安靜靜的陪伴。

離開臺灣那天，莉莉問我，要不要去機場送行，我內心忐忑著，不知道該如何，我搖搖頭，她點點頭表示知道了，隨後車窗關起，但是車子要開之前，車窗又拉下。

「嘿。」莉莉從車窗外探出半身，像電影角色才會有的姿態，親著我的臉頰，在我耳邊親暱說著。「謝謝。」

話說完，莉莉回到車內，車窗搖下，遠遠的，車往機場開去，從此後數年，我再也沒看見過莉莉，我們完全沒有見面與通訊，我只留下當初她奪門而出時留下的那片《美好生活》DVD，從此夾在我的書櫃裡面，直到我忘記它的存在。

後來後來的我，經歷數年的當兵，就業，我沒有走向電影圈，成為科技公司一員等待股票發達，人生來到無比現實的經濟與工作

壓力，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我沒有交女友，也幾乎忘記了莉莉，直到我因為從事的科技產業責任制，有一陣子趕貨去歐洲，我無法入睡長達三個月時間，最後因為過勞而得到重度憂鬱症，我變成一灘爛泥似的，成天在家吃藥躺著睡覺，抵抗著大腦中想死的念頭。

養病期間我不開手機，避免被影響著，直到我有天我病況好些的時候，打開手機，發現自己被發電子郵件通知，被列入資遣名單，我不理會這電子郵件，隨意從網路連來連去，突然看到影片中的一段旋律，那是陳昇的〈風箏〉，我才回想起，那不就是莉莉當時在山上哼的旋律嗎？

1994年的陳昇寫了〈風箏〉，讓早熟的莉莉感動莫名；1996年的小小莉莉當時才十一歲，在山上等著這首陳昇愛唱的演唱會結尾歌，卻始終沒等到，因為陳昇演唱會被冰雹打退了，接著三年後，莉莉就在一夜之間，與所有親人永別。

2008年的我被冰雹嚇得不知所措；2016的我，被工作打敗，躺在床上癱軟，把自己隔絕於世界之外。我聽著〈風箏〉的歌詞，突然像被開啟開關，悲傷地像個小孩子一樣，躺在床上痛哭流涕，我終於從床上起身，把書櫃中的書一一翻下，在一個舊光碟包內翻出那片莉莉製作的影片，放入DVD播放機，還好沒壞，影片播放中，COLOR BAR之後，影片開始，看著影片中的莉莉，彷彿時空永遠留在2008年，大學畢業的快樂時光，莉莉快樂地吃飯，漫步，上課，臉上永遠掛滿著笑容。我才突然明白，她是對的，莉莉在影片中快樂地過著生活，這不正是她所期望的生活，快樂，自在，沒有愧疚——

對看著影片的我來說，彷彿身在遙遠的另外一個平行宇宙，看見影片中的莉莉過得不錯，這樣的意義不就是電影嗎，看著她過得好，如此我就能釋懷嗎，可是沒人知道那是她強顏歡笑的結果，但

那又如何，如果「現在」看到影片能會心一笑，這樣能就放心了，不是嗎？

人永遠都無法回到從前，只有在故事中，莉莉才能得到救贖，我也被這影片救贖，只是她離去許多年之後，現在也該31歲了，她過得如何？

這件事情後，我查閱著莉莉所讀的學門，但查無訊息，她失去影蹤，沒有在影展出現過，也沒有在各影視學校的學生名單中出現，我才想清楚這件事情，在莉莉拍成那部影片之後，她的故事就已經完成，而我不知曉這件事情，才在最邊緣的形式刁難。或許，此刻的她拿著眾多的補償金，在國外過著單純的日子，躲避著曾在臺灣發生的痛苦現實。

多年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振作起來，出遠門準備搭上「豐原6506」，司機開車前依舊梳著頭髮，只是臉上皺紋老上許多，我才突然想到，生命就是單向旅程，像這臺車班一樣，同時間內，你等不到他的回程。

在搭上豐原6506上山去的路程中，我沿路想著自己應該要替莉莉選擇哪一個劇本，如果回到未來可行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回到過去，拯救莉莉的親友脫離險境，或許，我也能回到當初在播放的那一天，阻止我自己所說的那些話。也許我們就能好好在一起，或許會很快樂吧。

我撐著下巴，看著窗外風景往後走，不經意笑了出來。

合歡山很高，武嶺海拔3275，我想起那次來到山上的慌張，雲霧飄來，下著冰雹，我突然想起莉莉那個「海拔3275」高的故事，人總是自私且孤寂，抬頭看著天空，說不定莉莉正開著太空船，從宇宙用望遠鏡看著我呢，我只是靜默看著眼前山巔被雲霧遮蔽，我隨即被雲海包圍，四周只剩窄小的視線，我想起莉莉當初說過的故

事，其實海面淹上三千也沒有關係，至少這裡還有 3275 公尺高……

雖然合歡島國的國土很小，但其實我們只需要這片小小的土地，就能夠坐著看著遠方，就能夠滿足地活了下來。



設司

### 得獎感言

人生的精彩，不僅止於青春不留白，相反的在銀閃閃的地方更加燦爛。小說中敘述的國語長青班確實存在於真實生活中，至今學生們仍為學習的夢想加以打拚，縱然因時空變遷只能落得被政府裁班的命運，他們依然想盡方法維繫這一片小小天地——不懂得如何發聲的人，並不代表不存在。

最後謹以此次獲獎，感謝我生命中所有的相遇者。

### 個人簡介

文字挑食症患者，喜歡寫自己喜歡的故事。

生活中的宅居者，只放任心靈到處去旅行。

相信不完全主義：不能完全隨波逐流，也沒有死守自己的主張；沒有完全的自信心，也沒有完全的自卑感；沒有完整的才華，也沒有拚死認真努力——或許如此，才更像一個完整的人。

目前仍在生活中學習，讓自己能變得更好。



### 甘耀明：

一輛單程的特殊公車，開往了梨山，生命的旅程與記憶也展開了。作者善用譬喻與寓言，使故事呈現三稜鏡般的折射光彩：地球暖化使臺灣變成三島國，九二一地震的倖存者的餘生，都在晃動的公車上細細流動。公車不僅是公車，乘載了人們的悲歡離合，單程的公車，單程的人生，卻處處是人間眷戀。

# 阿離

廁所的門板與牆壁夾板間，一隻漆黑蜘蛛盤開牠的八隻腳，抗拒著任何外來的騷擾，鼓鼓的肚腹在擠壓收縮之間，一隻隻小蜘蛛從腹下生出，牠們飢渴的緊緊抱住母蜘蛛的頭胸、腹部抑是腳，用小小的牙努力咬住母親，吸取母親的體液。

阿鸞呼吸急促，看著母蜘蛛漸漸的乾癟成一片枯葉，她大喊了一聲「不」！

推開門，耳邊彷彿還聽見液體汨汨流出的聲音。



阿鸞是到自己四十二歲生日當天，才見到這個外孫女。瘦瘦小小的，像倒插在田埂上的黑竹竿，不怎麼討人喜歡，她女兒說孫女的名字是某種寶珠，她也記不得，只喊她阿離。

阿離、阿離，她想著女兒叫孫女阿離，才會離得遠遠的再無返來。

女兒丟下女兒後，就走了，讓她這個阿嬤扶養。

剛開始的阿離像頭怯生生的小鹿，脫下衫褲洗澡時，赤條條的坐在浴缸裡動也不敢動，才一霎仔久眼淚就掉了下來，比蓮蓬頭的水還快，她哄也無用喊也無效，只好和她一起洗澡，將她抱得緊緊的，邊哭邊洗邊搓身軀。

這隻倔拗的小牛犢啊！

小時候的阿離很黏她，每晚都要和她一起睡覺，一隻手抱住她的大胸脯不斷摩挲，有時還會在她手臂印上一、兩個牙印，她的心跳顫動徬徨。

四十幾歲就當了阿嬤，「少年嬤」的名稱就像風一樣快的流傳在她工作的果園中，她知道頭家和頭家娘的這一聲呼喚是羨慕和不捨，往往在後頭補了句「按呢妳未屆六十歲就好命了」，但其他人的眼中大概就是「猶是拖命到六十歲啊」的意思。

是啊，果園的工作不能放下。千里迢迢上山，她欲往每日工作的果園時，總會睨一眼舊時協和斷橋的殘跡——民國六十年，前往蝙蝠洞春遊的學生六十多名，走在協和吊橋上，抑是年久失修，吊橋忽然斷去，一群學生骨碌碌的墜落溪底——她正如一腳踏在這座斷橋上，隨風搖來曳去，想到此心都會發顫。

她連到頭汴坑的果園工作都要揹著這個沉甸甸的大饅頭，聽著阿離伊呀伊呀的哭聲，好在頭家娘端著薑茶出來時總說：「阿鸞妳先把討債的抱過來，我幫妳影一下。」

唱卡拉 OK 時，阿離的哭聲像是歌曲的伴奏，跟著一首歌上上下下左起右搖。

「伊也綴著唱嗎？」

來山頂唱歌的朋友一言一句的說著，換了一首又一首的歌，從〈黑玫瑰〉到〈青春嶺〉，阿離的哭聲猶未止，眾人倒紛紛褒獎她的孫女長大可以做歌星，那她就是「星嬤」了！

朋友拿起手機幫孫女拍照，小小的她也擺出數個姿勢，笑得嘴巴像彎彎的香蕉。朋友拿著手機湊近給她看：「阿鸞，辦一支這種的手機如何？翕相真方便。」

「翕乎誰人看？伊爸爸媽媽嗎？」

她看著園中的枇杷，奇怪，怎麼樹上有一顆像是失去了水份，就乾癟癟的垮了下去。

現代人晚婚，有哪個像她這麼少年就做嬖？懷抱眼前這個小小孫女，電風扇嗚嗚的吹著，在夏夜中阿鸞望著頭頂的蚊帳：明明有這麼一片天地蓋著，為什麼全身上下仍起了紅包？

後來，隨著園中的枇杷日漸成熟，她的孫女身軀也在她的餵食下開始圓潤，看上去色澤飽滿。

小時候她的孫女真真乖巧，除了三歲之前需要她看前顧後，三歲後就會拿著掃把說「阿嬤我幫妳掃地」、「阿嬤我要洗碗」，這時她便不怨嘆女兒留下個討債的貨色給她，而是一遍又一遍和孫女一起做家事。

到了該上幼稚園時，前一天晚上她幫孫女買了有卡通圖案的背包，從一堆衣服中選出一件大蝴蝶結的白色裙子，一遍遍和孫女說幼稚園有多好玩、有多少可愛的小朋友，阿離那雙像小鹿一樣濕潤的大眼睛才不再流出眼淚，只是怯生生的問著阿嬤：「阿嬤妳明天會不會來接我？」

牽著孫女的手到幼稚園，那看起來比她女兒年輕的幼稚園老師，就像對待一隻兔崽般，習慣性半蹲著摸摸孫女的頭：「媽媽這是妳的女兒嗎？看起來好漂亮。」

她臉上有些熱烘烘的。「這不是我女兒，是我孫女。」

幼稚園老師似乎也曬了太多陽光，臉也看起來紅紅的。「阿嬤看起來太年輕了，是怎麼保養的？」

聊天聊了好一陣子，老師牽過孫女的手，用和氣的聲音問著：「妹妹妳叫什麼名字？」

孫女怕生，一雙眼睛慌張的捕捉她的身影。她笑了笑，幫忙回答：「她叫陳カ一又ノカ一ノ。」

幼稚園老師又問：「哪個流？哪個離？」

她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回答，怔怔的呆立當場。幼稚園老師看著她的眼睛後，又迅速轉開，說了幾句她沒聽清楚的話後，牽著孫女就往裡頭走。

在那一刻，阿鸞覺得她的孫女，被帶往了一個她不知道的世界。

■  
孫女一天到晚玩手機。

在沒有燈的房間裡，只有手機螢幕映照在孫女臉上的光，一閃一閃的，兩顆黑眼珠被照得像寶石一般發亮。那縮在床緣和牆角的模樣，令阿鸞心裡一顫又一氣，忍不住拿起雞毛笄仔霹靂便打了下去：

「整天只知道玩手機！只知道玩！」

「——總比妳什麼都不知道來得好！」

比妳，什麼都不知道。

■  
小時候的阿離是很可愛的。阿鸞總是一次次的和自己說著，看著相框內阿離學唱歌的照片，牙都還沒長齊，笑起來時嘴裡大大的黑洞好像可以直接望著這罔仔的心底；漏風的小嘴巴，和她一起唱出〈南都夜曲〉：「南都更深歌聲滿街頂，冬天風搖酒館繡中



燈……」

阿離學習認國字後，一切都不一樣了。當她的孫女高興帶著作業本回來，攤開國語課本和作業本，那一團團黑黑的叫注音抑是叫國字的東西，就像螞蟻一樣向她爬了過來，密密麻麻爬滿全身，讓她癢得痛得有種不能呼吸的驚惶。

當阿離念著課本上的字給她聽時，她沒有反應。

當阿離說老師看不懂聯絡本上的簽名時，她沒有反應。

當阿離以一種困惑的眼神看著她，就像在問著「爸爸媽媽去哪裡」時，那時候的阿離牙齒早就長齊，說起話來也緊緊抿著嘴巴，像是把所有喜怒哀樂都吞進去腹裡。

阿鸞想起自己有話不想說時，也是像阿離這個表情，是因為她一直遮蓋這個秘密，阿離才會學她的樣子嗎？

阿鸞的這個秘密，很多人知道，只有不認識她的人不知道。

「細漢住在頭汴溪頂，落雨時陣水若鼓聲陣陣，老爸驚囡仔去上學會乎水流去，聽講之前流去很多个，叫我不通去讀冊啊，留在厝內做工作才實在。」若不是唱起〈滿山春色〉，她也不會想起這段往事。

「阿鸞，毋識字真可憐，連名攏袂曉寫，要逃也毋知逃企佗位。」

阿琴大她快十歲，少年時因為做工沒去國民學校註冊，年紀輕輕嫁了姪婿，誰知對方是個愛抽菸喝酒的，每次酒癮犯了阿琴就和兩個兒子緊緊鎖住房門，不管房門外是下雷雨還是作風颱。

「若是少年有讀冊，早走到天邊海角，誰管伊醉到茫去。」偶爾相聚唱歌時，邊唱歌一眾朋友邊說著自己的辛酸，阿琴總說著不

識字的苦，語調唱成了絲絲抱怨。「做鞋底時，連人客的名款式的名都袂曉寫，全數記在腦海中，結果人客來拿鞋底時說：『毋識字真可憐。』話像一枝箭，嗖一聲鑽入心巢，痛得連珠淚都倒流回目眶底。」

「阿鸞，妳還少年，連國語歌曲妳都可以一首一首唱，欲記牢這些字還不簡單？」

阿鸞握著手中的茶杯，望著水面一片搖晃。她都幾歲了？在她這個年紀應該沒有不識字的人了，可是認字又有什麼用了？這一生也就這麼過了，難道會了許多字她就可以不用種枇杷樹，毋需在日頭下做工嗎？

阿琴還是叨叨的念著，說報名三次都被人趕出去來的她，最近終於成功報名臺中市政府辦的長青國語班，因為她夠「老」了，「老」竟然成為一件有福利的事……

阿鸞起初未把阿琴的話放在心上，直到那天孫女攤開聯絡本要她簽名，她拿起比鋤頭還重的筆，準備在本子上撇下幾撇——

「阿嬤，聯絡本的第一項是老師說下個月要去校外教學，夾在裡面的是通知單。」

她打開通知單，還沒來得及看，又聽見孫女的聲音：「第一項是寫七月六號要去校外教學，費用是兩千六百元……」

她聽著阿離像交代事情似的毫不停頓往下念，臉頰像被放入柴灶的龍眼木燻得灰黑通紅。

晚上，她打電話問阿琴，在電話那端安靜了很久才說。「國語班有趣嗎？都教些什麼？我什麼時候也可以報名？」



點進手機裡的綠色框框，那些寄給她的「賴」就像潮水，一根手指頭從上拉到下，無數青綠的圈圈看得她眼花撩亂，阿琴綠圈中的數字是 23，從旁邊的小圖看去就有一堆的文字，阿琴已經能打出這麼多字了。

再往下拉到孫女的大頭照，沒有綠圈，只有一次又一次已讀的空白。



阿離升上六年級後，阿鸞給她和自己辦了一支智慧型手機。阿離長大了，有時候要和同學一起出門念書，也會自己搭公車到一中街逛，沒有手機怎麼行呢？

阿離三兩下便摸透了手機功能，她還像在果園中找不到方向的果蠅，看著長方型框裡那些不認識的字符，不會的便對孫女問東問西。

數次之後，她看見她的阿離臉上生起一股熱燙燙的紅，對她說：「這些東西我不是說過好多次嗎？阿嬤妳可不可以記起來？」

不只是對於手機，當她載阿離出門時，只要稍微停下來看路邊招牌，阿離就會催促她：「阿嬤綠燈了趕快走，我要遲到了。」

她的阿離好像看不見她的恐慌，甚至連她唯一的外皮都要扒掉，而她的阿離要從這裡破巢而出。

卡拉 OK 唱完最後一句，阿鸞拿著麥克風重重嘆了一口氣。

「孫女大了，阿鸞妳比較清閑呵？」

「小有小的麻煩，大有大的苦楚。」

「若咱家已袂曉教，就請安親班湊腳手，咱的歲數應該過得逍遙。」

「我還要拖磨到伊大漢，枇杷園的工作不做了？滿山的枇杷爠著日頭？」

「我和枇杷爸講，讓妳一禮拜有兩天去上國語課。我常常看妳看著這些歌在鬱悶，心事都貼在面上嘍。」

頭家娘開口了，頭家自然應允。上課前阿琴再三和她掛保證：「妳運氣好，這些年政府想省錢，抽掉對國語班的補助，咱只好自立自強，眾人家已出錢扞班——雖然也是苦。」

她不解，這算運氣好嗎？

「當然好啊！之前要五十五歲以上才能進來讀冊，妳要等到頭髮返白，現此時妳直接入班就好了。」

「我沒學過，會不會跟不上？」

「老師人很熱心，一遍袂曉會教兩遍，免煩惱。」

「妳真正運氣好，之前的老師只會講伊帶旅行社旅遊的代誌，一節課只有半點鐘講課本。現在這個老師課本教得真詳細，哪一字不會抑是不知意思，伊款款按頭講到尾……」

挨到上班的日子，阿鸞做足準備，帶著她從阿離那裡要來的橡皮擦和鉛筆前來，十足像個小學生。

一進班，她就知道這裡是她的一面鏡。在這裡新的東西是被丟棄的，只有一張張由歲月凝聚成的老舊臉孔，用一條條皺折藏起七十年以上的故事。她一一喊著「同學好」——平常在外頭遇見要叫「阿姊」或「阿桑」的同學，也熱切招呼：

「妳也來讀冊哦？」

「少年人才騎黑多醜哦！」

「北屯來這有夠遠！」

在厝內她是最年長的阿嬤，在班上她是年紀最輕的同學，這種感覺夠新奇，更新鮮的是教他們的是個年輕的女老師，看上去不到三十歲，班上同學不時幫她作媒。

跟著老師，她將國語發音重複念了好多遍，試著拿起筆，歪歪斜斜的跟著寫下白板上的國字。

只是這些字要先從哪一邊開始寫起？往四周望去，所有同學都足夠耐心的在「刻」字，她也拿筆作刀慢慢刻，只是寫出來的字怎麼像未綁緊的肉粽，東掉一塊西缺一角的，就是沒有辦法安安穩穩放在方格裡。尤其她的「鸞」字，老師說這個字下面是一隻鳥，她的鳥常常飛出去格子外，抓不回來。

「剛開始能寫這樣算厲害！」

「開始是先看字，看老師從佗位先寫。」

「這隻鳥仔飛出去，就把格子畫得更大。」

下課時她帶著作業本回家，裡面有老師教她寫的她的名字，多麼珍貴啊！等她學會寫自己的名字後，她要請老師教她寫阿離的名字。

回到家，她坐在客廳的餐桌前寫今天的作業。阿離下課回來，也坐下來看著她寫字，沒多久就拿出手機，雙眼緊緊盯著螢幕怕漏掉什麼一樣。

「功課寫完了沒？」

「在安親班寫完了。」

「在安親班今天吃什麼？」

「李記的肉絲蛋炒飯。」

「明天的考試準備好了嗎？」阿鸞暫且抬頭，想要表達對孫女

的關心。「還有妳說星期天要和誰出去玩……」

「阿嬤，妳功課寫好了嗎？」阿離打斷了她的問題，用一種老師監督學生的口氣和她回話。「我的生字作業，已經寫完了。」

她一時語噎，只能低首望著被自己撇得亂七八糟的作業本。

幸好她的老同學們真古錐。

她們稱自己的電動車是「四輪免嚕」，每天開著紅趴趴的小車在市場和來往教室的路上征戰，來上課時一眼望去，一臺臺看似一樣的「紅免嚕」，有的加了安全背心、有的多裝了一層遮陽頂、還有前面擴充的大菜籃，真算得上一場名車大會。

在教室落座後，不時討論煮吃方面的問題，什麼藥草能夠潤喉？梅精要怎麼做？上課時下課時攏是熱鬧滾滾。

「好了，老師已經要準備上課，現在要『輕聲細姨』。」認識阿琴這麼久，這是她頭一次聽阿琴努力的說著國語。

一旁的同學紛紛問著：「什麼是輕聲細姨？是娶細姨欲恬恬來嗎？」

說給老師聽，大家才知道是「輕聲細語」啦！

這節上課老師正好教到了「滾」字，她看著這字彎彎翹翹的有夠難寫，要彎對角度真不簡單。還在慢慢刻字的時候，老師已經在解釋「滾」的意思：

「如果有個人對你說滾，就是滾蛋的意思，各位記得不要隨便使用……」

下課時她聽見學生紛紛用臺灣國語和老師道別：

「現在下課了，偶們要滾蛋了。」

「偶們要從這裡滾出去。」

「老師再見，偶們滾了。」

有了這群同學後她的生活像打開另一扇門窗，他們像小學生一樣彌補細漢沒讀冊的遺憾，問老師從路上或者電視節目中看到的很多字，聽同學的意見是學國字就好抑是要讀注音，帶著厝內的零食或者兒女的孝心到班上分享……她也不時從果園中抓隻雞燉一鍋雞湯帶到教室，也將自製的枇杷膏帶去。

「這些枇杷挽下來後，要放到大鼎內煮，攪過一遍又一遍，親像在生团……」

「這呢厚工？！這東西就不用拿來了。」

「世上哪有什麼毋厚工？」

「是啊，總比飼团更簡單。」

一來二往，才知大家也和年輕人一樣跟流行。同學相招找她去看在桃園的黃色小鴨，邀她作夥去宜蘭旅遊，甚至用手機傳照片給她——

她現在已經會分辨同學的名字了。

雖然如此，寫字拼音還是有些困難。她拿著手機，鼓起勇氣向老師開口：「老師，可不可以教我輸入我孫女的名字嗎？」

老師的年紀很輕，但態度比她的女兒還要好太多。「妳是想把孫女加入通訊錄裡？」

「我會背她的電話號碼啦……只是輸入一下比較心安。」

「孫女的名字是？」

她從老師手中接過手機，看著螢幕上三個大字——「老師，可以教我拼一遍手機上的注音嗎？國字也順便教我怎麼寫……」

老師和她說，孫女的名字很美麗，像玉石一樣閃閃發亮。因為老師這麼說，她覺得阿離兩個字念起來不再是拖著長調、像歌仔戲

那般的淒淒切切，而是像朝陽初升，衝上雲霄的光亮。

「阿離，阿嬤星期日和同學出去旅遊，妳要一起去嗎？」

「我要在家複習功課。」

「妳不是喜歡唱卡拉 OK 嗎？到車上也可以唱。」

「你們那些歌我不會唱，我在那裡唱國語歌很奇怪。」

「那妳一個人在家要注意，有事打電話給阿嬤。妳上次說的『賴』，阿嬤有開著，如果網路訊號不好妳就打電話號碼。」現在人都是「賴來賴去」的，連她的老同學八十幾歲了也有「賴」，傳影片看照片的功能她們這群老學生也會，阿琴早早催促她辦一個，說用「賴」傳訊息還可以練習國語。

裡頭最積極的就是阿琴。自從阿琴有了個大陸媳婦後，練國語越來越勤奮，從以前的張口啞巴到現在去深圳時開口說國語，連國字也可以不看白板直接寫出來。真生欽羨，她也在想自己什麼時候能像阿琴這樣能夠出師？

才想著，阿琴馬上「賴」過來，她從訊息裡認出車子兩字，應該是阿琴提醒她確定搭遊覽車的人數，報名快要滿了。

「那阿嬤到時候再傳照片給妳看？」她看著阿離盯著手上那臺小小的手機，頭也不抬的回答：

「好。」

遊覽那天，也算是他們的戶外教學，同學們穿紅戴綠，打扮得真正式，已經八十五歲的錦繡也是一件正式套裝，領口磨得會反光，領頸垂著一串珍珠項鍊，一上車就笑呵呵的四處打招呼；連阿琴也燙一頭波浪捲抹了口紅，還揀出一件紅衣裳穿在身上，親像去參加宴會。整車看下來只有她和老師穿著最隨意，簡單一件運動服

就趁出來，不是去郊遊嗎？

她揀了阿琴旁邊的位置坐，才落座就聽得不知是哪個同學說：「這回我沒和囡兒講去佢位遲遲，伊也無要無緊。橫直若講到兒女，一定是第三最友孝。」

她直覺回應：「三個後生中有一個很孝順，老菩薩妳就可以安心了。」

對方笑笑的答案：「不是『第三』，是『置衫』最友孝。」講完拍了拍衣衫的褳袋仔，她看到後才了悟。

「講到衫，我才想到，」錦繡昂聲說道：「我的衫早早就攞好，不免別人揀，最尾一站無辦法穿戴家已愛的多枉然。回去時陣揀一件最好看的，家已也歡喜。」

「有人講屆時要加外套，甘有影？」

「家已合意就好，愛穿幾件隨在你，去了極樂世界後佛祖甘會管？」

「講的對，旅遊完我也應該回去攞衫。」

「對啊，要記得要先用袋仔裝好注文好，是『回去』時要穿的，免得厝內人屆時隨便掠。」錦繡又強調一遍：「家已攞比較好，還可以挑喜歡的衫。」

講到生死之事這群老同學可以這樣說說笑笑，也開始傳起麥克風，要開始唱卡拉 OK 嘍！她感到很不簡單，不知是不是同學們都已經勘破這塵世？

只是她啊，還是掛念她的阿離，她還不想早早就攞衫。

不知是誰點了〈岸壁の母〉，在其他人詢問下，讀過日本小學的錦繡重新說著這老舊的故事：「遣送歸國的船又回來了，但這次我那孩子仍然沒回來，在這海邊等待著的我，兒子啊你難道看不到嗎？港口的名字雖然叫『舞鶴』，但是為何不飛回來母親的身邊

呢……」



現在，她可以寫出自己的名字嘍！

不用看作業本也不用別人教，去申請戶籍謄本時她可以寫下自己的名字，拿筆的時候還會發顫，同學都說拿筆比拿鋤頭拿鍋鏟還困難……她是真真拿起了筆！

抑不住嘴角微微的笑，她把申請書交了出去，原來……原來識字的感覺是這個樣子的，就像老師之前給他們讀過的一本圖畫書，說是一個韓國的歐巴桑不識字，像置身在黑暗沒有亮光的世界裡，直到孫女每天念一樣的故事書給她聽，她才感到字的光芒。

原來這就是失明的人重見光明的感覺。

拿著戶籍謄本回家，她交代阿離：「不是快要申請學校補助了嗎？這戶籍謄本妳記得拿去給老師。」

阿離看著她，動了動唇，她聽了幾次才聽見。「……我不想。」

「為什麼不想？」沒有補助她又要多出一筆開銷，能夠拿到補助不是很好嗎？

「我才不要！妳自己去！」阿離直接背過身去，將手機按得喳喳叫。阿鸞彷彿看見阿離當年上幼稚園的場景，被一隻黑色的大手牽著，迎著階梯，走向另一處充滿光亮的所在。

電風扇嗡嗡轉，阿鸞一個人孤單坐在客廳。

小時候的阿離多可愛啊！她的手機裡還有幾張當時的攝相，阿離的手機也會有嗎？

或者，除了照片以外還有其他的，她想知道她的阿離為什麼笑（阿離已經不是初初彼个幼囡，聽見他們唱歌也開心伴舞），為什麼生氣（阿離已經不是初初彼个少女，在學校受欺負會返來投）；為什麼露出茫然的神情？

不知不覺，她已進去房間，摸了阿離的手機在手上，只要點開就能看見她的阿離，她的阿離已經去上課了不會知道……真要感謝補習班和她說要把手機留在家裡，否則阿離上課不會專心……

「咚！」一股由手心傳到心臟的震動，手機亮起。

點開白花花的螢幕，桌面是出去玩和同學的合照（阿鸞想起自己班上的同學），手指滑來滑去有好多她不認識的圖案，她只敢點開會使用的簡訊和『賴』，一個個文字跳進眼裡，有些字老師有教過……不會的拿作業本來翻一下……還是拍照起來問阿琴……

阿離的「賴」裡有許多和同學傳的影片、對話，她手指一次又一次上下滑動，像靠不近海岸的船隻，費盡力氣終於抵岸，再開始下一趟遠行……看到了她自己的頭像，手指頭壓在螢幕旁，阿鸞盯著明亮的空白，眼淚一滴兩滴三滴，終於忍不住大聲嚎啕起來。

當晚阿鸞蹲在廁所內，把馬桶快要蹲成一個窟，只感到下腹一陣疼痛，多年不曾復發的內痔來湊鬧熱，用力的要擠出她體內。一起身，她摸著已空的肚腹，馬桶內紅通通一片，染的盡是她的血。

冷白的把手冰涼涼，一按下，又無情的全都旋去。

當阿鸞帶著旅遊伴手禮回來時，阿離不斷和她抱怨她的房門沒有鎖，問她什麼時候可以修好鎖？

「為什麼要加鎖頭？」

阿離沒有理她，重重的看了她一眼以後，轉蹺離開。

她看見阿離出來，囊袋仔鼓鼓的，往廁所走去。

「不要在廁所裡玩手機，之前阿嬤看見有蜘蛛在裡面生囡。」阿離只是一頭栽入。

她趴在門板上，只聽見細細的機械吵雜聲，其他再也沒有了。她怔怔看著客廳時鐘的分針轉了快一圈，才想到要扯開嗓。

「阿離，快出來！陳琉璃，該出來了！」

沒有聽到回應，她忍不住找出了鑰匙，鏗的一聲轉開門——

阿離背身躺在浴缸裡，仍然在滑著手機，像極了最早來的彼時，蜷曲在她刷得白白亮亮的浴缸之間，洗手臺的水龍頭猶未關緊，在手機的喳喳聲下仍然是滴——答——滴——答——的往下墜——

日頭被天窗篩下，一粒粒墜落的水珠，在臺上摔碎。

阿鸞只感覺什麼東西被拍翻了，她拉長音淒淒的痛苦地喊：「阿離！」

留抑離——

## 評審意見

### 甘耀明：

祖母阿鸞與孫女阿離的故事，隔代教養的故事，呈現現代社會的困境。阿鸞的個性與成長是小說最迷人的轉折，山村的中年婦女，以讀書學字與使用手機，企圖連結與孫女的距離。無論如何盡力，人生猶有未逮，沒有完滿的結局，頗近人生常態，值得玩味。



第三名

陳欣隆

### 得獎感言

上次投稿在千禧年的衛青文學獎，入選的極短篇和史提芬周的电影一樣成為時代的眼淚。本來動筆想寫的是更搞笑、更歡樂一點的詼諧小說，創作過程卻和無法掌控的人生一樣樓歪了。感謝家人和復健診所給我的靈感。感謝林廣老師在我生命播下文學的種子。感謝評審。

### 個人簡介

高師大英語系、雲科大應用外語系碩士班畢業。正職為教(ㄘㄨㄚˋ)育(ㄨㄥˋ)業，兼職家庭照顧業。寫作的目的一是要讓妻兒刮目相看，二來為了——在與諸多早逝友人相逢的那天，除了墓誌銘，上網辜狗也能在頁庫存檔找到一部分的我。



小說類 · 第三名

陳欣隆

## 復健

腰，痛了起來。我坐在復健診所的門診間，背骨僵硬，上身稍微轉動角度，便有一股酸刺感猛烈敲擊腰椎。

第十七次。

「不要坐低，不要坐久，不要搬重物，多來復健，要吃藥還是不不要？」眼前這個被病患稱為阿福的前醫學中心主任，在我第十七次的掛號門診機械式念出這串臺詞。照本宣科般，內容一字不漏如先前看診的十六次。

我懷疑，桌上的電腦內建了應付不同症狀的套路，搭配患者受傷的部位，有套電腦軟體會在螢幕自動篩選出一段醫囑，醫生只需要照螢幕上的稿子念就好。腰傷如我就是這套不要坐低不要坐久不要搬重物等云云，肩膀痠痛也許是不要舉高不要固定姿勢注意角度多來復健一類的臺詞。

「我不喜歡吃藥，復健就好。」我給阿福第十七次的回應，也同樣從先前十次和他的對話複製貼上而來。

取了紅色號碼牌，步出診間，踏上往二樓物理治療區的階梯。某大醫院骨科醫師聯合致贈的「仁心仁術」匾額就高掛在梯間，正下方掛了幾張診所員工旅遊的合照。照片背景是漆彈場，阿福穿著草綠迷彩服站在畫面正中處，兩旁有七、八個約莫二十五、六歲左右的青年男女，是診所的護理人員和物理治療師，彼此搭肩對鏡頭微笑。

「七號床。」名叫怡佳的物理治療師在二樓櫃臺翻著黃色的療程紀錄卡，聽到梯間腳步聲，抬頭瞥了一眼我手上的號碼牌，分配了今天的位置。歷經多次枯燥冗長的流程，在必須固定姿勢不動的復健狀態下，為了排解窮極無聊的窘況，我找到一個十足卑微的樂趣—當個診間的鼠輩，竊聽並窺探一切。當其他復健患者盯著電視新聞的跑馬燈或發出沉沉鼾聲時，我將自己想像得極度渺小，瑟縮在成排的復健器械後觀察每個物理治療師的一舉一動、竊聽患者間的對話。也許診間的護理人員對輪班表的熟悉程度都不如我這個窺探者。眼前這個身型矮小、留著短褐髮、大嗓門的單眼皮女生叫謝怡佳，單身獨自租屋在離診所十五分鐘遠的醫科大學旁，輪班時間是每週一三五的全日和週二四的早晚班。

我走向七號床邊，踢掉皮鞋，鬆開腰帶，兩手扶住床緣，跨上右膝，壓低身體讓手肘著床，以肘為支撐再微微施力把身體向內移，最後收起左腳才完全就位。療程紀錄卡擺在床頭，我前傾趴在因擠壓失去彈性的褪色抱枕上，吁嘆了一聲。

「怎麼啦？幹嘛嘆氣？」單眼皮的物療師怡佳抽起床頭的紀錄卡，確認過今天的三項療程後又迅速地掛回床頭。隨時從腰椎蹦出的酸痛感讓我每一個腰部的動作都痛不欲生，這是我嘆息的原因。

「一樣先電療喔，」她從床尾的機臺拿起一串聯結電波控制儀的貼片，用消毒酒精噴了兩下，快速的一手拉開我的襯衫，一手準備把貼片放在我的腰上。「是腰的這裡痛對不對？」

「恩。」為了詮釋鼠輩窺探的角色，我盡量避免產生非必要的多餘對話。

「現在十一點十分，做十五分鐘。」酒精的揮發效果加上空調放送出的冷空氣讓貼片的觸感變得冰涼，腰間在貼片碰觸的前幾秒瞬間顫動了一下。「有問題再講，開電流了喔。」

有兩條微小的電流從貼片朝向腰椎竄進，直達尾骨然後又沿相同軌跡穿過腰椎再竄回貼片。腰間一陣酸麻。我閉上眼，開始扮演今日的診間窺探者，注意力集中雙耳，竊取空氣中傳遞的各項訊息。

自從成為了診間的竊聽者，我驚訝地發現物理治療師這個職業，屏除像是操作治療或復健技術等專業不提，也許是除了計程車司機和棒球場上的一壘手之外，最能和陌生人搭話的工作。這間診所的物理治療師，在不同復健過程—超音波、牽引、按摩，當然也包含了電療等，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在繁複的操作過程中找到源源不絕的話題，打進患者的生活閒聊。

「阿伯，你今天穿這麼帥氣要去約會喔？」

「要來給你們看當然要穿帥一點啊！」

「我房東都會查電表看我冷氣有沒有亂開。」

「你房東幹嘛管那麼多？」

「我媳婦喔，都只顧她自己。」

「你不要這樣講啦！」

聽似漫無目標的對話在耳邊此起彼落。如果只看到滿間患者的花白頭髮、佝僂身形或觀察掛號的患者平均年齡，恐怕很難想像這以高齡患者為主要對象、氣氛應該沉寂的復健區人際交流會如此熱絡，宛如經營良好的老人安養院。

雙眼持續緊閉。今天竊聽到的對話和前十六次復健聽到的大多重複，沒有新鮮事。深吸一口氣，吐出。僵硬的肩膀鬆開了。伴隨清早事務所打卡聲而來的偏頭痛減緩了不少。一股中藥草膏的香味瀰漫在空氣。

那是種懷舊的、潮濕的氣味。

習慣了腰間微弱電流在膚底下匍匐抽跳，像是另類的電波按





我才夢見他嗎？

「接下來熱敷十五分鐘。等下就快十二點了，你有沒有推薦的午餐？」一九三不知道向誰發問。剛從假寐中醒來的我，仍舊被無法理解的夢境給困住。

父親面骨消瘦，灰白平頭。阿福面容圓胖，高額微禿。

「郵局旁邊那間小籠包啦！沒吃過可以試試看，他們家小籠包的皮都是老麵作的……」坐在我隔壁床正在電療右小腿、滿臉老人斑的阿伯對著一九三回應。

形象無法產生連結。

「我有吃過，還不錯。」瞬時醫護人員和患者七嘴八舌討論起診所周邊的大小餐館。午餐的選項總是讓診間熱絡的話題之一。

「那間我知！」躺在我對面床、穿深藍底綴小白碎花衫的大嬸說：「伊的小籠包餡，蔥仔味有夠厚，我疍每回都叫我給他買回去當點心。」

腰間熱敷袋的高溫漸漸散逸。

碎花衫大嬸忙著講評小籠包，比碗公還粗的左臂正被單眼皮的物療師怡佳牽引住不斷緩緩繞圈。「哎哎哎喲！」碎花衫大嬸大叫了一聲，顯然她的左臂轉到筋肉尷尬的角度。

腰椎的酸澀感趨緩。我想著夢裡的父親，想著夢裡見到父親的我，大腦漸漸無法專注，熱敷產生的舒緩感再次將我推進鼠輩的深沉通道。

眼前是一排死白的日光燈管，空氣瀰漫濃厚的消毒藥水味，灰綠色椅座，一片靜默。牆上叫號器高掛，我撐著脖子，看到泛紅光的號碼，十一號。紅光一閃，號碼消失。紅光一閃，我看到父親床邊高高低低紅的綠的藥罐。紅光一閃，我看到紅磚棉瓦的老家平

房。然後，紅光一閃。我看到七歲的我趴在神明廳前的地板，一手比著國語日報的新聞標題，一手拿著鉛筆潦草地描著注音符號。波——斯——灣——局——勢——緊——張——波斯灣是什麼東西？波斯灣跟波斯貓一樣嗎？我記得我的鄰居廖展聖家裡就有一隻波斯貓，每回我走進他家大門，牠總是站在酒櫃旁，豎著灰灰白白的細毛，用那雙介於藍綠之間的雙瞳盯著我看。我想把波斯貓的模樣畫下來，於是我放下國語日報，從扔到地上的硬殼書包裡抽出印有七龍珠的鐵鉛筆盒，打開拿了一隻色鉛筆，卻找不到紙。我呼喊著「媽——，媽——」，整間矮磚平房卻半聲回應也沒有。有一股梅雨季後的霉潮味襲來。然後，我聽見針車的聲音「噤——噤——」我看見母親不斷踩著針車將代工的衣物接縫，我衝上前想和母親說話，母親騰出了右手，伸出食指放在嘴邊說「小聲點，別吵到你爸，他午睡起來帶你去復健。」

父親帶我去復健？

父親帶我去復健。

居然是夢中的母親解答了我夢中的疑問。

大約就在小學三年級到五年級之間，父親頻繁地跑復健診所治療受傷的腰部，和現在的我有類似的境遇。抱持好奇的心態，那時沒課的下午我會跟父親前往市區的聯合醫療大樓陪同復健。

退休以前的二十年父親在貨運公司幹理貨員，每日將物流車從市區收來的貨卸下，依縣市目的地將成箱的貨物分門別類用推車集貨，再徒手將貨品搬到車廂。裝箱的內容從成衣到進口小型工具機都有，動輒半百斤重。這也是讓他形成腰傷痼疾和日後需頻繁復健的主要原因。

也許是自身的感觸，父親偶爾會對我說「書讀好一點，以後坐辦公桌，不要像我搬貨，一身子傷。」

我並沒有刻意將這番建議放在心上，但也不負期待地將書「讀好一點」。一路從省中考上了國立大學和研究所，也獲得一份還算優渥、坐辦公桌的工作。但也許父親和我當年都想不到，這個不須搬貨、「坐辦公桌」的工作，因需長久彎腰繪圖的緣故，還是讓我飽受同樣的腰傷之苦，也鋪陳了漫長的復健之路。

「腰傷或復健是會遺傳的嗎？會不會我遺傳了父親的腰傷？」我張開了眼睛，在心裡問自己這個問題。

「這個純粹是後天的毛病！」一九三這記高分貝的應答讓我頓時覺得驚恐，我左右張望是否有可躲藏的鼠洞卻不得其門而入。為何眼前這個被窺探者會反過來看出了我這個窺探者心中的疑惑，而且還給了解答？

「不過我們家的女人都會容易手酸耶。」碎花衫大嬸拿起提包，將歪斜的襯衫拉了拉直。

無形中我的鼠輩行徑或許也被診問的人窺探了也說不定。

「後天的毛病就要靠後天去修正，像我自己腰的老毛病，也是有空也會拉一下腰，每次拉完都可以撐個幾個月。」天花板吊扇的弱風吹散診間中藥草貼布的味道。我窺見碎花衫大嬸的褲管露出一節鬆垮的灰色襪頭。

中風以後臥病在床的父親，腳上套的襪子也總是鬆垮的。

不過他不在意。

或者說，他沒能力在意。

突如其來的中風和無數次的跌倒讓原本黝黑粗壯的父親變得越

見退化。先是不良於行，靠輪椅代步。接著是軀幹無力，雙手孱弱。最後如同癱瘓久臥病床，惟一的力氣都用在發出「嗚嗚啊啊」的喉音和用食指撥扯那根從左鼻孔穿進食道儲放食物泥的鼻胃管。

「你乖，吃飽來擦澡喔，擦完澡會比較爽快。」我假裝聽不懂他的嗚嗚啊啊的喉音，即使我明白鼻胃管讓他極度不舒服，也不能幫他取出。也強迫自己像是面對剛出生的嬰孩，用兩指撥開尿布的褲頭，檢查每日是否排便、顏色和軟硬程度是否正常。通常伴隨尿布的酸臭味會是一陣嗚咽聲，抬頭，插進橡膠管子的左鼻孔已經紅腫滲血。

父親臥病前也和我一般在步入中年時進行長期的復健療程，而且巧合的是我們都患起同樣的腰傷。也許這就是讓我在復健時回想起父親的原因。一想到前半段人生路截然不同的父子，在步入中年後竟不約而同的患疾，讓我內心越發恐懼。

讓我恐懼的是：會不會遺傳的不是疾病和傷痛，而是人的命運？

如果命運是會遺傳的，是否意味著再經過十年我就會因傷被迫從工作崗位退休，退休後再十年我會因中風而坐輪椅，然後在重新習步學走時跌倒骨折，每日在輪椅和病床之間移動，忍受病榻中無法入浴的臭酸尿糞味，最後在不斷的進出急診室後面臨死亡。

命運的世襲以外，另一個令我害怕而極度不願面對的問題是——我，會變成我父親嗎？

我會變成一個頑固的人嗎？會不會如同父親一樣個性孤僻，為了照護老母的問題數十年不與親戚往來？我會開始為了安頓退休生活、在生活花費上錙銖必較，賣掉會被政府抽繳稅金的任何一分財產？我會在家門口擺上兩盆馬拉巴栗佔住人行道的空間，並且為

了擺放的位置和鄰居交惡？我會開始撿拾被丟棄的大型家具，只因我也許可以在閒暇之餘將這些遺棄品修復再利用？我會翻起數十年前的舊帳羞辱妻子，因此離家獨居？我會為了長子結婚時需要的聘金和懷孕的媳婦鬧翻，失去了含飴弄孫的機會？我會讓身邊的人埋怨，我會讓所有的人恨我嗎？

我會變成我父親。我會嗎？

如果我會變成我父親，我的兒子會變成我嗎？

如果我的兒子會變成我，他會在我不斷進出急診室與生死搏鬥的時候一樣簽下放棄急救的同意書嗎？

我會因此恨我兒子嗎？我的父親會因此恨我嗎？我會懷著怨念張開雙眼死去，就像夢中對我怒目以對的父親嗎？

「很有可能喔。」一九三帶著爽朗的音調說。我又再一次地被我窺探的對象給窺探了。這一次，我只覺得悲傷。

「這樣請假梁醫師真的會准嗎？」單眼皮的物理治療師怡佳對著一九三問，隨手拿下我腰上的熱敷袋。「好了喔，最後一項拉腰麻煩你到對面躺著喔。」

我半踩著皮鞋邊躲到對面的脊椎牽引機旁，將鞋子挪到床下，面對天花板躺下。

「我們自己住外面，又要上班，沒空煮啦！」很顯然，診間的話題在我陷入自問自答的恐懼時悄悄地改變了。

「娶個老婆幫你煮就好啦，你要不要我幫你介紹？」戴墨鏡的阿婆說。

「阿桑，我是女的要怎麼娶老婆？」單眼皮的物理治療師怡佳問。

「你不用娶啦，以後嫁人就會自己煮了啦！」阿婆答。

「爸爸，你要做多久？」一個稚嫩的男孩的聲音從樓梯間冒

出。

看起來像小學中年級的男孩跟面色黝黑、鬍渣未清的男子走進復健區。

「你乖乖在這等我復健完就好。」男子說。

你乖乖在這等我復健完就好。在我陪伴父親復健的日子裡，他是否也對當時念小學的我講過類似的話？

「先生屁股稍微抬一下綁腰帶喔。」一九三提醒我。第四節腰椎再次冒出微微痠痛。父親的腰傷也來自第四節腰椎嗎？

不要吵到其他人。不要亂跑。一時間，這些話語沒來由地從我腦海中浮出，我仰頭側眼看了男孩和男孩的父親，沒有人開口。

我盯著天花板的吊扇，閉上眼，感覺到空氣中夾雜了些微的消毒水氣味，我想起了父親復健的聯合醫療大樓。十歲的我跟在父親身邊，轉頭看，父親的腰間綁了密集的鐵片。

「這樣會太緊嗎？」一九三問我，拉起腰間皮帶的扣環。「現在拉腰十五分鐘，今天六十磅，有問題要講喔！」

我試圖回憶父親復健的情景是如何。

我坐在野狼機車的油箱上，吹著風和父親繞過夾雜汽車廢氣和糕餅甜味的火車站圓環，將機車停在人行道上，走向聯合醫療大樓的門口。我算準時機，跳進有大面咖啡色玻璃的旋轉門，走了半圈，一股濃厚的消毒漂白水味迎面而來。父親到掛號櫃臺排隊，隊伍前有數不盡的柺杖和咳嗽聲。我知道父親又要排隊排很久了，我沿著灰色大理石牆面開始數，一樓的門廳十分巨大，大到我以為沒有盡頭，帶著挑戰的心態，我試著數要經過幾片大理石壁磚才會到盡頭，再走回來。

「九、十、十一，」小男孩經過我床邊的時候刻意用手點了我的床頭一下。

「你在做什麼？」父親問我。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為了不打亂我的算術，我沒回應父親的疑問。

「我在算有幾臺拉腰的機器啊！」小男孩回答他的父親。

「為什麼你要拉腰？」在我第一次陪父親去聯合大樓復健的時候，曾經這麼問過他。

「因為我的腰受傷了。」小男孩的父親回答他。

「那我可以拉腰嗎？」小男孩天真地問。

「這不是玩具，只有醫生可以操作機器，你去玩其他的。」我跑出擺放脊椎牽引機的復健房，在長廊轉角處的牆壁有一整排的圓形鐵圈釘在牆上。旁邊沒有穿白色長袍的人，我開心地伸出手用力轉動鐵圈，從第一個轉到最後一個，速度越轉越快，再從最後一個轉回第一個，原本放緩的鐵圈再度旋轉，無止盡一般，我好開心，開心到笑出了聲音。

「要小聲一點喔，小朋友！」物理治療師對著小男孩說。

躺在病床上的父親張開眼側過頭看了一眼。

「好無聊喔，還要多久？」坐在塑膠椅上的小男孩邊踢著雙腳的橡膠涼鞋一邊說。

「飲水機旁邊有書可以看。」父親說。

「喔。」小男孩和我說。飲水機旁根本沒有什麼書可以看，只有農民曆和觀世音菩薩示現的照片集。

「為什麼復健叫復健？」小男孩說。

「復健就是受傷了，復健完就會好。」父親說。

「我上次在學校受傷了也沒有來醫院復健就好了啊！」我說。

「你那種傷是給護士阿姨擦藥就會好，我這種是擦藥也不會好的。」小男孩的父親說。

「復健就是要來用機器幫助你爸爸恢復健康的啊！」物理治療師說。

「那為什麼你的腰不健康？」我對父親說。

「那是因為你常常要我抱你，我才會受傷。」父親對我說。

「小朋友，你長大就會懂了啦！」碎花衫大嬸說。

「我可以跟你玩抓迷藏嗎？」小男孩對物理治療師說。

「你不要又躲到睡著喔，我會找不到你。」父親說。

我想起，在遙遠的潮濕的老舊平房裡，我在放學的午後，和我自己玩抓迷藏。我想找母親，但是母親的藍白菜籃機車不在。我想找父親，但是臥房裡只有一片黑暗，背後傳來「不要吵到你爸睡覺」的聲音。我想找我家的狗小乖，但門口的龍眼樹綁著的紅色繩子另一頭是空的。我想找我自己，但是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找不到任何人。那麼，我不要找人了。我可以躲起來吧。於是，我躲到母親的針車底下，我看到母親的腳喀噠喀噠踩著踏板，她卻沒發現我。我躲到父親的蚊帳旁邊，父親的鼾息從蚊帳的破洞穿出，他也沒發現我。我爬到門口的龍眼樹上，看到小乖在二伯賣爆米香的發財車旁抬腳灑尿，小乖也沒發現我。我躲進散發微微紅光的神明桌下，閉眼沉睡。

「結束了。」沉重的眼皮張不開。

有一雙粗糙卻溫暖的手臂繞過我的後背和大腿，朦朧中我感覺騰空了，搖搖晃晃，我被放下在柔軟的床墊，我聽見父親的聲音。

「結束了。」

我張開眼，看見告別式相片中的父親，眼神不再憤怒。

「好了先生，」一九三說。「復健結束了。」

「我才沒那麼重，怎麼可能抱我會受傷。」小男孩說。

一九三拆下我腰上的護帶，「先側躺在起來喔。今天還好吧？」

「怎麼我已經來這麼多次了，回去還是會痠痛。」父親問物理治療師。

「復健只是舒緩，就像是一種麻醉劑，」物理治療師說。「簡單來說，這種傷是永遠不會痊癒的。」

「簡單來說，這種傷是永遠不會痊癒的。」我對父親說。

突然，我想起了兒子的臉。腰，又痛了起來。

### 陳雨航：

復健的男人在百無聊賴的物理治療中，讓他的思緒和聽覺游移，夢見父親，回憶童年時父親的復健，以及復健區裡的眾生相，看似自由出入的影像與對話交叉，有著高明俐落的剪輯。具節奏感且精簡的文字，傳達了對親情的懷念以及對命運是否會重複會遺傳的恐懼。



## 邱致清

### 得獎感言

在寶可夢之亂當下，知悉獲獎的當晚，在家捕獲一隻「大蔥鴨」，不知吉凶，只好為牠命名「臺中文學獎」。一家日本公司以文化創意內涵，就讓世界天翻地覆。以文會友既無輕藐，更無蒐集的意思，臺灣的出版市場萎縮，需要更多願意創作的人加入。期待臺中市圖書館能以買書代替募書，多買臺灣作家的書，讓臺灣文化產業發展得更好。

### 個人簡介

曾獲竹塹文學獎、蘭陽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南瀛文學獎、夢花文學獎、府城文學獎、菊島文學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鳳邑文學獎、玉山文學獎、大武山文學獎、浯島文學獎。作品入選九歌《97年度小說》，出版過小說集《西洋樓》、《漩渦》，近期出版長篇小說《水神》（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補助專案，麥田出版社，2016年）



# 引水人

永晝的臺中城，留下一抹通宵達旦的城市餘光，從臺中港務聯合大樓後面暈染擴散開來，那抹餘光象徵文明與繁華，卻始終與這片下過雨的夜晚格格不入。近年來臺中港吞吐量雖然大不如前，但今天三十二號碼頭，剛剛泊入長榮海運遠洋貨櫃船「長裕號」，多多少少彌補了臺中港雨夜裡的冷清場面。印尼籍的水手，負責將貨船上高升的紅白色領港旗降下，引水人劉思源順著登船梯下船，抵達碼頭上，他回頭向甲板上歡送他的船長揮手致謝，船長點點頭表示敬意，把船開進港口停泊，就像把大貨車駛進小巷裡，接著還要進行路邊停車一樣困難，稍一不慎就有致災的風險，輕則撞毀港埠設施，船體或碼頭受損；重則船隻沉沒擱淺，港口運作停擺，若事已至此，經濟損失則將難以估算。若沒有高超指揮的技術，恐難完成這趟旅程。每個引水人腦海裡會一張自己的航港地圖，舉凡港內的潮水流向、水的深淺、船隻應走的路線，再加上天氣和行船經驗，進出港區就像光顧自家廚房一樣熟稔。長裕號在思源的指導下，再一次順利完成旅程。所有人要卸下不只是船上的貨物而已，而是任務旅程中的緊繃感。

到了凌晨，港區三十二號碼頭忙碌依舊，貨櫃車進入碼頭，工人戴好安全帽，穿好反光背心，領班指揮貨物卸裝。碼頭上橋式起重機開始運作，吊纜將貨櫃一個接著一個，自大艙中吊起，然後放在貨櫃車的車斗上，三十二號碼頭上的工人們七手八腳，卸貨後還要裝貨，距離長裕號離開臺中港的表定時間，還剩下八個小時，這

艘船離開臺中港後，將往美洲大陸前進，穿過巴拿馬運河，駛向加勒比海，繼續它航海的天命。

不似關務單位或其他機關處所，引水人辦公室在這樣微雨幽暗的夜裡，依舊燈火通明。辦公室裡小小的白板上，清清楚楚記載著所有等候入港、出港的船名，長裕號在白板入港位置上被抹去，依順位遞補上來的是「那艘船」。順利從三十二號碼頭回到辦公室，思源輕啜手上的那杯熱咖啡，自從不當船長後，他就捨棄罐裝咖啡，出勤前就愛這麼一杯現磨現沖的黑咖啡。無線電中傳來港外錨地「那艘船」的最終確認，他們正在等候指令，開始準備撤錨的動作。就像深海裡的一頭巨鯨蠢蠢欲動，海上追跡的捕鯨人絕對不會想遺漏牠。

那樣的噸位、那樣的規模都是歷年來所未見，思源知道今天領港後的紀錄，將烙成一枚無形的勳章，別在他這十五年如一日的領港制服上，成為他一生最榮譽的時光：一個將軍需要能施展手腳的戰場，一艘大船需要能駕馭它的船長。臺中港從民國六十五年開港以來，不曾停泊過這麼龐大的海岬型貨輪，若和這頭巨鯨相比，過去那些引領過的巴拿馬極限型，只能算是引水職業這項主餐前的小菜，思源既興奮又緊張，今日泊過「那艘船」後，未來恐怕再也沒有其他的貨輪名字，能夠有足適的「份量」被他記憶在腦海裡。

思源倚靠在窗邊，若有所思，他把玩飲罄的咖啡杯，懷恩正好走進辦公室，兩人彼此示意點頭，今天這次領航行動，依據作業規定需要兩位領港員負責，思源是其中一位，懷恩則是他的夥伴，他們是臺中港最資深的兩位領港員，船舶噸位由誰來領港，是需要依據資歷深淺來排定，資歷較深負責大噸位的船、資歷較淺負責小噸位的船。依據過往履歷，只有他們兩人適合這趟任務。臺中港不曾有過這樣噸位的船舶進來，所以思源從來沒有和他搭檔過，既無先

例以致無從查考。思源對懷恩的印象也不深，只知道他是基隆人，曾在陽明海運公司當過船長，雖然在這裡相處已經有好一段漫長的時光，兩人卻是半面之交、點頭之交，只較陌生人更為親近一些，雖不算生疏但也談不上親暱。打探別人私事，本來就不是思源拿手的項目，思源自己也不喜歡別人詢問自己私領域的部分，老婆、小孩或家裡狀況，或許不值得一提，更多時候他寧願將這些瑣碎煩人的話題，挪撥順位，置放在忙碌的工作之後。

別忘記一個航海人，宿命裡就是與家人聚少離多。甚至像是已經失去了生命之中所有的家人，或許這就是這樣，才能孕育出像思源這樣航海人特有的孤獨感。領港是一項神經緊繃的工作，需要冷靜而不帶任何情緒，是好是壞，當然見仁見智，正因每個領港員都曾任過船長數年，以致在這辦公室中，正如航行於浩瀚的大海之中一樣無聊，每個人都是自己那艘孤獨之船的船長，身體雖是常駐於此，但彼此的心靈卻只有在很短暫時刻才會相遇。

思源把咖啡杯放回自己的辦公桌上，接著戴好領港員帽，看了一眼懷恩：「時間差不多了，準備好了嗎？」

「沒問題！」懷恩說。

兩人一前一後步出辦公室，往領港船停泊的碼頭出發，今天他們就要並肩作戰。凌晨剛下過一場微雨，把碼頭打得溼溼滑滑的。思源穿過碼頭長堤，望向三十二號忙碌的港埠，欣慰那艘「長裕號」是自己引進來，自己也當過貨船的船長，雖然已經將近十五年未曾遠洋，但他知道自己的心底，還住著一個愛冒險的哥倫布，他不曾忘記自己心中的航海地圖，面對海洋，他的心頭永遠帶著一點腥腥鹹鹹的興味。

碼頭上略濕、略暗，遠方穀倉樓頂的臺中港燈塔還在閃爍，帶著碎浪與潮聲，像一曲海洋交響樂、鋪陳為一首海洋之詩，碎浪節

奏地如沙鈴般喇響，引領著他們的步伐。來到領港船旁邊，領有「甲級船員證」，負責開船的阿信早已等候多時，掛在領港船上的一盞小燈，把思源與懷恩的身影，往後在水泥碼頭上拉得又長又黑，形成兩條細細長長的幽影，那盞燈像是把他們兩人住在軀殼裡的那個靈魂，自肉體裡撥離抽拉出來一樣。他們進入領港小船的船艙，阿信開動了引擎，領港船即將迎接黎明前的小碎浪，伴隨著防坡堤上的閃爍燈杆，快樂地出航。

領港船上播音著漁業電臺，這是老家在澎湖的阿信自己多年來習慣，他在跑商船以前曾開過自家的漁船，從海洋大學畢業後，上了商船取得甲級船員資格，實在難忘舊業。五年前臺中港招考一波船員，阿信幸運錄取，從此成為領港船的駕駛。開漁船的人都知道，凡是漁船出港時，只要開的比所有同航道的大船都還要快，那這趟捕魚之行必能滿載而歸。阿信當了領港船駕駛後，從沒忘記曾開過漁船的那個自己，野性浪漫的自己。就在港內沒大沒小地「飆船」起來，他要超越所有出港的大船，駛在那些他虛想大船的最前面。

「我說阿信啊！港裡沒有其他出港的大船，你開這麼快，我可是擔心得很。小心才能駛得萬年船……。」思源忍不住抱怨起來。

「我知道！」他停頓一下後說：「Don't worry,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我技術高超，開不快我心頭癢癢的。」阿信嘴裡補充說明，但完全沒有讓領港船減速的意思：「船要開得快，才能對得起『她』呀！我的『野性維珍妮』。」

「野性維珍妮？」思源丈二金剛：「那是什麼？」

「這艘船的船名啊！」阿信果斷地回答。

思源與懷恩同時笑出聲音來，思源繼續說：「這不就是『領港三號』，什麼時候被你起了這麼帶點『洋騷味』的名字？」



領港船中持續著漁業廣播電臺的播音聲，播音員以臺語播音著：巴士海峽中浪轉大浪，陣風八級，西南風，多雲；東沙島海域中浪轉大浪，陣風七級至八級，西南風，多雲；安平澎湖中浪轉大浪，陣風七級至八級，西南風，多雲，局部大雨或雷雨……。

「吼！你可真把領港船當漁船在開了。」思源雖然抱怨，但臉上還帶著笑意，他覺得阿信生猛有趣，帶著一種討海人特有的熱情，不忍心就此打住他。

「漁業電臺的氣象報得準確嗎？」懷恩問。

阿信邊開船邊指著駕駛臺說：「那當然，尤其這種天氣，如果這裡放一個聲納雷達，依我的經驗，出海後青鱗魚群會集中在臺中港北堤的位置，我們也可以釣透抽……。」

「你還當真啊？」思源朗笑出聲音來。

懷恩問：「那麼漁業電臺怎麼說今天臺中港的氣象？」

「會下雨！我想天全亮時，陣風會變大，會下短暫的雷陣雨。中午以前就會放晴，可以的話，速戰速決是最好的方法。」阿信把手指向西南方，雲裡果然出現一道紫色閃電，看起來等一下天氣將風雲變色。

思源點點頭：「那麼我們就在下雨前抵達那吧！」

「遵命！」阿信露出一抹笑容，接著又把引擎馬力加大。

在臺中燈塔慢慢熄燈，天空漸白的時刻，四艘拖船遠遠尾隨高升紅白兩色領港旗，船身漆為橘色的領港船前進，領港船一枝獨秀，一馬當先。四艘拖船追得辛苦，五艘船隻一路浩浩蕩蕩，朝臺中港外海錨地出發。思源和懷恩坐在領港船中，自剛剛的笑談之後，就再也沒有說話。思源負責指揮調度，手拿一只無線電，望向窗外海面，碎浪帶頭，領港船的玻璃窗被海水噴濺潑灑，水珠撒散開了後，濃濃海水鹹腥撲鼻而來。整整十五年過去了，沒想到自己

能在領港界待這麼久，更勝那些跑船的漫長日子，頭戴領港員專屬的深色小帽，更覺自己擔著重任，不輸以往任「亞泥九號」或「陽發輪」船長一職。這是一個比海員更接近陸地，卻又時時刻刻牽繫於海洋的工作。

思源看了一下懷恩，他正在看自己的智慧型手機。手機裡一個小女孩的臉，佔住了整個畫面，思源好奇的問：「那是妳女兒啊？」

「嗯！」懷恩說：「八歲。今天是她的生日，下班後我就趕回去看她。」

「你女兒真是幸運，有這麼愛她的爸爸。」思源說。

「我就是因為想伴著她長大，才來考領港員。現在我們全家從基隆搬到臺中，家人就是要永遠住在一起。以往我一個人在海上，恐怕就沒法每天和家人見面。那是船員的悲哀。」懷恩說：「所以『領港員』是所有航海人最崇高的夢想，也是一種最神聖的職業。」

懷恩問：「你呢，為什麼當領港員？」

「呃！這怎麼說呢？」思源一時答不上話，他被懷恩的問題搞得頓時語塞。

說起來又不像與家人相聚這個理由那般神聖正當，也不像是追求一種虛榮心那般不堪。他任職就夾在這兩種理由的中間，既不高尚、也不低劣。這是一大哉問，讓思源腦海裡浮現了那些畫面：高雄市立海事專科學校畢業後，任商船水手實習時幸運考上了三副資格，取得甲級船員證照。後來轉到萬海公司服務，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搭上了父親的商船，思源的父親是萬海船隊，近海散裝「萬榮輪」的船長。第一次擔任三副的思源格外覺得興奮，大船就像海上漂浮的城堡，乘載所有航海人的夢想。走進駕駛臺，居高臨下，彷彿回到十五世紀的大航海時代，任何一個新發現都會引起他的興趣與驚奇。

甲板部從大副、二副、三副、廚工，一路到木匠、舵工；進到輪機部裡大管輪、二管輪、三管輪，到加油長、銅匠。這麼多人林林總總二十多人，全賴船長一人指揮若定。萬榮輪從高雄港出發，航向日本大阪、神戶，然後前進九州門司港，裝卸後再回到高雄，往南前往香港、曼谷、新加坡，第二次返回高雄後，完成一整趟航程週期。

離開摩登的高雄港，海上航行極為無聊。距離思源這日輪值當班駕駛臺的第一段時間八點至十二點，還有三個小時。不知怎地，離開高雄港後，思源連續好幾天就是睡不著，他坐起身子，透過艙窗看向外面的大海。大船一路向北，他知道大概明天就會抵達日本大阪。

他換好衣服，走出臥艙，他決定到船舷上吹吹涼涼的海風。到了船舷走廊，木匠打著赤膊，正在粉刷油漆。思源向木匠點點頭，那名木匠看了他一眼，並沒有回應他、搭理他，冷漠地繼續他的工作。

思源不以為意，依著欄杆看著大海忘神。大船前進時，響了兩聲汽笛，思源側頭一看，航道上兩艘漁船，一左一右，思源知道，萬榮輪絕對不能從這兩艘漁船的中間穿過，或許這兩艘船中間拖拉著魚網，若從中過去，船的葉片可能會捲入漁網而受損。

果不其然，貨輪稍後向右舵轉了約十度，思源退出船舷，先至餐廳吃早餐，他跟著眾人排隊，等著廚工為大家盛菜，廚工並非什麼大廚，早餐只是一碗簡單的白粥、配上一點醬瓜、筍片，廚工為思源添粥時，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思源心中還在想，這是怎麼一回事時，就被後面等著盛菜的輪機部水手催促。吃完早餐，走出餐廳，思源往甲板後方走去。巨大的煙囪就在眼前，煙囪繪有萬海航運藍底白「W」字型的標誌，煙

囪下方正好有個能容兩個人的小空間，思源坐入這個小空間裡，上頭有個小蓋篷可以遮陽，巨大的煙囪就像是這座移動城堡突出的箭塔，思源望著這座煙囪出神。直到他發現時間已過，才匆匆忙忙奔向駕駛臺。

「怎麼這麼久？」當思源走進駕駛臺後，大副口氣並不客氣：「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思源待在甲板後方的煙囪那裡，看得出神，一不小心就忘記了當班的時間：「對不起！」

「說一句『對不起』就可以嗎？你身為三副，應該做好一個船員的榜樣。」大副說話咄咄逼人，好似自己是這艘船的船長：「這次就算了！下次再這樣，我就要跟船長報告。」

舵工們在底下竊竊私語，思源立刻體會到這中間人情的變化，他停頓了一下，似乎聽見舵工們細語中提及了他父親的名字，這下他可全意會過來了。原來早上冷淡的木匠、廚房裡惡狠狠的廚工，甚至是駕駛臺裡的大副、後頭看笑話的舵工們，全是衝著他是「船長兒子」這個名號而來。

「船長兒子」這四個字是多麼巨大的一個重量，思源雙手不自覺握了起來。臉上表情變得僵硬。

大副看到了他的樣子，拉高聲調說：「怎麼？講個兩三句，就不爽啊！想打架？」大副補充說：「我在基隆海事唸書時，可是每天都在打架，如果你要和我打，我隨時都奉陪。」

思源鬆開雙手，壓抑情緒。緩緩走向駕駛臺，他說著：「現在由我值班！」

大副瞪了他一眼，思源決定不理會他的挑釁，說出俾令：「Full speed！（全速前進）」

駕駛臺將指令傳達給輪機部，負責傳達指令的水手立刻傳來複誦聲：「Full speed！」

「Steady as she gose！（穩舵在現有航道上）」只有在思源下達指令時，那麼一個時刻，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尊冷面觀音，帶著威嚴與權威的船長。

「怎麼！你閃避我的問題？」大副兩手扠在胸前質問著。

思源說：「抱歉，這是我的時間。你下一個值班時間是下午四點到八點。」

「你這是甚麼態度？」大副一把抓起思源的領口。

思源終於忍不住，吼出聲音來：「Leave my boat！滾出我的船。」

大副受不住刺激，一拳打在思源左臉上，舵工們立刻圍了上來，把他們兩人分開，最後大副氣沖沖地離開了駕駛臺。

大副和思源被叫船長辦公室訓話，留在思源左臉上的瘀青非常明顯，船長多看了那團瘀青，語氣急切的說著：「丟臉！你們兩個都是甲板部的領導人物，竟然在駕駛臺裡打架？讓所有水手看笑話，你們羞恥不羞恥？」

大副低著頭，思源也沒有說話。

「你們都是未來船長的候選人，意氣用事能駕駛這艘大船嗎？」船長來回踱步：「你說，我要怎麼處罰你？」

大副抬起頭看了船長一眼，船長搖搖頭：「我不是說你，我是指他！」

船長把食指伸得長長地指向思源，思源看著父親，這下更為迷糊，船長怒斥：「『大副』是這艘船的第一船長，你怎麼可以叫大副離開『你的』船呢？」

「真是亂了套。」船長轉頭問大副：「你說說我怎麼處罰他最好？」

大副一時支吾其詞，說不上話來：「……由船長您來決定。」

「喔！我來決定啊。……那就罰他去木匠那裡，協助刷油漆你說好不好？」船長想了一下又說：「還是你覺得等回到高雄，再請公司依規定進行裁處？」

「我看刷刷油漆就足夠了！」大副越說越心虛，這下頭又低了下來。

「就這麼決定吧！」船長說：「罰三副刷油漆，在『萬榮輪』離開日本以前，每天要刷足四小時！」

宣布懲處方式後，大副和思源一前一後要離開船長辦公室。船長這時又叫住了思源：「等一等，思源你留下來，我有話要同你說。」

等大副離開後，思源的父親沉下臉來。他看了看他的臉頰，輕輕地摸了一下：「疼不疼？」

「你為什麼要？」思源問。

父親說：「我知道！」他看著思源的頭髮，緩緩說著：「是該剪掉的時候了！」

父親為思源穿上圍兜，身為船長的他，親自為兒子操刀理髮。

父親邊剪著思源的頭髮，邊說：「你錯了！身為甲級船員，竟然會搞錯這麼簡單的道理，所以處罰你粉刷油漆是天經地義的事。」

「他們說……」思源爭著答辯。

「他們說什麼我是沒親耳聽到，也沒人轉述給我聽。但我知道你怒斥大副，要他滾出『你的船』，這件事本質就不對。」父親

聲音變得溫柔：「要記住，這艘船不是『你的船』，而是『我們的船』。這世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獨享這艘船，我們都是同舟共濟的航海人。」

「但是我……」思源急著澄清。

「但是我要你記得，站在駕駛臺前，你就是『船長』。掌握二十多人的性命，還有船上客人託辦的貨物。」父親說：「航海人不能帶感情，在船上能順利指揮的那個人，就是那艘船的老大。」

思源刷完船左舷一小段走廊欄杆油漆後，獨自一個人來到「W」煙囪前，他坐了下來細想父親告訴他的話。船離開大阪、神戶後，穿過關門大橋，緩緩駛向門司港。思源看到煙囪旁邊的兩支船旗杆，升起了日本國旗與紅白色領港旗。遠遠見到一艘綠底白身的日本領港船往萬榮輪開來，大副正好穿過後甲板，看見煙囪底下的思源，便走了上來。

「我就知道你在這，木匠說你這幾天刷完油漆，就躲到這裡來看海。」大副手裡拿了兩罐咖啡，那是他在大阪市裡的販賣機，買來的日本罐裝咖啡，思源剛踏入航海界的那個時代，販賣機還是一種十分摩登的東西，把咖啡裝進馬口鐵中做為商品販售更是先進。大副把其中一罐咖啡遞給思源。

思源看了他一眼，不知該不該收下那罐咖啡。

「沒有下毒，你就喝吧！」大副一屁股坐在思源的身邊：「對不起喔！」

「什麼對不起？」思源側著頭，疑惑地看著他。

「駕駛臺上揍你一拳那件事！」

「喔！我全忘記了。」

大副說著：「真的好羨慕你，有個疼你的爸爸。」

「我沒有爸爸。」思源故意大聲地說：「如果你是指萬榮輪的船長，他不是我爸爸。」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領港員』……。你知道日本話中，領港員怎麼說嗎？」大副不等思源回應便說：「みずさきにん（水先人）」

思源打開咖啡，喝了一口：「這與我有何關係？」

大副緩緩說出：「我的父親曾是基隆港的領港員，我當大副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當上船長。這樣我就能考引水人資格，成為一個領港員，好繼承他的衣鉢。」

「那是你父親的期望嗎？」思源問。

「不是！他沒有這樣的期望。」大副說出口時，氣氛頓時凝凍：「他在我三歲那年就死了！」。

「怎會？」

「他在一次領港任務裡，攀爬領港梯，不慎失足墜海溺斃。」

「我很遺憾。」思源看了一下大副，他面無表情。

「我在船長辦公室，看見你的父親這樣維護你，我真的好羨慕，他是你生命的領港員。」大副也開了自己的那罐咖啡，啜飲了一口：「很抱歉，之前是我誤解你。」

「我不是靠我老爸的庇蔭，才登上『萬榮輪』的，我是靠我自己能耐上來的。」思源全身緊繃，不知道為什麼，他必須把這件事情解釋清楚。

「我知道。」大副說：「看你那天和我爭執前，能夠淡然若定，下達那樣的指令，我就知道你將注定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船長』。」

大副說著：「這就是我們這個行業最有趣的地方，只有最專業的人，才能受人家敬重……。」

這時有一隻日本烏鴉飛過海面，一會兒在天空盤旋，接著就飛到思源和大副頭頂上的煙囪休息，而且就這麼停佇在上面一動也不動，思源看了這一幕，心中起了疙瘩。大副沒有注意烏鴉停在上頭，他指著遠方的門司港繼續說：「誰能帶領我們安全抵達港灣，我們就該給他掌聲，對他敬重。」

看著日本領港船越來越靠近萬榮輪，這時大副好像想到什麼似的吼叫了出來：「哎呀！你怎麼還在這，領港員都快爬上來了。」

「啊！」思源也驚叫出聲，依照航海慣例，登上船的領港員須由當船的三副接待至駕駛臺：「哎呀！我可全忘記了！」

「你怎麼神經這麼大條！」大副看了他一眼，笑出聲音：「等一下船長怪罪下來，可別說我沒提醒你。」

思源站起身子，遠遠就見到其他水手先將領港繩梯放下，日本領港員很快就要爬上萬榮輪，思源急得快抓狂，死命奔向甲板領港員即將上船的位置而去。

領港船來到臺中港外的錨地，天色已經全亮。「那艘船」淺灰色巨大的船身映入所有人的眼簾，阿信張大了嘴巴，這是一艘二十九萬噸的超大鐵砂船，抬起頭來目測，甲板到水線應該有二十幾層樓高。鐵殼外寫著「中鋼奮進」四個中文大字。這艘船從西澳赫蘭港載滿鐵砂，準備運入臺中港，提供給中鋼在臺中子公司，中龍鋼鐵使用。

「中鋼奮進」號升起領港旗與國旗，準備接受領港。領港繩梯從船中間一個開起的小艙門處被拋了下來，繩梯懸掛在船身側。阿信緩緩將領港船開至中鋼奮進號的旁邊，他必須掌握好方向舵，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太遠領港員無法攀上繩梯，太近又擔心大浪一來，領港船撲向中鋼奮進的船身，可能會造成領港船碎裂或翻

覆。

此時風浪漸漸轉大，兩人站上領港船上的小甲板，懷恩決定率先爬上繩梯。

「注意腳步喔！」思源提醒著。

「我知道。」既使這件事已經做了十五年，任務裡最危險的部分，就是攀上繩梯的那一瞬間。

懷恩嘴裡數著浪拍，要等浪頭一進一退，在退的那一瞬間跳上繩梯的第二根踏板。如果數錯拍子或拿捏時間錯誤，雙腳可能會在兩船接近的那一刻被夾斷。

「一、二、三……。」懷恩數到三時，向上一蹬。思源負責用雙手頂住懷恩的屁股，趁勢將他推上繩梯。

這時懷恩感覺肚子一股涼意，起先以為是被海水潑濺，沒有特別在意，直到懷恩和思源都爬進中鋼奮進號的小艙門時，在艙門前守候的中鋼奮進號三副大叫出聲。

原來懷恩的肚皮，早被中鋼奮進號的領港梯上一根突出長鐵釘，劃破了一個開口，現在鮮血直流，整件領港制服下半部，已經染成紅色。思源看見這一幕，內心震盪。

船艙內頓時大亂，思源叫著：「中鋼奮進號有沒有醫護？」

「有！」三副立刻聯繫駕駛臺。

無線電傳回領港船，阿信急得通報港警局。

思源看了一下懷恩的狀況，他肚皮的傷口非常深，地板幾乎染紅一片：「需要通知港警局，請他們派救護直升機來。」

「不用、不用。」懷恩躺在地上，揮揮手：「別忘記我們的責任。」

「別說話，你今天還要安全返家。要給你女兒一個生日驚喜。」

懷恩苦笑：「別說驚喜了，看到我這身狼狽的模樣，肯定是『驚

嚇』大於『驚喜』。」他轉頭對中鋼奮進號的三副說：「快帶領港員去駕駛臺，大船也需要回家。」

思源看著懷恩：「你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沒問題！我相信你。」這聽似答非所問的一句話，卻隱含著懷恩對思源的信任：「沒辦法，這是我們領港員的天職。」

「好的，我會連同你的部分一起加油。」思源站起身子，示意要三副帶他去駕駛臺。

萬榮輪抵達香港，下錨在九龍島外海，這天香港掛出八號風球，颱風即將襲擊香港。所有貨輪皆不得入港，以免撞毀設施。萬榮輪只能停錨在原地，等候風暴過去。船長進入駕駛臺，與值班的大副一起掌握狀況。思源回到自己的臥艙內，此時已經覺得有些頭暈難耐。大風把船吹得搖搖晃晃，這麼大的一艘船，航行在海上，是非常穩定妥適的。但這樣的大風大浪，連這麼大的船也禁不起風勢，左搖右晃，就像是嬰兒的搖籃床。

思源抬頭看了一眼掛在牆上的制服，那件衣服在牆上左右晃盪，像一個幽魂、一縷輕煙……。

他想像著駕駛臺裡的搖擺儀，畫面隨船身變化：「左三十度、右三十度。」

一個大風浪再打來，船身左右傾斜更遽：「左四十度、右四十度……。」

此時思源再也忍不住，嘩啦啦吐了一抹酸水在自己的床單上，但他暈船得嚴重，完全沒有力氣起身處理這件事。

浪頭又來，搖擺儀的最大極限是左右各五十度，如果浪頭衝來超過著個傾斜極限，而未及時擺正，那整艘船就有翻覆的危險。

思源嘴裡嚷著：「五十度、五十度……。」

迷迷糊糊地，他昏睡在他又濕又臭難聞的臥床上。他夢見窗外風平浪靜，外頭飛來幾千幾萬隻黑色的烏鴉，牠們螺旋式的飛行，佔據了整個天空。相傳歐洲古代水手迷信，海上的鳥類是溺水死去水手靈魂的化身，牠們的出現或消失，懸繫著海上航行的福禍。思源走出船艙，靜靜的萬榮輪，無聲無息地航行著，輪機房裡再也沒有吵雜的聲音、海潮聲、疾風聲也都消失了，只留天空呱呱的鴨鳴，他一路順著鴨叫聲音走向甲板，在船舷上看到亮橘色的救生艇已經放入海中，散佈在海面上的一艘、兩艘、三艘橘色救生艇，緩緩駛向遠方的陸地。他心頭一個震盪，心想難不成所有人都棄船逃命了。但外頭一切風平浪靜，日麗和風，不似身處在暴風雨裡，只有如龍捲風般盤旋飛行的烏鴉，牠們俯衝向下，遠遠飛向萬榮輪的「那個地方」。思源順著方向走，走到船中央的「W」大煙囪前，烏鴉們集體衝下來，像鬼魅般鑽入煙囪，成為一股逆流的黑煙。

咚、咚、咚……。像遠方的鼓聲，悶悶的敲擊著。咚、咚、咚……。像在遠處又近似在身邊。一聲巨大的船笛聲，把思源吵醒，這時他終於聽出來，那個聲音是一段急促的敲門聲。

「思源！穿好衣服，船長要所有船員至駕駛臺集合。」實習三副敲著房門。

「好！」思源虛弱的應答。

「剛剛駕駛臺打電話過來，你怎麼沒接？船長叫我過來叫你。」

思源吞吞吐吐：「我……。」對於「暈船」兩字，他是絕對說不出口：「我沒聽見！」

「我馬上來！」思源補充著。

思源抵達駕駛臺後，眾人臉色凝重。剛剛的大風浪，船身傾斜嚴重，風浪把幾個貨櫃帶進海裡。損失現在難以估算，現在萬榮輪

也只能守在這裡，等風浪過去。船長精神講話，希望所有人能守住這一夜，守住這艘船、守住所有人的命運……。

登上中鋼奮進號駕駛臺，站到窗臺前，思源第一眼沒有認出來，直到船長叫了他的名字，思源才回過頭。

「怎麼是你？」思源又驚又喜。

穿著制服，戴著船長帽的，正是以前萬榮輪的實習三副：「思源，好久不見。沒想到你是臺中港的引水員啊！」

「你當船長，穿這套衣服很適合你！」

「這趟入港，就麻煩你了。」

「我的同事剛剛……。」

「沒問題，我們這艘船上有隨船的船醫，剛剛我和下面聯絡過了，醫生已經給他做緊急的處理，沒有生命危險，等進港後再送醫院。」中鋼奮進號的船長說著。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這是你最拿手的部分，我相信你。『中鋼奮進』回家的路交由你來指揮……。」船長推了推自己的帽緣。

思源看著他的眼神，知道他全然相信自己，感覺壓力更重更大。

這時外頭開始下起大暴雨，一隻不知名的大水鳥，就停在中鋼奮進號駕駛臺的窗前。

「哎呀！」中鋼奮進號船長驚呼出聲音來：「哪個人去外頭趕走那隻水鳥。」

「趕不得！」思源說著：「那是我們幸運的象徵。」

「真的啊！」船長輕輕微笑：「我們現在的船長說不能趕，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嘍！思源，現在下這麼大的雨，我們還是要繼續

進港嗎？」

「可以，Starboard five！（右舵五度）」思源雙手壓在窗臺前，前俯身子看向外頭傾盆大雨，他相信雨很快就會停。

「同意，Starboard five！」中鋼奮進號船長複誦，舵手開始轉舵。

萬榮輪等候暴風離去後，安全進入香港。離開香港後，便往曼谷而去。然而，幸運之鳥似乎離萬榮輪而去，遭遇暴風之後，航行似乎越來越不順遂。抵達曼谷的這天清晨，思源負責到甲板上等候泰國領港員登船，思源遠遠就看見湄公河上有一艘小船，上頭懸掛著一面飄揚的旗幟，旗幟繪有泰國皇室象徵的「金翅鳥」。那面風中捲騰的旗幟，振翅高揚，就好像人面金翅鳥，會從那面旗幟裡飛出來似的。在他幻想的世界中，神鳥張著翅膀，帶著群鳥飛舞，接著牠們像一股濃煙般，擁向船中央的「W」大煙囪，那股夢中的黑煙吸進煙囪後，現在全又吐了出來。

思源眨眨眼睛，仔細看看船中央的大煙囪，上頭什麼都沒有，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這時泰國領港船接近萬榮輪，思源看見那艘領港船的船尾垂著一條繩索，或許是領港船太靠近，倏地一聲，萬榮輪和領港船發生了碰撞，下頭的泰國領港員急得用泰語大叫。

「Be careful！」思源不懂泰語，只能用英語提醒他們。

他看見船後那條纜索墜入水中，接著泰國領港船往後退了好幾呎，正當思源覺得詭怪的時候，領港船忽然向後傾斜，不到幾秒鐘整艘領港船就翻覆了。泰國領港員和開船的工作人員，在水中載浮載沉。

「糟糕了，快關引擎。」思源立刻拿起無線電，聯絡駕駛臺停。原來是領港船上的繫船索掉入海中，隨後被萬榮輪推進葉片

捲進去，導致領港船被拉扯翻覆。船上眾人把浮物拋到水中，船長緊急聯繫曼谷港務局，請求支援。萬榮輪因為這起事件，在曼谷停了四個禮拜，釐清責任及清除葉片捲入的纜索之後，才又出航新加坡，返航高雄時已經拖了兩個多月。

這一天輪值思源，船長上來駕駛臺。他坐在船長座位上，看著外頭的風景。

「我們再過一天，就會抵達高雄。我們要回家了，現在速度多少？」船長問。

「十三節。」思源回答。

「Port ten！（左舵十度）」船長指揮，拉回後船長說：「Steady！（穩舵）」

「其實我不該指揮的，你們駕船技術已經比我好太多了。」船長站起身子：「謝謝大家讓『我們』的船，能在海上順利航行。」

聽他這番話，思源心裡總覺得毛毛的，感覺像是一種訣別或是一種遺言。船長對思源微笑，並對實習三副頻頻點頭致意：「謝謝你們守著自己的崗位，帶領萬榮號『回家』。」

他似乎還想說一些話，這時他臉色忽然發白，嘴唇發青：「……這艘船以後就交給你們了。」

話畢，他便從船長席上倒了下來。實習三副驚叫出聲：「船長倒下了。」

「快請大副上來！」思源大叫。

萬榮輪駕駛臺已經陷入一片混亂，實習三副趕緊撥打電話，請大副上來駕駛臺。思源走近父親的身邊，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有任何的疾病，立刻為他施作心肺復甦術，他腦子裡只想著父親是自己心中的那艘大船，大船是不會沉沒的、大船是不會沉沒的……。

大副衝進駕駛臺，接手後用手指去觸碰船長的鼻息，然後搖搖頭：「不行了。思源，現在這艘船交由你指揮。」

舵手們面面相覷，有人說出口：「應請二副上來指揮。」

「大副現在已經是船長……。」

「我說這裡交給思源指揮，就是交給他指揮！」大副大吼出聲音來。

實習三副點了點頭，對思源說：「我們要把船，安全地開回家。」

思源淚流滿面，這是他的職責，也是他的天命，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懈怠：「Half ahead！（半速進俥）」

「Half ahead！」舵工複誦指令。

思源嘴唇發抖，緩緩說著：「……Ease to five（將舵回正五度）」

思源心中默念：「父親，我們回家了……。」

駕駛臺中一片死寂，只剩淡淡地啜泣聲。身為一個航海人，是不能哭泣的，那怕是淚水匯集為一片大海，悲傷凝聚成一葉小舟，孤獨就是汪洋航行裡唯一的指標。

大雨停止了，烏雲散開，一道斜斜的陽光灑了下來，直照在港區裡。

「喔！好美啊，那道光是耶穌之光吧！」中鋼奮進號的船長望向窗外，淡淡地說著。

「Midship！（正舵）」思源繼續說：「Finished with engines！（完俥）」

思源拿起手上的無線電，通知四艘大拖船，協助中鋼奮進號靠岸。這時，船長發現自己失禮了，竟然讓思源站這麼久，立刻邀請他入座那張唯一正面無敵海景的椅子。



「請坐。」船長指著那張椅子：「只有這樣能力的人，才有資格坐這樣的位置。」

思源看了一眼，那張椅子是所有商船必備的「船長席」，只有船長及領港員才有資格坐在這個位置上，他說：「不，這艘船的主人是『你們』。」

船長清了清喉嚨，把手圈畫進思源，然後嚴肅說：「這是『我們』的船。謝謝你讓中鋼奮進號順利回家……。」

思源看著他，不知怎地，眼眶濕濕紅紅的。眾人面面相覷，不解領港員是發生了什麼事。中鋼奮進號靠岸了，輕輕緩緩，重如泰山卻輕如鴻毛，好像無聲無息就這麼停進港埠席位中。駕駛臺上的眾人立刻報以熱烈的歡呼聲與掌聲。

「太棒了，思源。看來你是這艘船的靈魂。」船長握住思源的手：「這真是一趟 Amazing 的旅程。」

思源說：「『祂』會看到這一幕吧！」

「那當然。」中鋼奮進號的船長說著：「神明會看到，『祂』也會看見。」

送思源下船時，船長告訴他一個消息：「你知道大副離開萬榮輪後去哪了？」

「他還在跑船嗎？」思源問。

船長搖搖頭：「他後來移民了。『中鋼奮進號』出澳洲赫蘭港時，就是他領出港的。」

「哎呀！真的啊，那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思源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眾人七手八腳把懷恩抬上擔架，並將他送下中鋼奮進號。阿信已經守在碼頭上，救護車也在一旁待命。

思源特地去看他，握住懷恩的手：「你還好嗎？」

「可以，還沒死。」懷恩臉上勉強露出笑意，看起來腹上的那道傷口應該還是很痛：「沒想到你領港技術這麼厲害，只靠你自己就能完成。雖然不甘心，但還是要恭喜你，順利完成這趟任務。」

懷恩面有難色的說：「只不過，我跟我女兒說，今天爸爸會領一艘巨無霸大船入港，若是她知道這一切，肯定是要失望了。」

站在一旁的中鋼奮進號船長聽到後，立刻大聲說：「咦？『中鋼奮進號』好像是兩位領港員引進臺中港的。」他補充說到：「領港過程一切順利圓滿，只可惜其中一個領港員下船時，不慎被利物割傷肚皮，這不影響英雄的名譽……。」

思源立刻附和：「對，我可以作證。你女兒一定會以你為榮，因為身為一個父親，永遠是子女眼中的英雄。」

此時天空完全放晴，中鋼奮進號龐大的身軀，像個巨人般靜靜矗立在那裡，思源感覺有種巨大的力量，一直守護著、保護著他自己。思源也能藉由這股力量，也能去守護別人、引領別人一條回家的路。

## 評審意見

### 甘耀明：

題材罕見，田調細節紛然呈現，足見作者用心。小說以今昔交錯的方式拉開「引水人」的生命故事，今之引領「野性維珍妮」大船入臺中港，昔之在萬榮輪的衝突與成長，交織出絕佳的生命情境。大船能入港，必有水線下的記憶與挫折，生命的浮力正是此動人之處。



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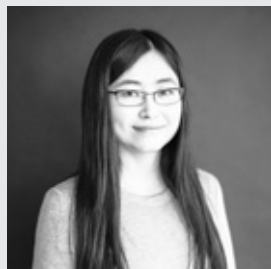
## 胡剛剛

### 得獎感言

這篇作品在我眼裡其實是散文。我心愛的小鸚鵡威威陪伴我度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一段時光，我會永遠想念牠。

### 個人簡介

軟體工程師，一九八四年生於北京，現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計算機碩士。愛好寫作、繪畫及MV製作。曾獲杜伊諾城堡國際詩歌大賽最佳詩人獎、香港青年文學獎、北美漢新文學獎等。現任《留學生》雜誌專欄作家。



小說類 · 佳作

## 威威與我

胡剛剛

搬到H鎮之後，我的生活漸漸趨於平靜，有時面對空落落的房間，難免心生「寒食後，酒醒卻咨嗟」的悵然，於是養了一隻鸚鵡作伴。

「你真可愛，我叫你威威好嗎？」相處第一天，我按照寵物店老板教的方法，把右手食指伸到這隻不足八周大的玄鳳鸚鵡肚皮底下，牠立刻邁出藕色的腳爪踩上來——這是攀禽類特有的對趾足，前後各兩趾的結構有利於攀爬和抓握，象牙白的指甲如同彎月，腳面和腳踝上繡滿了精致的網狀紋路，柔軟而富有彈性的腳掌將我的手指緊緊裹住。生平第一次感受著雛鳥腳掌的微熱，我欣喜得有些不知所措，彷彿墜入星辰環擁的寶石谷，璀璨是唯一的地圖。

我端著威威在屋裡踱步，牠渾身羽毛膨起，像個瓷實的絨線球，可其實很輕，輕得幾乎沒有重量。「歡迎來到你的新家。這是鬧鐘，這是微波爐，這是寫字臺……」我向威威展示著為數不多的家具——經濟局勢尚不穩定，我不知道這份工作能保住多久，所以沒把寓所布置得太複雜：「我大部分時間都坐在窗前的寫字臺前看書或者畫畫，你的籠子緊挨寫字臺，這樣你總能看到我。」寵物店老板告訴我，這種鳥很聰明，人陪牠的時間越多，牠就和人越親。我是獨生女，知道沒有玩伴的滋味，知道那些逃不出窩居的寒暑假假期是如何被瘋瘋傻傻的自言自語和挖空心思的自娛自樂所充斥，我知道那種感覺，所以決心一定不讓威威孤獨。

我把威威小心翼翼地放回籠子。牠的「別墅」是我幾天前就布置

好的——門邊藍色秋千頂端懸掛著一對印花銅鈴鐺，長長的軟木梯從籠頂正中垂落，木梯左側並排放著食槽和水槽，右側拴著一個覆滿彩珠和長穗的椰子殼。粗細不一的枝條環繞木梯，高低貫穿了整個空間，它們是供威威攀爬的「山間小路」。

我仔細觀察威威——流線型的蒼青色身體霜輝星點，劍狀尾羽幾乎占身長的一半，兩朵腮紅在鵝黃的冠毛下茜意皦然。一抹琥珀唇彩為打上鴨卵青底色的鐮刀嘴平添了幾分膠狀質感。小巧的鼻孔圓如鈕扣，每條閉合曲線邊緣都閃動著半透明的絨毛，令我想起剛採摘的鮮栗子那毛茸茸的外殼。牠端坐在秋千上，側過腦袋，眨著晶瑩的黑眼睛望著我，彷彿一朵含苞欲放的玉蘭花。這是多麼生動的靜止！難怪1832年德國科學家Johann Georg Wagler在澳大利亞初見玄鳳鸚鵡時會用Nymphicus hollandicus為其命名，Nymphicus是「小精靈」的意思。威威是從異域飛來的精靈，是匯集了絢彩的圖騰，是沉睡在童話裡的密碼，等待我用心去破解。

為打破寧靜，我伸手撥了撥牠頭頂的鈴鐺，牠的冠毛頓時豎成一面小旗。我在養鳥指南上看過，玄鳳鸚鵡警覺時會不由自主撐起冠毛。「別害怕，這些都是為你準備的玩具。等我出門後，你要好好研究它們。」我拍拍威威的腦袋。牠眯起眼睛左右擺了擺頭，似乎要用掉緊張不適的感覺。

我每天都會同威威聊天，給牠講我獨自一人飄洋過海來M國留學，從名校畢業後本想大施拳腳，卻被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搞得措手不及，幾經輾轉流落到這個小鎮，靠一份雞肋工作維持生計；給牠講我對工作內容既不擅長又無興趣，整天悶在辦公室裡唉聲嘆氣、效率甚低，胸口總像堵著冰坨，化了是瀑布淚，不化是刺骨錐；給牠講此處華人寥寥無幾，交不到同齡朋友，生活索然無味，連個像樣的中餐館都沒有；給牠講我不願與舊友聯系，怕被笑話放棄了

國內不愁溫飽的平靜生活，跑出來折騰好些年，結果卻混得這般下場……我無所顧忌地向威威傾訴種種不如意，而這些不如意恰恰是我平素無法與人提及的。我把祥林嫂的特徵重現得淋漓盡致，而威威則是一如既往地泰然自若，用無底洞般的耳朵吸收我的積鬱。

「威威，給你講個故事，印度有個民間傳說叫〈三個金雕像〉……」我模仿父親當年給我念枕邊故事的語調為威威娓娓道來。小時候我睡覺前總纏著父親給我講故事，難為他經常出差，只好把整本童話念下來錄到磁帶上讓我聽。父親的聲音低沉舒緩，沒什麼明顯的抑揚頓挫，卻是催眠的良方，有好幾個故事念到後半時嗓音都嘶啞了，可我仍舊百聽不厭。「威威，你說，你到底是那個耳進口出的快嘴雕像，還是左耳進右耳出的健忘雕像，還是把什麼都裝在心裡的智慧雕像呀？」講完故事後，我滿懷期待地看著威威，其實我希望牠是個快嘴，因為我曾經擁有太多太多「涵養十足」的毛絨玩具了，它們體內每團棉花都浸滿了我的諄諄教誨，而我渴望的是交流。看著威威默不作聲、豆眼圓睜的傻樣，我有些氣餒，不過又覺得可愛。孩子的脾氣很簡單，大人有時候就是猜不透。

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一個禮拜，一天我下班到家，剛開門就聽見威威急促的尖叫：「啾！啾！啾！」好似火警大作，直刺耳膜，「威威？怎麼了威威？」我以為牠出事了，來不及脫鞋就跑到籠子前。只見威威在木梯上像踩彈簧一樣有規律地起伏著身體，看到我之後立即放低了聲音。我疑惑地把手伸進籠子，輕輕撫摸牠的後背，牠的叫聲隨即變成了一種細微的、顫抖的、連續的吱扭聲，好像盛滿鮮花的竹編搖籃在晚風裡晃動，好像牛奶瓶蓋被一圈一圈擰開，又好像嬰兒撒嬌時哀傷而無助的嗚咽。「你想我了嗎？」我驚訝地把牠捧到眼前，牠使勁把腦袋伸過來貼著我的臉，繼續在我耳邊吱扭吱扭地哼叫著。牠的絨毛軟極了，軟得像仲春晌午醉人的

陽光，讓我渾身如過電般酥麻，心也化成了一灘草莓醬。

我知道我淪陷了。

從此威威變得無比黏人。我一回家，牠就吵著要爬到我肩膀上，如果我來不及讓牠出來，牠就在椰子殼、木梯和食槽之間循環往復地穿梭，把頭伸到鈴鐺的鐘罩裡撥動金屬小錘，把椰子殼上的彩珠咬得咯咯直響，把大個的種子叨出來拋到籠底，倒掛在最高處的枝條上展開如水墨畫般優雅的雙翅……總之用盡辦法引起我的注意，直到如願以償。然後，牠會站在我肩頭一聲不響地觀察我做每一件事，我的手挪到哪裡，牠的眼神就跟到哪裡，掃地、倒水、熱飯……我的一舉一動都是牠放出的風箏，一樣也不能脫線。牠驚人的模仿力逐漸嶄露出來，微波爐的滴滴聲，鬧鐘的噠噠聲，流水的咕咕聲，家裡所有的響動讓牠從頭到尾學了個遍，並且能夠提前預報。只要我往微波爐前一站，牠就會自動發出以假亂真的按鈕啟動聲。有一次我沒留神，被牠的惡作劇唬住了——分明聽到飯已熱好的聲音，卻見微波爐還在轉著，扭頭看看籠子，威威正蹲在食槽上含著一顆瓜子若無其事地望著我，讓我哭笑不得，看來牠的「快嘴」果真如我所願。

我每天不再在辦公室磨蹭到很晚才離開，而是抓緊時間幹活，一到點就往家趕，因為家裡有個小生命在眼巴巴地等著我。我想威威一定是期盼我的，否則牠不會在我進門時叫得如此焦急。記得上幼稚園時，我每天最興奮的時刻就是等母親來接我回家。那些五彩繽紛的插片、積木和橡皮泥早被就我玩膩了，而緊閉的教室大門才具有無窮的魔力。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門，心裡默念「芝麻開門，芝麻開門」。終於，門開了，母親大步流星地走進來，我像蓄勢待發的火箭一樣，歡笑著發射進她張開的雙臂。那時候我踮起腳才能夠到母親的肩膀，她需要彎下腰抱住我，而今，我得微微彎腰才能抱

住母親。我有多久沒抱過母親了？她的氣息總是隱隱約約地繚繞在我悠長的期盼裡，那種期盼就像勞頓之後酸痛的身體渴望一缸飄滿玫瑰花瓣的泡泡浴，或者長途跋涉之後幹渴的喉嚨渴望一壺幽香繚繞的冰茶一樣。我相信威威所期盼的，必定也是一個長長久久的懷抱，每天面對同樣的玩具是無滋無味的，就算把椰子殼上所有的長穗都抽出來，把枝條表面啄出千奇百怪的圖案，把銅鈴鐺搖得震天動地，就算把每個玩具的每個零件都玩出花樣，又怎能比得過脖頸之下最敏感的神經被指尖輕觸的剎那？我喜歡把耳朵貼到威威溫暖的胸脯上，聆聽牠密集的心跳，玄鳳鸚鵡的心跳每分鐘可達 206 次，高速的新陳代謝使牠像個不斷發熱的小恆星。我喜歡把手指伸到牠層層疊疊的翅膀下取暖，洞穴裡的太陽是篝火最柔軟的光暈，星彩劃過便會擦出一連串甜蜜的悸動。我喜歡牠的腳爪像戒指一樣扣住我的肌膚，將蓬勃跳動的熱量一絲一絲滲入我的血液。安寐之時，威威羞紅的臉蛋和動人的明眸會時不時在眼前浮現，讓我在夢裡都能笑出聲來。

為了讓威威營養均衡，我嘗試餵牠各種蔬菜水果，花椰菜、黃瓜、蘋果、香蕉、葡萄……有時候牠不知道我遞給牠的是什麼，嚇得豎起冠毛，鼻孔裡嘶嘶地往外呼氣，於是我就把果蔬剝碎，混在鳥糧中引誘牠吃下去，這做法就像當年母親把我不愛吃的青菜藏在肉餡裡為我包餃子一樣。威威吃東西的樣子很有趣，先觀察一下食槽裡食物的種類，然後小心翼翼地叼起一粒種子，用月桂色的小舌頭頂著種子，讓種子在嘴裡轉個圈，調節到合適的角度，接著上下喙啪地一合，像胡桃夾子一樣把殼敲開，靈活地舔出種仁吞下，吐出種皮，再滿意地咂咂嘴，繼續從食槽中尋找下一個目標。牠從我手心裡吃食時，會盡量避免用嘴尖戳到我的手掌，如果種子夾在指縫裡，牠就側過頭把種子輕輕撥出來再吃。不過我依然能感到牠的舌

頭似有若無的碰觸，彷彿一片花瓣掃過我的心弦，一下，又一下，漸漸就連成了一支曲子，一支簡約卻複雜、淺顯卻深沉、平和卻靈動的曲子，一支灌滿了安逸與幸福的曲子。

我每天都要為牠清理籠子，先用海綿沾著混合了白醋的熱水把籠子擦一遍，再噴上寵物鳥專用殺菌液，最後把墊在籠底的報紙換成幹淨的。威威蹲在枝條上好奇地看著我的一舉一動，時而拍拍翅膀，時而抖抖尾巴，時而抬起靈巧的腳趾清理冠毛、嘴角和鼻孔。我常對牠說：「你一定要健康長壽，因為你要陪我很久很久，直到我長出白頭髮來。」

漸漸地，我發現威威對我的愛撫有了主動的回應。我一叫牠的名字，牠就會發出「啾」的一聲作為回答，無論我是否在牠視線之內。有一次我故意把音樂聲放得很大，隨即躲到牆後，在咚咚作響的節奏裡輕輕叫了一聲「威威」，那聲呼喚連我自己都只能勉強聽見，卻被威威靈敏的耳朵抓住，只見牠立刻以蓋過音樂的分貝回應著，同時伸長了脖子尋聲觀望。每當牠站在我的肩膀上發現我扭頭看牠時，會探過頭來親親我的下巴，花蕾般的舌頭舔得我癢癢的。牠把我的手當作指揮棒，我一翹蘭花指，牠就扯開喉嚨猛放連珠炮，緊鑼密鼓的啾啾聲震得我耳朵嗡嗡響，只要我一攢拳，牠就立刻收聲，閉緊嘴巴歪著腦袋一動不動地瞅著我，眼睛比冬夜的燭火還要明亮有神。有時我把牠放在地上，牠會微微乍起翅膀，翹起尾巴，像跟屁蟲一樣追著我跑，小腳丫在木地板上踩得啪啪直響，為我的心跳標上一串逗點。威威爬樓梯的時候最滑稽，先用嘴扒牢上面一級臺階，將重心前移，然後一條腿邁上來，另一條腿使勁一蹬，身體向前一躍，隨即大功告成。我把牠爬樓梯的過程錄制成視頻上傳到網路上，幾天內吸引了上千觀眾。

我與牠說話時牠素來靜若處子，而我與別人交談時牠卻聒噪不

止。只要我一打電話，牠就開始引吭高歌，我講牠講，我停牠停，害得我聽不清對方說什麼，只能躲到屋外去打。起初我不解，甚至有些愠怒，直到有一次看了一個寵物紀錄片，講的是一位老婦人飼養的金剛鸚鵡經常偷襲她先生的腳趾，因為在牠眼裡，老翁是與牠爭奪主人的對手，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威威在吃醋！於是我打電話時就站在籠子前看著牠的眼睛，讓牠以為我在對牠說話。這一招挺奏效，終於令牠安靜下來。玄鳳鸚鵡的智商堪比三四歲的孩童，或許等威威再大一點，這個辦法就不靈了。其實嬰兒也有豐富的情感，可他們只能用哭或者笑來表達情緒的一部分，而其餘部分就隱藏在肢體語言的密碼裡，也許一個眼神、一個抬眉、一個抿嘴，就能把最真實的自我完全呈現出來，不過那是基於百分之百信任和依賴的、人性中最寶貴的密碼，是只有至親才能夠讀懂的密碼。我努力解讀威威傳遞給我的密碼，同時也向牠反饋我的情感，我教威威說「你好」，只重覆了幾遍牠就掌握了，然後沖我你好你好地問候個不停——耳畔時常飄來母語的感覺是美好的，比品嚐籠蒸人參果還要妙不可言，哪怕聽起來不盡標準，哪怕僅僅出自於一隻不足盈握的鸚鵡。

威威，你知道孤獨的感覺嗎？孤獨就是每天晚上躺在跟人合租的廉價公寓裡那個從跳蚤市場淘來的二手床墊上，盯著天花板一角啃牆皮的毛蜘蛛發呆；是蒙在母親從老家捎來的蠶絲被下面，偷偷哼著兒時爛熟於心的搖籃曲，卻嗚咽得唱不成調調；是正襟危坐在小洋樓裡裝修得古香古色的書房中，凝睇龕火，手攥兔肩紫毫筆，卻不知從何抒發沉積過久的客愁；是坐在一堆金發碧眼的橄欖球迷中間，對他們一聲高過一聲的歡呼心如止水，只看見窗外中秋的月亮把面前的一盅美酒映得慘白，卻再也尋不到當年與我對詩的故人。人在異鄉，難免傷懷，好在孤獨已不再分分秒秒如影隨行，因

為，威威，至少我還有你。

每逢週末，我都會坐在灑滿陽光的寫字臺前俯首靜讀。為了引起我的注意，威威會用嘴碰一碰秋千上的銅鈴鐺，一聽到鈴鐺有動靜，我就抬頭輕輕叫一聲：「威威，」牠則「啾」地回應著，然後交替著把翅膀和腿向外伸展，好像人伸懶腰一樣，這是玄鳳鸚鵡表達愉悅的方式。有時候威威會鑽到椰子殼裡，把頭埋進翅膀，只露出半個眼睛注視著我，不一會兒，銀灰色的眼臉慢慢合攏，不知不覺沉入甘眠，直到房間光線轉暗，天際餘霞成綺。這場景總令我憶起兒時悠閑的假日，我蜷縮在沙發裡看漫畫，時不時抬頭耿耿伏案工作的父親，他在我記憶中總是很忙，我們之間長久的無言是一種難得的默契。我看累了就躺下打個盹，朦朧中感到父親為我蓋上他的大衣。呼吸著他留在襟袂之間的氣息，我可以安穩地睡上很久。

鳥兒會做夢嗎？牠們的夢裡流動著怎樣一個世界？那裡的彩虹是七色的嗎？有沒有比天空更廣闊的迷宮？威威的夢又是什麼樣子的？牠的深閨有沒有上鎖？牠的安樂窩是不是我用手掌捧成的鳥巢？牠是否也如我一樣，在心頭鐫刻了對花朝月夕割捨不去的掛念？掛念是藏在袖筒裡的錦繪，是蚌肉磨成的珍珠，我用時光的青絲把對威威的掛念一針一針織成一簾帷幕，讓牠籠罩在我歡悅或者落寞的每個瞬間。

「威威，站好別動，」我把牠放在擺滿野玫瑰和百合花的窗臺上為牠拍照，因為我想為牠畫一張肖像。牠不知所措地看著我，好幾次試圖順著我的胳膊往上爬，都被我放回了窗臺。我為牠拍了七八十張特寫，然後從裡面挑選出一張光線和角度最好的作為參照。我混合了六種顏料畫牠的眼睛，紫棠、茶白、石青、藏藍，牠們斑斑駁駁地交織在深褐的鞏膜和墨色的瞳孔上，反射出我的倒影、細密的花瓣、透光的窗幔、旋卷的調色板，反射出只屬於我倆

之間的、無牽無掛的整個宇寰。筆尖在紙上婆娑起舞，我想讓所有人知道，我擁有一隻穎悟絕倫的鸚鵡。

威威每年換兩次毛，我趁機收集了許多牠脫落的羽毛，按照長短和顏色分類，展平後夾在一個硬皮本裡。每根羽毛上的圖案都是獨一無二的，有的像雲層的暗影，有的像松塔的鱗片，有的像沙灘上的浪痕，有的像蘑菇傘底的條紋，牠們是威威的祖先用基因密碼編織成的圖識，是藏在古老族譜裡的無字天書。這些精微的隱語就像繚繞在鴛鴦繡帳下的夢境，就像封鎖在沉船裡的藏寶圖，令我馳思遐想。生命的密碼太深奧，管中窺豹的我惟有誠惶誠恐地承接。威威不知道我做的一切，我想就算牠知道了也不會明白我為什麼會這麼做，就像我當年一直不理解母親為何收集我的乳牙並視為珍寶一樣。那是對不求回報的默默付出認真的反芻，是對不再重來的生命軌跡虔誠的祭奠，是對百味雜陳的流金歲月欣慰的懷念，是用一點一滴的愛澆灌出來的深沉的不捨，這種不捨，無法用任何語言來描述。

有一次威威把我嚇得夠嗆。夜半更深時，也許是被從房頂躡過的松鼠或者野貓驚到了，威威突然在籠子裡橫沖直撞。等我連滾帶爬地下床開燈，打開籠門，看到渾身是血的威威嗚嗚悲鳴著，踉踉蹌蹌地往我身上爬時，我的胸口像被針刺一樣痛，眼淚溼地流了下來。威威撞斷了翅膀上三根大羽毛，鮮紅的血在牠身上畫出令人驚悚的斑點，像毒藥般蔓延進我每根神經。我為威威上了些藥，把牠抱在懷裡撫摸了好一會兒，牠才安靜下來，然後臥在我的手心裡睡著了，我端著手，屏住呼吸，一動也不敢動。那時候是凌晨兩點，可我異常清醒，自從有了威威以後我夜裡睡得很輕，籠子裡一點響動就會讓我精神緊張。寵物醫院夜裡不開門，我只能等到第二天帶牠去看病。那幾個小時的煎熬對我來說特別漫長，就像平板支撐運

動做到極限，身體隨時都會癱軟下來。幸運的是，威威沒有傷到動脈，獸醫檢查了牠的翅膀後說並無大礙，並告訴我這種鸚鵡非常膽小，如果聽到異常聲音，會失去控制地亂飛，如果恰好是在夜裡，則很容易撞傷自己。於是我趕緊買了一盞小夜燈放在籠子旁邊，每晚按時打開，從此威威再沒受到過驚嚇。

「今天我陪同事到養老院做義工，」有一次我對站在肩膀上梳理翅羽的威威說：「我看到了很多時日不多的老人，沒有親人來探望，整天躺在床上，聽不清，看不見，說不出，也吃不下，連翻身都要靠護士幫忙。最可憐的是他們還有感情，還能思考，只是再也無法隨心抒臆……」我從冰箱裡拿出胡蘿蔔和煮雞蛋，把它們切成小塊拌在一起，這是威威最喜歡的零食，「其實人生短短幾十年，怎樣面對生活就是閃念間的事情。」花開花謝，雲收雨散，誰知道將來會怎樣呢，就像切蘿蔔，耗力越大切得越碎，卻反而越得不到設想的模樣。那些堆在角落裡的灰塵，總被我用望遠鏡全神貫注地看，看得天愁地慘、滿目瘡痍，結果忘了足履之下的璞玉，何必呢？

我把切好的蘿蔔和雞蛋攪拌均勻，放在小玻璃盤裡。威威開心地從我肩上爬下來大塊朵頤，吃得吧唧吧唧搖頭晃腦，不一會兒就糊得滿嘴都是，然後迅速挪到我手邊，把嘴在我袖口左擦右抹。「哎呀，你把我剛洗乾淨的衣服弄髒了！」我高高揚起巴掌，威威仰頭看著我的手朝牠落下來，越落越慢，最後落到脊背上變成了輕柔的撫摸。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威威的體重增加了三分之一，牠的體型更加圓潤，羽翼也更加豐滿，牠展開翅膀時攝人心魄的美麗會讓其他所有同類黯然失色。所謂家有鸚鵡初長成，只是我仍舊感覺不到牠的重量。有時我想，如此柔弱的一介生命，卻是這般靈氣斐然，牠輕如燭影的身軀，在我心中卻有千斤份量。

記得高中成人禮結束之後，我問紅光滿面為我拍照的父親：「你和媽媽把我拉扯這麼大，吃了不少苦，是不是覺得挺後悔的？」父親驚訝地說：「為什麼要後悔呢？孩子給父母帶來的快樂是無價的。你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我們從不後悔。」我曾經以為父親有所保留，可現在覺得他是發自肺腑。我告訴威威，在有了牠的日子裡，我開始靜心投入工作，發現上班不再如坐針氈；我辦了健身卡，每天午休與同事結伴鍛鍊；我試著結交新朋友，他們跨越年齡種族，來自世界各個地方。我眼中的一草一木日漸穠麗，雨跡雲蹤也褪去了原先的陰淒，而威威，正是這番漸變的見證者與催化劑。牠是春晝的晨曦，是冬夜的溫泉，是柘火的精靈，牠溫暖了歲月的寒冷和冰封的寄托，牠為我的生命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快樂。多少次我對星空許願，希望這份純如皎月的美好可以永遠延續，儘管我知道世間沒有永遠，但我希望至少可以擁有相對的持久。玄鳳鸚鵡的平均壽命是二十年，威威與我相依為命的漂泊羈旅才剛剛開始，我們面前未知的路，還有很長很長。

然而，牠沒能陪我過完來年冬天。

那是一個週六的清晨，我給威威沖完溫水淋浴，用吹風機把牠的羽毛烘得蓬鬆閃亮，讓牠看起來像一位準備出席盛裝舞會的貴族。這時，從後院傳來陣陣奇特的鳥鳴，這鳴嚀並非來自於日常出沒的冠藍鴉或者紅雀，我不禁推門觀望。不想身旁正在小憩的威威冠毛豎起，緊接著驚啼一聲，向門外縱身一躍，騰空展翅，在藍天上劃過一道弧線，消失在鄰居家磚紅色的屋頂後。

有大概五秒鐘，我沒反應過來到底發生了什麼，好像一桶玻璃碴呼啦一下倒進腦子，讓意識跳了閘。一陣暈眩後，我像瘋了一樣跑出去，被排山倒海的驚懼推擠著，密集的磚房、低矮的雲、刺眼的日光、焦灼的土地。我跑過鄰居的後院，跑到對面的小街，我撕

破沉重的空氣，喊著威威的名字，我挨家挨戶敲鄰居的門，求他們留意在窗前逗留的金頭赤臉的鳥兒。整整一天，我在外面如鬼魅般遊蕩，我扒開每一叢灌木，踏進每一片草坪，手臂被極枝劃破，腳踝被蒺藜刺腫，我一遍遍叫著「威威」，卻再沒聽到啾啾的回應。

夜幕降臨，我回到家，屋裡黑洞洞的。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鳥籠，渾身不住地發抖。耳邊似乎傳來悉悉簌簌的聲音，「威威？是威威嗎？」我輕聲呼喚著，豎起耳朵聆聽著，可四周只是令人窒息的闐靜。麻木的鈍痛從腳底向全身蔓延，蔓延到喉嚨死死卡住，咽不下也吐不出。我恨自己，恨得咬牙切齒，我本不應把門打開，我本應料到威威的敏感，天黑了，威威會冷的，威威會餓的，威威會怕的。我把手放在開關上，卻沒有勇氣打開燈。我害怕面對寫字臺旁的空籠子，害怕嵌在光線裡的記憶會在瞬間坍塌，壓碎我被掏空的心。

接下來的幾日，我茶飯不思，夜不能寐。我把尋鳥啟示貼在社區、寵物店和寵物醫院的公告欄上。我問了所有能問的人，查詢了無數網站，反反覆覆搜索玄鳳鸚鵡的歸巢能力，得到卻的是千篇一律的答案——屬於遊牧一族的玄鳳鸚鵡不識歸途。於是我明白，威威走了，牠永遠不會回來。我的靈魂缺了一個角，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隻威威。

日子還在繼續，每當我駕車在令人窒息的死寂中行駛時，都會覺得面前的路變成了一條蒼白的巨蟒，扭曲著將我引向沒有終點的虛空，在虛空中我的身體融化成沼澤，倒映著威威若不禁風的腳掌踩在尖草利石之上、纖塵不染的雙翼掙紮在雨雪沙塵之中、淒厲絕望的叫聲循環在沒有回音的深淵裡……所有影像如剪刀、如匕首般剗著我結不了痂的傷口。我感到自己正殘喘在燭火缺氧的焰心中，目睹著一個又一個美好向我翩翩飛來，牠們在我眼前一點一點被吞

噬、焚燒，然後化為灰燼。

我依然會夢見威威，不過是在比黑夜更黑的黑暗裡，威威散落的羽毛四處飛散，還有野貓無聲的腳步、鷹的嚎叫、蟲豸的嚙咬、深穴、斑斑駁駁的鮮血、挽歌一樣的哀鳴。我尖叫著驚醒，全身冷汗，手腳抽搐，淚流滿面。

「媽媽，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威威……」我終於忍不住在電話裡向母親哭訴，她耐心聽完了我冗長的苦悶，最後嘆了口氣說：「傻閨女，我怎麼能不知道呢？我怎麼能不知道思念的滋味呢？你太不了解你媽了。」

驟然間，我的心似乎漏跳了一拍，隨即是長久的無言。也許我真的太不了解母親了，或者說太不了解「我」之外的一切了。我每天被自以為重要的諸事所困擾，卻錯過了不知多少再也無法挽回的瞬間。臨出國前，當母親捂著胸口、強忍著淚水叮囑我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時，我腦子裡正忙著悉數出境入境的各項證件；出國之後，我有時會忘開手機，等開機後接到母親的來電，聽到她驚慌失措、不住顫抖的語調時，我笑話她反應過度；上班以後，我因工作壓力大、心情抑鬱而頭痛失眠，當看到視頻中的母親為此愁得坐立不安時，我卻抱怨她為我捎來的安神茶沒有效果。在那些父母為我源源不斷傳遞著愛的密碼，而我卻不屑一顧的日子裡，我有沒有用過哪怕是一秒鐘的時間去考慮一下他們的感受呢？而我經歷過的那些難以忍受的孤獨，難道父母就沒有體會過嗎？月落星沉，大同小異的日子來了又去了，我過得忙碌不堪，又糊裡糊塗，很多日久歲深的片斷經不住細想，一想就是錐心的痛。從未意識到自己義無反顧地遠走高飛於父母而言是何等的悲切與不捨，而本能卻令我無法抗拒天宇瞬息萬變的魔力，縱使後來一路坎坷，也不曾萌生折返之念。如今，威威又何嘗不是在重覆著我的昨天？在牠踏上遠征的



時刻，是否聽到了身後傳來的心碎的聲音？牠會想我嗎？牠會怨我嗎？牠會恨我嗎？所有的答案，我也許永遠無法知道。所謂因果輪回，萬靈皆通。緣分的事，又有誰能夠說清呢。

兩個月後，我為威威畫的肖像入選全國畫展。我在畫展結束後去取畫時，遇到一位藝術收藏者，他對我的作品連聲稱讚，說我把鳥眼畫絕了，畫得好像能看穿人心一樣，並願意出高價買走這幅畫。我遺憾地告訴他，這幅畫是非賣品，因為畫中的鸚鵡已經離我而去了。他頗感不可思議，不住地對我說，小鳥長大了自然會飛走的，再買一隻就是了，你用賣畫的錢能買上百隻這樣的鳥。可無論他怎麼勸，我都不肯賣。最後他拗不過我，只好搖著頭走開了。

我用軟布把畫包好，一共包了三層，然後抱著畫走出展廳。外面下雪了，天空的顏色是哭過的。蒲公英般的雪花無聲飄落，融化在呼吸之間，撒滿我心靈的道場。「威威，你冷不冷？」我的聲音小得連自己都聽不清，但是我相信，威威一定聽見了，「你把我的靈感帶走了，我怕以後再也畫不出像你一樣的鸚鵡，」陣陣枯風拍在我臉上，刺得雙頰砂疼。「謝謝你陪我走過的每一天……威威，你一定要幸福。」恍惚中，我聽到熟悉的啾啾聲從雲際翩然而至，絲絲入扣地契合著我的心跳，吟誦著一曲悠揚而空靈的賦歌。

### 邱貴芬：

這篇小說著墨於一個人與鳥的關係，其中交纏著一個寂寞異鄉人的故事。議題的創新性讓人眼睛一亮，作者對於鳥的行為有非常細膩的觀察，語言的掌握和描述也相當不錯。不過，如同其他評審所指出的，此篇作品較近似散文，結尾女兒與母親的對話和對於親子之情的反思過於直白，反而破壞小說的結構和情緒，值得作者再斟酌。



## 錢映真

### 得獎感言

臺中就像我的第二故鄉，我高中時在臺中讀書，擔任教職也在臺中，兩個階段加起來，我居住在臺中的時間將近十五年，能夠得到臺中文學獎的肯定，我真的非常開心。感謝評審讓這篇小說有發表的機會。感謝寫作路上鼓勵過我的師長、親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寫好每一個想寫的故事，但每一次都會盡力。

### 個人簡介

1977年生，南投竹山人。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地球科學專任教師，現定居臺南，往復於家庭、寫作與南管。曾獲2015第五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貳獎（首獎從缺）、2014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首獎、第十八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第六屆桃城文學獎短篇小說優選。



## 眾善之門

錢映真

那年春天的雨水特別少，電視新聞整點播放島上幾處水庫裸出的泥灘地，特寫肥厚鼠灰的陳年淤泥，預測突破下限警戒水位的時日。限水的風聲浪襲般，一波波打上岸，終於衝進了嘉薇的耳膜。那時她正埋首寫筆記，一頭乖順長髮吹整過的，蜿蜒盤落於H型木紋貼皮長鋁桌上，尾端幾縷烏絲讓隔壁艾麗的書頁吃了進去。

嘉薇扭動肩頭，換了一個姿勢傾斜，順手將髮絲收攏，手肘不意擦過艾麗裹著鵝黃色針織衫的細弱臂膀。嘉薇斜覷艾麗，發現艾麗似無所感，仍專注看著講臺。

她們都是準備公職考試的考生，繳了數萬塊學費進考保班，圖的是破釜沉舟，也是長治久安。考保班所保證的並非公職單位的職缺，而是落榜者不另收費，終生保固，讓你蟄伏補習班，每日有個位置坐落，以待雄飛。和嘉薇一同上課的考生年紀不一，有的甫唸大學，雪膚星眸，靦腆笑，說是先來磨經驗；有的卻已兩鬢飛霜，霧眼懸淚。生理淚啦，鐵哥說。只因眼力乏了，不堪久用，並非傷心。

鐵哥今年四十五，短平頭，半灰髮，說話時喜歡摸摸自己渾圓的頭顱，動作如過年時撫愛廟裡特製巨型金色錫箔元寶的求財信眾。他已在這待了三年，沒人知道鐵哥以前從事哪種行業，只知他不缺錢，說是要爭一口氣，證明自己的頭腦。鐵哥以過來人的身分提醒嘉薇，考保班表面說來年不再收費，卻會要求妳換補習證，每次換證都要收個好幾千，還是早考上好。

嘉薇二十五歲了，擁有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卻還沒有任何能被家人認可的社會地位，考保班的學費也還是母親給的。

她掛著憂愁的表情推了推無框眼鏡，抬頭瞪視講臺。補習班男講師豐脣泛著油光，滔滔補充新聞時事，提點如何應用於考試。那限水的可能性彷彿不在未來，早成過去，指腹滑動帶過，便升級為作答用的無機素材。

也是那天中午，嘉薇發現公園裡女廁水龍頭兩個封了一個，管理機關以紙條包裹如查封，紙上說明這是節水措施。嘉薇走向未封閉的水龍頭，伸手在感應黑幕前晃蕩，紅燈亮起，水流細弱，猜是供水端已調整過水壓。草草洗了手，淋過環保鐵篋，嘉薇走出公廁，乾涸感卻四面八方襲來。公園裡向來翠綠爛然的草皮焉萎枯敗，了無春意，倒是羊蹄甲勃發豔豔，嫣紅一片，很是明媚。

她看見錫人正吃她遺留在公園長椅上的便當。

嘉薇不知錫人的真實姓名，當她跟妮妮提起常在公園裡遇到的那個人，不得不有個代號，「就叫他錫人吧！」嘉薇猶豫了一會兒，靦腆說出口。

妮妮卻大笑，不收斂地，回她：「不就是流浪漢嗎？」

「流浪漢也各有不同的。」嘉薇捏著手指抗辯。

「原來妳還是個人道主義者啊？」

妮妮脣角仍噙著笑，眼神利利的，有點觀賞奇珍的姿態，令嘉薇不舒服。

嘉薇有時想，妮妮真壞，壞極了，不適合當她的閨密。但她也沒別的朋友了，至少妮妮會聽她說話。並且妮妮不是真的壞，而是她會看出嘉薇栽種在事實面上的犄角，常說嘉薇是個意淫的人。

「改天介紹稻草人和獅子給我認識。」妮妮補了這句，歪倒嘉薇懷中，仰面揉亂她齊眉瀏海。嘉薇俯望她，低聲嘆了口氣，又氣

不起來了，心底恨自己天生是個 M 體質。

妮妮是嘉薇的大學同學中唯一考取正式教職，第一個進入穩定社會階層的人，任何同學都可以想像，或多或少聽父母師長宣述過的一種理想生活寫照。妮妮向來能量飽滿，大學同學會與社群網站，不論真實、虛擬，她從不釋放鬆懈或頹喪的鏡頭，漫長潛蛰，靜的時候靜極了，然而一出手就是豐碩。馬拉松賽會、玉山登頂，指導學生競賽獲獎，妮妮且按寒、暑假在臉書張貼出國旅遊的照片，文學家去過的咖啡廳、網路達人推薦的拉麵店，世界遺產、日韓劇拍攝場景，潛水與滑雪。照片中短髮帥氣的妮妮，一張具立體感的側臉，高挺的鼻樑，深邃的眼，鑲在異國風情前，電影劇照般挾著流浪的本錢與驕傲，一張照片就能攪得嘉薇妒意炸裂。

嘉薇曾在電腦前對著那些旅遊照片掉淚（國外旅遊的對她尤為刺激），也知不是妮妮的錯，忍著一種被無形柵欄收束的煎熬，想到站籠這種刑罰，活生生能把人站死，差別卻是自己關自己。

還是按了讚。

那時她以為能靠自己在家研讀考取公職，日日流徙於圖書館、麥當勞、咖啡廳啃書摘要，後兩者還得花錢，日積月累，百元鈔掏得心驚，卻不得不，坐在家裡更看不見自己的努力離終點還有多遠。出門其實也看不見，假性移動如上下班，多少讓自己的心安穩些，知道還在人群間，社會裡。

嘉薇努力過，大把大把投入時間，寫字寫到虎口長繭，兩眼充紅，而她最終落榜。記起求學時代老師訓示「努力一定會有收穫，如果沒有成功，是因為你的努力還不夠」，其實沒真的相信過，落榜了一次就知第二次、第三次也不是沒有可能。嘉薇忘記哪個同學說的了，「考試這種事，行的人就是行啊！」

不行的人，怎麼樣都不行吧？嘉薇反向推論。夜深人靜，獨坐

書桌前，腦內忽有光，真理來敲門，意識到所謂成功這種東西就是要讓自己這類庸人眼巴巴望著，以為只差一點點就吃得到，卻不願意承認這已經是用盡全身力氣跳躍的極限高度了。

嘉薇幾次想，隨便找個工作算了，卻又有些不服氣，不忍前功盡棄，也不願過早認定自己的能為，想自己和妮妮當初考上大學的分數不是差不多嗎？也許這還不是自己的極限高度。勵志迴路一接上，嘉薇瞬間推翻某深夜所得的領悟或說天啟，過沒兩天又後悔自己的推翻。她計算年齡，感覺還能拚，生涯規劃嘛！心底其實恹惶，怕青春的誕生與凋謝都在考生的身分中度過。

然後她的母親問她何不去補習班再拚拚看？考試這種東西有訣竅，不能閉門造車。

「我們家薇薇那麼聰明，一定能考得上。」嘉薇媽對嘉薇說，也對嘉薇爸說。嘉薇媽堅信有志者事竟成，修正錯誤必能換取進步。

「薇薇妳就放心去拚，錢的事不要擔心，媽媽等妳考上再辦退休。」

嘉薇不知道爸爸怎麼想的，他總是沉在沙發裡看體育臺的球賽轉播，各種球類都看，卻不甚投入，沒有特別支持的球隊，也就不怎麼在意賽局的勝負。他沒對考公職這件事表示過意見，大概就是隨便的意思。

嘉薇所在的公職補習班位在火車站附近的一條喧鬧長街上，賣吃的多，賣廉價飾品的小攤也多。騎樓下，午間覓食的人流一充塞，四處噴薄的黏膩油煙遂閉鎖為一股潮熱的漩渦，捲得嘉薇呼吸窒迫。嘉薇討厭等，總買一主菜三配菜的便當飯盒，半透明塑膠袋拎著就走，低頭逃開一路假鑽假寶石拼貼的流耀光芒。那些黑色絲絨布襯底長方淺盒中的瓔珞琳琅，投射太多關於裝飾自己，使自己

鮮豔迷人的慾望，而嘉薇是沒有更多力氣想這些了。嘉薇總寧願多走一些路，越過鬧潮的臨界點，轉進埋藏在那些商店群後方，腸道巷弄中一處三角畸零地設成的小公園吃她買來的便當，這是她一天當中最美好的時光。

午間的社區公園自有一種靜謐的氛圍，既沒有遊玩的幼童，亦鮮少路過的行人。空蕩蕩的鞦韆架，被風吹動的細微喀響，偶然能被聽見。平靜的海藍塑膠象鼻溜滑梯，磚紅色的偽鋪瓦式小屋頂，檸檬黃的兒童安全圍柵，躍過茄冬樹枝條的松鼠，對嘉薇來說，這一切都是讓人安心的背景。就連幾條街外，列車進站的隆隆聲也被這柔軟的景象吸納了狂躁，蛻為旅情。

橙汁豬排、蜜汁雞腿、筍乾控肉、香煎肉魚，不管是哪一種口味的便當她都能吃完。她本不甚挑食，報名補習班後更是莫名渴望味覺。她素來選擇從最最愛的一道配菜開始吃，一次只配一道菜，直至清空該配菜所屬小格，方繼續下一道，那麼最後便當盒裡僅會剩下她最愛的那道菜和剩餘白飯，那樣的畫面令她覺得幸福。

若是遇到雨天，處處濕滑，她便不能如此在外面的世界偷閒透口氣，所以她老盼著晴天，而雨日也果真就少了。

第一次遇見錫人，是個晴暖的日子，嘉薇剛好將最後一口飯送進嘴裡。

錫人當時站在嘉薇身後，白鐵長椅後方，慢慢伸長了脖子。高掛的日頭打出他的影子落進嘉薇手中浮著一層透明油水的便當盒，嘉薇且聞到一股汗液的酸味，淡淡的並不刺鼻，僵弱而陳舊，讓她想起在時間積累下反覆受潮的抹布。

猛回頭，嘉薇沒看清他的臉，只覺得一片黑。突然很怕對上他的視線，又將目光收回，拎起裝著飯盒的塑膠袋，轉身就走。

她猜想或許是她占了那人午寐的長椅。走出公園，嘉薇偷偷回

首，卻見他正翻找垃圾桶，不久撈出半個三明治，塞進嘴裡，大力咬嚼。嘉薇看呆了，仍提在手上僅剩空盒的塑膠袋意外沉重起來。

嘉薇小時候一次隨母親到一間香火鼎盛的宮廟參拜，廟埕邊有個乞丐，兩條腿都沒了，趴在水泥地上對來往的行人磕頭。嘉薇看了不忍，想像著地面的灼燙，好像燒到心裡來。她跟媽媽要幾個銅板，媽媽問她要做什麼？她說他好可憐，想捐一些錢給他。媽媽叫她伸出手，沒拿銅板給她，而是處罰式的打了她的手心。媽媽說，這種人有了錢也只是拿去買酒喝！

媽媽頭也不回的走進廟裡，燒香拜拜，嘴裡唸唸有詞，最後嘉薇看見媽媽扳開錢包鐵扣抽出一張百元鈔塞進了廟裡的捐獻箱。她說這樣才是做好事。

錫人令嘉薇想起這一類的往事，幽昧不清的行善準則，最後往往也只能置身事外。

此後，她便常在公園裡看到他了。

那時天氣已有些熱，錫人的身上卻老穿著一件厚重的印著某位市議員姓名的白色大外套。那外套已很難用白色來形容，有許多歷史斑點、灰暗污痕，以及新蒙上的土灰。有時外套頸緣不小心挾帶了一片離落的嫣紅花瓣，便知他從花樹下來，那是錫人身上唯一鮮豔的顏色。

不只是外套，錫人兩腳恆常套著灰色棉襪，彷彿永遠是冬天。說是冬天，錫人卻沒有布鞋，他跣著黑色橡膠拖鞋，鞋底磨得只剩一張紙卡的厚度，稻草似的黑色及肩長髮亂蓬，乾枯的缺少光澤，他皺眉的臉和露出袖口的手都曬成深咖啡色，只有眼睛仍很澈澈明亮。那雙眼是年輕的，比嘉薇曾在路邊見過的遊民都要年輕許多，她想，或許他不到四十歲吧？

有時他晚到，來了倒頭就睡，睡在另一張白鐵長椅上，用外套

蒙住臉。有時他早到，推著一臺陳舊的小板車，站在垃圾桶旁，開始整理綁縛回收物，他時而低頭分類、踩扁空瓶，時而警視嘉薇手中的便當，這最叫嘉薇不安。

嘉薇不知他從哪裡來，又是否會離開。午休的美好時光因一個人的闖入頓失華彩，嘉薇心神不寧亂吃一通，秩序破碎，她開始吃不完她的便當。

有一次，沉默的錫人，從不開口說話的錫人，忽然對著虛空唱起歌來。他不但唱，且指手畫腳，彷彿面前有個人聽他唱。

但實際上是沒有的。

錫人歌唱得好，渾厚低啞，帶點煙嗓。

嘉薇掉過頭避免去看錫人，深怕眼神對視的瞬間會被一種溝通的可能性攔住。她記得小時候在校園裡也曾遇過這樣的人，有著大人的面容身軀卻是孩童表情，那個胖叔叔對她說我會背 26 個英文字母哦，她便聽他背，他快速背完，真厲害，好短的時間幾乎一口氣說的，他又說我再背一次給妳聽好不好，嘉薇才開始覺得哪裡怪怪的，也還是聽，一個同班女同學奔來挽住她手腕將她帶開，跑了一段路才停下對她說妳根本不必理他，那個人是「肖仔」。她記得當她被拉著走，她曾回頭，視線裡「肖仔」還站在那裡喃喃自語，或許還在背誦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有一種擔怕，也有一種傷懷。

她倉皇將沒吃完的便當擱置在垃圾桶綠漆鐵蓋遮棚上方，心神恍惚的離開。

隱隱只記得錫人幾句破碎的歌詞，「失掉我的心，也流盡我的淚，因為我的靈魂已被妳遺失。」

嘉薇沒聽過這首歌，但被那歌詞和曲調震撼，回家時上網以歌詞查詢竟真找到歌曲影片，嚇了一跳，真實一下子逼近，本以為是

錫人編造的歌曲，且暗自懷疑關乎錫人的一切都是她以想像架空，妮妮不是這樣說嗎？說她意淫。那是收錄在劉偉仁一九九零年發行的《其實我真的想》專輯裡的一首歌〈離身靈魂〉。

「噢！一直是這樣，我的血脈裡沒有正經，  
一直是這樣，我沒有愛人也沒有被愛。  
我唯一的靈魂，不再隨我流竄叛逆。  
靈魂離身，離身靈魂，它飄向哪裡全繫於妳。  
我出賣自己沒有交換的餘地，  
妳卻說一副身軀兩具靈魂，負擔不起。」

這是嘉薇出生那一年的歌，彷彿遙遠卻又親近。坐在筆電前，戴著耳機，她反覆聽了好幾遍。

嘉薇是從這時開始決定稱呼公園裡那名漂泊者為「錫人」，《綠野仙蹤》裡那個說自己沒有心的錫人。嘉薇見到他，開始會想起故事中怕因淋雨而生鏽，怕因流淚而生鏽的錫人，想起錫人在還沒被裝置一顆心之前其實就已十分溫柔。

妮妮評論，妳這是給自己挖坑跳。取有故事背景的名字會滲入太多不必要的情感。妳可以叫他 A 君、B 君、C 君，最好不要叫錫人。

那天嘉薇匆忙離去，走至馬路邊回頭望，見錫人止住歌聲，拿起她遺留的便當吃了起來。而後嘉薇便習慣將未吃完的便當用橡皮筋捆綁好，擱在長椅上，然後離開。

危險啊，建立關係這種事。妮妮的叮囑言猶在耳，小王子和狐狸的浪漫，水晶一般剔透的悲傷，不是誰與誰都能成立。

「妳是不是有哪裡不對勁？」

手機另一端，嘉薇對著靜謐的黑夜遲疑地搖了搖頭。

德輝並沒有失去自己的心，他只是學不會控制思緒。他被困在一個像剝洋蔥一般的陷阱，剝開了一層還有一層。

他在一個幸福的家庭長大，他的父母都是纖細敏感的人，他們沒辦法承擔太多和心有關的人事物，所以在那個年代很少見的只生了一個小孩。德輝有記憶以來的生日，父母總會為他訂購蛋糕，用一只蓋面有牡丹浮雕的圓形餅盒蒐集他每次吹熄的數字蠟燭。

父母笑呵呵的臉看起來很相似，大概是人家說的夫妻臉。他們戴著滾紅邊的金色三角慶生帽，吹動綴有紫色人工羽毛的小丑捲笛，寶藍色笛舌挾著鬧騰的噗噗聲噴彈在他臉上，充滿節慶氣息。

當然也一定會有卡片。父母總不會忘記德輝還有哪些生字沒學，他們以注音代替那些國字，寫下一些勉勵他的話，愛他的話。

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德輝知道自己漸漸傾斜了，像校正不回來的水平儀，如同他知道父母也不是永遠都這麼快樂。

最初只是煩惱稍微多一些，如同所有青春期的少年少女。當他開始察覺不對勁，他的思緒已在他的大腦中打造出一座蜂巢一般繁複的房間群。每個房間都有兩個以上的門，他開了一扇門，還有另一扇門。他穿梭在不同房間，沒有乳酪或鱈魚，那不是目的、原因、結果。他只是移動個不停，越急著想把每扇門翻完，越發現事情沒個收束。他全然迷失了，然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哇哇大哭起來。

他感覺自己像病毒，深怕一個動作傷害了這個世界。周圍的人事物都太擁擠了，輕輕一推，傷害會疊加傷害，悲傷擴散如海嘯，每一次憂慮襲來，他就警覺性的收攏手腳，誰都不要碰到啊。一次德輝騎腳踏車回家，轉角處，車把不小心擦過一個年輕女人的手腕。他為此呆坐整晚，想像一個可怕的災難就要發生。好像有個看不見病毒正從車把跳到女人手上的擦痕，是的，她要生病了，她可

能會因此死去，他便成了一個殺人犯。又或者，女人又傳染給另一個人，飛機起飛，載著病毒，全世界死於瘟疫。

下課鐘響，人潮散去的聲音嘩啦啦，鄰座的交談擦過耳際。「聽說了嗎？我們常去的那個廣場，有人拿著針筒到處刺人，聽說針筒裡有愛滋病毒啊。」

爸爸媽媽有任何委屈都可以告訴他們。德輝說了關於他擦撞到人的事，好煩惱，煩惱停不下來。

媽媽問他：「那人家有受傷嗎？」

德輝說：「我不確定。」

爸爸說：「那你道歉了嗎？」

「我道歉了。」

「對方怎麼說？」媽媽問。

「她說沒關係。」

「那你為什麼看起來這麼煩惱？」爸爸不解的問他。

德輝說了他的想像，病毒與死亡。

「但這件事只是你想像的啊……病毒什麼的，並沒有人告訴你它發生了啊！」爸爸的眼神開始焦慮起來。

「但也沒有人能證明它不會發生啊！」

「只是擦到手腕，也不會這樣容易生病的。」媽媽換個角度安慰他。

德輝痛苦的說：「我也這樣想過，後來我又想，如果那個女人是個畫家或是音樂家該怎麼辦，說不定她回去後發現手腕受的傷比想像中嚴重，從此她再也不能畫出滿意的作品或彈奏出同樣水準的音樂……為了這樣，我不停想著，整夜睡不著。」

他的爸爸媽媽不再與他爭辯，他們憂傷看著彼此，第一次在德輝面前流露出傷心的表情。

像這樣的爭辯與安慰，後來又發生了許多次，且日趨頻繁。那些說出口的、不及說出口的皆亂纏為解不開的團線，攪亂德輝的求學生活。最後德輝的爸爸媽媽不得不選擇聽從專業，他們告訴德輝：「你可能只是生病了，但是沒關係，我們會照顧你，你會好起來。」

媽媽抱住他，對他說：「以前你舅舅也是這樣。」

德輝問：「哪個舅舅？」

「還記得媽媽出生的那個小鎮嗎？每天站在街口自言自語那個。」

「我不知道他是我舅舅。」

媽媽開始定期帶德輝去看醫生。德輝記得有幾次在醫院的走廊等著領藥，媽媽不禁說了：「好貴。」像這樣的話，很小聲的。

吃藥的日子德輝難以集中注意力，腦中那關乎思緒的無數房門被鎖了起來，煩惱不再永無休止的亂竄，可是他卻覺得有什麼喪失了。如影隨形的鈍重感，讓他感覺自己似乎變笨。

他的功課不理想，但他很喜歡聽歌。他有一臺爸爸送他的隨身聽，反覆播放著喜歡的卡帶。他喜歡戴著耳罩聽卡帶播完 A 面換 B 面的聲音，他將隨身聽的控制閘切到無限循環，B 面播完又會播 A 面。他喜歡隔著那小小的透明塑膠窗面看磁帶被兩個輪軸帶動的模樣，喀，時間到了就會喀，然後換一個方向再滾動一次，時間到了，又喀，時間不會停止，被一再磨損的只有磁帶本身。

然後他心愛的每張專輯都不再擁有原初的音色。沙沙的，變質的音色，彷彿歌手也老去了。

他以沾附棉花棒的酒精保養播放器的輪軸，他用鉛筆插入錄音帶轉心將糾纏的磁帶拉回正軌，這一切都不能阻止在時光的流逝中即便緩慢卻必然會發生的頹圯。

他高三畢業等待聯考的暑假，父母一次夜裡開車出了車禍。根

據目擊者的說法，可能是為了閃避一條突然竄至路中的狗，車頭撞上路旁的電線桿，壓得扁扁的，母親當場死亡，父親急救無效在醫院過世。

很奇怪的，父母的表情看起來十分安心，不像受到驚嚇。

德輝不願這麼想，但他覺得父母終於不用再小心翼翼對待他，纖細的他們不用再擔負他，某種程度來說，或許是獲得了解脫。

腦中無數的房間突然每扇門都劇烈的前後搗打，共同作亂，像無數張空虛的嘴，爭著發出可怕的尖鳴。

他這才意識到，他忘了幫這些房間留一扇窗，不必移動也能呼吸的窗。

德輝開始接到一些陌生人打來的電話，有男人、女人，但沒有親人。他們不約而同壓低聲音說話，像在說祕密，提到被倒會囉、幫人作保、房貸還沒繳清呢，你能了解嗎？你是不是該做點什麼？去翻翻家裡的抽屜，找點該找出來的東西。

德輝找到小丑捲笛，以紫色羽毛點綴的那支。

開始有人按門鈴，拍打門面。

有一些一直被阻擋在外的忽然洪水般湧了進來，德輝躲進衣櫃仍能聽見乍然劃破寂靜的電話鈴聲、門鈴聲、拍門聲、叫喊聲。

他吞掉了僅剩的一顆藥丸。在一個紛鬧暫息的深夜，德輝收拾行囊，鎖住唯一的家，把鑰匙塞進褲口袋，開始流浪。

很多年後，他經過家門口，熟悉的細磁磚貼面三層樓透天厝，發現家亮起了燈，暖黃色的，隔著窗簾布，像父母的溫暖。他顫抖取出那串總提防著不可弄丟的鑰匙試圖打開家門，卻發現門鎖被換過，他的家換了新的主人。

他失去了自己的身分。

模擬考分數公布，準備考教育行政的，艾麗的分數最高。她先是謙遜的對稱讚她的人說謝謝，然後漸漸那喜悅有點壓不住了，竟對圍繞著她要她傳授幾招讀書秘訣的戰友們談起網路上廣為流傳的一則言論，「好像是這麼說的，如果一個國家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只想考公務員，那麼這個國家也算完了。」艾麗溫溫的說，秀細的聲線和她談話的內容有很大的反差。

眾人一臉詫異，覺得艾麗這話很對不上頻率，敗興敷衍幾句便一哄而散。嘉薇想或許艾麗只是想以一種自貶的方式來表達謙遜卻殃及他人，但說不定艾麗也迷惑過為什麼會走上考公務員這條路呢？到底是哪一種心態，嘉薇沒問。她認為不管艾麗怎麼想的，補習班的學費都繳了，模擬考的分數又這麼好，不可能放棄考試吧！那天艾麗在雪白無袖上衣外搭了件粉紅色開襟長版針織衫，嘉薇猜想艾麗可能擁有各種淡顏色的針織外套，用來包裹她不宜暴露的真心。

「我覺得艾麗是那種考上公務員以後，會在臉書上貼些很迷惑自己是不是適合這個工作的那種人。」

週末和妮妮晚餐約會，嘉薇對妮妮轉述補習班發生的事並發表了這樣的看法。

「就……人生勝利組囉！」妮妮微笑。

嘉薇心頭浮過一抹陰影，想到妮妮也是人生勝利組。不知妮妮是否在心裡笑她，便換個話題，問妮妮和男友最近如何啊？為什麼週末晚上有空跟我一起吃飯啊？哈哈！

「我決定要冷落他一下。」妮妮降低音量，很神秘的，把嘴脣湊近嘉薇耳邊：「我好像喜歡上別人了。我想測試一下，在這樣的夜晚，我會想起誰。」

「喔！」嘉薇不太擅長評論感情方面的問題。

「倒是妳，還是每天留便當給那個流浪漢嗎？」

「嗯……」

「話說回來，妳為什麼不乾脆多買一份吃的給他就好了？」

「一方面我還在花爸媽的錢，一方面那樣似乎又太過頭了。」

「到底人要怎麼判斷過頭或不過頭呢？」妮妮揉揉太陽穴，陷入了思考。

嘉薇知道妮妮想的是自己的事。

她閉上嘴巴，妮妮的心事對她來講也是有點奢侈的。

國高中時期嘉薇的爸媽嚴格禁止嘉薇談戀愛。在媽媽口中，男朋友只是會毀壞她人生的可怕生物，會讓妳功課退步和懷孕。嘉薇喜歡過一個學長，忍著沒說。後來有一次走廊相遇，學長對她展顏微笑，她竟跑走，後悔了千百次。後來也就習慣都不說，習慣了不愛人，習慣一個人站在籠子裡。

德輝記得流浪的日子只有最初幾天感到難受，而難受的原因大都是因為思念爸爸媽媽。很快的他便找到生活的節奏，和塵灰、濕氣、蚊蠅共存的辦法。他也許生來有此天賦，他能坐著入睡，腸胃也不差。他任鬚髮漸長，齒垢生斑，改換容顏，大外套裡藏著僅餘的現金、證件、全家福的合照、漱洗用品。雖然無法常常盥洗，他仍很注意牙齒的健康，他最怕牙疼，那樣會很麻煩。

他以極緩慢的速度移動，覓水、覓食而居。他最喜歡公園，車站、廟埕對他來說太嘈雜。實在難以隨身帶著走的，他會藏在人煙罕至的橋下。他所擁有的這麼少，仍會一點一滴失落些什麼，因為過著流浪採集生活的不只他一人。他戒備的將外套裹在身上，那相當於他的棉被、儲物櫃，最不能遺失的一切。

大部分的時候他發呆，沉浸於他腦中迷宮一樣的世界。在那



裡，記憶、現實、幻想毗鄰而居，他不再焦慮於這些混亂，因為時間對他已失去意義。

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遇到一些溫柔的陌生人，幫他剪頭髮，帶他去能夠盡情使用蓮蓬頭沖洗身體的澡間，甚至做了基本的身體健康檢查，確認他身上沒有攜帶任何可怕致命具傳染力的病菌，然後幫他掛上電子錶，希望能幫他找回時間。

「你有特殊專長嗎？」一個慈祥的婦人這麼問他，讓他想起媽媽。

他搖搖頭，他很久沒有開口講話，他並不習慣和別人聊天。和人接觸就像一個啟動鈕，會促使他的腦子過分活絡。

「你知道嗎？工作的感覺其實很好。不但能賺到錢，讓自己的生活好過些。也會有成就感。你喜歡成就感嗎？」

他連忙點點頭，他怕如果再搖頭，可能等一下領不到便當。

但他不喜歡那只電子錶。時間的行進令他緊張，令他回想起上學、放學的日子，學校鐘聲控制大家的作息，教室黑板每日更新距離聯考的天數，老師常常指著牆上的掛鐘要他們學會善用時間。

德輝很快就把電子錶拿去二手市場換錢，鬍子比他還多的男老闆說那不值幾個錢，然後從大背包裡找出一包未開封的營養口糧遞給他。德輝笑了，他小時候很愛吃這個。

德輝覺得爸爸媽媽一定在天上保佑著他，當他需要什麼，他就會得到什麼。

有一次，他牙疼，就有一對年輕男女出現帶他去看牙。就和以前遇過的那些陌生人一樣，他們也非常溫柔。他們帶他上髮廊剪了清爽的髮型，在一間小套房裡讓他洗了澡，換上一整套新衣服，新鞋子。

那美麗的女人十分細心，找來的都是他能穿的尺寸。

他仍記得穿衣鏡前，女人妖冶性感的脣一開一闔，唉，他只記得那張脣了。女人說：「你看，你多帥！」

忽然女人問他：「你天生就這麼黑嗎？」

他搖搖頭。

「是嗎？如果你再白一點啊，就像現在流行的花美男耶！」

他不知道女人說的花美男具體來說是什麼樣子，但他覺得有點好笑，就呵呵笑了起來。

「我曾經想當造型師哦！」女人剖露願想，情緒忽然就有些低落。

而後，男人氣急敗壞歸來，暴怒甩門，喊了一聲幹！

男人對女人說：「他的信用有問題，欠了一屁股債，這個人不能用。」

德輝在那對男女身上嗅到了一股初生的陰險氣息，那樣橫衝直撞且缺乏經驗。他被他們趕出小套房，男人把德輝的大外套連同身分證砸在德輝臉上。

看起來像普通人的德輝，乾淨的德輝，枯坐公園長椅上卻漸漸感到不自在。過分光潔的自己猶如裸身，潛入了前半輩子的記憶汪洋。在窒息之前，德輝又換了一座公園徘徊，直到鬚髮漸長，齒垢生斑，改換容顏。

壁中人，想到這個詞的時候，是晚上十點鐘。嘉薇撥了一通電話給妮妮。

妮妮接起電話的聲音悶悶的，感覺遙遠。

「怎麼啦？」

「就忽然想到一些事。」

「喔！」不是好奇的語氣。

唸了一整天書，嘉薇好想找人講話。她故意忽視從話筒另一端灌注而來不想多談的氣息，搶在妮妮開口阻止她前，跳過鋪陳，加速吐露心事。

嘉薇告訴妮妮，她忽然想起兒時電視中看過的穿牆魔術。她發現自己正試圖以肉身穿過一堵堅實的牆，而牆後是被應許的奶與蜜之地。

「妳不覺得我們很像搭著輸送帶成長嗎？唸小一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六年後你們會升國中，唸國一的時候，我們也很清楚的知道，三年後會變成一個高中生，然後大學、研究所。時間到了就壓下門把，進到另一間教室。我曾經覺得這很煩，很單調，但最近我覺得我被卡住了，下一個關卡不再是這麼理所當然了，我看不到門在哪裡，也不知道有沒有下一個去處？」

「我可沒唸研究所。」妮妮說，「我不知道妳在煩什麼，許多法律系畢業的最後也沒當上律師或檢察官啊！」

「如果我今年又落榜了怎麼辦？」

「那就考慮設一個停損點吧！」妮妮明顯不耐煩起來，「我明天還要早起，改天再約時間出來聊好嗎？」

「好。」

「還有，嘉薇，因為是朋友，所以我要坦白跟妳說。妳這個時間打電話，對我來說太晚了。我現在當導師，每天都要趕在七點二十前到學校，妳也知道私立學校很操的，我真的沒辦法這麼晚睡。」

「抱歉。」

「沒有怪妳的意思啦，只是覺得要說清楚比較好。那就這樣，再聯絡。」

「再聯絡。」

尋常的日子，雨雲仍不來。「我是一個還沒找到位置的人」嘉薇在筆記本寫下這樣一行字，又急促畫下紛亂的線條試圖掩蓋，在紙張上塗鴉的唸唸聲吸引了艾麗的注意。艾麗小巧扁平的臉神色木然，卻突梯的曲肘握拳，對嘉薇比了一個加油的動作。

走出補習班所在的舊大樓，嘉薇感到特別飢餓。她仍買便當，點香酥雞排。鐵哥剛好排在她身後，提醒她：「這個熱量很高哦！」她瞪了鐵哥一眼，鐵哥陪笑：「哈哈，不過妳們年輕的小姐不用怕。」

那一天錫人來得晚了，嘉薇獨坐公園裡，不知不覺吃完一整個便當。當她愕然意識到今天沒給錫人留下任何配菜和白飯，那層浮動的油水再次投落一道灰影。

嘉薇回頭，看見錫人剛好立在她身後，表情淡然。

錫人問她：「今天便當是什麼口味？」

唱歌不算的話，那是她第一次聽見錫人說話，有一種叫人心碎的溫柔。她用力將便當盒蓋起來，綁上橡皮筋，選擇離開。

錫人卻跟了過來，像是打定主意要和她說話。

一股毛骨悚然的害怕自腳底板升起，嘉薇開始拔腿狂奔。一開始覺得身體笨重，拖著沉重的胃袋好難跑，然後她感覺到腳底衝擊在硬質柏油路面上的微痛，幸好是穿平底鞋，她想。她更加快了速度，僅以腳尖著地，短暫學過的芭蕾舞，她現在覺得輕了，像一隻羚羊。過於得意，她錯過一個轉角，跑進未及相識的小路，一堵紅磚牆插滿晶綠玻璃碎片圍封在巷底。

啊！是無尾巷。

她不敢回頭，不知錫人是否仍在她身後追。她還跑著，跑上了癮。在碰觸到視線盡頭那堵牆之前，她可以選擇是否停下。

關於兒時看的魔術節目，嘉薇記得，她最喜歡的不是魔術師從牆垣另一端現身的時刻，她最喜歡的是魔術師暫時消失的瞬間。

看著女孩消失在巷弄中的背影，德輝不知道女孩為什麼要跑，他只是想說謝謝。這幾日夜裡不安穩，總有幾個少年對他擲石，拿他當賭注。他受了一點傷，跟牙疼一樣，受傷對他來講也是麻煩事。他將再度啟程，到別處去，也許只是隔了幾條街。他想告訴那個年輕的女孩，不必再替他留便當，至少最近都不必。

那一天之後，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就漸漸忘了嘉薇。妮妮沒再主動找她，艾麗順利考上公職，一口氣刪了臉書上十幾個好友，嘉薇也是其中之一。嘉薇還活著，活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錫人也是。

### 邱貴芬：

這篇小說描述兩個各自在生活困境中搏鬥的年輕人，在生命中某個時間點的交會。心裡描述非常細膩、寫實，卻又寫得內斂而無過多戲劇化的故事經營，結構完整，且不落俗套，沒有目前臺灣文壇流行的說故事模式，非常難得。兩位主角從未對話，因善念結緣而產生一段若有似無的關係，卻在打破沉默的時刻戛然而止，結尾韻味無窮。我認為此篇作品是上乘之作，作者的小說寫作潛能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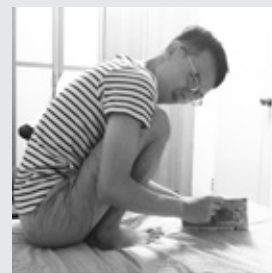
## 見習工程師

### 得獎感言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發明！

### 個人簡介

本名羅士庭，1987年生，花蓮人。現就讀東華華文所創作組。



## 徐敏敏

她和我約在東區一家有貓的咖啡館見面，我知道她不喜歡貓，她也清楚這點，如此自找麻煩全是為了激怒我。我們沒有非得碰面不可的理由，卻有個兩邊都覺得還算可以的藉口：一位遠在維也納的共同朋友近來患了某種罕見疾病，胰臟方面的，好像和遺傳有關，朋友間計畫著每人拍一小段鼓勵影片越洋送給她。但這只佔了我們對話的開頭三分鐘。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絕大部分都是她在說話。她先是問起我和珮珮怎麼了（但從她研究眼前奶茶的認真神情看來，顯然要不是她已經從別的朋友那裡得知情況，就是她壓根本不感興趣），接著抱怨起工作，然後話題轉向男人，健身中心會費，男人，工作，前一份工作，過敏，時差，西班牙蘆筍，然後是最近的一個男人，最後是算命。我漫應著答腔，好幾次眼神飄過了對街，但無所謂，她不在乎我的態度，我也不在乎她到底說了些什麼，我們沒有迎合對方的理由，今天不是這個目的。她想激怒我，而我沒上鉤，她明白這點，於是剩下的只是純粹殺時間。

她是珮珮的前室友，十三年前，有段大約半年左右的時光，我們幾乎天天碰面。接著珮珮畢業開始工作，於是搬了出去，幾個月後我也開始了在醫院的實習，就近和珮珮住在一起。接下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一年只在姊妹的聚會見上兩三次面；再更後來，連固定的聚會也沒了。後來她加了我臉書好友，於是我陸續得知了一個叫作「徐敏敏／Clara Hsu」的形象近五年來的大小瑣碎，這

時她和珮珮——至少就我所能觀察到的表象來說，已經完全不相往來了。從前她們走在一起時就像是雙伴星，我則習慣遠遠地跟在後頭，甚至連衛星都說不上。如今我們三人分別踏上了不同的軌道。分手後我還是和珮珮住在一起，但稍微改變了相處模式，我們原先的同一條時間軸自屋角的某個角落開始分裂，增生，變成兩條，接著螺旋雙曲線接近；在最接近的時刻，同時原地反向，遠離，拖出兩道長長的藍綠色尾巴。

我到現在還是不確定，她們算不算姊妹淘，或甚至算不算朋友。我能夠確定的只有珮珮私底下明確地表示不喜歡、甚至討厭她，即使如此，她一次也沒有過要離她而去的念頭。至於她，我始終懷疑她到底沒有有真心喜歡過誰。就我所知，她們不睦的開端和錢有關。大四那年，她和珮珮借了信用卡，刷了飛蘇黎世的機票。回國後，她陷入極度的憂鬱，根據聽珮珮的轉述——據說對方開了個德文的雙關語玩笑，好像跟洗澡，還有燈泡有關；在場的朋友都笑開了，她只莫名其妙，一瞬間覺得這個男人俗不可耐，心中的愛慕頓時化為烏有。她會不會氣的是聽不懂那個笑話？她不太會說德文吧？我問。那不是重點，珮珮說。不管怎麼樣她都會有一大堆天才理由，她就只是想甩了那個男的。然後我第一次聽到珮珮正面評論她，有些出乎我意料的尖銳，在那之前我一直當她們是好姊妹，但她說了一些「賤人」之類的字眼，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種某種昇華的親暱表現，至少，她一次也沒這麼形容過我，或至少沒當著我的面表示。她的結論是：她的情緒最偉大，她才不管自己的情緒會不會影響其他人，或是其他人也有自己的情緒之類的。你只能等，等她情緒變好。珮珮等了一個多月，才開口向她討八千塊借款，但在各種軟硬推拖之下始終沒討回來，一段時間後珮珮也就不再開口了；這成了她們之間的疙瘩，我想。從這件事，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小

事間我開始慢慢理解：她相當擅長激怒別人。我不知道她這麼做是無意有意，但可以確定的是——與示威相反，這是她示弱，有時是尋求關心的手段。隱微而燃燒不完全的怒火會轉變成一種擬態的同情，有時兩者很難分得清楚。

話題進行到當今的西班牙蘆筍如何如何時我忍不住打了岔，原本只是想暫時脫身，假借上廁所之類的理由喘口氣，她卻像不理會我地一逕說下去，直到我再次拉高聲音，她才像是回過神來，接著做了一個令人懷念的、不可思議的奇妙動作。那動作優雅、熟練，像是為了等待這一刻已經整伏了許久；她從桌上一個沒有任何東西的位置拿起了不存在的打火機——我想那是打火機沒錯，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把打火機放在那兒的——接著伸過手來，在我的下巴附近的空中前停住，她手背上一條條青筋宛然分明。我期待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但我同時也迷惑著，是不是該讓它發生。但就在最後一個瞬間，她猶豫了，她的拇指停在打火輪上，動作就此凝結；而像是為了等待那不存在的喀擦聲，世界取消了所有聲響。一剎那靜謐的宇宙洪荒裡，我彷彿回到了從前她們租屋巷口的集合點，那是在星球前世記憶裡的一個錨定點、一個交換的友好手勢、地圖上沒有寶藏的叉號。

我戒菸一段不短的時間了。有次，珮珮的月經遲了兩個禮拜，我們深談了很久，彼此也做好了心理準備，有了孩子就生下來、結婚。不久後證明了是虛驚一場，孩子終究沒出世，但我已經為想像中已經有手有腳的孩子順勢戒了菸，也無意再回頭，從此他在我心裡隨著戒菸的時間逐漸長大。珮珮不抽菸，所以三人餐後的小小儀式一向只有兩人參加。我們拿出各自的菸交換，替對方點上，接著遞過打火機，或直接放入對方的口袋；隔天再以同樣的方法換回來打火機，如此往復。這不涉曖昧，於她，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

不過這件事肯定和珮珮無關，她明白珮珮不會因此生氣；於我，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也許是心底也存了僥倖。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

她叫了計程車，接著說起前幾天算命的建議她改名補運，她認真地在考慮，問我會不會覺得迷信。我不置可否。她笑了笑，抬起左手腕看了看錶。我隱約看見在她短牛仔外套的袖口蕾絲鑲著的水鑽閃動下，手腕上隱約有條軌跡。她迎上了我的視線，眼神透著，不像捕獵者，但並非毫無危險，跟著拉高袖口，左手腕靠近腕關節處顯出了一道墨綠色的線條。那是道心電圖形狀的刺青，長約五公分、高一公分。她把手移得更靠近我面前，圖案之下有著明顯是割腕的痕跡，刺青像是勾勒著山的稜線般，沿著其下浮凸的癩痕邊緣描畫。癩痕共有三道，兩道割得較深，蒼白得不自然，應該有動過植皮手術；另一道要較為仔細看才看得出來，像是段隱約的線索，且比另兩道來得透紅。我並不驚訝，她聰明、漂亮、又有手腕（我當場想到這個雙關語，但她想必不覺得有趣，也就沒說出口），有過幾次這種經驗並不奇怪。心電圖似的墨線歪歪扭扭地隨著她的腕脈上下搏動，我眯著眼看，像是草寫的 M、O、Z 三個字母在她細瘦的手腕上掙扎，不情願地跳著舞。在里約刺的，一家小店，沒有消毒喔。她說。上面寫的是 MOZ 嗎？我問。她格格笑了起來。MOZ，她挖苦地重複，對啊，去里約當然要刺莫札特（Mozart），但是我的錢不夠。等我有錢，還要在手背上刺費加洛的譜。計程車到了，她暫且沒有起身的意思，反而撐起手肘，將手腕移得離我眼前更近。她希望我觸摸它，我知道。她要我順著字母愛撫，用食指慢慢地、仔細地順著筆劃的凹陷與凸起寫去。在想像中我這麼做了，而且花了很久的時間，等到我回過神來，不知現實中過了多久。我替她放下捲起的袖口，向在外頭等候的司機招手。她並不覺得受

辱，至少她的表情沒有表現出來。她友善地向我道別，最後說：無論你剛才在想什麼，我都得告訴你：明天中午我要飛香港。她聰明、漂亮。我想她離開的時候我是有點為她著迷。

那之後我們又斷斷續續約了幾次見面，時間看她方便，有一次甚至半夜選在了通宵營業的蛋糕店。珮珮並不在意我們會不會有進一步發展，但也沒有推波助瀾，她是個一碼歸一碼的人，我始終感激她這點。有次，我看見她左手戴了護腕，底下露出一小截網狀繃帶，於是忍不住多嘴：又去刺青了？她顯得很樂，說對，但不喜歡莫札特了，要我猜猜這次刺了什麼；我還沒答腔她就自己說了，是b，小寫的，這次刺的是b。一次一個字母？一次一個字母。這是早發性心室收縮，我回憶著之前的圖形，在想像中沿著她的手腕描了接下來的筆劃；是心律不整的一種，我說。她禮貌地笑笑，顯然沒有興趣深究。我也覺得自己說出這個比喻實在無聊，於是默契地迅速換過下一個話題。那之後不久，她沒有知會我就一聲不響地辭掉了航空公司的工作，接著回到家鄉的國小當代課音樂老師，幾星期後我透過了另一位朋友才輾轉得知這件事情。據他了解，似乎是家裡知道了她的狀況，希望就近看顧。我不置可否，之後也沒再多問。兩年後，她和一位老師結婚了，兩人好像並不在同個國小任教，聽說是相親認識的。有段時間她的臉書頁面換上了婚紗照，一陣子後又換回了原本的白礫沙灘，之後我再也沒看過她更新狀態；又接著過了兩年多，一次朋友聚會有人說起她離婚了，工作也辭了，現在在一間寺院帶髮修行。

升上住院總醫師那年我搬了出去，雖然珮珮表示無所謂，她說她覺得真要說起來，她反而希望我留下，但我還是決定離開，搬到反而距離醫院更遠的住所。剛開始有段時間我很不習慣，有次午夜夢迴，我一時忘記身在何處，習慣地往左邊瞥，卻發現那兒沒有

窗戶。我下床，走到落地窗邊，看著中庭噴水池底變換閃爍的LED燈光線，恍恍惚惚中，彷彿有種雪靜靜地由地面往天空下的感覺。

那年春節我運氣不錯，排到了四天假，正巧維也納的朋友奕蘋回臺灣過年。她回國的消息沒讓任何人知道，第一個就連絡我，忽然接到她電話時，我嚇了一大跳。五年眨眼即過，原本醫生估計大約剩下半年壽命的奕蘋如今卻健康得很。醫生說，或許是她非常樂觀的原因；我想她的信仰也是原因，雖說並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很樂觀，但她很幸運地兼有兩者。她說最近幾次回診幾乎驗不出指數，於是醫生建議她不妨回來走走，老公本來想陪她，但她堅持，於是就自己一個人回來了。

我們找了幾位朋友，其中也有珮珮，一路開車南下，打算在花蓮玩兩天三夜。第二天在濱海的一間民宿裡，我們都喝高了，臭鼬提起我和珮珮的一些陳年爛帳，大夥又歡又鬧了一陣；接著小白順著話題提起有段時間徐敏敏向她問了許多關於我的事，她知道那陣子我們走很近，而她想知道的我們後來有沒有上床，她要抽「鴉片稅」。小白這麼一提我反而有些意外，原來已經這麼久沒有想起她了，心中隱約有股念舊的感覺，轉而問珮珮還記得那個搞砸她們關係德文笑話嗎？她說早忘記了，但印象中很白癡，很難笑；而且她要澄清，她們的關係一直還可以。奕蘋湊過來說德文問她就對了，她知道很多德文的雙關笑話。臭鼬和小白卻立刻就對這個話題沒有了興趣，揪過鍋邊，三個人自個兒玩著撲克牌拚酒。我想我那時是醉了，而且是相當醉。印象中我看著大家轉頭各玩各兒的，不知道為什麼生起悶氣來，於是一個人走出房門。珮珮不放心地跟了過來，我們邊聊著不相干的瑣事邊沿著防風林走了一小段路，大約半小時左右，印象中她好像說了些什麼，後來我邊走邊哭，珮珮既沒安慰也不阻止我，我們就這麼慢慢牽著手走著。後來我記得的只

有回程路上我忽然有了想法，而且覺得非這麼做不可，於是一進門就向大家宣布，我們明天去找徐思敏。我以為大家會當作醉話打發過去，但所有人都很認真，小白很快地查找起路線，而那時時間已經很晚了，但臭鼬說最好還是知會她的家人一聲，他有電話。於是我撥了電話過去，她媽媽還醒著，接了電話。她表示歡迎，但這幾天過年寺裡似乎有活動，希望我們可以不要太過打擾清淨，等這幾天忙完她們也想接她回家過個晚年。她很不錯，就是沒什麼人能說話。她說，和朋友聊聊天敘敘舊一定很好。她的語氣過於親近，顯然把我當成臭鼬或是某個她記憶中的熟人了，一次次不斷的道謝只讓我顯得窘迫難堪，在我耳裡，她似乎想藉此婉轉地諷刺或挖苦我們這些年對徐敏敏的不聞不問，但我不認為有任何一個朋友——即使是曾經和她最要好的小白和臭鼬——依然知道她的近況，或是依然和她繼續保持聯絡。沒有人關心她，沒有人在乎她，她媽媽過份的親暱只是證明了這點。我感到胸中有股不知所以，但其實沒有對象的憤怒，但奇怪的是印象中我幾乎倒頭就睡著了。

隔天我們沿著臺十一線開，打開窗戶，沿途海風吹得眼睛痠軟，擠在後座的四個女生吱吱喳喳地聊著，兩個小時車程倏忽即逝。我們順著導航的指示，在長虹橋與靜浦間的一條支道轉而向右，又往山裡開了大約一小時左右，到了半山腰間她修行的寺院。住持早上接到敏敏母親捎過的電話，親自帶我們禮佛參觀。寺院的主結構佔地不廣，主殿和偏殿呈一個不太工整的凹字形，或是個歪斜的梯形；反而是後進別有洞天：繞過大殿，後頭搭了兩排棚架，藍漆屋頂的棚內已經開上了齋飯，但還不到時刻；紅屋頂的棚架內則是鼎灶等傢俬，還有執事正忙碌著。往左有一條碎石路更往上通，住持要我們抬頭看看，兩片丘陵夾時間零星有菜圃連綿向上，再更高處隱約還可以看見幾處房舍，應該就是他們的居所。住持送

我們到了這裡，除了奕蘋不合掌，改以鞠躬代替以外，我們都行禮如儀地向住持道謝。沿路的菜圃種著木瓜、大白菜、龍鬚菜、佛手瓜，可以看見比丘尼在其間勞作，單片田圃的面積都不大，卻幾乎佈滿了整片丘陵，視線的右方遠處搭了絲瓜架，還不見絲瓜攀爬生長，還有幾處山坳甚至栽種了洛神花。我們一路指認，一路向上走，再過了大約十分鐘，終於我們在一片種辣椒的田邊見到了徐敏敏。

她穿著寬鬆的單衣，身前罩著圍兜，還穿戴著遮陽的斗笠、袖套、工作手套、雨鞋，正揮著茶壺對我們笑。她的頭髮蓬鬆地挽在後頭，氣色比我印象中來得好，身高也似乎抽長了些。她沒什麼變，奕蘋先走上前去和她擁抱，接著是小白、佩佩、鍋邊、臭鼬，最後是我。但她沒特別對我表示什麼，表情也和見到其他人沒有差別。她看起來很開心，但又顯得有些膽怯，下巴朝著脖子縮，我從沒看過她這個動作，但也或許是太久沒和外頭的人說話了，難免緊張。她遞過茶壺，我們走到過道邊較為蔭涼的樹下，就著一個杯子輪流吸著半溫半涼的茶水聊天，好像在玩誰拿到杯子誰說話的遊戲。先是小白，然後是臭鼬、鍋邊、奕蘋、珮珮，最後是我。徐敏敏一向聽著，但看起來似乎是不知道該怎麼消化短時間聽到的龐大資訊，她的表情越來越顯得困惑，像是知道越多我們這些年發生的事，反而越覺得我們陌生。輪到我說完後，我把杯子輪到她手上，她觸電般一轉手又把杯子遞回給我，在大家目光注視下，我只好簡單問了她生活的近況。慢慢地，她開始向我們說起這裡的生活，日課、她負責的區塊（辣椒和南瓜）、還有每週一次，她和師姊兩人一起騎著老金旺，載滿菜蔬的到靜浦售賣、每兩到三個月，她們會將收成的辣椒炒好裝瓶，膠封，從靜埔搭巴士帶到重慶市場賣。回寺前，某個師姊會帶她到中華路上吃豆花，但某個師姊不會、偶爾

幾次，師姊也會帶她到玉里醫院複診。小白問她，沒想過自己去外面走走嗎？她說沒想過，沒慾望、也沒機會自己出走，路線是固定的，也都有人陪，沒有必要離開既定的日常。在外面有時候她甚至話不說，這也是持戒的一環。再後來，她的語速越來越急，像是要填補這些年來意義的空洞一般，內容也越來越混亂，接著她的記憶似乎開始錯置，把靜埔到花蓮的路線和從前的工作的航線搞混了，不斷重複出現 TPE、OKA、GVA 之類的名詞，最後眼神的焦距短得彷彿像是瞪著眼前的某個看不見的人說話一般，而且我相信在場不只有我發現，她說話的對象其實是從前的自己，那些名詞——是從前的她，準確來說是二十幾歲的徐敏敏。我看向珮珮，她依然專心地聽著，臉上沒有異樣，沒有打斷她的意思；其他人也是一樣，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覺得胃裡一陣噁心，幾乎要吐了出來。她就像看不見我們了，仍然像是在解釋什麼事情似地不停說著。我站開幾步，拉了拉珮珮的手，她會意地補上了我的位置。我走得更遠了些，站在一起的她們絲毫沒有光芒。或者應該說，如今她自己就是自己的雙伴星，無論是珮珮、我、或是她的朋友、家人、任何人，我們全都沒有辦法進入她的系統，只能在她的周圍像是彗星一樣巡航著，她的宇宙則塌陷成簡單的點和點，中間被無以名狀的黑無吞噬。我們繞著她：遠日點——近日點——遠日點地遠離，靠近，又遠離；她則沿著自己的邊界來回起降：TPE —— OKA、GVA —— TPE。

後來她實在支持不住了。我們依著她的指示，帶著她再往上走了一兩百公尺，上頭有一畝開闊的空地，搭著幾層簡單的鐵皮房舍，山下拉了兩條粗黑的電纜上去，似乎有電力供應。我們半攙扶著她回到房裡休息，一位師姊走過來關心，大家寒暄了兩句，不久她背靠在枕上睡了，我們席地坐了大約十五分鐘，正打算靜靜離開

時她卻忽然醒了。接著，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有股衝動的意氣，我告訴她，她不忙的時候，如果願意，可以寫信給我。她答應了，拿過一枝筆，一時找不到紙，於是權宜在手背上記下了我的地址。她手背上刻字的動作瞬間讓我想起了什麼，腦中好像有股熟悉的旋律欲言又止，可能是她，又或是其他什麼人的演奏——我也同時想起了她左手腕內側的心電圖，但她將心跳隱藏在袖套底下，我無從得知。

兩個禮拜後我收到了第一封信，是封簡單的平信，她大約一個禮拜前就寫好了寄出，經過一個禮拜到了我的手中。我們通信的內容大抵是些雞零狗碎的生活瑣碎，她的字跡和乾淨、清瘦，雅素有致，或許是平時日課抄經的關係。她大抵上只說自己的事，有時也和我說些佛法，有隔無隔什麼的，但多半是玩笑話（知道她會開玩笑這點這讓我很欣慰）。更多時候她還是談山裡的陰晴、她的小菜園、部落的風景等等，我喜歡聽她說這些。為了縮短時差，我一開始寄的是限時信，但後來發現不管是限時或是平信，回信仍然是準時地兩星期後抵達。有時我約珮珮吃飯時也順道把信帶給她看，她也另紙寫上一些鼓勵的話放進我的回信裡。但她從不回覆珮珮的任何訊息，對此珮珮不以為意，還是時不時寫張小紙條什麼的。我們之間平穩的通信關係大約維持了一年半，直到有次，我不知道為什麼和她提到之前我從房間往中庭看去，覺得池塘底部的燈光好像雪從地面往天空下這件事。從那之後一切急轉直下。先是她回信遲了，接著，在我還沒寄出回信前，她又寄了一封信給我，然後又一封、又一封。連著幾天陸續寄來的五六封信裡，她告訴了我當時明明大家想問，卻沒有一個人開口的事。她寫得很蕪雜，枝枝節節，而且有些地方前後跳躍，或者前後矛盾，越後面的信越難以理解。總之我姑且替她理了次序，故事大約是：男人，另一個男人，孩子，



孩子，男人，孩子，另一個男人，最後一個孩子。但讓我更在意的是字跡的改變，從第二封信開始她的字跡雖然還是一逕整齊，並沒有隨著思緒變得潦草或是粗獷，但隨著寄送的信一封封抵達，卻越來越透出稚氣，慢慢地轉變成一種大約介於高中，而後是國中年紀的小女生字跡。這讓我擔心起她的精神狀態。她好像又開始和過去的自己對話，並且像是算命仙一般喃喃預言著未來。

我不知道該不該交代這段，但若說我是因為擔心她的心情，顯然也只是自欺欺人。在和前夫結婚前，她已經和學校的一位教體育的組長發生了關係。對方也有家庭，因此她快刀斬亂麻，決定接受前夫的追求，但反而是對方不死心，儘管她這邊鐵了心，但兩人還是糾纏了一段時日。婚前，她已經為他拿了兩次孩子；她去算了命，也許是不小心吐露了什麼，但總之算命師說她命中該有三個孩子，此後無緣。只剩下最後一次機會，她想。不久，她和先生結婚了，過了一段還算幸福的日子，似乎一切回歸平靜；學校那邊，對方也不打算繼續糾纏。後來她終於懷了孕，過了一段時間卻發現疼痛得無法忍耐，檢查後發現是子宮外孕。手術後她向先生坦承了一切，先生憐惜也包容她，願意繼續走下去，於是他們又過了一段還不錯的日子。養起了兩隻貓，家外頭闢出一小塊田圃種了些菜蔬，直到有天，先生和她談起領養孩子的事。

她聽完丈夫的說明後開始簌簌發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她察覺自己異常地害怕，胸悶、心悸，幾乎喘不過氣來，但丈夫一靠近她就更為驚慌，因此她拒絕先生靠近，或甚至給她任何援助，遞一杯水什麼的也不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害怕，其實我沒有理由害怕。這是她的原話。她繼續說：我只知道身體告訴我要害怕。她的先生對她很好，她也打從心底明白他不會傷害她，但她就是沒有辦法控制。她很痛苦，他也是，他甚至撕掉了文件，還在她面前

下跪；對此她則近乎歇斯底里，底下也是她的原話：但我不要他這樣，我很愛他，他也愛我，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我連抱著他哭都沒辦法，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於是他們離婚了，她辭了工作，回到老家，一段時間後經父母的朋友介紹來到寺裡。但事情還是發生了。有次她在重慶市場巧遇了從前學校的那位體育組長，接著又過了一陣子，她拿掉了最後一個孩子，還有她的子宮。在寫這一段時她的思緒顯然陷入了最混亂的漩渦，許多地方含混不清，許多地方又觸目驚心地詳實，兩股力量瘋狂地拉扯著彼此。「不可思議」和「不可能」像是夢囈般不斷交錯出現在她的文句中。醫生說，手術後她再受孕的機率非常低，若還有這方面計劃需要多向醫療單位諮詢。於是她和先生之後也經過一番努力與多方嘗試，但「不可思議地沒有一次成功」；她覺得這是因為三個孩子的緣分盡了，但不可思議而且不可饒恕地，她又有了最後一個孩子，一個無論從任何層面、從任何人的角度看，都不可能歸她所有的孩子。她甚至覺得這是假的，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為了要徹底抹煞一切的幻覺，於是她連同子宮一同葬送了最後一個孩子。

看著這些信我幾乎沒有辦法呼吸，我想要打電話給珮珮，又或者小白、臭鼬、奕蘋，我想，是不是該讓他們也看看這些信？她沒要我保密（但這是我一廂情願，用這個藉口開脫也太不負責任了），但我該告訴別人嗎？她是不是在向我呼救，又或者是想透過我向外求援？我是不是應該通報社福單位介入？她的家人怎麼可以就這樣子把她一個人丟在那裡，每天不斷重複地面對這一切？又或者她們有了共識，覺得這樣做對彼此都好，對大家都好？

但我沒有和任何人商量。我一如往常地回信，在信中假作若無其事地摻入當時我自以為的解藥。我不斷告訴她：她還年輕，還有很多可能性，可以的話，回來臺北試試吧，需要幫忙也請隨時開口，

不用害怕會麻煩我，或麻煩任何人。但這之後她完全不回信了。三個禮拜後我又寄去了一封信，開始有些擔心，思忖著是不是要電話連絡她的家人，又或者找個假日親自過去找她。我有所保留地和珮珮說明了情況，也給她看了頭兩封信，她不贊成我的做法，但也不贊成我去找她，覺得只會是多餘的打擾。我明白珮珮的個性，她在面臨這種事的時候，反而是意外地怕事的。或許其實我早知道她會這麼說，所以才利用她的軟弱隱藏我自己的軟弱。而就在一次次的猶豫間，我終於收到了她的回信——從拿到信的那瞬間我就明白這封信不是從豐濱寄來的，她已經不在那裡了，無論是不是因為我的關係。信上頭也沒有附上回郵地址，這是我收到她的最後一封信。

一年半後，我和妻子結婚了。我們是在一場共同朋友的音樂會上認識的，她是花蓮一個海洋 NGO 的企畫主任，也是某個業餘室內樂團的豎笛手。演奏結束後，朋友撮合我和她認識，於是我們互相留了聯絡方式。之後只要她上臺北開會，時間配合得上，我們就抽空約會。兩、三個月之後，只要排得出連假，就換我往花蓮跑。不久之後，我拿出請調單向她求婚，她面無表情地答應了，連旁邊熟識的咖啡店員都比她來得驚喜。我趨向前吻她，她起身結帳，接著我們一起走進不太寒冷的暖冬裡。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忙著籌備婚禮，有次在臺北我家，我檢查著她那邊的賓客名單，忽然在同事裡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我問她，這位徐思敏是妳們辦公室同事嗎，聚會我好像從來沒見過？她想了想，終於想起這是她之前在市區兼課的一間連鎖音樂教室的同事，教 Oboe 的，她們有段時間還算親近。不過她也有段時間沒見到她了，前幾天順道經過了音樂教室灑帖子時她人也不在，但是在臉書活動上頭有勾選確認，應該是會出席婚禮。徐思敏，我看著她臉書新帳號的背景，是同一片沙灘。我想不會錯，她就是徐敏敏。

她就像從前一樣美。這麼說實在老套，但這是我所能想到唯一的形容，不可思議，時光在她身上幾乎像是凝結了一般。她率先站起身來敬酒，於是她們全桌都離桌向我們祝賀。她就站在我眼前，她的頭髮盤成了一個優雅的髻，撒了亮粉，在霓虹燈光照耀下反射著多彩的燐光，好像雪安靜地從地面往天空下。她穿著當年我們見面時那件短牛仔外套，下頭搭著午夜藍的小禮服、檀紫色腰封，我知道她是為了激怒我，但經過這些年，或許她早就沒有那個意思了。但這次她得逞了，或許是因為我喝多了，也或許是因為我想起了這些年，她一次也未得償所望。經過她身邊時我抓住時機，簡短地問了她在她心裡放了一陣子的問題，這也是她在最後一封信裡提到的。我問她：ZRH？她點點頭，笑得很樂，顯然明白我在問什麼。我也笑了，有些釋懷，向她點頭示意後繼續往下一桌走。她手上的心電圖不是 MOZ，而是 ZRH，蘇黎世，當年是我看走眼誤會了。她一輩子沒有離開過那個航線，所以她的航班永遠誤點。

## 評審意見

### 陳雨航：

主角也許是很年輕就遍歷了城市、情感，種種人世風景，以至於變得心靈上拒斥著十丈紅塵？小說呈現了一位年輕醫生眼中及心裡的前女友室友的圖像，潛流裡有些許人生的惆悵，都在漠然的語言包圍下歸檔了。小說也同時呈現了一個世代的生活觀點與語言，感覺犀利而準確。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洪尚鈴



小說組決審會議紀錄

## 一萬五千字的視野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小說組共收到 185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李儀婷、張經宏、謝文賢選出 17 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邱貴芬、陳雨航、甘耀明，並推舉甘耀明為召集人。

###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陳雨航：因為是短篇小說的文類，我會期待看到作品在主題、情節或人物上有比較突出的部分，且會特別注意寫實的邏輯及結構設計，我認為這兩點是寫作的基本原則。另外，作品反映社會的程度高低，有加分效果。

邱貴芬：我會從敘述觀點、文字語言、布局、結構幾個方面來看，較注重小說的基本功。在這基礎之上，我會比較傾向選擇內容有想法、創作方式有新意的作品。

甘耀明：第一，我會比較看重作品能否在「短篇小說」這個容量內完整呈現自己的視野，部分作品更像是長篇小說的片段或散文，比較不符本文類。第二，盡量不帶預設立場的去看，傳統寫實也好、實驗性高也好，能深刻表達觀點或展現比較多視野的我就會

選入。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選 5 篇，結果為：

一票：〈徐敏敏〉、〈威威與我〉、〈黑豆腐與白棉花〉、〈鋼彈·鋼打姆·高達〉、〈T 村童年〉

兩票：〈引水人〉、〈豐原 6506〉、〈眾善之門〉、〈復健〉、〈阿離〉

召集人甘耀明決議，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 ■ 一票的討論

#### 〈徐敏敏〉

陳雨航：這篇作品是從一個男生的觀點對前女友的朋友（徐敏敏）的觀察與描述，徐敏敏的部分著墨雖不多，其下卻潛流著太多人生的惆悵。使用文字精確、具現代感。我會希望它可以進入第二輪投票。

甘耀明：作品基本上是透過「我」去說「朋友的朋友」的故事，隨著內文推展也慢慢解密徐敏敏的生平，細節處理的很迷人，但採用這樣的敘事結構，讓我覺得有些地方不免失焦，是我沒選它的原因。

#### 〈威威與我〉

邱貴芬：主題是講述人鳥之間的情感，故事雖簡單，但在小說中較少見這類的主题。另外，作者也將異鄉人的寂寞感描述得很好。缺點則有二，結尾的說教意味太直白，且故事性稍弱。

甘耀明：情感層層推進、觀察細膩，應該是從真實經驗去提煉出的。但我覺得看來較偏散文而非小說。

陳雨航：我也覺得結尾太白了。細節雖不錯，但以小說來說不

太成功。

#### 〈黑豆腐與白棉花〉

甘耀明：這篇不是很成熟的作品。它的語彙和語境讓我覺得有點《邊城》的味道，但敘事的角度拿捏得不夠好，我可以放棄。

邱貴芬：說故事能力不錯，但內容落入俗套沒有新意，因此我沒有選它。

#### 〈鋼彈・鋼打姆・高達〉

陳雨航：談的是一種沉溺在塑膠玩具的宅男人生狀態，文字語言上，作者將哲學思考和新一代的髒話混搭使用，很有意思，但我不堅持。

#### 〈T村童年〉

甘耀明：我認為這篇更像長篇小說的某一截面，作者應有更大的企圖。屬於散文化的小說，故事沒有強烈主軸，描述「我」在T村寄居的生活，散發著眷村氣味和早年臺灣的生活細節，期間「我」歷經性的啟蒙、生命的離合，讀來很有味道，但不在我很前面的名次，我可以放棄。

陳雨航：我也同意較像散文而非小說。且內文有些細節與實際不符，對取名T村也有所疑惑。

### ■兩票的討論

#### 〈引水人〉

甘耀明：優點是題材特別，以負責引導船舶進出的專業人員「引水人」為題，成功將專業知識融入故事裡，感受到作者做此嘗試的企圖，讓我信服。缺點在於有些段落太過冗長，若能精簡些會更聚焦，且「回憶」線比「現在」線可挖掘的故事情感豐富太多，反被

壓過而失去了對比的力道。

邱貴芬：很少見的議題，看的出來作者若非專業人士，就是有做過深度考察及研究，寫作精神值得鼓勵。缺點則是略顯平鋪直敘、情節張力較小，說故事能力需再加強。

陳雨航：如兩位老師所說，這篇優點是取材觀點獨到。但我認為這篇小說缺少令人產生強烈印象的元素，面面俱到反而落入平平的表現，前後主角性格一變，使得結尾失敗、突兀。

#### 〈豐原 6506〉

甘耀明：大量出現臺中地景的小說。在前往合歡山的單程公車裡，悄悄演繹著一則地球暖化的寓言和 921 劫後的生命故事。儘管稍嫌刻意，但作者寫作技巧很好。象徵使用的很細膩，但產生的效能不夠高。

邱貴芬：想像力、創意、故事性三者皆備，故事也有很大的發展性。科幻電影的部分也讓我期待，可惜沒有好好發展下去。如果能更細膩的處理主題發展和結構經營會更好。

陳雨航：題材適合寫成中長篇小說，觸及層面很廣卻受限字數，每個議題都談得不夠厚實；有些地方卻又太鬆散、文字密度不足，有點可惜。

#### 〈眾善之門〉

陳雨航：我喜歡它的主題和敘述方式。雖然是善意的出發點不盡然都會帶來好的回報，反而易被世俗與現實限制，「善行在現實中竟陷入困境」這點處理得不錯。

邱貴芬：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分。描述兩個在自身困境中搏鬥的年輕人，在生命中某個時刻的交會。心理描繪、基本功、整體結構都處理得很細緻。我認為是上乘之作。

甘耀明：初看題材很吸引我，結尾也不錯。但文中不斷在嘉薇

和錫人間轉換敘事觀點，這樣的技法我認為更適合長篇小說使用。在有限的短篇容量中，如要完成一個角色的人格轉變和觀察，建議採單一視覺觀點較適當，切換觀點反而降低了原先可呈現出來的內在轉折與力道。

#### 〈復健〉

邱貴芬：主題觸及社會議題「老年照護」，很特別。透過巧妙安排，相似的時空在「過去陪父親復健的記憶」和「當下接受復健的自己」來回往復，擺盪交錯兩代的相似之處與傳承意味，寫作技巧頗佳。

陳雨航：用影像和對話的交叉讓文字精簡是其優點，呈現的結果也很精準。

甘耀明：「我」與父親的記憶雖著墨不多，流露的情感卻很迷人，淡泊中帶著生命的強大。缺點是現在時間軸的人物（如一九三、阿福、謝佳怡）大多沒能乘載更強烈的動機，止於表面。

#### 〈阿離〉

甘耀明：關於隔代教養的故事，也觸及了世代落差的議題。祖母透過識字，慢慢開展自己的世界，其描述既細膩又迷人，有說服我。可惜的是結尾敗筆頗多，沒能正確傳達結尾所要展現的涵義。

陳雨航：孫女的名字「琉璃」，是漂亮的珠子，也是「留離」，Stay or Leave。隨著孫女的成長歷程，兩人的關係由親暱到疏遠，而在孫女長大後，祖母才開始讀書識字，重新認識現代的世界，這兩個對比很有意思，某種程度上也反映社會現實，我很欣賞這篇。

邱貴芬：我同意祖母與孫女間的情感描寫得不錯，但通俗劇味道太濃、太戲劇化了，我也覺得結尾收得突兀。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已確定入選的7篇作品進行

第二輪計分投票，決定順位，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 〈阿離〉10分（邱貴芬1分，陳雨航5分，甘耀明4分）
- 〈復健〉9分（邱貴芬3分，陳雨航4分，甘耀明2分）
- 〈豐原 6506〉9分（邱貴芬4分，陳雨航0分，甘耀明5分）
- 〈眾善之門〉8分（邱貴芬5分，陳雨航3分，甘耀明0分）
- 〈引水人〉6分（邱貴芬2分，陳雨航1分，甘耀明3分）
- 〈徐敏敏〉3分（邱貴芬0分，陳雨航2分，甘耀明1分）
- 〈威威與我〉0分（邱貴芬0分，陳雨航0分，甘耀明0分）

其中由於〈阿離〉、〈復健〉、〈豐原 6506〉、〈眾善之門〉分歧較大，因此進行第三次投票，決定順位，最高4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 〈阿離〉8分（邱貴芬1分，陳雨航4分，甘耀明3分）
- 〈豐原 6506〉8分（邱貴芬3分，陳雨航1分，甘耀明4分）
- 〈復健〉7分（邱貴芬2分，陳雨航3分，甘耀明2分）
- 〈眾善之門〉7分（邱貴芬4分，陳雨航2分，甘耀明1分）

根據第三次投票結果，同分的〈阿離〉與〈豐原 6506〉以單位評審排名比較，〈豐原 6506〉獲得兩位評審較高分支持，因此訂為第一名，〈阿離〉則為第二名；同分的〈復健〉與〈眾善之門〉以單位評審排名比較，〈復健〉獲得兩位評審較高分支持，為第三名，〈眾善之門〉則為佳作。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豐原 6506〉為第一名、〈阿離〉為第二名、〈復健〉為第三名，〈眾善之門〉、〈引水人〉、〈徐敏敏〉、〈威威與我〉並列佳作。

散 文

P R O S E





首 獎

廖宣惠

### 得獎感言

得知獲獎，喜悅非凡，感謝評審青睞。大學閱讀卡夫卡就很著迷，也感恩甲蟲卡夫卡出現於生活中，串起這些遙遠的連結與回憶。曾有幸於臺中任教一年，當時受太平大阿姨與姨丈熱情款待，幫助甚多，深深感恩。所以現實中，這篇文章要恭敬獻給我最最親愛的表親：陳連來先生與石富麗女士，感謝有您們做親戚，那是我輩子的福氣！

### 個人簡介

現就讀政大中文研究所，科技部獎勵博士候選人。作品曾獲全球華文星雲獎、梁實秋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臺北、新北等十多項文學獎，作品評論散見報刊。



散文類 · 首獎

## 我的室友卡夫卡

廖宣惠

誰若棄世，他必定愛所有人，因為他連他們的世界也不要了。於是他就開始體察真正人的本質，這種本質無非是能夠被人愛。前提是：「人們必須與他的本質是相稱的。」

——卡夫卡·《誤入世界》

氣溫陡降的冬日，天空一片灰藍。早晨還有陽光，不到中午，雪泡似的雲朵沾了糖粉，發霉般膨脹。眼看就要下雨，妳趕忙提前買午餐，避免與剛下課的學生排隊等食。

秋冬之際的濛濛細雨，往往伴著隨時刺上心頭的，不知哪冒出來的冷風，令人哆嗦而行。一日氣候變化，比情侶翻臉還快。

出門覓食，妳意外發現一隻巨大鍬形蟲倒在校園裡。怕來往學生不注意踩及，妳將牠移至楓樹上，想著甲蟲以樹液為食，不久應安然遠離。中餐後巡視，沒料到牠虛弱無力地掉在樹下，四腳朝天，緩慢掙扎著。

無奈，只好將牠放入背包裡偷渡回寢，拿空盒暫養，等復原放歸山林。

上網查臺灣昆蟲圖鑑，原以為是黑腳深山鍬形蟲或長角大鍬形蟲。但體型實在巨大，超過半個手掌，約十一公分，一對巨顎厚實如牛角，六腳有倒刺。妳比對圖鑑，發現牠應是牛頭扁鍬形蟲。

書上說這蟲不耐寒，看牠病奄奄樣子，四肢虛弱，想來是了。一開始，妳丟麵包屑餵牠，後來莞爾。牠可不是《變形記》的葛雷

戈，而是貨真價實的甲蟲哪！那虛弱無力的悲愴姿態，令你憐憫。剛好在寫期末報告，妳想，多個小室友也無妨。

查一下網路養殖經驗，對此族群而言，補充體力最快的是香蕉。於是妳迅速飛奔至鄰近水果攤買了兩根香蕉，這大剪刀快樂地吃得滿嘴都是，「喀、喀、喀喀喀……」除了妳敲擊鍵盤打報告的聲音外，便是塑膠盒裡，牠移動重甲的聲音。

「卡夫卡，叫你卡夫卡好不好？」

因撞擊聲類似，妳問牠取這個名字好嗎？輕撫牠光滑冰涼的背，這武士老揸一副重甲，移動沉重。甲蟲較之其他昆蟲，也在於一對突出的巨大犄角，時刻防備。有個性的牠，此刻難得安馴，竟讓妳摸摸一對碩大犄角、背部以及敏感腹部。

從沒近距離看如此巨大甲蟲，妳很好奇。一日相處下來，觀察香蕉大餐讓牠樂不思蜀。

卡夫卡的角輕微挫傷，常安靜躲在角落。從觸角、前胸、背版到脛節，純粹黑色。這單調低沉的配色，讓牠不苟言笑的外表，更添幾分難以言喻的肅穆感。複眼不大，不像蝴蝶、蜜蜂如塑膠製品似誇張得像小孩玩具，甲蟲的金屬眼，暗處也發光，彷彿隨時能從各個角度審視這世界。

妳看照片中著黑西裝的卡夫卡，眼神也如甲蟲，深邃憂傷。

卡夫卡在捷克語原意是「寒鴉」，他父親的舖子即是以寒鴉作店徽。妳出生後一年，剛發現的小行星 3412 決定以「卡夫卡」命名，紀念這位作家。

除了偶爾啃食、抬頭若有所思外，卡夫卡基本上是個害羞的室友。不吵不鬧，小小一塊香蕉與麵包屑充當木板，便是安穩小床。

牠靜得出奇，似乎也在悄悄打量妳。

於是，妳邀牠一起跨年，夜裡點燃蠟燭溫暖室內。卡夫卡陪妳

一起啃書，整理房間。當妳將衣物與散落書籍都整頓好，連牠發酸腐臭香蕉也換過，你發覺甲蟲啃食會加速水果腐壞。或許卡夫卡寫《變形記》時也如此？出於某個加速毀滅的衝動？

妳試過幾次，只要一關燈，卡夫卡便喀喀喀地在盒中踱步，擾人清眠。

「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盡爐無煙。

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

這是袁枚的〈寒夜〉詩，也是讓卡夫卡失眠，反覆多次徵引，希望引起未婚妻菲莉絲注意的詩。十月四日的信中，卡夫卡再度將自己與袁枚詩中主角相比：「這人與中國那位女友從他身邊拿走燈的遭遇相同，他並不比那位書蟲更加理智。」

二天後，卡夫卡甚至宿命地認為這首詩對他與菲莉絲關係意義重大，整篇信大量談論詩中兩位主角的可能關係，並藉此影射愛人婚後可能的對待彼此方式。最後，他情不自禁宣告，這是一首可怕的詩，他無法讀懂。原因在於：人的生命有許多層次，但人只能看見一種可能性，即是他心中顯現的。

他如是推斷。

原以為卡夫卡會安靜地陪妳在閱讀與報告的循環中旅行，沒料到，閱讀時牠總安靜縮於一角，等妳關燈入眠，牠才開始順著蘋果紋路，小小齧齒伴隨沙沙聲，用嘴一圈圈地開墾耕讀。

多次開燈起身，妳能了解袁枚詩中美人的不悅，這不分晝夜的嗜讀實在可惱。或許卡夫卡最擔心的，也是他與愛人作息不一致，溝通有落差吧？他不斷聲明寫作在他生命的重要性，重要到若不如此，他將平躺在地，被掃入垃圾堆中。

卡夫卡一生三度訂婚，三度解除婚約。1914、1917 年與菲莉絲，1919 年與茱莉。據其自述，每當打定主意成家，他便會陷入自己無



法掌控的不安與絕望，夜裡不能成眠，白晝整日頭痛欲裂，生活一團混亂、無以為繼。

類精神分裂型人格違常、進食障礙、非典型神經性厭食症、性障礙……研究者從卡夫卡作品留下的蛛絲馬跡，異常作息與思考，推斷他有上述病徵。

妳不喜歡這種粗糙草率的推論，好像疾病造就天才。正如以消渴症研究杜甫、司馬相如，以躁鬱症研究布雷克、拜倫、丁尼生，甚至梵谷等等。

妳總認為，這種輕率的推論，是對文人最大的褻瀆。

儘管卡夫卡擔心被別人發現自己內心猙獰使人反感，實際上和他交往的人卻覺得他舉止穩重有風度，才華橫溢，只是缺乏幽默感。布羅德說卡夫卡對朗誦十分熱情，演講如歌唱一般動人。他認為卡夫卡最為顯著的兩個特點是「絕對真誠」和「細緻嚴謹」。

妳相信，那份過於細緻的小心不安，只是閱讀入魔的症候。

卡夫卡對猶太人身份不滿意，從未喜歡參加聚會，青少年時期他就宣告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他宣稱杜思妥也夫斯基、福樓拜、奧地利的法蘭茲·格里帕澤和德國的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這幾位作家，才是自己思想上「真正的表親」。

1913年12月14日，他在日記寫道：「我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裡，讀到了與我不幸存在如此相像的地方。」

看來，卡夫卡只信仰寫作，並認為寫作是一種祈禱的形式。

妳能理解閱讀的共時存在，以及因閱讀所帶來的魔幻效應，一如他者附體的魔魅經驗，就像妳手邊這本《班托的素描簿》。

班托是17世紀哲學家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的小名，斯賓諾沙迷戀光學，也喜歡畫畫，據說他隨身攜帶一本素描簿，畫下所見的事物。1677年，他猝死後保留了書信、手稿、筆記，但就是

遍尋不著那本素描簿。約翰·伯格（John Berger）這位英國美學家，用手繪圖稿加上斯賓諾沙的摘要，一邊對話，一邊完成美學的沉思。

「誰借走圖書館最後一本《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他化身班托自問自答：「故事塑造我們的，不是我們生物上的祖先，而是我們偶然相遇的祖先。」如是，借走杜思妥也夫斯基那本書的人就不這麼討厭，某個意義上，甚至可說是他一個「遠房又遠房的表親」。

約翰·伯格也加入這場共謀吧？

妳深信任何精神上弑父（或者說，被父權壓迫）想反叛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充滿快感地參加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洗禮與獻祭。正如村上春樹寫《海邊的卡夫卡》，也是弑父情節還魂。在文學角落，某個閱讀與創作共生的癡頭，如瓜藤蔓延開花，代代相傳。

命運使然，卡夫卡筆下的父親從不是父愛的化身，雖然他極力想脫離掌控。矛盾的是，無論透過旅行或藉由婚姻離家，卡夫卡始終無法獨自生活，他一再回到布拉格的家中，即便溘然長逝，都與父母葬在一起。

噠噠打字聲傳來，有時過於用力，盒裡的卡夫卡一臉怔忡，停下咀嚼動作，若有所思地望著妳。此時的期末報告，妳也為自己支持的遠房表親，遙遠的文人辯護。妳試圖論述評點明清小說的金聖歎非精神病患者，由於他生前有當乩身的紀錄，前行研究指出他有情緒化人格，精神異常。

妳倚著燈，為他辯護。

事實上，天才與精神病患恰好相反，精神病人大半缺乏綜合力與意志力，而天才的特質正是意志力與綜合力的飽滿。天才與瘋子之別，這點朱光潛寫《文藝心理學》時，早有所區辨：是天才對抗

疾病的張力，成就藝術的不朽。

妳發現天才作家，都有甲蟲週期性的頑固、隱忍敏感，過於細膩的小心。

甲蟲不適合飛行，那笨拙的姿態像起重機升天；牠們翅鞘是笨重的鐵鑄成的，薄如蟬翼、能飛翔的翅翼藏在裡面。甲蟲尾端有細毛，方便頂住下翅，推回翅鞘。你看過國外的科學家解釋這動作之細膩，就像飛行員小心翼翼地收起降落傘。

甲蟲不適合白晝，只適合夜晚，夜色砌的黑殼，於一片濃墨棲身；黑曜石打造的眼，是拋光打磨的鏡面，只映照自己想看的世界。

妳能理解陷入沉思的卡夫卡，情書雖是寫給情人，與其說為愛表現，毋寧說，更像為自己為何耽於閱讀寫作辯護。正因動了真情，這古怪的作家顯得更古怪了。

一個蒙太奇鏡頭陡然浮現，正在讀書的卡夫卡，透過詩之眼看見了袁枚；而偷窺卡夫卡情書的妳，又透過細縫回望袁枚。盒裡的卡夫卡，會不會以他黑曜之眼，流亮如銀的鐵甲，收攝這一層又一層的鏡頭呢？

像六朝志怪裡的楊羨書生，開口吐出嘴裡一層又一層的物事。閱讀就像這樣，妳以為發現真相，卻發現背後還有一層故事。作家嘴裡吐出一個愛人，而這愛人嘴裡又吐出另一個作家來。總有更多秘密藏在夾縫裡，而這一切都收攝在妳手邊正在讀的幾本書裡，同時並現。

閱讀開啟多個視窗，書裡世界，也是讀者想像視域。這個看見一層穿透一層，一個影響另一個。正如河流波紋，從上游到下游，東西方讀者透過翻譯，早已分不清國家種族的界限，正如妳不知道自己的閱讀血脈，到底是繼承莊子、蘇東坡、陶淵明，還是尼采、卡夫卡？

他們都是住在書架上的室友，等妳召喚還魂。一定有什麼透過閱讀而失落，又失而復得。

妳從未想過一首中國詩影響卡夫卡如此深，以致於他最後只想簡短輕喚愛人為「菲」了。這個音節讓他想到仙女（Fee），以及美麗的中國。卡夫卡透過翻譯，閱讀著中國文人的古詩，而未來遙遠的東方女子如妳，又透過翻譯，讀著他的情書與小說。寂靜夜晚，與一隻甲蟲一同閱讀。這是多麼遙遠的團聚？

「我們是從多麼遙遠的星辰墜向彼此？」恍惚間，尼采第一次見到莎樂美，說出這句話。

穿越閱讀夾縫的時空，妳錯覺尼采與卡夫卡寫給情人近乎崩潰的片段，竟如此神似。閱讀與書寫是話筒的兩端，而歷史的鏡頭推得如此遠，直至異國物事，與私密的愛情相關。

卡夫卡與尼采，都跳躍於卑微與自大的兩極。

他拘謹又瘋狂，幾乎一面跪求佳人體諒，另一面又堅稱自己是文學構成的，只有寫作才心靈平靜，若不如此就崩潰。煩躁一陣後，望著愛人的照片與書信，他徹底臣服。

菲漂亮嗎？情書外，妳好奇翻找日記。1912年8月13日，他寫道：「我來到布洛德家，她正坐在桌旁。一開始我並不在意，並把她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她憔悴而毫無表情的面孔，寫滿空虛之感。頸部裸露。身著一件應急的上衣。這種穿著使她非常像一位家庭主婦，現實是這樣，但看上去她似乎不喜歡這樣。」

第一次見面，關於菲這段近似家庭主婦的描寫讓妳詫異。也許情書與生活，對作家來說都不真實。但，又有誰能看穿表象呢？是怎樣的愛戀，讓卡夫卡成為素食者，在那年結束前，多次想自殺？

妳猜，愛情只是引信。

邂逅菲的隔日，卡夫卡便將《觀察》手稿寄給羅沃爾特出版社，

同年他寫出《判決》、《變形記》。邂逅菲前，他日記曾寫道：「我腦中有個廣闊的世界，可如何既鬆開我並解放它，而又不粉身碎骨呢？我寧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不願將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為此而存在的，對此我完全明白。」

寫作與生活的落差，讓卡夫卡曾單獨拜訪蘇黎世的自然療養所。素食與他堅信的自然療法有關，至於那些瘋狂迷亂的情書，只是反應當時的不安惶惑。他甚至建議菲要鼓起勇氣手挽著手，與他一同上斷頭臺，那是法國大革命最浪漫的死法。

那已不是愛情，而是逃避。妳微微嘆息。

有幾次，妳替換盒裡的香蕉，卡夫卡抓破衛生紙，差點抓傷妳手，顯得煩躁不安。甲蟲不愛密閉空間，妳觀察後做出判斷。或許單調密閉的公務員生活，也讓作家抓狂。

卡夫卡知道風流成性的袁枚，歷史上是男女皆愛的雙性戀嗎？60多歲的他，依然挽著少男的手招搖過市，不避人嫌。詩中還說自己：「不肯離花過一宵，花迎花送兩回潮。」不過，就算知道袁枚如此花心，妳猜卡夫卡也不介意。畢竟他不遑多讓，一生情史豐富。當時41歲，以現代標準堪稱大叔的他，臨終前還熱烈追求一位19歲的少女朵拉，同樣不避人嫌。

天氣回暖，盒中腐爛水果與卡夫卡濃烈味道，開始嗆鼻得令人難以承受。想著牠獨特氣味一如風格，正如某些親戚，也因個性過於分明、脾氣詭譎，妳總覺得保持距離，偶爾相望相思即可。於是，妳決定告別這位室友，帶牠到附近林裡，找適合落腳的地方。

戴上安全帽準備出發的妳，猛然想到有教授認為世上第一個民用安全帽，是當時任職於保險機構的卡夫卡發明的。可惜歷史沒留下任何記錄，那項研究無法證實。

妳寧願相信這是真的，畢竟安全帽外型就像人造的甲蟲殼。每

日，當這城裡有人戴上安全帽，彷彿鍍上一層卡夫卡保護殼，帶著厚重的盔甲，朝各個方向起飛。妳衷心祈禱他或她，在這城裡與妳一同閱讀，那些不知名的表親們，都在各自的時空裡，找到相稱的愛與自由。



## 評審意見

### 宇文正：

這是篇相當有趣的知性散文，窩居斗室閱讀的作者，意外與瀕死的鍬形蟲邂逅，飼養牠，度過寒冬，天氣回暖時把甲蟲送還山林。《變形記》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作者藉由「卡夫卡」之名，把期間對甲蟲的細膩觀察，與對卡夫卡的研究、體悟交織成文，旁徵博引，讀來別有慧眼，並不牽強。是一篇文字暢快博學多聞的精彩散文。

## 麵線



## 梁評貴

## 得獎感言

這次非常榮幸能獲得評審的青睞，以後也會在創作這條路上繼續努力下去，讓自身的書寫更貼近文學的本質。

## 個人簡介

1988年出生於屏東，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是研究及創作，作品曾獲桐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大武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忠義文學獎、南投文學獎、桃城文學獎等。



「來囉！」一碗熱騰騰的湯麵端至眼前，店內白色熾亮的燈光融化在碗內，浮起無數細碎的凸透油光，那一顆顆如同珍珠般的油末顆粒，映照著你由上自下的俯視。你端視著這眼前的一碗圍城，早已準備好將筷子、湯匙一併探入這熱氣蒸起的滾滾紅塵。此時的你麵線仿若神祇，攤浮於碗中的白色麵條，即是人世間藻荇交橫，錯綜複雜的命運，更像是無從分辨從何而起的道路，一團團糾結在一起，煙霧蒸騰而起，若一條麵即是一個人曲曲折折的繁複身世路線，那神明也只是隱身在熱煙背後，用一雙大眼盯視，探筷撈起半團麵身，一口吞下的食客罷了。那時的你是這樣想的，一邊吃，卻也顧不得霧氣襲上眼鏡的鏡片，迷霧之中，自有一條通往肚腹的道路，隨著湯匙舀起的湯汁混合吞下，一口口，終於止住了你的飢餓，卻止不住那有一點遠，有一點長的記憶。

自從來到這座島嶼的最北部，溫度隨著距離一點一滴降下，乾燥溫熱代之以潮濕寒冷，而人潮似總愛走向相反的方向，皆匯集在此城。因此，一座小小的城被擠得密實實，車聲、人聲，總壓抑的你喘不過氣，彷彿一張口叫喊，聲音就匯入這無數的支流當中，傳不到哪裡去，徒留原地結巴的你。於是，聲音送不出去，那就收拾心情，將甜的酸的苦的都吃食入腹，透過一碗麵，想一想你位在臺中的故鄉。

彼時的家中，還是擁有一大片院落的三合院，由三方圍住中心空地。那時候像這樣的建築景致並不稀奇，周遭人家幾乎無一例外

地皆是如此。然而，自小最令你自豪且感到特別的，是空地中心插滿了散佈坑洞的木樁，每條木樁大約一尺半那麼高，且附有與之相對應的另一枝木樁，雙邊皆佈滿孔洞，以便接起竹竿的兩端，晾上又細又白的麵線。年幼的你甚至天真的以為，整個臺中的麵線，都應當是由此製造而出。父親總趁著天氣好時，將所有的拉長後的麵條鋪展而出，整座空地從遠方看來，就像是一床床的白色棉被晾在那裡，等待陽光的蒸烤，瀝乾麵身裡的水分。

看著從麵糰抽長成麵線的無數絲縷，你總是以為，記憶就像是比較長的風景，曬著曬著，無數的眼淚就這樣被蒸乾水份，只剩下鹹鹹的鹽分，連同走過的悲傷，都一同蝕入骨子裡。這也難怪，都說水煮麵線之前，要先過水，把那太重的鹽分帶走，煮後才能下嚥。

早年，父親由爺爺那裡接下了製麵的手藝，說是這種叫做「福州麵線」的做法，一家人就以此為業生活著，那時的生活雖然普遍清苦，但依靠著父親與大伯、二伯共同維持製造手工麵線的家業，總算也還過得去。平日不曬麵的時候，我和一群堂兄弟，沒事就在空地中央跑來跑去，用粉筆畫出一棟棟的樓房，跳起格子來，彷彿一幅官將升遷圖，最快到達頂端的人就是勝利，或是把彈珠排佈在地上，學起電視裡看來的撞球排列方式，用單一顆的珠子把其他聚齊的一撞，一瞬間四色斑斕的珠粒滾散開來，各自落去東南西北。

小孩們玩得嘻嘻哈哈且不亦樂乎，而大人們同樣也忙得不可開交。從攪麵糰開始，以中筋粉心為主，加入一些高筋的麵粉，再混入鹽水，在比例算好的情況之下，這個步驟的精確程度，通常就已決定了最後成品的韌度。將麵糰混勻，並置入大鐵皿之後，母親、大伯母、二伯母，便會從腳底套起大布袋，一腳一個，有規律的在麵糰上走路，踩出麵糰中多餘的空氣。而經過女人們踩踏的麵糰便會被倒出，放上大木板，再由父親、大伯、二伯將其踏成大圓餅。

如此一來，多餘的空氣被壓力釋出，那麵身才會紮實而不易斷，物性人性，其實都是如此接近。

再來就是一邊捏著麵身，一邊將麵糰拉出條狀，那又長又白的雛形才總算出來，接著再依循著八字形套上竹竿的兩端。最後，才是兩人一組，站在空地前規律的拉扯麵身，形成一條條細細的絲縷。這樣的工法，雖然非常繁複，卻也顯出了家族的向心力，在必然合作的狀況下，有了必然的情感與關係。

後來，父親亡於一場車禍，於是你印象中的父親形象，就停留在那個陽光曬下，皮膚黝黑發亮，手上始終沾著白色麵粉的男人。更多的時候，是透過母親或其他親戚的口述，你才得以把父親的形象，一點點的拼湊回來。但你最能記憶的，卻是父親亡後的那段時期。臺中，雖然充滿著陽光，甚至偏向於乾燥，但你印象中那段時期的母親，卻彷彿翳上了一片烏雲，下起一陣又一陣的眼淚，不知那時製作出來的麵線，是否也鹹了一點？

那個時候，整個家族似乎隨著父親的離開而逐漸分散。如同幼年時期玩起的撞珠遊戲，輕輕的一撞，原先聚齊的珠子們，便四散而去，各人玩起各自的跳格子遊戲，往其他的路向發展。或是親戚們早也看準了機器的引入，手工製作的麵線已不再是主流，質與量，成本與時間，成了獲利最大的問題，於是紛紛引退而去。

唯有母親，獨力接下這份家業與技術，勉力維持。

你總感覺，母親不是為了堅持父親的理想而做，而是在那一輪輪的勞作中，找尋到父親的影子。彷彿若不做，有關他的一切，就會瞬間遠去，最終成為一抹淡淡的影子。

那時候，母親總是要你一起來幫忙，原本廣大的空地，隨著其他親戚的離開，而顯得更加空闊了。容納整個家族的三合院落，變成只有我們一戶堅守著這祖傳的碉堡，與現實進行一波波的抗爭。

原先由男人們負責的手工製麵流程，已全由母親接手，我們幾個小孩，不時得放下書本，各自分擔家務，家族曾經的榮景淡成了過往一幅只存在記憶中的景象。

隨著年紀增長，母親一路過來的辛苦，也換來幾個孩子的安定，勉強都有了份工作，但母親卻仍然堅持繼續製作手工麵線，那應該，是真的能見到父親的影子吧。時間回到現在，你用筷子夾起那一條條的麵身，把千絲萬縷的命運吞吃下肚，都換來了溫暖與飽足。

終於，你鼓起勇氣向公司請了假，決定暫時離開這濕濕冷冷的天氣，踏上返回故鄉的路途。溫度與記憶，隨著自強號火車的窗格一幕幕倒退回來，陽光大幅度的占領了大地，空氣也乾燥許多，再一路轉搭客運，才回到記憶中的三合院落。院前的空地，仍然一逕晾著白色的麵線，重新回到這記憶中的家居，你想起過去，有一次，家中剩下母親和你，廠商趕著要訂單交貨，時間算算，有很大的機率會來不及，你和母親沒日沒夜的趕工，為了生存。

「媽，咱攔來做伙做麵線。」現在的你這麼說。

「你現在是上班的人，不適合了啦，我現在是做興趣的。」現在的母親這麼說。

但你知道她心裡是很開心的喔，你這麼想。於是你硬加入了工作中，母親也挪一挪身子，將位置讓出來給你。

母親怕你早已將步驟忘記，又再向你說明了一次流程。那一整天，你和母親又一起走了一次麵線的製作過程。將粉心混入一定比例的鹽水，就像某些日子裡，總要流過鹹鹹的眼淚，才能換來一定的韌性。你們一起揉了麵糰，各自套上大麵粉袋，在鐵皿上規律地走著，走著走著，必須不疾不徐，不快也不慢，但母親的動作，卻是更慢了。

在最後，你和母親通力合作將麵身拉開，原先粗條狀的麵條，終於在你一拉，母親一甩的過程中，化成纖細卻堅韌白麵線。而你終於發現了，母親在時間的流逝間，那一頭黑髮，竟已完全被替換成全白，一如眼前拉扯著的，那細白的麵線。

「給伊曬日頭吧！」

原來，時間是陽光，曬去青春歲月，卻也曬來柔軟與堅毅。

而記憶與命運，也永遠像泡在湯裡的麵條一般曲折，且綿長。一如過往，門前的空地曬起麵身，母親返身入屋休息去了，你坐在門口的空地，看著這一切，想起一路走來的辛酸，不由得有點想哭。難怪，這麵身總是太鹹，被陽光瀝乾水份，只留下骨裡流不成淚的悲傷。過了水，淡了些，味道就會剛剛好了。晚間，母親煮了一鍋麵線，熱燙燙的霧氣飄上鏡片，使得視線模糊起來。此時，你又扮演起神祇，夾起那錯綜複雜的命運，稀哩呼嚕的吃下，直到這一刻，你才真正理解到，那吞進肚裡的熱流，一口口，都是母親的歲月與命運。

## 評審意見

吳 晟：

手工麵線，就像臺灣許多傳統產業，在時代變遷中，面臨絕傳，本文對製作過程和對母親的情感表述，十分細膩動人，真切表達出家族承襲與堅持的信念，精神可佩，若多使用平實的日常語言，和鄉土題材相對應，應當更有感動力。



第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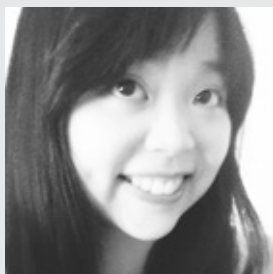
## 梁雅英

###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與主辦單位，對於得獎，至今依然感到惶恐與驚喜。得獎無疑是對創作者一次小小的肯定，在看不見盡頭的未來之中，有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 個人簡介

1986年生，東吳大學學士、碩士，目前為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養貓，喜歡創作。



散文類 · 第三名

## 穀城

梁雅英

從有記憶開始，家裡總是圍繞著一股米香，那是一種記憶中的香氣，伴隨著爆裂聲而來。年幼的你看著父叔輩圍繞在爺爺身旁，爺爺宛如一位指揮若定的將軍，雄赳威武。初次擔任砲手的父親，戰戰兢兢地站在爺爺身旁，看爺爺訴說器械操作：如何計算糙米的份量、如何將糙米倒入那像極大砲的壓力鍋爐中加熱。年幼的你看著年輕的父親在爺爺身旁學習傳承已久的家族產業，看著爺爺這位將軍，將保護家園的責任交接到父親手上。鐵器叮噠，糙米是彈藥，填充進大砲中點火加熱。「砰」的一聲，煙霧迷漫，足以令你永生難忘，那是守衛家園的第一響，將糙米爆成米香。

你的家是由一座米穀堆砌而成的城池，爺爺掌管家中大小事務。小時你總有吃不完的零食，惹得同學們都欣羨不已、垂涎三尺。那是爆出的香米再拌入麥芽糖製作的甜點，你總是看著爺爺在大鍋中將炸好的熱騰香米拌入麥芽糖，兩隻大手利索拿著小鏟攪拌均勻，倒入模具。金黃的香米略帶黏稠，你總跟在爺爺身旁，目不轉睛的盯著直看。爺爺總笑你饞，但哪個孩子不饞？你見爺爺拿出大滾筒，將模具的香米一次又一次的壓實，便知快要大功告成。這時你總會搬張小籐椅，坐在稍遠處等待。接著爺爺拿出菜刀和木尺，將香米一塊一塊的切割成為米香，你便從籐椅跳下，仰著小臉，爺爺總會好心的分你一小塊解饞。菜刀與木尺切割後的米香，有如層疊的磚頭。你總覺得你住在一座穀米砌好的城裡，爺爺是城主，父親是城裡的繼承人，也是保衛城池的砲手，你就是這座城裡最珍貴

的小公主，受到大家的喜愛。

雖然你有一個哥哥，但爺爺最疼愛的，還是你這個家中的么女。還記得你最喜歡坐在爺爺膝上，看他燃起一根菸，在繚繞的雲霧之中，說起米香的身世。你總愛問那個大砲點起火後為什麼要轉啊轉的。爺爺說，那是為了要讓裡面的糙米平均受熱，我們做人也是這樣，要公平，要平均的對待每個人。爺爺眯起眼睛，任煙氣在老藤椅上兜轉不休。可是你知道，爺爺最看重爸爸，最疼愛你。雖然已經盡量公平，但依然有受熱不均之處。你總會多拿到一塊香氣四溢的米香、多幾湯匙的甜米麩泡茶吃食。那個年代的家族龐大，爺爺一肩扛起全家人的責任，並將家業交給父親繼承，自然引起叔伯之間的不滿。但爺爺心意已決，不容他人多置一詞，於是你們家便與叔伯漸行漸遠，在吵嚷著分家的氣氛之中，爺爺將金錢分給叔伯，你們沒有金銀，但卻得到一座堅固的城池。

分家以後，你日漸成長，也到了青春年少的叛逆時期，再也不是那個鎮日膩在爺爺身旁小女孩。你開始跟著學校規範剪起西瓜頭，開始要張開眼睛接觸這個社會和現實，開始遺忘那座城堡的堅固與安穩時，爺爺突然得了失智症。那是一個遙遠的傍晚飯後，爺爺總習慣吃飽飯後去街上散步。返家後，一向健談的爺爺突然一聲不吭，露出恐懼害怕的表情，整夜無眠。父親問爺爺怎麼了，爺爺說他不能睡覺，一但睡著，這裡很多陰差鬼怪便要來捉他。於是不吃不喝不睡，終於送進加護病房。在家人悉心的照料下，爺爺雖脫離險境，從加護病房返家，但卻從此變了一個人，說不出家人的姓名、害怕獨處、無法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你還記得那年暑假，媽媽短暫外出，要你照顧爺爺幾個小時，你嘗試著想和爺爺說話，想要回到小時候，與爺爺嘻笑的情景。但是爺爺總是一臉害怕地問你，房間裡的電燈要怎麼開？要怎麼關？他好笨好笨，連開關燈都

不會。就這樣，一個午後，你教了爺爺三十次以上的開關電燈，總是每每話音剛落，下一個同樣的問句如海浪般旋即打來。有幾次，你嘗試問爺爺米香的製作方式，那是他熟練四、五十年的工作，絕不可能遺忘，但爺爺沒有一次回答過你的問題，宛如被磁碟被格式化般的一片空白，反覆地說著：不知道……想不起來……。你總無法分辨爺爺說的是真話或是假話？年輕的你不曾老化，絕不相信這些根深蒂固、再也熟悉不過的記憶，會在一夕之間，煙消雲散。

那時的家，宛如壓力鍋爐中的糙米，被現實之火不斷翻轉。米香是傳統產業，銷路越來越差，用來當嬰兒食品的米麩，因為牛奶的關係，已經越來越少人給嬰兒食用，加工產業興起，叔伯趁著這股風潮拿著金銀投資，聲勢水漲船高。固守老店的父親，每天依舊早起守衛城池，但那強烈砲聲，終究轟不走那名為貧窮的敵人。爺爺雖然失智，但父親依舊不願將店收起。那是爺爺辛苦打拚一生的辛勞成果，即使現在爺爺無法憶起，但這座城池終究是故鄉南屯裡成長的記憶。

詩人北島說：「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那麼爺爺失智這三年，無疑是最寧靜的日子。家中一切聲響轉入無聲，所有記憶都將消散，所有永遠都成為空白。這座城池日漸磨損、終至頹敗。爺爺過世，是在失智後三年。白色的布幔是夏天最突然的飛雪，你正要考大學聯考，正是壓力最大的時候，爺爺的過世，宛若這座製作米香的壓力鍋爐裡迸發的巨響，對你，對父親，無疑都是嚴重的打擊。那場喪禮親族相聚，你看著分家的叔伯們到靈前哭泣、致意，不知為何又想起了米香。你看著他們虛假的眼淚，宛若壓力鍋爐裡爆出來的香米，豆大的眼淚，裡面是那麼空虛，不帶感情。哭泣後臉上的表情沒有哀戚，好像在說，還好爺爺疼你們家，沒讓他們繼承到這破敗的產業，還好他們得了金銀，能夠投資加工出口，飛黃



騰達。

爺爺過世之後，父親再也沒有藉口固守這座城池，只好黯然把店收了，跟著友人學作其他小生意，有時去工廠幫忙，有時批貨賣衣服，宛如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但父親心底應是無怨的，那座城堡即使傾頹，亦是爺爺對他的愛。那碩大如磚的米香，堆砌起記憶中的米之城牆。彼時你考上大學，便有了藉口逃離那座傾頹的城堡、逐水草而居的父親，自己一人北上讀書打工，負擔自己的學雜費。但爺爺那意氣風發的城主形象，那一陣又一陣守衛家園的砲聲，卻常常在午夜夢迴時出現，甜滋滋麥芽糖的香氣搭上酥脆的口感，有時夢醒，齒頰似乎還留有餘味。記憶是否真的可忘？若真可忘？為何夜夜夢見那早已消失的童年滋味？你總是淚流滿面地醒來，想起最後照顧爺爺的三年時光，爺爺忘記家人的姓名、忘記自己的職業，忘記守護這座城池，你曾經怨恨上天何以要奪走爺爺的記憶？讓你的爺爺變成一個你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這些疑問，你在深夜的臺北租屋處時常回想，但終究沒有人能夠給你答案。

大學畢業以後，你留在都市獨自工作了幾年，父親與母親已搬離南屯老家，另謀居所。搬家時，父親唯一捨不得的就是那爆米香的壓力鍋爐，那被你形容成「大砲」的鍋爐，卻再也沒有用處。穀城已然消散，「大砲」亦無用武之地，再也再也沒有人為他填充彈藥，期待那爆發後的巨響與四溢的米香。母親曾要父親變賣，但父親總是不肯，對他來說，這等於是爺爺留下的「遺物」，穀城已然消散，留下來的壓力鍋爐，承載著父親對爺爺的記憶，也承載著爺爺對父親的疼愛。也許父親心裡愧疚自己無法如爺爺所願，繼承家業，於是每次搬家都不捨將那壓力鍋爐變賣，總是珍愛地將其帶著一同搬遷，也算是對在天之靈的爺爺，有個交代。

多年以後，你忙完上司交辦的諸多瑣事，步出辦公室已近晚餐

時分。「砰」地一聲，自街角那輛小發財車傳出，你不禁心頭一緊。那是多麼久遠的砲聲，隨著聲響而來的，是一陣白煙。那樣的白煙你再也熟悉不過，有人在製作米香。你顧不得自己還沒吃晚餐，就趕忙往街角那臺小發財車的方向走去。小發財車的老闆是位中年男子，比你父親的年紀還要再小個五歲左右。車上的招牌寫著販賣的商品，米香、米麩、還可混合各類穀物，不僅僅只有糙米，更可隨客人喜好添加種類。你突然恍然大悟，原來這幾年養生風氣興起，米香、米麩這種傳統食品，又重新受到人們青睞。老闆專注地為壓力鍋爐倒進穀物，再也熟悉不過的場景，你竟又流下淚來，好在天色已晚，無人看見你眼角的淚珠。

你向老闆買了最傳統的米香，那記憶中甜味在舌尖泛開，彷彿又回到幼年時，爺爺那指揮若定的畫面。那座穀城從記憶之土中竄出，每座牆面潔白、堅硬如新，固若金湯。城牆上，你看著爺爺帶著年輕的父親，一字一句地教他如何操作壓力鍋爐的情景。你亦想起爺爺那些喪失記憶的時刻，你決定把這些過往都化成文字，一一寫下，待到老時，一切都將忘卻，還可以循著文字的軌跡，將這些記憶修復完好，你亦知悉，只有透過文字，才能重新構築那座守護你成長的穀城，使它潔白如新，永不傾頹。

## 評審意見

### 陳益源：

這篇散文，文字淺白不甚雕琢，行文鋪寫層次清晰，將傳統「爆米香」產業的興衰，扣合著自家爺爺、父親家業的傳承，把「由一座米穀堆砌而成的城池」的家的記憶，寫得很有溫度。作者特別提到爺爺晚年失憶，觸發自己決定用文字重新構築那座實已消散的穀城，而這也正印證了文學的永恆。



佳作

## 許竣隆

### 得獎感言

曾有師長贈我一字句，此生有病，就得以書寫治其病。這話對於年輕莽撞的我而言，的確是帖良方。學習成為一個父親，我有太多的問題要解決，生活步調、人際關係……最重要的還是在脾氣上。與妻子磨合總是最令人難熬，小孩出生前後，更是整個家庭氛圍最凝重的時期，直至看見女兒誕生，短短十個月內、在產房內，種種故事我都想以書寫記錄，從而將自身治癒。

### 個人簡介

原籍高雄，現在為臺中女婿，默默出沒在東海、太平與建國市場，還是個散仙散仙的碩士生。最喜歡的就是爵士樂與文學，還有女兒。



散文類 · 佳作

## 膏肓

許竣隆

我有難言之惡。

壯碩的背脊連成微隆的山脈，沿隨山脈與肩胛陷落著淵黑的空洞，空洞之中吹拂潮濕頑劣的風，居滿黏稠難以排泄的惡念，迫使身體虛勞不耐，末梢寒涼，自面對純潔的靈魂從子宮剖開誕生，沉澱在洞中的惡性物質隱隱沸騰，毛孔噴湧著熱氣，體內死火山復甦躁動，膏肓遭受嚴重的撕裂。

而保溫的光熱，是此刻永恆的熱核。

在產房中熬忍二十四小時，室外的時序感早已從乾燥的唇邊脫落，世外的夜色與晝光也乾澀成眼角的睡意。唯一能感，是背上光熱，唯一能知，是肌膚第一次碰觸後，難以暢言的滿足。

心神的確還沉浸在喜悅之中，六識之中連意識都還不能反應過來，唯有身識清楚的感受著那六識麻痺後，足以延續至宇宙湮滅後依然稀存的體感。無菌冰冷的氣流輕撫著紫藍嫩嫩的肌膚，折磨在妳們母女間形成無形的臍帶，剖開光明，領受母血滌洗，我如此想像著，因沒能聽見女兒初開胎中之謎的哭聲，太遠了，只能想像著女兒從麻痺昏迷的母體中嚎啕誕生，剖腹產房隔了好幾重門，我努力將目光擠進毛玻璃的隙縫，處理污血衣料的女工先是剖開我目光，一旁自然產房也已經幾度出入產婦，高亢的哭聲剖過我耳膜，更剖開各種念頭。躁動不耐的情緒亦從剖開的隙縫中緩緩傾瀉著。

毛玻璃門又將再次緩緩閉合，時間亦如此開闔著，那道隙縫是光陰的傷痕，吹拂出裡頭無菌消毒後的氣味。剛想著為什麼女兒還

沒出生，遠處產房且呼應著我心海深層的聲納探尋，傳來細微的哭吟，的確是吟來的哭聲，如此細微，像是快樂頌近乎無聲的開序，鯨群或海豚以聲相引的契機，生命的聲音亮度從此震撼，我可以確定就是自己的女兒正來迎著，那聲音悠悠的，吟著生命的牧歌。女兒剖自子宮，又將我剖開，原本以為自己充斥惡念的肉殼早已無淚，眼眶此刻竟懂得雨水滋潤龜裂荒土的喜悅。

剖開的好似不只一處，背上膏肓廢土，裂開一道精準的痕跡，保溫光熱映照在女兒皺巴巴的臉上，同時也照在我背脊上，女兒滿足我空洞的心靈，也將我惡念蒸散。

我想，身體病根的確深重，發狂健忘等無不顯示，肩頸也不時拉響痠痛的警語，我曾一度認為是練琴所致，站立演奏低音提琴，左手壓弦右手拉弓，兩肩總是傾斜彎曲著脊骨，左高右低，加上三七步站姿托住琴身，琴正身不正，有時姿勢不確定就會影響左膝蓋疼痛，肩胛與脊椎磨擦，損毀著身體更消磨耐性，長久以來，已無法忍熬三四小時的練習，往往一時半刻就停止，或開始胡亂撥奏，藉此掩飾自己已經達到練習目的；有時盤腿捧抬筆電打字，頸椎曲的比稻穗更加謙卑，懸吊著脹痛的太陽穴，比稻穗更加圓滿外殼，其實內部充滿水腫，深夜恐驚醒淺眠的妻子，只敢在黑暗的空間盯視螢幕刺眼的光線，腰痠手痠脖子痠，眼睛也痠出乾稠的腺液，腦袋也痠不出任何想法，耐性隨著體內乳酸被排出，一時的靈光也被排泄殆盡。

女兒出生後，這樣的痠痛與不耐變成了劇痛，同時體現在妻子身上。妻子差點難產，在醫院五樓產房，她的哀吟超過二十四小時，產房總共四張產床，我從深夜駐守到隔夜，時間在半夢中被哀吟吞沒，隔壁孕婦一個個推入自然產手術房，皆成功順產，妻子在無痛分娩與催產的針液下依然不見小孩推出子宮頸口，加上護士助力不

當推歪了產道，只好從自然產變成剖腹產。剖腹後，橫切的傷口縫補八層，從子宮肌群開始縫，將體腔補上閉鎖，手術同時掏空子宮惡露，生命與產痛都被被優碘與紗布埋葬，腹部隆起了一座使婦女難熬的劇痛丘陵，山陰面被束腹帶繃住內臟穩固傷口，另一面迎來妻子蒼白的唇頰。

麻醉退後，妻子只覺得自己又回到產房，二十四小時催產不能輾轉側身，腰脊上插著針頭，無痛分娩的腰痛好像持續灼燒，好像連同自己的膏肓也成為琉璃的材質入火煨燒，下體痛，腰腹也痛，直到護士注射止痛針，她才能安然入睡。剖腹加上又吃了產婦全餐，我陪同妻子在醫院住了五天，背脊也痛了五天，病房的家屬床位又狹又窄，原是座位拉伸後變成皮椅床，我委屈著身體入眠，一翻身就驚醒，妻子劇痛沉吟我也跟著痛一起醒，頸肩也差點落枕了五天。

妻子也曾為我僵硬的肩膀擔心，她說我坐在椅子上總是矮人一等，看似謙卑，卻是極盡的將自己縮成矮人，明明就是一百八的巨人族，坐姿卻矮的連一百五也沒有，用背脊頂在座墊上，不時還要翹上二郎腿，坐姿怎會舒服？長久下來背痛肯定嚴重，她時常幫我按摩，拳骨握成尖眼，在背部穴位一個個鑽壓按摩，推拿到肩胛下方，我便痛的大吼會不會用太大力，實際上她根本沒出力，力氣小的連鑽木取火的手速都沒有，但膏肓鼓脹，裡頭早已生盡惡膿，輕觸便會痛的齙牙裂嘴。我常與妻子吵架，交往吵架，結婚登記後還是吵架，兩人皆是二十三歲，脾氣同樣僵硬，氣焰都想攀上彼此的頭上。

我與妻子曾在電話中不停發生爭執，她認為我不夠關心彼此生計，不夠盡責準備當一個好爸爸，我忍不住回駁，遇到事情就是想辯，質疑她不能為養育小孩約束自己，營養品不能每天吃，勉強自

已健走訓練肌肉以順利生產，她辯不贏我，控訴我用中文系口才雄辯，氣不過就冷眼用門離開，拿著錢自己跑去看電影，我回到家見不到她，急忙回撥電話尋人，臉書上看見她打卡吃麥當勞的照片，我又愣又怒，忍不住發了一連串訊息，揚言要到電影院把她揪出。

「我就是自己要自己看電影，你不要管我，難道我就不能擁有自己一點空間？反正我怎樣了你也沒差吧！」最後一通訊息接到手，她立刻關機避開我發狂的訊息炸彈。

那低冷帶嘲的文字語調很自然地在腦中模擬著，看見她就在眼前對我擺出嫌惡的姿態，悲憤冷嘲匯聚於嘴角。惡念不斷，反覆的滋生成為噩夢，與妻子爭論像是火藥點燃，經常滋生那些難以控制的惡念。足太陽膀胱經是唯一經過膏肓的經絡，從頭頂出發，向後行至枕骨處，進入脊柱兩旁的肌肉，深入體腔。那些難言之惡，是否也依循這樣的路徑在體內沉痾著，惡念從腦質中像是化學物質分泌著，麻痺管控情緒的腦域，沿著脊骨攀沿排入膏肓之中，將一切情緒激憤化。命盤顯示：性格發狂、健忘，容易不耐、暴躁，最後弄得愛人不睦。

「你很燦爛，但就像快燒盡的恆星，熱核無盡漆暗，隨時準備噴湧最後的能量。」友人在我臉書上發了訊息。

我似乎充滿著惡，惡生厄，厄又生噩，一者是根性，一個是壞運，最後是惡夢。惡滋生後將膏肓這塊腔體刨空，像是布娃娃不停的填充軟綿物體，它們沿著失去作用的足太陽膀胱經表面滴進腔體，將原本該排出體外的心尖脂肪廢液，全凝固成鐘乳石筍，腐蝕著，積累著，心靈是破敗不堪的，惡同時在上面刻滿著惡盡的經文。

第四天下午，趁著妻子進食，我獨自溜出醫院外尋覓食物，離開不停排送冷氣的空間，頸肩的痠痛在灼熱的烈陽照射下居然舒緩許多，背上總是刺痛的穴位馴服了兇性，甚至有著傷口結痂前後的

麻癢感。我在悶熱的氣溫下試圖將背脊袒露在陽光下，穿著黑色吊嘎離開院門，騎駛機車比平常更加緩慢的速度朝一中街行駛，路上車潮擁擠，若如同往常急躁，我必然加催油門一臺臺超越，發狂似奔馳，直至號誌轉紅才停下。

惡念若些微湧現，膏肓穴似乎又有一陣針刺感傳來，在醫院裡似乎也是這麼回事，想到必須耐著性子照料妻子，必須躺在極度不舒適的皮躺椅上，忍受隔床鼻鼾，忍受隔床小孩放肆的喧嘩吵鬧，那些看似雞毛蒜皮的事，總是能將我擊垮。

在戶外我並沒有耽擱太久，或說自己並沒有注意時間流逝，在火車站附近繞了一整圈後才回到醫院，聳肩舒展筋骨，彷彿能感受到細碎乾燥的鱗狀物從皮膚蛻下，惡的黏液似乎排泄在體表，乾燥碎裂，念頭有幾分通達平靜。

「你去了哪？為什麼這麼久？」蒼白的嘴角對著我細說唇語，妻子因剖腹而無力吞吐的字句，突然讓我難以習慣。

「去吃了臭豆腐，很久沒吃。」我說，但我並沒有在一中街停下，而是駕駛往更遠的地方，繞了一圈回來，享受陽光灑在背上，彷彿有花蕊在暖流中綻放，從壓抑的冷氣房中蛻下窒息的蛹殼。

「別再去吃垃圾食物了行嗎？注意你的身材與體重，這一鍋湯麵我吃不完，幫我處理掉吧……」妻子掙扎的撐起身體，「還有快點扶我起來，該看孩子了不是嗎？只有半小時……」

我默然矮下身軀，矮下直言反駁的語句，也矮下內心衝動的惡念，肩頸的疼痛舒緩，情緒也如發炎的肌肉消炎鼓脹的惡質。轉動床尾開關，我平視著妻子的腹部與蒼白的臉，床板曲折，同時也牽動妻子的傷口，疼痛在臉頰上觸擊著電流，若沒有術後止痛針，起身遠比進食更是一種奢求。

我攙扶妻子從病床上坐起，整個時程必須緩慢，兩人肌肉都特

別緊繃，我的動作必須更加輕柔，手臂肌肉蹦得痠疼，但雙手攙扶的角度更要如同摟抱嬰兒般慎重，妻子才能躬著背脊勉強安坐在輪椅上。

我掛著點滴，一手提著尿袋，推著妻子緩緩的朝嬰兒房走去。

新生兒安穩的沉睡在推車中，一一排成列隊，像是展示品，供那些前來探視的父母、親戚朋友們誘發著讚美與垂愛。我與妻子駐足在玻璃窗前，兩旁擠滿人潮，此起彼落的雜語將我們夾緊，妻子的眼神仍然專注的看著窗後的女兒。女兒氣色紅潤，透著一股稚嫩的光輝，保溫柔黃的光燈照撒著，時時張開著雙眼，用著還未成熟的視覺摸索著模糊疊合的人影。

「真的好可愛。」妻子吃力的離開輪椅站起，痛楚一瞬被喜悅所淹沒。

「好像你，頭真大，身體也是，比其他小孩都大好多。」

我看著妻子的背影，因雀躍激動而打直筆挺背脊，彷彿身體已經全然恢復，能夠正常自主，蒼白的氣色因激動而漸漸紅潤，母女或許能心心相印，她看著她，或她看著她，彼此譜寫早在子宮中密談的頻率，柔黃的光照射在妻女的臉，穿過我的背脊，更剖深了膏肓所撕裂的傷口，直接消融了無盡難除的惡念。（中醫言：治背病，首要讓背保持暖和，拔罐、艾灸等方式皆是如此，背若烘暖，病自然消除。）

攙扶著妻子，漸漸覺得妻子的身體不停顫抖著，臉上抖著淚光，我的雙臂與肩膀也隨她共振，似要把彼此身心都脫落開來，把惡念從靈魂上脫落蛻殼，從膏肓內的蛻殼穢痂抖出。我們相互攙扶，顫抖穿梭過背，手掌按撫在背脊上，佇立在窗前，嬰兒房中交互支撐著彼此的溫度。

「對呀，很可愛，是我們的女兒。」

我注視著女兒掛著唇珠上揚的笑容，窗面同時映照著初為母親的妻子，兩人重疊著相似的面容，以及我按撫在玻璃上的手掌，似有光從我指間裂出，唯有親情相互凝視才磨出的稜光。

那烘暖背上膏肓的光。

## 評審意見

### 宇文正：

這篇以病入膏肓的沉重命題入手，作者身心飽受病痛折磨，妻子生產過程亦驚心動魄。全文描繪各式疼痛，生理的、心理的，一層層堆疊上來，最後女兒的笑容，照亮了一切陰暗。生的喜悅，無庸說明，自然而然融化冰雪。



佳作

趙文彬

### 得獎感言

能夠獲獎，受先要感謝邱秀娥及鄧伯宸兩位老師的極力栽培，我就像嬰孩學步，首次獲得大人們的掌聲。非常感恩主辦單位及評審們首次獲得榮耀與肯定，我把這份榮耀獻給天上的親人，將肯定留給自己，今後的寫作之路會走得更堅定。

### 個人簡介

高中畢業。從事自助餐業及房仲業。深受父親影響，從小養成閱讀書籍的習慣，萬萬沒想到年過半百居然能得獎，一生中從來沒有這麼驕傲過。

散文類 · 佳作

## 回家

趙文彬

乙未年，季秋。

十四年沒回家了，終於登上返家的車，反而沒有歸心似箭的渴望心情。車速平穩，像時鐘裡的走針一絲不苟的孜孜前進，穿越鬧區上了高速公路。

公路兩旁的景緻與十多年前的差不多，景物是增或減很難察覺，令人感受不同的，是心境。睽違十四年，來的時候想法很單純，但經不起環境的浸染和時間的傾軋，這想法已是千瘡百孔的傷痕累累，今日重履來時路，陌生的恍如隔世。

躲在高速公路底下一條省道上蜿蜒綿長的送葬隊伍，這情景令我墜入一個像飄浮時光隧道裡的黑洞，瞬間將我拉往那年父親的告別儀式。

依照他人杜撰的祭文讀起來詰屈聱牙，每個字的發音大多失了準頭，一段段緬懷頌揚的句子被我讀的支離破碎，斷斷續續勉強讀完，聽的人可能不在乎，自己卻臉紅尷尬；心虛的揣著重來一遍的想頭，意念甫起，隨即讓乍起的哀樂聲浪所淹沒。悲慟的氛圍已氤氳成候，父親的「終身」大事豈可兒戲？

父親年少隨軍來臺，一路走來艱辛坎坷，但不曾有怨言；只有一回酣醉吐露對岸尚有一位親哥哥，僅海峽之隔，彼此離得這麼近，渴望有生之年能夠重逢。可是萬萬沒想到初次的離鄉背井，竟成了永別。

祭悼對於死者的撫慰將達至何種程度？無人能知。祭典冗長的

折騰過後，相偕入席大啖豐食，最終讓一場熱鬧掩埋了哀傷。參予追悼的人宛如友情客串的臨時演員，戲終，人散。

我是等父親的喪事結束後才開始悲傷的。父親臨終前於加護病房躺了兩天，我對著插了管子面無神情的父親自言自語，全是數落自己的不孝以及父親待我種種的好，父親像似無動於衷；當我提及前往對岸探尋大伯代為完成遺願，父親的心電圖終究為我上揚了刻度，馬上提高音量：「最好是等你康復了我們一起去。」語落數秒，竟望見淚水從父親的眼角緩緩淌下。

父親走了，猛然驚覺父親在我心中是多麼地巨大。

「人生七十才開始。」父親正好這個歲數辭世，到一個不可想像的國度裡重新開始。

省道上送葬的隊伍晃眼即逝，卻勾引悲傷於內心裡繞了一大圈。有些回憶的確傷人，也許只是一小段時間的痛楚，也許腐蝕一生一世。

車，什麼時候下了交流道竟渾然不知，總算擺脫了太過於平坦的車道，猶似脫困了乏善可陳的日子。平淡無奇的生活形式，令人有著被催眠的錯覺，總以為過著重複的每一天。進入市區，吸引目光的是周身呼囂而過的車隊，嗯！應該說是飆車族震天響的音樂所驚擾。感覺上類似環境音箱，謝金燕〈姊姊〉的勁歌舞曲忽左忽右包圍了車道，人與車共舞，靈巧穿梭壅塞的車陣，輕狂酷炫的車族曇花一現，尾隨漸逝的樂音滯留腦海，乍現姊姊的形貌。

印象中很少叫姊姊，叫名字的時候比較多。

讀小學的時候最討厭姊姊牽著我的手一起上下學，姊姊肥胖手多汗，掌心像關不牢的水龍頭，從來沒乾過，牽起手來黏糊糊的感覺很噁心，我常用開姊姊的手，每回她都說：「你你你不乖，我告

告告訴爸。」我怕打，所以手又乖乖地伸了回去。

姊姊很會讀書，父親常叫姊幫我補習功課，這可苦了我。最終發現，口吃，真的會傳染，尤其學齡之際每天耳濡目染，雖不至於像姊姊這麼嚴重，可從同學們訕笑的語氣裡得以推估自己被感染的程度。

記得入伍的時候，姊姊向公司請假要來軍中探親，我以避免舟車勞頓這個爛理由回絕了。後來母親偷偷地告訴我姊姊為了這件事哭了一晚上，方覺知傷了姊姊的心。

有幾年經商在外，姊姊突然問我有沒有空返家一趟？我說有重要的事嗎？姊姊有些靦腆，說什麼想看看我，順便想聽聽我叫她一聲姊姊。我遲疑了一會兒：「等辦完了事再回去。」

一晃眼十多天過去，幾乎忘了這檔事，是接獲母親的電話告知姊姊住院才想起來的。返家與母親趕往醫院，已經晚了一步。

姊姊罹患鼻咽癌瞞了家人五年，最終抵禦不了癌細胞的回頭啃噬。我自責地緊握姊姊不再黏糊糊的手，竟連一個「叫我姊姊」這麼簡單的要求都吝於完成，這時候才扯開喉嚨嘶喊著姊姊，又有何意義呢？

曾想過：姊姊天生口吃，可是阻礙姊弟情感發展的主因？其實是自己死愛面子的虛榮心在作祟。明知姊姊不會怨我，心裡反而更加難過。

人生無常，有許多事令人措手不及，也有許多事是不能等的。姊姊走了，我陪母親的時間變多了，兩人成了彼此心中唯一的罣礙。

車，依舊平穩的行駛市區繁華的路段，記憶中平凡的地段全都熱鬧了起來，尤其初來乍到的遊客，無可想像踩在腳底下的曾經是

掩埋垃圾的專區，這土地忍辱多年後竟翻身成了黃金地段。這算不算是無常的一種？我曾默默耕耘多年，終能享受經商致富的果實，卻因一時的貪婪也能一夕之間被打回原形。導致身陷囹圄的因素，我想，這和無常無關，是與個人欲望有關。

囹圄十四年來，母親習慣了倚門張望，痴痴等候遙遙無期的兒子歸來。我與母親像陷入了時間的泥淖裡，執迷不悔的無法自拔。

時間與刑期合作無間，無聲無息地攜走了青春和歲月。

第一天走進高牆，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無法擺脫從雲端墜入谷底所帶來的恐懼，難以適應異地而處的身分轉換；任由一成不變的工作來堆疊重複的日子，自我催眠，年復一年，唯有天暗了下來不受催眠的控制。兩坪大的囚室，裝盛著無窮盡的夢想，憑著「一席之地」便能趁夜潛逃廣袤無垠的虛擬國度盡情築夢，觀看那千奇百怪的睡姿，可想像正奔馳於各白的草原上，竭盡所能汲取夜裡的蜜汁來稀釋白天的苦澀，但有一個共同的弱點——畏懼黎明。

有時，覺得自己像一隻自轉籠裡的松鼠，無疑眼前的瑰麗只是複製品，奮力奔足是以為再加把勁即能碰觸渴望已久的森林與夜空。然而，明明那是飄盪眼前色彩繽紛的氣泡，從來沒有勇於戳破的氣魄。

白天黑夜的輪迴交替漸漸與我無關，全力投入一般人不可想像的國度裡苦心修行，努力學習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藉以宗教的力量來壯大貪瘠孱弱的心底。為安撫躁鬱不安的心靈，不惜叛逃尋求另一個宗教的庇護，偽裝很虔誠，讓自己看起來很忙碌，來抵禦時間悄悄地腐蝕心志，我一直都是這麼走過來的。

母親每年探監一回，僅一片強化玻璃的距離卻領受了咫尺天涯的感慨。彼此的話題，每年都差不多，最後一定會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母親早就學會了：「明天齣。」明知我每年會騙她一

回，春節將至，照例前來。

我也學會了提前幾秒鐘先放下話筒，消音母親離別前揪心傷感的話。目送遠去的佝僂背影，腦海裡重播母親臉上淚水和那每年徒增的刻痕，終能明白，這全是我欠下一筆一筆的清單。

我像搭乘穿梭時空的列車，任意變換時光隧道，倏忽間車已停置離家不遠的小巷口，喔不，是大馬路口，眼前寬廣的四線道路不知何時取代了似迷宮交錯的巷弄。昔日狹仄的巷道間常傳來自然的天真笑語，鄰居和睦融洽，人與人親切熱絡，一座眷村等同一個家。

常想念我眷村時代裡的童年，有我最原始的美好回憶，像生活在一個舒適安定不受外界干擾的圈子裡，彼此享用充滿創意的自製玩具，一切忠於環保；以及享盡大陸各省籍的佳餚美食，是現代孩子無從想像的那種。

都說是美好的回憶了，這最初的原貌怎經得住時代巨輪無情輾軋？輾碎的不只是生活，也輾碎了許多人的心。尤其那些永遠也回不去的老兵，眼睜睜望著自己苦心經營的家園，就這麼輕易地嵌入了時代的罅縫中。

曾幻想自己如馬克吐溫所言：「以垂老的模樣降臨世間再走向稚嫩的嬰兒。」便可重返我想念的童年，或者，人生可以重來一回。

終於到家了，很難相信自己回到一個陌生的初生地，隆起的建築物像膨脹飽和的欲望將城街裹住，往昔的淳樸熱絡不復，擦身而過的只有嘈雜冷漠的車潮。

臺南至臺中兩小時不到的車程，彷彿歷經了漫長的歲月。下車，回家，腳步特別沉重。

避過高樓的障礙，幸虧是家門前擠滿了人潮，一時之間難以辨認家的位置。於戒護人員陪同下穿越人群，想是身繫桎梏的因素，好久好久不見的親友臉上全掛著戒慎恐懼的表情，只有幾位陌生孩



童躍躍欲前，若不是大人阻止，肯定上前笑問我客從何處來？

彳亍難行地跨入玄關，與代辦主持喪禮的舅舅頷首示意，把握有限的時間跪於母親大體前快速地緬懷一遍，偏偏挪不出多餘的時間和空間來懷念，全讓淚水給填滿了。

唯一的親人悄然而去，我還能說些什麼？而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完全感受了至親一一告別，無庸置疑的，我成了孤兒了嗎？或者從此了無牽掛？

全程不發一語，連親友的撫慰亦置若罔聞，可迴避不了戒護人員的軟性催促，冷漠地拋下親友，上車，「回家」。

時間依舊一絲不苟地將發生過的一切各自推往該去的地方，同時預留了未發生的位置。我繼續漂流時間的河，河裡有韶光魅影婆娑，等候時間將我推往該去的方向。

### 陳益源：

這篇散文，語氣平淡，不過蘊含的情感卻十分深厚。文章從「十四年沒回家了」寫起，藉著回家沿路上所見、所聞，先追憶起父親與姊姊的過世，最後才透露出作者此次回家的目的是為奔母喪，而且結束之後立即又要「上車，『回家』」，被押解回他現在服刑的住所。這篇監獄受刑人的佳作，其中的追悔與無奈，很能得到讀者的共鳴，值得鼓勵。



## 蕭羽芳

### 得獎感言

感謝我身旁所有支持我寫作的人，對於創作初得獎我感到非常榮幸能獲得評審青睞，以後亦將繼續在創作汪洋中努力，讓文學能量充沛生活。

### 個人簡介

臺灣省雲林縣人，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



# 蹦火仔

看著呼嚕嚕的水煙蒸氣，裊裊上升的水氣與在旁咖啡沸騰煙氣，相應著燙的平整的白桌布，形成一股特殊的氛圍。祖母正打著瞌睡，猛然的驚醒，對我莞爾一笑，眯起眼看著我說：「你曬得可真黑喔！囡仔真不能偷生啊！真有些你祖父當年的影子。」我知道，奶奶又夢見祖父了。

人啊！就如同江河裡的千萬卵石，在末端支流的圓融，大概是想著繞回最初的憧憬與悸動。自小回憶中，當時奶奶總是在傍晚牽著我的手，到碼頭邊繞步等待蹦火魚船的出現，雖然在同一個角度看海吹風，但是仰望的方向卻不同。那時只與矮樹同高的我，總是仰望著星空，而奶奶仰望的，卻是她終身依傍的海上夫君。

如今奶奶年事已高，早已不再港邊散步，思念過往就如同一縷炊煙，繚繞著人心頭的窗櫺，見著一瞬間卻縈繞一世。推出輪椅，祖母收起微笑轉身坐下，雙腳緩緩踏上腳踏，隨著輪椅的大輪左右向前轉動，祖母心事也徐徐轉了心頭。在出家門時瞥見門框旁櫃子裡的老照片，海波反射著陽光，儘管刺眼的令人皺眉，依偎在祖父旁的伊人，卻依然咧嘴笑得燦爛。

今夜，港邊的仰望依舊，海風徐面依舊，祖母卻仰望起星空，而我仰望的，是過往曾經炙燙祖父心靈的這片港灣情懷。

時光就像一把利刃，狠狠切開人與人在這個世界親密的連結。

祖母迷離的眼光中，似乎想要穿透時空的結界，抓取追尋回那過往的綺麗。祖父終身從事漁業，熱衷於海卻從未想征服這片汪洋，常道海洋就像是自己的母親，討海人討的是情感，討的是安定。依戀港灣的情愫在空中潛泳著，當年金山港邊，還是個蹦火魚仔興旺的時期，可以看到一塊塊未切割的電石矗立港口邊，漁民打碎切割後帶上船，只要電石一碰到水，瞬間爆開來的巨響以及如雷的亮光，得到了青鱗魚的青睞，震撼著黑夜，點亮了夏季漁民養家活口的曙光。當魚跳出水面來吃火時，漁民奮力將叉手網一揮，撈捕起一群一群的青鱗魚。

站在港邊，猛力一吸，盡是海港鹹鹹的海腥味，這到底是，多少人魂牽夢縈的家鄉味道，讓出外求學的我，總在夜半驚醒時分，這樣的海鹹彷彿都可以穿透距離的枷鎖，迷幻著我的大腦讓我以為身在碼頭邊。站在港邊黏膩的海水氛圍，黏膩著肌膚，黏膩著海港孩子的童年，也黏膩著今生與海港切不斷的世代情懷。

海風迎向祖母的面龐，拂著銀白的髮，拂不去歲月的痕。在月光微微照映下，銀亮的髮絲飄動，像極了陷在海流漩渦裡的青鱗魚，仰望著電石的火光。皎潔的光照下，祖母緩慢的說出，當年就讀金山中學時，在那及笄之年的炎炎夏日，一日與同儕下課後海邊散步，一群女孩嬉鬧中，在海港邊碰見了燦笑的青年。一身黝黑的肌膚與雪白的牙齒，襯著海面，大海的恩賜，鹹甜的海水養育著魚群和漁民。祖父總在半夜捕魚下工後，帶著一身海水鹹氣，偷偷來到祖母家樓下，祖父那經過一夜海水浸潤的短褲，濕漉漉的騎著卡打車，沿路從海港邊，滴水到祖母家門口，冰冷的海水，沿途烙印下兩人的刻骨銘心。兩人總聊到了海風將短褲吹乾，出現了一粒粒的鹽結晶，呵欠連連的彼此，才依依不捨的道別。祖母說當時總是透著二樓房間窗前的幔，目送愛人騎著咿呀的鐵馬離去。

日復一日，有天阿祖透早出門，趕去參加南部親戚婚禮，門一開赫然發現了坐在長椅上的兩人。此後，阿祖總會拿著一條竹竿，夜裡就守候橫躺在門口，嘴裡總是叨念著要趕跑打漁的。從那時開始，祖母每天晚上在二樓陽臺，遙望著遠遠的港邊漁家燈火，每當漁船響起「蹦！」的一聲，祖母的心總會隨之糾結，不知道祖父正在哪一條蹦火魚船上奮鬥著，希望藉著捕魚的燃燒光線，可以照亮心上人的容貌。在家中頂樓有著祭拜祖先神明的神龕，紅紅的光透出玻璃，祖父笑著說，在海上往那個方向看去，紅紅的一小點，就像開在心上的花，他知道伊人在那裡安歇著，就會更努力打拼。兩人藉著火光相見，如果說這也能算一種幽會，那這可算是世界上最遙遠的相見吧。

由於祖母家裡，當時開著傳統小吃店，阿祖一大清早總是去市場買菜，事發後依舊白天工作，但晚上卻沒好好休息，一個禮拜後的一日清晨，開車前往市場的路上，一時不察閃神撞向對象的來車，頭部受到撞擊，因為腦部受創，阿祖在病床上嚷著一對手顫、一雙腳麻，家裡經濟頓時也陷入了困境。落日還沒有墜入海平面，祖母急奔到港邊，拉著正推移電石、擔任火長的祖父，抽抽搭搭的哭了起來。昏黃的路燈閃耀著祖母因焦急落下的淚水，心中的忐忑不安就像那蹦魚仔的礮石，因祖母的淚水而激起火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能為家做什麼呢？祖父當晚決定向漁班請假，船長看著緊張兮兮的少女，立刻允諾祖父，找了其他的火長準備出海，隨後祖父在家中煮了魚湯，拉著祖母的手往醫院直奔去。

一開始一口也不願意喝的阿祖，看著一日日送魚粥湯來再去港口的祖父，表情一日日的和緩起來。一日，祖母不在，阿祖便開口了：「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你捕魚這樣的不穩定，實在是無法把心頭肉就這樣交給打漁人家。你每天這樣來，我知道你是一個懇實

的年輕人，找個穩定的活做吧！」祖父說什麼也不想要放棄自己父親親手交給自己的漁船啊！

想著責任在身，再怎麼艱苦時刻都要支撐著，想到身上背負著如此沉重的使命，祖父只是支支吾吾的應答著會更努力，而往後的白尾鯛魚湯依然送的勤，更多了許多薑在其中。日復一日的感動，終於讓阿祖點了頭，明白眼前這個男人是真心把自己女兒捧在手掌心疼，疼得連一點委屈都不讓祖母受的人。無怪乎，每當喝著白尾鯛薑湯，祖母總是面露微笑，原來吃的也是當年愛情的味道。

「蹦！」一聲，稀子船上點起了電石，閃耀的光束阻斷了祖母的回憶，一樣的月光，一樣的海港，波光粼粼依舊，囊昔的四、五十艘的蹦火魚船，棲居在海面上，而來去快速的就像是流星，受到烈焰的吸引，竄奔飛躍而出的魚群，是蹦火專屬的花星，如星空畫布的海面，海水的微波動，像極了絨布上的皺褶，網落抓不住水銀光流瀉，此起彼落的乙炔火球豐滿了漁家。今日，僅剩的四艘船，在這片沒落的星空上繼續航行，仙女棒總是綻放那一時痛快的火光，快速興起的蹦火魚仔產業，也在迸發出燦耀的火花後，驟然的衰竭的走到了末端。祖母靜靜望著前方，昏暗的燈光、濕氣蒸蒸的眼眶，看的到底是星空還是彼端的海岸，早已摸不清也看不盡。儘管，蹦火仔這項特殊技術性的傳統漁業，在臺灣已經有百年歷史，最興旺時期全臺有三百多艘船，養著萬戶人家。一年之中，夏季為出海季節，記得那時，祖父總是期待著每天起風時，無奈這樣天意順人的時刻並不多，真正名符其實的看天臉色吃穿。電石一遇水點燃，青鱗仔飛躍而起，身上亮晃晃的鱗片反射著光線，遠遠看就好像光暈圍繞的拱著漁船，染成金黃色的海面，守護著這一群靠天吃飯的漁民們。

我的父親手藝很好，在阿祖的建議下，學生時期便到了餐廳

當起學徒，他闡述著那時阿祖說什麼也不願意讓父親繼承祖父的漁船，但從祖父身上學到了許多知識，祖父心底明白打漁人的心晟，深怕那樣的責任會壓的讓自己的金孫喘不過氣。祖母則是在一旁笑著說，可不想讓未來的媳婦，與年輕的自己一樣，總是仰望著海港尋找愛人身影。曾經喜歡在港邊觀察漁民的我，引起了家中的擔憂，深怕望著望著就往海裡捕魚去了。而就在去年，我上了大學後，主修建築的我，嶄露出對於建物的喜愛痴迷，才逐漸彌平了家中的煩憂。然而，更讓我感嘆的是，父親終究還是賣掉了祖父的漁船，那曾經在海面搖晃過數萬回的梯子船，撐起兩支長長的桿，遠看就像是一雙翅膀，與討海人在蔚藍的海上漂泊著。縱使在我心中，對這項傳統文化遺跡產業有著滿滿的不捨，但父親告訴我，在褪下不捨的外衣下，內裡藏得，著實有著更多的不安。現在仰望這美麗的海港，我才明白，不捨的，是賣掉了回憶，而不安的，是賣掉了珍貴的文化記憶。即便我有多喜愛，那礮港邊的躡火聲，卻依然抵不住這流傳已久卻即將消失的美麗。

### 陳益源：

這篇散文，著眼於新北金山礮港一帶「躡火仔」的傳統漁獵文化，藉著追敘自己爺爺、奶奶發生在礮港邊的愛情故事，以烘托往昔「躡火仔」背後賴以維生的漁民生活，頗具新意。「礮港漁火」，曾是昔日文人吟詠的金山八景之一，到了本文作者筆下，則顯得更加貼近庶民生活，在這種於夜間以電石加水發光來誘捕青鱗魚的漁獵方式逐漸式微之際，文學記下了即將消失的美麗。



## 藍舸方

### 得獎感言

在臺中生活了許多個日子，但開始嘗試探索、真正初步認識臺中已經是很後來的事。

我嘗試寫下自己身為外來者的身分，從進入、接受與感知自己變化的過程，將幽微的一切用筆描繪。關於這些，能有機會被認可，對我而言是十分開心的事。

往前的腳步仍在繼續，我所不知道的臺中還有許多，我將保持住好奇心，持續去觀看、感覺與紀錄。

### 個人簡介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學生。  
從大學時期開始有頻繁接觸文字的機會，至此開始嘗試創作。  
曾獲東海文學獎小說、散文佳作，礮溪文學獎小說優選。



## 路徑迷宮

這個城市因為人而開啟了意義，像是從眠夢中清醒過來時，才有提筆將那快速流逝、模糊的景色記下的可能。又或者像長大的路徑中學習著的各種語彙，「失落」、「離別」等等，皆是在我經歷過了以後，那些詞語才能成為我不可能忘卻的存在。

當這個城市朝我湧來的時刻，也幾乎像突然發生的夢。我抓住夢的殘跡，用筆尖將它勾勒進來，一點一滴地打造屬於我腦海中的城市，依著約定俗成的平面地圖為基底，慢慢打造起屬於我的都市風景。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我對臺中的唯一印象是一堵很長很長的圍牆、以及彷彿沒有盡頭的森林，那是我第一次來到臺中，母親開車帶著我到東海大學遊玩，但是，直到現在，我依舊會懷疑是否自己的記憶出了某些擅自改動的差錯，因為我的回憶裡，竟沒有一般人最為印象深刻的教堂，也不記得自己吃過帶點能讓光穿透的純白色牛奶冰，沒有熱鬧的夜市與人群，只有樹、蜿蜒的小徑，以及遠方逐漸昏暗的日落，我的手向上高高的舉著，緊握母親的手掌心，不停的走，樹林的邊界越趨模糊黯淡，在我快要累得嚎啕大哭的時候，迎面而來的光使我們停下，我感覺到一陣痠麻從終於止步的腳掌心往上竄延，我不曉得當時的自己走了多久，但當我再次回到東海大學的時候，我已經成為這裡的學子，直到我從此地畢業為止，我都不曾找到符合當年我跟母親一同走過的幽暗小徑，只能在短短

五分鐘就走完的相思樹林當中，回憶起一絲絲母親當時越握越緊的掌心力度。

所以，當我第一次登上大學裡謠傳中最能完整俯瞰臺中市景的樓層頂端，我幾乎無法相信，原來我周遭的樹林，我以為蔓延無邊的樹林竟是如此狹小，我所在的地方，並非城市中一抹綠洲，更像是即將被磚塊般的高樓所吞噬的最後林地，風吹過眼前的樹頂，它們搖搖晃晃，像面對著無數鋒利利齒而輕微顫抖的原始小獸，當我在沒有任何系上、社團的雜事紛擾的週末，踏上校門外的那一條長路預備坐公車去火車站轉車返家，我總忍不住回頭張望幾眼，那時的我，明明是要往臺中的市中心靠近，我卻覺得自己正在離棄一個溫暖而柔軟的核心，我強迫自己從這個核心中被吐出，彈射在橫越過大半個臺中的六線道馬路，時急時緩地行駛在擁擠路上的公車裡，我沿途跌跌撞撞，直到跌入南下開往彰化的火車車廂中，那份因背離而造成的不安才慢慢緩和下來。

往後的四年皆是如此，無論那條寬闊的馬路做過多少的更動，開挖、重鋪柏油、承受不了過多輪胎輾壓而復碎裂的表層，然後封路，改動快慢車道分隔島的寬度、建造巨大甲蟲殼般蹲伏的快速公車站、被漆成藍色的路，至此回家時要多過一個馬路才能搭上公車，繼續搖搖晃晃抵達火車站……。這一切一切的改變，都不能更動我對相對於東海這塊綠地之外的城市既定的不安與疑惑，尤其在最接近畢業的時刻，我從最初登高遙望都市的樓層望去，那城市上方飄著的霧霾竟不知在何時變得更加濃厚，城市的輪廓模糊，蹲伏在幽暗的灰色空氣底下，城市被埋在使人不安的粒子當中，形成一道比過往強烈的障礙，那些屏障使城市的形貌融合為更加單一的色彩，單一到我以為那是城市本來的樣子，每當我近乎不得已的踩上

窗口，於是它對我才開始有意義。

但是，就在我初步真正的踏入這座城市的時候，我們的讀書會卻已然接近尾聲，這份存在好像才正要開始就準備結束了。T 返回他南投的家，閉關準備考研究所，K 接到了兵單，學姊考取位於嘉義的博士班，D 則是要去到連時區都與我們不同的捷克，念他所喜歡的科系。當夏日走到尾端的時刻，這個城市即將剩下我與 L，而 L 終究也是要回香港的。

對於離別，我永遠都來不及準備好面對。

「之後大家就幾乎都不在臺中了呢。」某次聚會中，忘記是誰說了這麼一句話，大家沉默一陣，隨即又笑鬧起來。我用力的吞嚥，避免自己的話語和自己的思考同步。「是我，只剩下我留下來了。」我將這句話留給自己，望向眼前的人們，嘗試記住更多關於他們的輪廓與曾經提起的地景，我想我開始有些明白，為何劉以鬯會用潮濕來形容記憶，潮濕的地方幽暗而靜謐，記憶只能是屬於自己一個人的，我將在此間探尋，翻找那些光線還來不及照射的所在。那些美好的人引領我初識此座城市，當他們離開以後，我只能自己去試著理解更多，而這跟他們本身的存在有著極為類似的氣息，我才剛開始認識他們的輪廓，他們實際的內裡、餘下未知的部分，只能依循留下來的線索，靠我自己獨自填充。

城市因為人而熟悉，也因為人而陌生。是人將我帶進這裡，而在人離開了以後，這個城市的意義就產生了變化，我將用城市來尋找那幾張臉龐，試圖在記憶隨著時間沖刷而消褪輪廓之前，補充、修復，不停地嘗試完整他們，就像我如果從夢中驚醒的剎那便不停的回想，夢就有可能更加清晰……然而，在這之後，當我看著他們

那條六線道，我便幾乎像是一個屏住氣息的逃難者，將自己縮到最小，好像可以讓自己距離那團迷霧遠些、再遠些，那時候的我，壓根不想要偶爾從自己想像中的保護殼中探出一點點眼光，觀察一下這座城市可能會有的其他色彩，因為我從沒思考過這種可能性。

然後那座城市突然向我湧過來。從那條六線道的直線盡頭，那個原本對我只有單一作用的火車站為中心點，一路向外輻射，火車站的地下道，穿著高中制服的女孩們彈著吉他與斜對角的街友相對，他們各自唱著各自的曲調，來往的過客擇其一的容器讓手中的錢幣叮叮咚咚落下合唱；比賣冰淇淋和糕點的古蹟再遠一些的街口，有許多大我沒多少年齡的男女，為一些對這座城市色彩貧乏的人如我，藉由他們的行為與語言，逐漸為我漆上臺中舊城區的專屬顏料。我開始提早幾站下車，從第一廣場和電子街開始，然後再從第二市場的小巷弄鑽過，走進一間過去經過數十、數百次的一間名叫紅豆麵包的麵包店，然後和相偕散步的爺爺奶奶一起坐在賣潤餅的路邊小店，邊抹著汗水邊喝著免費提供的菜頭湯……這一切在大度山上所沒有的生活風景，在我終於願意從那條重複來回無數次的大路上岔出去，走入鑲嵌在邊緣的小路時，一點一滴地從平面裡浮出，為我擦拭掉那份我堅信已久的灰色，那時，我才知道，那份灰並不是一團互相糾纏、令光線難以折射出更多色彩的顏料，只不過是過於淤積的陳年灰塵，需要費點力氣擦拭，好還它掩蓋其下的本來面貌。而這一切，來自於一份我意料之外的緣分，一群我從來沒想過會認識的人們走進我生命的過程，他們的臉成為一串開啟城市的鑰匙，我初次從原本自己運行的軌道中偶然彈跳出來，落在不曾踏上的小路，經過幾間有著日治時代留下來的舊窗花與鐵欄杆的民宅，幾個看來已無人居住的生鏽拱門，經過以日文書寫店名的舊歌

舞廳，推開一間看來新穎的小工作室，他們等在裡面，那是藉由我系上學姊所引介的讀書會組合，成員各自帶著不同的故事，只因為喜歡閱讀而聚集，不過問太多過往與未來，只在此刻，毫無多餘的規範阻擋各自的思考，坦誠地對同一份文本進行討論，提供各自的知識與見解分享。

成員 T 與 K 是出櫃的同志，一個性格活潑熱心，笑起來就不見他的眼睛；一個沉穩內斂，社會系背景的他，總能針對文本的背景知識有所補充。我們的聚會時常飄散著甜甜的蛋糕香氣，那是個子嬌小的學姊親手做的點心，我們常戲稱她是所有人的姊姊，當成員有人遭遇問題或困難的時候，她都是第一個開始嘗試提出解決方法的人；D 是行事明朗爽快的行動者，在開始聚會到現今短短的一年當中，我看見許多物事從無到有地在他手中成形，包括一間書店、幾場講座與主持、還有正在逐漸成形的刊物。香港人 L 輕輕地捧起手中的《酒徒》，用粵語開口念著：「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我們閉上眼睛，揣想那份幽暗而潮濕的空氣，以及劉以鬯筆下交錯而過的愛情。

從此，我開始從直線的路上不斷離開，拐進更多的小路，彷彿一種癮，我用自己的雙腳實際踏過更多地方，對我而言，只有我親自走過的才是真正存在的，我用行走為雕刻器具，依著成員口中的舊城為引子，慢慢的雕塑屬於我自己的城市，我像個初來乍到的遊人，對一切滿懷好奇，並驚訝於過去自己竟是如此的無動於衷。隨著越來越多次的聚會，我一點一滴的了解成員們各自生活在城市當中的故事，於是，在我待了四年、且決定繼續留下攻讀碩士的時候，這個城市才終於開始鮮活起來，城市不再只是我返鄉必經的一種背景，因為從他們的眼睛，原本封閉的城市對我敞開不同面貌的

停留在字句線條上的樣子，這段回憶卻更恍然如夢。我已經預見了我未來的樣子，我將一次又一次的跳上行駛於那條長長的、徑直的大路上的公車，上車下車，徘徊於每一個站牌周圍，我會獨自一人，迴繞、迴繞，在沒有圍牆的迷宮裡，試圖尋找一份熟悉臉龐偶然一瞥的瞬間、尋找出一條走出去的路。這條路如此簡單，僅僅區分順行和逆行，但我卻在它的邊緣迷路。

如果記憶本身也是一份活生生的生命，我將藉由我反覆珍藏的動作，嘗試留住一切不可能全然留住的，延長它的壽命，奮力的拉遠它與死亡的距離。就像一張懷舊的老照片，如果好好的保護，便能延緩它褪色的速度。或許，當他們有朝一日回來，我可以跟他們講述更多關於他們離開的日子裡，他們曾經所關注的城市的種種變化，那些路細細的蔓生，盤旋在我身上，而我盼望在重逢的日子裡，我能夠為他們展現一朵美麗的花，正如他們所給我的風景一樣。

## 評審意見

### 吳 晟：

本篇描寫由小時到長大後，對於東海大學、延伸至大街小巷、逐漸擴大的生活領域，寫下在臺中的城市記憶，引領讀者探索許多不同的風貌及心情故事。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潘治嘉



散文組決審會議紀錄

## 摹寫人生群像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散文組共收到 233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賴鈺婷、方秋停、凌性傑選出 18 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吳晟、陳益源、宇文正，互推吳晟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宇文正：我覺得很難得的是，能在文學獎的投稿作品中看見這麼多各式各樣、不同行業別的生活經驗，舉凡手作麵線、挽臉、蹦火漁船……等等，是我覺得此次閱稿中感受最深也最有趣的地方。這些傳統工作很可能會隨著時代而淘洗，藉由文學獎的投稿創作，就足以為文化留下一份美好的足跡與記述。較可惜的是有些作品語法較為怪異，文字精準度稍嫌不足。就整體內容而言，作品的特殊性是很高的。

陳益源：我也同意宇文正老師的看法。這次的作品內容多元，有許多讓人感到驚豔之處，也有不少對於各種行業、民俗傳統的書寫，其中也明顯看出有受刑人的作品，或可歸功於王志誠局長至監獄演講，鼓勵受刑人提筆創作有關。有些作品在遣辭用句的拿捏與

運用上略為不足，這是較為可惜之處。

吳晟：今年投稿作品均具有相當的水準，作品的生活性很強，題材多元，而非千篇一律的制式文章，在閱讀時感覺十分有趣。然而文字上的表現卻呈現較一致性的語調，即便仍有一定的深度，但就題材與表現方式兩者不夠契合，例如描寫鄉土題材過於文藝腔，是我在閱讀時感覺較不協調的一點。

為配合散文類的得獎數目，因此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兩票：〈回家〉、〈我的室友卡夫卡〉、〈麵線〉、〈穀城〉、〈膏肓〉

一票：〈蹦火仔〉、〈野道翅聲〉、〈我的魔法阿嬤〉、〈金屬人〉、〈路徑迷宮〉

召集人吳晟議決，兩票作品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預計由評審各自推薦，當中再決議兩篇入圍第二輪投票。

### ■ 一票的討論

#### 〈我的魔法阿嬤〉

宇文正：我的一票作品有〈金屬人〉和〈我的魔法阿嬤〉，我傾向推薦這篇。此篇描寫從事收驚工作的阿嬤的一生，細節豐富，清楚描寫收驚的儀式過程，平實的文字節奏輕快。思索為人從事收驚的阿嬤在生命的最後如何維持她的尊嚴，情節樸實而動人，因此我希望這篇可以入圍。

吳晟：我也覺得這篇描寫阿嬤的生命歷程非常有趣，可惜角色敘述不夠清楚，基本上這篇仍有可取之處。

陳益源：我之所以未圈選這篇的原因是，有太多相似的題材描



寫，就閱讀經驗而言較無特別之處。

#### 〈野道翅聲〉

陳益源：這是我所圈選的五篇之中唯一一篇沒有和其他兩位評審重複的，也是入圍決賽的作品中唯一一篇附有註解的，作者想藉此讓讀者明白用語的來歷，並不妨礙閱讀。內容將書法的學習心得與觀察昆蟲的感想相互對應，有其匠心獨具之處，文字能力也具有一定程度，但我並不特別堅持推薦這篇。

吳晟：我一開始也覺得這篇不錯，就自然書寫的文字能力很好。可惜內容的寫字和觀察昆蟲兩大主軸的呼應有些牽強，連結性不強，因此我未選入這篇。

宇文正：我同意吳晟老師的看法。

#### 〈蹦火仔〉

陳益源：這篇所描寫的是傳統漁業的捕魚方式「蹦火仔」，利用魚群對火光的趨光群聚而捕撈，在金山地區仍存有這樣的傳統，是篇題材非常特殊的作品。

宇文正：這篇雖然是描寫傳統的蹦火漁船，但並未清楚描寫蹦火的捕魚方式，閱讀上有種未竟的可惜之處。用句有時俗套，有時又過於咬文嚼字，閱讀起來也不夠通順。

吳晟：我同意宇文正老師的看法，這篇題材特殊，但細節不夠深刻。亦有可能是作者對於自己熟悉的情節忽略，沒有留意讀者未必明白，若能費心描寫其中的過程，這會是一篇不錯的作品，因此我覺得這篇可以保留。

#### 〈路徑迷宮〉

吳晟：這篇作品描寫由小時到長大後，對於東海大學，延伸至大街小巷的生活領域，寫下在臺中的城市記憶，是一篇不錯的作品。

宇文正：我覺得這個主題的想法很好，可惜的是內容偏重過多的心情感想，卻忽略描繪街巷的景象，未能向讀者呈現他的視角，如果能直接刻畫人物或風景，這篇的主題會更為鮮明。

陳益源：我也認同兩位老師的說法，同意這篇入圍第二輪投票。

### ■ 兩票以上的討論

#### 〈回家〉

宇文正：這篇受刑人的作品平實地記錄了家人和自身的親疏與離合，以回家指涉作者身體的牢籠與他內心的牢籠，內容平實而感傷，也從中讀出他的懊悔與無奈。

陳益源：這篇是唯一一篇手寫作品，一眼就可看出是受刑人的作品，也很高興能有這篇作品進入。內容的語氣平淡卻有力量，原本以為回家是家鄉，讀到最後才明白回家只是回到原先押解他的牢籠，結尾強而有力的突顯出命題的意義。

吳晟：這篇雖然文字尚佳，但我覺得敘述情節不合習俗，例如代辦主持喪禮的舅舅這個段落，也可能是因為家人都已不在的原因，大體上仍是不錯的作品。

#### 〈我的室友卡夫卡〉

宇文正：這是最喜歡的一篇。這是篇獨特而知性的散文，借卡夫卡的名義，談到豢養昆蟲，擴及到和卡夫卡閱讀相關的人物，旁徵博引，選材別有慧眼而不牽強，是篇文字暢快、博學多聞的散文。

陳益源：這篇也是我首選前幾名的散文，也正如宇文正老師所說的，知性的散文難免會給人落入掉書袋的閱讀感受，感覺上作者仍有刻意置入相關的知識。但內容的連結性頗強，談到卡夫卡也很

容易讓人聯想到《變形記》，所以在養锹形蟲和卡夫卡之間的連結確實很巧妙，只可惜用典太多了些。

吳晟：這類型的文章我很佩服，但牽扯太多，會覺得閱讀上有點雜亂。

#### 〈麵線〉

宇文正：對我而言，我喜歡閱讀生活經驗之外的作品。只可惜這篇作品的文字不夠精準，描述過於雕琢，題材和文字不夠對應，其實這種題材大可用平實的文字表現出質樸的生活面貌，會更能說服讀者。

陳益源：的確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例如將食用麵線的自己形容為「神祇」，可以解讀成神像前的香煙裊裊和麵線熱騰騰的蒸氣煙霧形象相符，猶如被供奉的神明一般。作者確有巧思，只是語言不夠明瞭。

吳晟：我也有同感，這篇的語詞敘述過於簡略，在交代上說明的不夠清楚。但這篇的題材猶如現代社會的現象，內容所提及的手工麵線面臨絕傳，雖然未明寫出傳統產業的掙扎，但仍真切地表達出傳承與堅持的信念。

#### 〈穀城〉

宇文正：我很喜歡這篇描述關於米香的追憶。只可惜結尾對於親戚的觀感、評價過於武斷，未能以事件或對話來說服讀者。

吳晟：我也同意宇文正老師的看法，但我可以理解年輕一輩對親戚長輩的觀感很容易受到父母親的影響。這篇的優點是命題扣合米香的形容，描述的段落非常仔細，可惜引用詩人北島的詩句過於突兀。

#### 〈膏肓〉

宇文正：這篇在談生的喜悅，前段從生理的痛苦、心理的陰暗，

堆疊到後段嬰兒的誕生照亮了一切。情節營造上有些刻意，但結尾溫暖感人，契合人生體驗。

吳晟：這篇的描述細膩而深刻，寫出了作者內心的感受，給人感覺溫暖，是篇不錯的作品。

陳益源：這是篇描寫初為人父的喜悅。不過我的觀感是作者在描述上較偏重自己的苦痛，而忽略了對妻子的關懷。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三篇一票者，決審委員針對剩餘七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7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我的室友卡夫卡〉16分（吳晟2分，陳益源7分，宇文正7分）

〈麵線〉16分（吳晟7分，陳益源5分，宇文正4分）

〈穀城〉14分（吳晟5分，陳益源4分，宇文正5分）

〈蹦火仔〉11分（吳晟6分，陳益源2分，宇文正3分）

〈膏肓〉11分（吳晟4分，陳益源1分，宇文正6分）

〈回家〉9分（吳晟1分，陳益源6分，宇文正2分）

〈路徑迷宮〉7分（吳晟3分，陳益源3分，宇文正1分）

〈我的室友卡夫卡〉和〈麵線〉同分，由三位評審檢視這兩篇作品投票結果，陳益源和宇文正兩位評審均給了最高分，因此決議由〈我的室友卡夫卡〉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麵線〉，第三名為〈穀城〉，〈蹦火仔〉、〈膏肓〉、〈回家〉、〈路徑迷宮〉同列佳作。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

新 詩

P O E M





## 王正良

## 得獎感言

社區樓下住戶的面孔，每隔一年半載，或有變化，只在搭電梯的時候，眼神閃爍遭遇，才確認這件事。大抵樓層低，輪椅進出方便，看護熟練地推移時光，早晚逡巡社區外的廊道，累了坐在池邊，兀自與手機談笑，輪椅則固定住老翁低垂的視野，視野中蕭瑟的記憶也許飄到遠方，成為幾行詩句。感謝評審，持播此詩因緣，以志生命大小事。

## 個人簡介

花蓮出生，成長於豐原，現居臺中。中興中文博士班畢業，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臺北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竹塹文學獎、臺中文學獎、磺溪文學獎、臺南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等。



## 電梯裡的童話

在通往十八樓的電梯鏡面裡  
輪椅假裝遠征，而阿妃手中客家擂茶的氣息  
持續琢磨寂靜的殘跡  
彷彿南方的雨季悄悄淹沒肚臍  
直至電梯開啟，伴隨頭家嬤的孫女說再見的牙音  
流瀉出去

頭家嬤低頭探視半身不遂的輪椅  
定格如海岸的浪花，海鷗叼走青春  
徒留晚霞與螃蟹吞吐的泡沫相逢  
如愛人眼中的沙粒眨眼成為老伴  
而老伴眨眼，遠去蘇州賣鴨蛋  
遲遲不肯歸返

電梯按鈕如燈火跳躍  
不斷磨亮阿妃乾涸的夢境  
記憶蹲坐床沿，悄悄偷渡  
碗底沉積的河粉與鴨仔蛋剝落的殼  
清晨的雞啼聲中，Me 哼著歌謠挑擔上街  
旋律搖曳著一家十三口微顫的唇色

註1：「去蘇州賣鴨蛋」，閩南諺語，指死亡。  
註2：「Me」，越南語，母親的意思。

頭家嬤的孫女以手指裹旋阿妃的衣角  
等候電梯開口，讓躲迷藏的爸爸現身  
卻只重複聽見「電梯門要關了」  
「要開了」「要關了」……瞳孔明暗交涉  
阿妃說，就像越南的無憂樹開花了  
落在爸爸的肩膀上，一朵接一朵

一天又一天，電梯樓層的按鈕明滅  
像一種通關密語安慰頭家嬤  
這裡不是子宮，不是囚禁情感的棺槨  
電梯保持倫理的線性運動  
只是配合地球旋轉  
將思念的摩擦降至最小

阿妃凝視頭家嬤的孫女想起五歲的弟弟  
離家那天把她當成一棵樹，爬上頭頂  
偷拔白髮像種菜般偷偷栽入馬尾  
那是阿妃在這座島嶼努力尋覓的色澤  
只在按摩頭家嬤的小腿時  
看見家人挨餓的時光

電梯裡來來去去的鼻息逐漸累積成雲朵  
飄啊飄地，降落家鄉，成為雨季的一部分  
頭家嬤的孫女對阿妃頻頻喊 Me  
阿妃低頭哄著  
「可愛的小小姐，我不是妳的 Me」

哭聲零稀，弟妹的臉龐也隨之模糊起來

頭家嬤在空中花園栽種老伴最愛的夏堇  
花影偏斜，遮蔽眼前閃爍的美  
阿妃復健頭家嬤的記憶  
也溫習自己與小小姐相仿的童年  
此時電梯淨空，壁上的魔鏡顧影歡喜  
一切彷彿回到最好的位置

### 蘇紹連：

這首詩將時空壓縮在小小的電梯裡，讓幾個人組成密切的關係，也藉著電梯裡的物件：按鈕、鏡面、燈、輪椅、門以及密切的鼻息，表現出他們融合的情形。詩中以越籍看護阿妃為主角，敘說其照顧頭家嬤及與小孫女，而引發生死聯想及家鄉親人童年生活的回憶。這首詩也是穿越時空的，從臺灣回到越南，由現在回到童年，電梯的「鏡面」變成「魔鏡」，頗有營造魔幻寫實的效果，是一首充滿戲劇性的詩，是臺灣許多有外籍看護的家庭寫照，也是外籍看護的心情感受和觀察心得，題材不令人陌生，卻是少有詩人能寫得出來。

## 評審意見



## 李鄴伊

### 得獎感言

在紛紛爆料的年代裡，我們終於知道自己處於一個充滿假裝、充滿毒素的世界，好多化合物和毒素名稱都陌生幽冥如咒語，在身上留下隱密的控制。我們盡可能遠離，但你永遠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隱藏在生活中毒害你。有時候我們焦慮，有時候我們恐懼，有時候我們蒙著頭不聞不聽，假裝若無其事，詩的末段就是我对這個時代的隱喻。

### 個人簡介

1984年生，宜蘭人。彰師國文系畢業，嘉義大學中文所碩士。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葉紅女性詩獎、磺溪文學獎首獎、基隆海洋文學獎首獎，以及其他獎項。作品散見創世紀、吹鼓吹、葡萄園、海星雜誌……等詩刊。覺得寫詩是一件誠實且快意的事，目前正在嘗試寫作不同風格的詩。



## 毒

神創世界；人類創造新詞：三聚氰胺、修飾澱粉  
你低低吟誦，不確定是否念錯  
那些陌生名詞何時學了幻術  
早就在生活裡各個罅隙裡定居

喝一杯加熱毒液不加奶精  
以為自然是最好的方式  
你不知被那雙誠懇眼睛騙了一次  
又一次，點一盤鄉味快炒它從不加辣  
但它修飾  
修飾暗底來的惡意  
修飾你的記憶  
以為記憶裡家鄉的古早味就是彈牙的

其實食物的冒犯  
不若想像多  
空氣與水更有剃刀神情  
你強健、肉身有力、心靈充盈  
是長年服毒長大的不壞金剛

那些病弱的花都死了

帶著瑰麗的病斑躺在肅穆眼神裡  
誰都可以看到時間的消蝕  
毒沒有隨時間死去  
沉積的棺木漫出惡臭  
所有人在此刻側身  
避免自己被弄髒

你讀了幾條秘辛，僅記守則：  
越不自然越毒、越鮮豔越毒  
那時生活天真  
電視上的承諾永遠鮮豔，騙徒芬芳好聞

唯獨先知在荒原中低低長了瘤  
他背負一個承諾  
現世再也不得的樂園，在那裡  
所有金剛與惡鬼斷絕一切欲念  
百毒不侵  
無夢擾亂

他是先知不是世界本身  
瘤在毒的輕輕碰觸下盎然茁壯  
樂園到底沒有成為我們的  
而他成為一枚那麼容易逝去的影子

在雨中，有人撐傘送葬  
只有幼童的眼睛看見

靈魂被毒雨灼傷飄起的煙霧  
我們彼此靠攏不為瞻仰  
而是掩住他的耳朵  
避免他死後還聽見  
國家被毒徹底佔領的消息

演說者瞧見我們的哀傷  
叫我們都學第二專長  
紙上只有喜劇演員一個選項

從此我們學會笑眯眯地走鋼索  
顛巍巍地活

## 評審意見

### 白 靈：

一首反映食安問題的詩作，對社會現實的混亂、無力感，充滿嘲諷和批判。後半段甚具隱喻，先知暗指長庚毒物中心的林杰樑，他亦是毒的受害者，其壯志未酬去世與先知之死相呼應，反諷了連毒物專家學者也無法逃脫毒的迫害，極度影射了整個社會陷溺於不良商業模式與公共道德潰決的深谷，無以自拔。



## 何志明

### 得獎感言

不知何故？我想起了一個曾做過的夢，想起了一片旋落的枯葉，潮水打亂了沙灘，是我們該感到難過的時候了。

感謝內人的支持，感謝評審，感謝臺中市。

### 個人簡介

筆名何小明。補教老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桐花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宗教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玉山文學獎、蘭陽文學獎、桃城文學獎、浯島文學獎、夢花文學獎、馬祖文學獎、漂母杯文學獎、大路關文學獎等獎項。



## 悲傷時凝望遠方

背向落日  
 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廢墟，忡忡的餘火  
 像懺悔一塊麵包或者  
 默禱一張安靜不下來的遺照  
 然後緊緊摟著虛弱的孩子，直到  
 世界模糊起來  
 也許還有一些沙塵彌漫的憂鬱  
 彷彿人去樓空的信仰，隨風沉浮  
 看看誰的國籍無路可退，看看某個種族  
 如何靦腆如何易碎  
 或者膚色暗淡得像病危時的恐懼  
 看見了嗎？不停逃跑的河流  
 不停轉身的我們

硝煙縈迴，鬼魂的脈搏難免微弱  
 而羈絆，不就是將頻頻回首  
 的家園，蹂躪成  
 窒息時所需的套繩  
 即便緩緩舉起雙手，那麼簡單  
 那麼貼近武裝分子的任性



但平躺下來就是一切了  
地上拖曳屍首的血痕  
如同提高分貝的輓歌，音色柔柔地  
朝心窩痛刺而去  
側過臉的時刻，再也沒有其他表情了  
像老鼠浸泡於甲醛  
緘口無語是唯一的愛

黯然前進更何況神經質的蟻群  
有人說地球那麼大  
難民來了請小心。  
我們打結了  
基於憐憫，手伸過來用鐵絲網  
把人類隔了開來，但每一次的勇氣都是  
大海，譬如我們是一艘艘  
搖搖晃晃的小船  
奮力航向你們健忘的新聞  
偶爾呼吸侷促，偶爾  
佯裝樂觀，那不僅僅是一場暴雨的理解  
一道界限的感傷，為了殘忍  
只好用三歲小小的身軀  
趴在土耳其的沙灘，終於上岸了亞藍  
他酣睡的姿勢，以為這就是人生

有些人死於活著，有些人活著  
因為死亡，而我們曾經存活

感受過地平線昇起的霞光  
雖然屢屢惦記著最後離開時  
那些來不及帶走的昨日，但我們  
可以捧腮屈膝，靜靜等待星宿閃爍  
並慶幸還有一雙澄亮的眼眸  
足以斷腸

### 賴芳伶：

2016年，一波又一波中東的難民潮，在高壓極權政府的脅迫宰割下，為了生存，不斷冒著世人難以想像的危險，穿越陸上邊界，或經由海上偷渡，希望逃離魔掌，追尋一線生機。「亞藍事件」即為其中之一。年僅三歲的小亞藍跟隨父母逃難，被人發現時，已不幸溺斃於土耳其的某處沙灘。趴臥無聲的小小身軀，透過影像傳媒，大大震動了全世界。這首詩篇抓住此一主題，抒寫其中無比的辛酸，尤其在方興未艾，戰火依舊連天的今日，更汨汨流淌彷彿永不停歇的感傷無奈。詩篇中不免譴責「武裝分子的任性」所造成的人禍，而「難民來了請小心」一語，自然也反諷地潛藏了廣大的反省之心；然而，只能「捧腮屈膝」的「我們」，是否也只能「靜靜等待星宿閃爍／並慶幸還有一雙澄亮的眼眸／足以斷腸」？作者以此作結，確實回扣詩題指涉的困厄消沉。

整體而言，作者文字相當凝鍊，哀憫之情拿捏得宜，思維深邃幽微。惟此類題材若處理不慎，可能使得目的性壓過詩創作的純淨特質。又，建議：詩末宜簡要附註「亞藍事件」。

## 評審意見

## 爸爸手冊



佳作

張英珉

## 得獎感言

一直以來，只有嬰幼兒手冊、媽媽手冊，其實，有了小孩之後，我真的做了一個用 EXCEL 表去計算小孩什麼時候喝奶（因為我的孩子長不大，第一個月只大了兩百克），隨著換奶粉、尿布等等事情，當孩子逐漸長大，會說話會頂嘴（是的，兩歲半時就會頂嘴了），我突然覺得這些資料彌足珍貴，那是永遠無法做假最真實的記載。

這首詩只是抒發心情，竟然能夠獲獎，謝謝評審對這篇平實的詩作的偏愛。（其實……我甚至不敢拿給老婆看）

## 個人簡介

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畢業，影視編劇，入圍過金鐘獎單元劇編劇獎，出版過五本兒少作品，一本編劇工具書，還有生出兩個孩子（這是這時代最大獎項與艱辛努力啊）。

最喜歡練習長跑，因為可以順便抓神奇寶貝，寶貝球，GO。（把手機丟出去）



我望著初生而懵懂的妳  
 思索以科學測量年歲的方法  
 到底是生下的一瞬間即是誕生  
 還是意識到「我」存在那一秒  
 人生方才開始——我試著書寫  
 一本爸爸手冊，以表格記數：母乳  
 一瓶三十，四小時一次  
 然而妳難以入眠，或許飢餓，以奶粉三大匙  
 180c.c. 水化解；生長曲線落後，僅 3%  
 意謂不是的父母，無法  
 將嬰兒飼育成肥滿的小豬

每次餵食，如灌溉種子的雨量  
 有時陣雨，有時一場瀟灑的霧水  
 按照哭號的力道，判別這雷聲宣告  
 是驅動生命的最基礎：餓  
 還是痛楚自腹中鳴鼓

我嘗試謄錄關於妳一切  
 牽連的線索；國際奶粉價格崩盤  
 但島嶼的奶粉依舊高昂；尿布的單價

一包與十包有何單價差  
不知妳美夢的啟動程式  
但我已知曉輕撫頭髮，是避免噩夢的密碼

此後，我已將診所距離記錄清晰  
「門口穿著醫生袍的大象醫生」300 公尺家醫診所  
「門口有電動搖搖車的臺大醫生」200 公尺小兒科診所  
疫苗時間一到，妳害怕打針  
其實我也一樣。護士展示：瓶罐顏色  
請耐心比對標籤，避免色盲  
方才能將微量病毒流竄妳身中  
用以生出抗體，抵抗人生中的各種不快

從此，妳是否將我藏入妳的眼際  
為妳手舞足蹈，換來咯笑  
有時妳以淚珠如雨，在我的胸膛積水  
總在出發急診之前，含淚酣睡  
我呼喊妳的名，以額撫額  
附耳輕聲，妳成為我的另外一個愛人  
比母親更常沉睡在我胸膛

我已記錄一份爸爸手冊  
信效度：高，然而為何一轉眼  
啟動咯笑開關已轉換  
噩夢程式又到來。或許僅是身為父親  
沉醉在稀薄成就中；或許是被女兒美夢時

笑容迷惑，忘了翻閱必然到來的  
下一頁：屬於妳的未知與空白  
將要用一生等待，縝密填滿

## 評審意見

### 蘇紹連：

寫初為人父的心情及想望，以實際行動自己編寫育嬰手冊，在這手冊裡，餵食紀錄見出父母的辛苦和憂慮，奶粉、尿布的價格見出經濟的波動，健康或就診紀錄見出父母的關愛和奔波。為父把育兒的紀錄稱為爸爸手冊，充滿自信，是為人父的一種喜悅。詩作寫得很實在，雖然直白，但很生動。



佳作

楊語芸

## 得獎感言

這是一首寫給不再清靜、不再清淨、不再親近的清境的哀歌，祝禱它會再有名實相符的一天。

## 個人簡介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放舟文河十餘載，曾於新聞、戲劇、出版等產業鬻字維生，現為文字工作者。著有《造反的演員》、《藍海青春後樂園》，並有譯作《死刑臺前的告別》、《無辜者墳場》及《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等小說與非小說。其餘創作散見於各媒體。2014年開始嘗試新詩寫作，並獲臺中文學獎、礪溪文學獎等獎項肯定。



## 偏移的函數

### ——詩記清境發展史

我們該怎麼翻越史籍的敘事  
從一個公雞形狀的山頭開始苦行  
據說連牧場的牛隻都信仰自由  
但飛機、山炮與毒氣構成的三角函數  
卻成為鏡像裡的櫻花，於一個忘卻  
祖靈的時代，被紙鈔認養

我們進入乾涸的高地，一朵一朵的頭骨  
像凋萎的烏雲，在歷史的震央再次  
激起新的暴雨，滇緬的戰士挾帶救國  
熱情，與被遺棄的憤怒，以義民的  
日常，種植眷舍以外的果樹  
只為了安頓一家的貧病

合歡山、奇萊山與能高山把噪音圍成  
一個詭譎的三角，重型機車蜿蜒  
像是匍伏山路的巨型昆蟲，把狗吠的  
回音驅逐出境，救國軍的子孫販售  
脆弱的景觀，於歷史的標高  
向祖先的風骨說一聲：  
莎啞娜啦

我們把肉身置於三個頂點，每一條弦都是  
地平線，或者尚未開發的斷垣，那些  
閃爍的霓虹都想移除靜謐的夜色  
這塊不應切割的直角，竟被  
一列背山的建築吞沒軸線  
我們只能面向還看得見  
的日出，苦笑

我們即將告別這面後殖民的山壁  
綿羊不准哭，老樹不能哭  
別把落石變成眼淚，草原上的  
露珠依舊見證春去  
冬來的雪景

我們即將告別後現代的民宿：  
從英格蘭、地中海、峇里島望向都鐸  
王朝與一點巴洛克的文藝復興  
各種矛盾的理想，早已為了  
謀生，與銅板和解

我們即將遠去，於剪毛的秀場  
把霧色收在眼眶的餘角，青青草原的  
頂點上，被大雨擊沉的軸線都是  
斷崖的悲傷，我知道弧上的  
圓心，逐漸與土石

從原點偏移

我們即將遠去，以背影告別這塊  
蹣跚的土地，晝夜交會的直線  
將於違建的小木屋裡  
成為一條交割命運  
的反切線……

### 賴芳伶：

這首詩書寫「清境」地區的史緣和地緣，涵納清領、日殖時期、國府統治，以迄於今，深刻梭織時空，交錯人文地景風物，娓娓道出先後的來者去者，儘管相互競爭，彼此殘殺，其實都攀附在同一的命運軸線上，從而帶出當前被現代文明普遍物化、庸俗化，唯金錢是尚的辛酸及省思。作者的視點既能入復能出，詩篇中某些意象，如櫻花、義民、合歡山、奇萊山、能高山……頗能精簡運用，極富感染力。大部分的文字也凝鍊得宜，詩行轉折適中，堪稱詩質精醇，意旨遙深。不過，或略有小疵，諸如使用「函數」、「三角」、「反切線」這些數學語彙，有否必要？會不會增加一般讀者的閱讀障礙？再者，每小節皆以「我們」起頭，似乎也顯得制式累贅。作者不妨再思。

## 評審意見



佳作

蔡信義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對拙作的肯定，在我跨越耳順之年的下坡路，慶幸健康篤定活絡在這個新的時代裡，耳聰目明可擺渡小小的夢，用詩來見證，生活是不是我們尚待詮釋的領空？且讓我們的身影與風景，在一首詩的悠遊裡！

### 個人簡介

出生於 1951 年，經濟困頓的年代，野鴿子的黃昏，沒有高學歷。喜歡書寫，自戀於文字的美感，經歷某種層級的比賽，而逐漸會一點硬筆、書法的技藝。曾獲全國硬筆字大賽佳作、全國書法比賽優選及佳作、聯合報短詩優選、臺北市扶輪社徵文銀筆獎、震怡文教基金會新詩類第三名、臺中縣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等。



## 練習步

然而，我已被耳順之年的時歲驅逐至此  
我選擇超越太陽而早起  
快步健走，在一個明亮的上坡路  
從一種感覺，變成一種行為  
所以一切健康篤定，隨鳥聲穿越  
那久候自己的山林，芬多精悠悠醒轉  
我享有過份的寂靜

早已不再思索青春的光景  
枝桠已生長，葉梢可以承受時代的風雨  
玻璃窗無意折射，我的手機  
在生活的暗流中滲透  
與時間對決，偶爾  
打開臉書更新夢境

所以在生活河流漫湧，通過  
昔日約定好的磁極，那等待被描繪的  
意境與堆疊，抵達全新的一天  
倘若此刻，可以老驥伏櫪  
離開被馴養的花園，重新瞻仰  
看這世代的風潮穿行而過

我們可以彼此確認，令苦痛的  
都可蔓生為汲取養分的根鬚  
從一顆水滴開始

不能遺忘信仰，像午后的日光斜曬  
可辨認一點明亮，正悄然排列  
像拉開一道抽屜，可以找到合理的  
記憶來由，生活而打上條碼和戳記  
不再行進時間裡像無邊無際的旅遊  
逐日擺渡小小的夢，和一點試圖  
離苦得樂的確幸，以及在日常  
如何煎好蛋餅，或輕煮咖啡的  
步驟與語氣，而輕輕喚醒  
自角落呼息的盆栽

當生命如夜車全速前進  
在下一個思想抵達，也無法  
攔阻的風景飛奔，一如  
生命要如何仔細聽寫  
如何詮釋一剎，當情緒霖淫  
在老舊的水域釋放浮球，而一路漂移  
在歲月的經緯，我的言語仍須爬行  
如同要持續練習，我清涼的口白，以及  
貼近書寫，關於生命  
及其那微小的隱喻  
在時間衰老之前

### 賴芳伶：

這首詩提煉生命一路走來的軌跡，詩篇始於耳順之年的感懷。其清新綿密之處在於，詩中的「我」，儼然、坦然面對看山又是山的人生階段，故能「選擇超越太陽而早起」。甚至讓自己「快步健走／在一個明亮的上坡路」，「隨鳥聲穿越／那久候自己的山林」。第二小節貼切抒寫「我」雖「早已不再思索青春的光景」，但仍與時俱進，偶爾「打開臉書更新夢境」。到第三小節，則設想「倘若此刻，可以老驥伏櫪」（似乎不無志在千里的豪情），那麼詩人將更成熟地觀照不同世代的風潮，或許可以不再像從前那樣，屈居在「被馴養的花園」，更清明地「彼此確認」，昇華生活的苦痛成為互相潤澤的水源……詩篇至此相當完美，最好及時收束，以留下嫋嫋餘韻。可惜後續的兩小節，顯得有些多餘。末節「生命」一詞，重覆出現三次，疏於剪裁。

## 評審意見



## 羅羅

## 得獎感言

年許不參賽了，人生能天真爛漫的時間不多。評估計算，世界一直來一直來。好吧，這種事是自己來丟臉，誰叫是老爸呢？從抽屜整理自己挖出一篇舊作。限於行數，只好把一首拆半，拆了又似瘦削，不管了，投吧。甫過滿月，成績竟出來了！感謝臺中文學獎，及評審。是你們的有容及肯定，讓我得以繼續做夢。



## 個人簡介

筆名羅羅、昆羅爾。畢業於臺灣中山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創英所。曾獲馬來西亞海鷗年度文學獎、新加坡方修文學獎、臺灣梁實秋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獎、zoom 自在短片獎、我的桃園印象微電影、客家 45 小時影片競賽、大學盃年度百大影像等等。現為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班學生兼中文系兼任講師。著有詩集《詩在逃亡》、《小米書》。

## 出發

趕在人生的大雨降落以前  
必須要整理好行裝——

- |                                     |      |                          |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寬沿帽  | 當小徑暴露在世界之外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長袖上衣 | 就穿越多歧的紛想，撿拾細碎的意象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野外背心 | 心，遂比彩虹鍬上的鞘翅更豔麗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防寒衣  | 麻衣迷彩，擬化成一株沉默的植物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長褲   | 觀照天地行跡，蟲聲鋪排妥當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運動鞋  | 草木叢生迷失了鞋子的方向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膠鞋   | 既是沉默的抗拒，又是包容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水    | 洗滌了焦躁的耳朵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簡餐   | 就像麵包填補饑餓的黑洞，餅干也可以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背包   | 崩裂成塊與雀鳥分享，秘密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照相機  | 姿態為自己新的風景，鏡頭下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望遠鏡  | 曾見證過靈魂□□（A 飛翔 B 游泳 C 其他）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捕蟲網  | 或為更巨大的命題籠罩，如死亡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攝子   | 是鞘片逐漸凋萎，自然運行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三角盒  | 日常如斯，從白晝到黑夜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急救包  | 創造到毀滅，自然輪迴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雨具   | 山川安然，萬物滋長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手電筒  | 走入黑暗尋找發光的星辰              |



- 放大鏡 確認螢火交舞，黑夜更黑的道理
- 水鏡 妳說歡慶之後有悲傷的基調
- 空瓶 如星墜落，像雨，似塵
- 地圖 掉在安全的夢土上，睡去
- 指南針 因為如此堅定著信仰，美好的
- 溫度計 必能感受輕薄透明的善意，以心為弓
- 筆 以目為矢，謙卑地
- 筆記本 跪在意識邊緣，靜獵筆記裡
- 圖鑑 有冀金龜輕輕推動世界的軌跡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黃鈺菁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新詩組共收到402件，由初審委員解昆樺、嚴忠政、林德俊選出17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白靈、蘇紹連、賴芳伶，並推舉賴芳伶為召集人。

####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賴芳伶：現有17篇作品進入決賽，大致上看起來是以臺中地景歷史人文為主題，有普遍性對生命存在的探索，有反映生活的艱困，其中關涉到老人、中年、幼兒、外來移工等問題。創作題材堪稱多元，有的寫作技巧熟練，有些則是嘗試之作，不過，凡能進入決賽者，應該都不錯。

蘇紹連：對於今年的臺中文學獎，我的看法是作品充滿多樣化，從生活、歷史、地誌、親情都有寫到，可見投稿者所關心的事皆有不同層面，題材很廣、包羅萬象，有些作品技巧太過，有些是略顯生澀，其中，我也發現到有部分作品顯見是為比賽而寫的，像是難民的問題算是舊題材了，不過綜觀全體，富含詩的音樂性、節奏性之作較少。

#### 白靈：

具新意和形式試驗的一首詩。出發生態調查或探險前的裝備檢驗，不外食、衣、住、行及調查用具之必備物，因非觀光性質，又必須真確科學記錄，乃對每一項行裝的目的和必須性作了一番反思，像用感性檢查理性一樣，必然矛盾叢生。句跟句之間乍看下有些轉折不順，唯也有亮點，如第六行到第十行，後面寫地圖到圖鑑處是此詩精彩處。當然如能語句上下彼此若有更多連結，自是更佳。

白靈：這次新詩徵文條件是 20 至 50 行，可是寫到 40 至 50 行占多數，跟其他文學獎的區隔性難以顯現出來，裡面題材多樣，可既然是臺中區域性的文學獎，臺中是個大都會，可寫的東西非常多，我會強烈建議：第一、詩作行數不要太長，寧可三十行以下；第二、以臺中文化、地景和人文作為徵詩的主軸，這樣一方面與臺中民眾生活較相關，另外詩的行數短一些，能讓民眾好閱讀，提高普遍性，在公共場合較好展現出來。當然這裡頭好詩不少，但投稿者為得獎而寫詩的傾向太強烈，且是刻意將詩作膨脹到比賽要的行數，所以我會建議之後的徵文能將詩的行數降低，拉近與庶民的親和力。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選 4 篇，結果為：

一票：〈練習步〉、〈出發〉、〈我們解體的中年〉、〈爸爸手冊〉、〈當你在新城市扛起舊時光〉、〈偏移的函數——詩記清境發展史〉

兩票：〈毒〉、〈悲傷時凝望遠方〉、〈電梯裡的童話〉

召集人賴芳伶決議，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 ■一票的討論

### 〈練習步〉

賴芳伶：我是覺得這首詩提煉生活的軌跡，非常精純，文字細密，經驗老到，不是生手的作品，需要很細心來閱讀。我尤其欣賞第三小節，從「倘若此刻，可以老驥伏驢」至「從一顆水滴開始」，節奏感還不錯，最後詩作收尾也處理得很好，詩末四行「如同要持續練習……在時間衰老之前」，終於把生活的坎坷、歡樂、辛酸昇華到看山又是山的境界。最後看向遠方，迎頭面對未來，托出「人

一輩子都在練習學習」的旨意。

蘇紹連：我一讀開頭也是相當喜歡，可是給我感覺太冗長了，希望能縮短行數。我只喜歡前面三段，寫上山、以樹來比喻適應現代生活，其中「離開被馴養的花園……看這世代的風潮穿行而過」，有種豁達的心境，若詩能寫到第三段末就終止的話，餘味會無窮。第四段則用「像……」的比喻過多了，讓這首詩的意象有點下墜了，所以我就沒選這篇。

白靈：這首詩立意挺好，意象也豐富，我同意賴芳伶老師所說，第三段寫得挺好的，缺點是整首詩太長，有點像是為了參賽而刻意堆疊它。另外，同樣的詞彙出現太多了，像是「生活」、「生命」，除非這些詞彙出現有不斷加強的意義，要不就會顯得累贅。這首詩有許多亮點，也寫得不錯，若細節上加以斟酌會更好，如第四段第四行「記憶來由……不再行進時間裡像無邊無際的旅遊」，這兩行太囉嗦了，且有些矛盾。

### 〈出發〉

白靈：這首詩寫法滿有新意，出發者開始整裝上路，要去從事旅行探險、調查的活動，很像人生一種過程，從一開始的前七、八項跟衣服有關，後面兩項跟食物有關，後來跟出發者的行或觀察有關，當然句跟句之間乍看下有些轉折不順，但我覺得有些地方具亮點，像是第六行到第十行都接得滿好的，而寫得最好的是在後頭，尤其寫地圖到圖鑑這裡表現不錯。兩位評審可能會覺得這首詩的真正意圖不知何在，但我認為這樣的詩具有實驗性質，可以參考看看，跟其他詩作的差異性滿大的。

蘇紹連：這是一首圖像詩，左邊是清單名冊，內容有寬沿帽、長袖上衣等等，有帶則打勾；右邊的詩句是針對前面清單的延伸想法。我是將每一項看成一行詩，這首詩就是一行詩所組成的，律動

感比較沒那麼足，且形式架構左右兩邊組合起來，也未能組成一個聚合的意象。

賴芳伶：能看見其新意，表現形式讓人聯想陳黎、夏宇……。兩位老師已提及此詩的優點，我承認一行就能成詩的地方寫得不錯，唯整體看起來，那麼多物品要「趕在人生的大雨降落以前」準備好，好像有點痕跡外露。

#### 〈我們解體的中年〉

賴芳伶：這是一首中年感傷之作，用字上是別出機杼，當然本詩不是毫無缺點，也不是我心中最好的首選，但能夠把一種中年的滄桑感潛伏在起起落落的語意之間，還有大家對生活的苦悶、存在的虛妄，這些都寫得不錯，因此我選了它。

蘇紹連：這首詩每一段都很用心寫，但是段與段之間有些割離，前後意思難以梳理出個脈絡。我比較不喜歡的是它裡面用了很多的文學用語，像語法、語意、語境、語言、捲舌音，一般無文學基底的民眾對這些詞語容易產生隔閡。另外詩題「我們解體的中年」，「我們」若能改成個人化的「我」會更好。

白靈：雖然寫中年，但中年的感覺沒有很凸顯，看不出來與老年、青年之間的差異性，而且這首詩寫得太長，若能保留一半或三分之二就好。整首詩後面寫得較弱，像是「誰更快遠離嘶啞／的霓虹」，不知兩者之間的關係，最後一段結尾也是寫得牽強。另外，第六段「當曙光在天空／打個哆嗦，兒時的背影／就難以蒸發」也不曉得其意義，詞轉得太多，若能緩和一下會更好。

#### 〈爸爸手冊〉

蘇紹連：我會喜歡這首詩是因為它呈現為人父的心情，幾乎道盡了父親的憂慮及盼望，內容虛實交會，從食物、育兒費用、看診的細節敘述見其實際面，這首詩也充滿對生命的期待，將孩子出生

前、後的想法很生動地表達出來。

白靈：很能表達身為人父的感覺，不過，裡面呈現與小孩子共同成長的紀錄好像偏向表面化，缺少與孩子的互動和親密感，多是在寫父親自己，並沒有把孩子可愛的那一部分展現出來，如果能多一點小孩子的氣味會更好。

賴芳伶：父親育兒很難得，我一度懷疑這首詩是單親爸爸的心聲，例如詩中出現「妳成為我的另外一個愛人／比母親更常沉睡在我胸膛」，這是不是隱約暗示？這首詩能夠反映、剪影當今某一社會現象，是我挑選出來名次較前的作品，雖然詩的語言不是很熟練，但還是相當感人。

#### 〈當你在新城市扛起舊時光〉

蘇紹連：主題非常好，在講述新的城市如何包含舊文化、老建物，其中也提及到文學館、舊城區。整首詩沒有用複雜的詞句來堆砌，因此我很喜歡這首詩語言乾淨、沒有雜質，感覺較為冷一些，詩中提及人們對待城市中的舊城區，追憶著舊時光，可老派生活又無法回來的感嘆。這裡頭也提到舊城區何者該留、何者不該留，是不錯的議題。

白靈：詩中的「我」跟「你」，「你」應該是指城市，但又不是很清楚。這首詩比較有問題的地方是：第三段第三行「請讓我出竅至你的行間」，「行間」是何意？另外，第四段的末兩行「從此在你的床墊上安眠／就是平生」，及第五段的後面四行也相當怪異，語意不清楚——當然我們可以從段落中知道新、舊文化交雜的意思，可是這樣的表現無法說服別人。最後一段「與商人賜予世界安定力量」，是指商業文化是一種安定力量嗎？為何獨厚商人？令人不解。

賴芳伶：我在這首詩畫了很多問號，疑惑的地方與白靈接近，

覺得此詩語意模糊，聯想很跳躍，似乎應先有個聚焦，再來衍述可能會比較好。例如第五小節「在奇異高空被氦氣球拎起」，我就打上問號，詩後頭還出現「日本電影」，最末又寫到「心中火柴之存在／也如壁爐般雄燃」……等等，都嫌枝節分散。還有，詩中「你」、「我」的稱謂，在整首詩裡很難銜接、貫通，不能說不是缺點。總之，這首詩太多地方讓人難以理解其意，表現過於隱晦。

#### 〈偏移的函數——詩記清境發展史〉

賴芳伶：我選這首詩並非零缺點，從副標「詩記清境發展史」來看，顯然涉及到廣義的臺中。詩中聚焦清境的史緣、地緣，兩者有效交錯其間。作者能娓娓敘述前後的來者、去者，當然也暗藏被文明物化的辛酸及批判。很多地方用字精煉，情感深致。大體上來說，詩體精醇，意境也美。至於使用一些數學語彙，比如函數、反切線……等來表現，是否必要與恰當？不免令人質疑、困惑。

蘇紹連：我認為將數學的函數帶進來作題目是大可不必。這首詩屬於地誌地景的描寫，並從時間、空間寫其變化、變遷的情境，前四段寫地景，後四段是寫即將告別這地方的情感及呼喚，整體結構是前四段一組、後四段一組，建議可以做點變化，不要讓分組過於明顯。

白靈：這是言而有物的一首詩，詩作對景點過度開發提出批判，也藉著回顧歷史，提及父輩是來臺開發的國軍，「我們」是其後代，但在精神上沒辦法有救國的感覺。且詩中用三角函數的數學名詞我認為沒必要，像是三角函數偏移是什麼意思？還有「我們」用得太多，顯得有點累贅。

#### ■兩票的討論

#### 〈毒〉

蘇紹連：題材特殊，很能夠把現實生活中的毒、食安問題、吸毒的情境表現出來，我簡單地說，這首詩隱喻在危險的困境中，有諷世、嘲弄的意思，鋪陳相當引人入勝，尤其中間一段，先知出現是整首詩的高潮，先知之死則令人訝異，最後結果表示毒害令人無奈，人們活著就像在走鋼索一樣。

白靈：這首詩一看就有對時代的批判、嘲諷，也對食安問題有所反映，當然它還是有些小缺點，只是後半段寫得還滿有隱喻性，先知說不定是暗指長庚毒物中心的林杰樑，他的過世與先知之死剛好相應，也許他亦是毒的受害者，可見即使是專家學者也無法逃脫其害，因為毒是無所不在，說不定你覺得最自然、安全的東西，問題就在那個地方。不過，我對於第二段第一行，感覺有些奇怪，為何此處要用「加熱毒液」？其他倒是寫得不錯，比如人碰到空氣和水，有種像碰上剃刀一樣的害怕心情，這是社會滿弔詭的地方，而造成問題的始作俑者卻是輕罰或無罪釋放，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老百姓卻又無可奈何，選出這首詩出來鼓勵一下，希望能讓大家更重視此問題。

賴芳伶：這首詩社會批判性非常強，屬諷世之作。內容切中當前臺灣嚴重的各種社會亂象，詩題言簡意賅，文字通篇直白。好處是易讀，缺點或許是較無餘味。詩尾走鋼索那段，顯得很絕望，毫無天光可以期盼。

#### 〈悲傷時凝望遠方〉

白靈：以難民的角度來寫他們面臨的困境、世人對他們的隔絕感，雖然創作者並非難民，但我覺得詩中滿能抓住難民的內在心境。這裡頭還隱射了武裝分子的殘酷，通常這類題材會讓一般人有隔閡感，可這首詩文字平易且具有感染力，在這部分表現還滿成功

的。

賴芳伶：光是詩題就讓人感受到難以言喻的無奈及空茫，扣緊去年九月敘利亞難民的船難事件。題旨反映時事，文字堪稱凝鍊，思維也深刻，看起來投稿者是經常寫詩的老手，難免讓人聯想及其寫作動機，雖然不必要。詩中提到「亞藍事件」，惟有關此件事的後續報導，本詩篇都付諸闕如，詩末最好能加上附註，簡敘來龍去脈。整首詩寫得不錯，深切表達對人類普世的苦難感同身受，只是極度無奈，以「悲傷時只能凝望遠方」為題，確實相當絕望，發人省思。

蘇紹連：我本來第一次也選到它，想將它提名上來，但我考慮好久，整體來說，這首詩真的是出自老手，可是涉及國際議題的題材，在中國時報、聯合報、林榮三的文學獎還滿容易獲獎的。我在思考，要是這位作者選擇國內題材，是否更有意義？因這類放眼國際、關懷弱勢的題材容易受到評審青睞，每次都讓這樣的作品得獎會形成一種慣性，使很多人這樣學習、效仿，像許多文學獎的指導老師，就會請同學去蒐集這些題材來書寫，這會變成臺灣寫作者平時不書寫此題材，而是為了得獎才刻意挑選，因此若是把這首詩放棄，讓其他題材的詩作得獎或許會更有意義。

#### 〈電梯裡的童話〉

蘇紹連：首先我是覺得，一首詩能把敘述的內容壓縮在電梯裡，相當不錯，像是鏡子、按鈕、燈、人物眼神等等細微的描述都在電梯裡，就像小說極短篇一樣充滿戲劇性，把人物集中在一個時空來描寫，時、地、物都聚集在一起，回憶是自電梯發起，讓外傭回想起童年、越南家鄉等等，結構相當凝固、不散不亂。其次，首尾開始都有寫到鏡面，至後面寫到魔鏡營造出魔幻之感，現實和想像穿插、越南到臺灣的移轉，題材很特殊。我認為新住民、外勞在我們

臺灣生活的情形和心理感受，以及如何看待這些人，這類題材應該多發揚。

白靈：這首詩寫得很特殊，我覺得它很能夠把現在的時空和過往的家鄉做呼應、對比，然後照顧的小孩、老人、家鄉人物和外傭的互動都能夠在一首詩展現，透過電梯窄小的空間將那種感覺穿插架構出來，相當不易，戲劇性很強，是一首小說詩。

賴芳伶：我覺得這首詩敘事兼抒情，形式內容均衡得宜。作者用詩來反映、思索當前臺灣社會重要的長照問題，即由外籍移工照顧與日俱增的衰病老人。它是由兩條線索交錯穿梭而成，一條是在臺灣此時，一條是越南彼時，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皆各具滄桑，作者觀照的廣度夠，情感的深度也夠，整體說來是首溫暖之作。其中，「Me」（在越南語是母親的意思）在詩中出現三次，暗伏外籍移工非常懷念故鄉的母親，舉重若輕點出，人情共通，舉世皆然。確實是很溫暖慈憫的作品。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9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9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電梯裡的童話〉27分（賴芳伶9分，白靈9分，蘇紹連9分）

〈毒〉23分（賴芳伶8分，白靈8分，蘇紹連7分）

〈悲傷時凝望遠方〉15分（賴芳伶4分，白靈7分，蘇紹連4分）

〈偏移的函數——詩記清境發展史〉15分（賴芳伶7分，白靈5分，蘇紹連3分）

〈爸爸手冊〉14分（賴芳伶5分，白靈1分，蘇紹連8分）

〈出發〉12分（賴芳伶1分，白靈6分，蘇紹連5分）

〈練習步〉11分（賴芳伶2分，白靈3分，蘇紹連6分）

〈我們解體的中年〉9分（賴芳伶6分，白靈2分，蘇紹連1分）

〈當你在新城市扛起舊時光〉9分（賴芳伶3分，白靈4分，蘇紹連2分）

取其中7篇，其中〈悲傷時凝望遠方〉、〈偏移的函數——詩記清境發展史〉角逐第三名，共列同分，在三位評審討論下由〈悲傷時凝望遠方〉勝出。

最後結果：〈電梯裡的童話〉為第一名、〈毒〉為第二名、〈悲傷時凝望遠方〉為第三名，〈練習步〉、〈出發〉、〈爸爸手冊〉、〈偏移的函數——詩記清境發展史〉並列佳作。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



## 讓我們曬雲去



## 陳柚希

## 得獎感言

童話故事是純真而美好的夢境，在心靈開了一扇窗。

慶幸自己尚未失去童心，我的世界仍有飛馬在天空裡翱翔。很開心近年來許多文學獎都增設了童話獎，讓這場美夢有得以持續發光的舞臺。

## 個人簡介

本名陳秋玉，出生於臺灣彰化的廣告人，寫作與繪畫都能讓體內的血液沸騰。

寫作作品〈櫻桃樹街的奇蹟〉曾獲 103 年九歌年度童話首獎。2016 亞洲插畫年度大賞聯展、自由時報週末生活版「都市恐怖病 + 不正常百科」漫畫專欄。



少年亞維居住的泰雅族部落，就隱藏在深山裡，一處峰巒疊起的美麗世外桃源。據說那兒終年被雲霧繚繞，有如置身雲海之中，因此又被人們稱為「雲端的部落」。

在亞維的記憶裡，部落裡透藍的天空曾經開闊又明朗，放眼就能遙視高空中盤旋的老鷹捕食獵物。初春時甚至只要打開窗，就能眺望數公里外，粉紅桃花林裡，辛勤的蜜蜂飛舞採蜜的景象。

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藍天裡飄浮的雲朵變得越來越沉重，經常毫無預警就垂降人們周遭，山居裡樂天知命的愉快生活，從此變了調！

首先是鐵木長老在院子裡看報紙時，一片白雲忽然飄到眼前，遮蔽他的視線。

「天啊！我的老花眼是不是變得更嚴重了？」

鐵木長老拿下眼鏡，揉揉視力模糊的眼睛，但情況非但絲毫沒有改善，反而更變本加厲！現在就連太太拉娃走到他面前，他都看不清楚妻子的模樣！

「拉娃，妳的臉色看起來就像麵糰一樣蒼白，該不會病了吧？」鐵木長老眯起眼睛盯著妻子模糊的臉，擔心地問。

「怎麼會，我可是健壯的像頭牛呢！」

啼笑皆非的拉娃用力揮舞雙手，總算才驅散擋在兩人中間，妨礙視線的浮雲。但很快又不時有其它雲朵飄來，因此鐵木長老的視野，也一直處在朦朧不明的狀態裡。走起路來，也總是跌跌撞撞，

幾次還因此摔進屋旁的臭水溝裡，弄得全身髒兮兮。

「唉，你是跑到爛泥巴堆裡打滾了嗎？」拉娃清洗著丈夫的髒衣服叨唸著。

對此，鐵木長老也不知該如何為自己辯解。

接著是種植水蜜桃的瓦歷斯大叔，某次在進行果樹的嫁接修枝時，因為突然飄過的白雲來攪局，害他一時閃神剪到自己手指頭，痛得他大聲咆哮！

「可惡！這些該死的雲不好好待在天空裡，為什麼要像這樣四處蹣跚呀！」瓦歷斯大叔宏亮的怒罵聲，響遍整座山野。

然而震耳欲聾的咆哮聲，非但沒有趕走那些礙眼的白雲，瓦歷斯大叔反而被驟然暴增的雲朵團團圍繞，讓他完全分不出東南西北方向！

儘管部落周圍就是大片的巨木原始森林環繞，族人深入青翠鬱鬱的山林野溪裡，從不曾迷失方向。

但近來因淘氣的雲四處搗亂，學童放學回家時突然迷路的案例與日俱增，有時走著走著，就又莫名走回學校裡。還有婦人原本只想跟隔壁鄰居借點醬油，出了門竟莫名繞到後山白走了半個多鐘頭，好不容易返家時，發現爐上的鍋子和食物全都被煮焦了！

就連耳聰目明正值壯年的瓦歷斯，也有收工後找不到路離開果園的不愉快經驗！

那些迷航垂降的雲，顯然已將整個部落變成一座大迷宮。有時族人出門前，也不得不預先準備些乾糧、食用水或指南針之類的求生工具，避免因被困在雲堆裡太久而感到飢餓！

事實上，就算找對回家的路，也並不表示就能順利進得了家門。房屋被隱沒在濃厚的雲團裡看不見是常有的事。簡直像魔術師將鴿子丟入魔術帽裡，瞬間變消失的奇幻秀一樣！

「嗚～，不見了！房子消失不見了！」

以為無家可歸的小學生，看不見眼前被白雲遮蔽的家園，睜著水汪汪大眼，蹲坐路邊傷心哭泣著。她甚至懷疑房屋被小偷整間扛走了！

部落裡因不請自來的雲朵，衍生出的怪事層出不窮。為了安全起見，少年亞維只好自告奮勇帶著獵犬哈勇，擔任接送部落學童上下學的任務。

哈勇靈敏的嗅覺，原本是用來偵察森林裡的野兔和被射獵的飛鼠，現在則是為部落裡的孩子往返家的路而努力。

喜歡吃魚丸的哈勇，每天都能從孩子們小小的手裡，嚐到新鮮美味又充滿真心感謝的魚丸。

「要記得手牽手才不會走散了呦！」亞維每天都會細心提醒大家。獵犬哈勇此時也會雄壯地吠叫兩聲表示附和。

他們手牽手穿越氤氳迷濛的森林，快樂的歌聲響透雲霄。

愉快的早晨，瀟灑周遭惱人的白雲，暫時化身為孩子們上學途中娛樂的遊戲。他們將白雲捏成飛機、馬兒和天使，然後看著造型迥異的雲朵緩緩飄向某處，重新聚攏成團。

向來喜歡逗孩子們開心的獵犬哈勇，這時撲通跳進山路旁一朵緩慢飄移的矮雲堆裡，只露出頭和四條腿，將自己偽裝成一頭綿羊。

「哈哈，你們快來看，哈勇變成綿羊了！」大家全都笑彎了腰。

少年亞維在順利送學童們到部落小學之後，便開始一整天的忙碌。他挨家挨戶在各家門窗裝上特製的紗網，避免流浪的雲又莫名其妙闖進人家屋裡去搗亂。

「真多虧了有尤瑪織的紗網，和亞維精巧的工藝啊！」

族人紛紛表示感謝，捧著新鮮雞蛋和哈勇喜歡的魚丸，不時往



亞維家裡送。

以前，鐵木長老每天睡醒時，總要為隱藏在雲堆中，遍尋不著的老花眼鏡發愁。更別提拉娃老是在塞滿浮雲的廚房裡，像瞎子摸象般尋找米缸的事了！

孩子們最喜歡的卡通節目也完全無法準時收看，因為擠在屋裡的雲，不知為何總在電視機螢幕前賴著不走。因此經常惹孩子們焦急到哇哇大哭！

說起來，瓦歷斯大叔也有衣櫥被雲團霸佔，而找不到工作服穿的窘況。

「哼，大不了我不穿衣服就是了！」

瓦歷斯老是和那些不請自來的雲朵嘔氣。後來聽說他乾脆只穿內褲和雨鞋，就氣呼呼出門去了！

「內褲瓦歷斯」從此便成為他的新封號。

當人們路過水蜜桃果園，隱約能從雲隙邊兒，看到瓦歷斯穿條四角內褲就出門工作。這時，人們都會爽朗地和他打聲招呼：「又找不到工作服穿啊？內褲瓦歷斯！」

「哼，別提了！」瓦歷斯皺著眉拉拉鬆緊帶褲頭。

所幸，自從房子加裝紗窗之後，部落裡諸如此類惱人的問題，大多都能獲得改善。

這種防止雲朵入侵，又能透光的特殊紗網，是亞維的尤瑪祖母熬夜織出來的。

幾日前她突然讓亞維從倉庫裡，搬出塵封以久的紡織機。但日以繼夜的紡織工作，讓年邁的祖母身體無法負荷。又因為長期吸入大量雲層中飽含的溼氣，總是引起陣陣劇烈的咳嗽，連覺都睡不好。

「咳！咳！」尤瑪祖母簡直咳到快喘不過氣來了！

為了祖母的健康著想，亞維第一次產生搬離雲端部落的想法。

「可是，我連部落裡的每一塊石頭，都產生了感情呢！」

尤瑪祖母無比懷念地說著。她想起童年和玩伴在山野中追逐嬉戲，還有少女時期，亞維的爺爺吹奏口簧琴表達情意的往事。結婚生子後更是在此安居樂業過了一輩子，怎麼也無法離開這充滿回憶的地方。

「我只想待在這兒，哪裡都不想去。」尤瑪祖母邊咳嗽，邊堅決地說著。

「嗷嗚～」哈勇嗚咽了一聲，彷彿也對亞維的建議提出反對票。牠喜歡部落裡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更喜歡他們帶來的美味魚丸。

明白尤瑪祖母和哈勇的想法之後，關於離開部落的事亞維便從此不再提起。但對於祖母的健康仍然感到不放心。

亞維帶著哈勇嚐試過許多消滅雲朵的方法。

然而就算用狂風吹，散掉的雲很快便重新聚攏；即使將雲埋在土裡也起不了作用，那些雲完全不會腐爛；用火去燒烤不但十分不環保，而且治標不治本。因為無論燒掉多少雲都沒有用，仍會有全新成形的雲，從天空中不斷落下！

「唉，我們果然又失敗了！」懊喪的亞維已無計可施，連哈勇看來也垂頭喪氣，提不起精神來。

那天中午趁著豔陽高照，亞維搬出祖母房裡的棉被出來晾曬，希望經陽光曝曬後暖和的棉被，能帶給病弱的祖母一夜好眠。

向來節儉的尤瑪祖母，一床棉被已經使用幾十年還捨不得換掉，裡面的棉心全都結塊發硬了，簡直跟水泥塊沒兩樣，也難怪一點兒都不夠保暖。

亞維在想，祖母瘦弱的身體，長年勉強蓋著這種僵硬的舊被

子，肯定睡得十分不舒服吧！

「真是的，我為什麼沒早點兒發現呢？」亞維為自己的粗心感到非常懊惱。

當他眺望著降落在屋頂上，被太陽照得發亮的潔白雲朵發愣時，突然靈機一動，決意收集吸收滿滿陽光的白雲，塞進被單裡當成棉心使用。

「汪！汪！」院子裡的哈勇也興奮地吠叫起來，快樂地追著自己的尾巴團團轉個不停，像是在為亞維的睿智而喝采！

少年亞維拉著推車，和獵犬哈勇積極在部落裡來回穿梭，很快就裝滿整車閃閃發亮的白雲。

蓄積陽光熱能的雲朵做成的棉被，果然溫暖又輕盈柔軟。幾夜之後，尤瑪的咳嗽症狀竟不藥而癒，身體也跟著硬朗許多。

這件事很快就傳遍部落。現在，家家戶戶都趕忙製作這種暖烘烘的新被子，期待今年能擁有一個暖冬！拉娃甚至還幫即將前往南極探險的鐵木長老，縫製一件塞滿雲朵的保暖雪衣。

「真的好暖和啊，全身有如被陽光包圍著呢！」鐵木長老從來沒穿過這麼溫暖又輕盈的禦寒衣物，感覺輕飄飄的，簡直是健步如飛。

為了徹底消耗掉大量的雲朵，有時部落族人也製作來販售給山下的民眾。

儘管部落裡有取之不竭的雲可供使用，但要找到大面積的土地來曬雲，那可就困擾大夥兒了！

就在大家絞盡腦汁一籌莫展時，少年亞維提出一個異想天開的想法！

「我想，如果在空中掛上巨大的天網，也許就能阻止垂降的雲到部落裡搗亂，同時又有一座能均勻吸收陽光的空中廣場可以用來

曬雲呢！」

亞維腦海中，已構築了天網高懸在部落上空，族人忙著翻曬雲朵的畫面。

「怎樣都好，我受夠那些老愛到處惹事的雲了！」已習慣只穿條四角內褲就出門的瓦歷斯，怒視著被擋在紗窗外的擁擠白雲說著。

「嗯，我覺得這個方法很值得一試！」

智多星亞維的主意，很快就獲得鐵木長老和其他族人的支持，大家紛紛加入尤瑪的織網工作，也積極研究吊掛天網的方法。

所謂團結力量大，經過族人日以繼夜不斷的研究和改良，部落撥雲見日的美好時刻總算來臨了！

尤瑪祖母率領族人織成的巨網，所搭建的空中屏障，果然成功阻擋由天垂降的雲朵。部落總算恢復昔日明亮的視野，山野間自在奔跑的孩子不會迷失回家的路，世外桃源裡的山林美景，也不再因徘徊不去的執拗雲朵，而變得遮遮掩掩。

「親愛的拉娃，我總算看清楚妳美麗的臉龐了。」

院子裡的鐵木長老凝望著心愛的妻子說著。原來她並沒有想像中臉色那麼蒼白，就連臉上的皺紋，此刻看來都無比清晰。

而喜歡做菜的拉娃，也從此不再為了找不到廚房裡的米缸而發愁。

現在，亞維只要打開窗，就能清楚看見數公里外，青澀的水蜜桃果實在枝頭逐漸變粉嫩成熟。

果園裡辛勤的瓦歷斯，少了惱人的雲朵來搗亂，工作起來也特別得心應手！他心情愉悅的口哨聲，像是一隻快樂唱歌的小鳥。

不管是春天裡爭奇鬥豔的桃花紅、李花白，還是秋楓染紅山頭，那些四季變幻萬千的美景也都能盡收眼底。

一切都維持著尤瑪祖母記憶裡的模樣！

每當天晴來到山頭登高望遠時，人們會看到一大片壯觀的雲海，那便是傳說中雲端部落的曬雲場。如果再更靜心仔細聆聽，風裡會傳來陣陣優美的和聲，據說是部落族人在翻曬雲朵時，振奮精神時吟唱的工作歌。

嘿啲！嘿啲！踏上天空之橋漫步雲端，  
讓我們乘著嘹亮歌聲，快樂曬雲去啲！

他們用屬於自己的語言，代代傳唱著。

聽過雲端部落故事而前來的訪客，總不忘記帶些魚丸上山，四處尋找獵犬哈勇的蹤影。嗅覺靈敏的哈勇只好儘可能躲得遠遠的，牠已吃膩餐盆裡老堆得像小山般的魚丸，幾天前甚至還做了掉進坑洞裡，被大量魚丸淹沒的恐怖噩夢呢！

少年亞維在忙碌的曬雲工作閒暇，經常帶著哈勇到臨近的山湖或溪谷裡釣魚。

某日，他在湖邊垂釣時，發現倒映水面上溼潤的白雲，看來就像尤瑪祖母做的手工麻糬般可口，便決定打撈些帶回家送給祖母當禮物。

「哇，看起來好美味的白雲啊！」尤瑪讚嘆著。感覺吃了這些雲朵，就會擁有一整天美麗的好心情似的。

他們將雲朵放進石臼中，不停用木杵來回搗拌，很快就搗出充滿棉花糖般柔軟，又帶有特殊香氣的白雲麻糬。亞維也絲毫不吝嗇地，大方分享給部落族人，一起品嚐這神奇的好滋味。

「原來，這就是雲的味道。」內褲瓦歷斯嚐了一口，覺得十分滿意。

每個假日午後，族人們喜歡群聚到盛開的桃花樹下，看著孩子快樂和獵犬哈勇追蝴蝶玩耍，壯士們則邊搗拌雲朵麻糬，邊吟唱作樂。雲端部落總是洋溢著歡樂無比的歌聲。

遠方突然飄來幾朵不懷好意的烏雲，好像就快下雨了。

「汪！汪！」獵犬哈勇對著空中黑壓壓的不祥雲層狂吠著。

「那麼這次該追捕烏雲，來做點什麼有趣的事好呢？」

亞維仰望變暗的天色，俏皮地彎起嘴角。總是天馬行空的腦袋裡，其實已源源不絕，湧現許多關於烏雲的新奇實驗了！

## 康原：

# 評審意見

這篇童話充滿著想像力與童趣，故事的情節合情合理，文字活潑自然，對於景物的書寫信手拈來，為文如行雲流水，引領讀者進入美好的情境。此篇場景的雲端部落其實就是泰雅族的家鄉，以多變的雲象徵家鄉人遭遇到的困難，但在族人的同心協力下，終於克服，以雲做棉被有化危機為轉機的暗喻。曬雲必須靠陽光，太陽表示一種熱力的象徵，只要大家奉獻生命的熱力，總會解決故鄉的困擾，該是此文的主題。



## 李歡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們喜歡我的作品，也謝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願意鼓勵童話故事創作者。我的孩子已經高二了，不再看童話，不過他還是喜歡讀我寫的童話故事，光憑這一點就足以讓我繼續創作下去。最後要感謝愛妻芸生不厭其煩的為我校稿，我願意為妳得獎。

### 個人簡介

李定偉，筆名李歡，專職編劇。曾獲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蘭陽文學獎童話組、華文部落格年度最佳親子家庭部落格，並入選臺北市文化基金會「兒童戲劇創作」個人組徵選。



## 菓子狸當舖

清晨的陽光穿透森林照映在褐黃的泥土上，像是從天上灑落了滿地的金幣一樣，這就是菓子狸每天開店營業的心情——每次打開當舖的門，彷彿就有源源不絕的錢滾進店裡。

當舖的生意有很多種，最常見的就是窮人家把家裡貴重的物品當作抵押，拿去跟菓子狸換錢，等窮人家有了錢以後，再去把典當的東西贖回來。當然，贖回來的錢要比當初從當舖裡借出的錢更多，菓子狸就是賺這個「低買高賣」的價差。有趣的是，森林的經濟愈不景氣，菓子狸當舖的生意就愈好，因為窮人變多了嘛！

當舖的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是山羊歡歡，懷裡抱著一臺電腦，滿臉憂愁的歡歡跟他的名字一點也不搭。

「我要典當這臺電腦。」山羊歡歡是一名作家，靠著寫稿維生。

「這不是你吃飯的傢伙嗎？沒有了電腦，你以後怎麼寫稿呢？」菓子狸好奇的問。

「唉！肚子都填不飽了，哪還顧得了寫不寫稿？餓著肚子根本沒有靈感，有沒有電腦還不都一樣？」山羊歡歡虛弱的說著。

菓子狸給了山羊歡歡五枚銀幣，雖然為了吃飯賣掉自己的生財工具是很不聰明的做法，但是菓子狸深知人總是要向現實低頭的，過得了一日算一日，更何況這臺電腦值十幾個銀幣，他可是做成了一筆好買賣呢！

一隻鼻子伸進了當舖的門裡，嚇了菓子狸一大跳，這是大象爸爸阿泥的鼻子，身材太龐大了，進不了當舖，只好用鼻子做代表。

菓子狸推開窗，探頭出去跟阿泥講話。

「阿泥，你這麼大個兒，走路怎麼無聲無息的？下次可不可以先在門外蹣蹣腳？通知一聲呢？」

阿泥好像沒什麼心情聊天，用鼻子把一支象牙推進門裡：「我的孩子生病了，我想拿我的一支牙來典當。」

菓子狸這才發現阿泥頭上少了一支牙，好像轎子少了一邊的竹桿，有著說不出來的奇怪。

「能不能快一點兒？我很急。」阿泥開始蹣蹣腳。

菓子狸急忙換了十枚金幣給阿泥，望著大象爸爸離去的背影，菓子狸還不斷的叮嚀著：「有錢的時候記得回來贖啊！找猴子伯伯幫你鑲一下就可以再把牙齒接回去的。」

「高傲的大象家族是從來不到我這兒來的，想不到現在也……」做當舖這一行，菓子狸最能感受到整個森林的生活變化。

當舖的門又被推開了，兩隻臭鼬正探頭探腦的往當舖裡張望著。

「有什麼事？兩位？」

「我……我們有東西要典當。」一隻臭鼬說著，接著另一隻臭鼬從口袋裡掏出一串項鍊。

「這個應該很值錢吧？」臭鼬問。

菓子狸一邊看著項鍊，一邊打量著兩隻臭鼬。

「這條項鍊是你們的嗎？」

「什麼話嘛！這條項鍊當……當然是我們的啊！」臭鼬們心虛的說。

「如果是你們的，怎麼會不知道值不值錢？還要問我呢？對不起，收贓物是犯法的，這筆生意我不能做。」菓子狸堅決的說。

「奇怪了，你憑什麼說這條項鍊是偷來的？」臭鼬們不服。

「唉！你們倆看起來不像一家人，而通常上當舖這種事也不怎麼光彩，不會想讓人知道，更不會找朋友一起來當舖。」菓子狸開始用自己在這個行業多年的經驗分析著。

「你們一起來我這兒，完全是因為怕對方會私吞這條項鍊，所以才會互相監視著上當舖。」

臭鼬們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好像自己的罪行完全被說中了一樣，不過仍然強做鎮定的辯解著：「胡說，這只是你自己的猜測而已。」

「好吧！」菓子狸嘆了一口氣接著說：「事實上，這條項鍊曾經來過我的店裡，那是駱駝小姐拿來抵押的，你們這兩個小偷一定是偷了她的東西，我現在要報警了。」

「哇！」臭鼬們沒命的逃了出去，連項鍊也不要了。

菓子狸總是很得意能夠戳破別人的詭計，雖然森林裡的另一端住著一個烏龜爺爺，號稱總是能夠說中別人心裡的事，而這個本領，菓子狸自認也不會輸給人家啊！

當舖的門又被撞開了，門板不停「匡噹、匡噹」的響著，會這麼用力進門的人只有一位，就是犀牛警官。

「早啊！犀牛警官，要不要來一杯咖啡？」

「嗯！來一杯吧！不加糖，要苦得像你的客戶一樣。」犀牛警官總是喜歡自以為是的耍幽默。

「愛開玩笑，我的客戶怎麼會苦？」菓子狸把咖啡端到犀牛警官面前。

「會來你這兒的人都是窮得沒飯吃的人，怎麼不苦？」

「別這麼說，他們需要錢，我就給他們錢，解決他們的問題，怎麼能說苦呢？」菓子狸實在不喜歡每次都要跟人家解釋當舖的存在是好是壞的問題。

「可是，最後到底是誰獲利了呢？」犀牛警官不懷好意的說。

「再來一杯？苦上加苦？」菓子狸想轉移話題，不料犀牛警官自己先爆料了一個消息：「你知道嗎？聽說烏龜爺爺離開森林，回到大海裡去了。」

傳說烏龜爺爺是從很遠很遠的海邊爬到森林裡來定居的，烏龜爺爺會算命，而且不收錢，因此每天總有許多動物前來請求烏龜先生指點迷津，尤其是在這個不景氣的時節，生活困苦的動物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烏龜爺爺很可笑，總是戴著一頂奇怪的假髮在頭上，像極了一碗泡麵倒扣在頭上。不過，樣子雖然滑稽，烏龜爺爺的占卜可是很靈驗的，總是能夠讓大家滿意的回去，大家都說烏龜爺爺是森林裡最富有的人，才能夠每天像義工一樣的為大家服務。

聽到有人說烏龜爺爺很富有，菓子狸就笑了，他曾經去過烏龜爺爺那裡參觀，就一間破草屋，什麼都沒有，怎麼稱得上富有？和自己比起來，多年來靠著當舖生意攢下來的錢，已經可以終身享用不盡，這才算是富有吧！

「烏龜先生說這個森林已經不需要他了，所以離開了。」犀牛警官的話語打斷了菓子狸的思考，「真奇怪，現在經濟環境不好，大家正需要他來指點迷津，怎麼會說森林不需要他了呢！」

「大概是大環境不好，自己先開溜了吧！」菓子狸不屑的說。

「不可能，烏龜爺爺不是這種人。」犀牛警官忽然想起了什麼事：「對了，差一點兒把來這裡的目的給忘了，最近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事啊？」犀牛警官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菓子狸當舖看看有沒有人來這裡賣違法的東西。

「剛剛有兩個小偷來這裡賣駱駝小姐的項鍊，東西還在這裡，你幫我拿去還給駱駝小姐吧！」

「你怎麼不早說？」犀牛警官一把抓著項鍊衝出當舖，急著抓小偷去了，門板又被撞得「框噹、框噹」的響著。

門板聲還沒有響完，不知道哪兒又冒出來了一個聲音，「請問這裡是菓子狸當舖嗎？」

菓子狸四處張望，最後才在櫃臺下瞧見了一隻小兔。

「有什麼事？」

「我是安安，烏龜爺爺要我拿這個來給你典當。」小兔安安手裡拿著正是像泡麵一樣的假髮。

「烏龜爺爺要當假髮？他不是已經離開森林了嗎？」

原來純潔善良的小兔安安，憂心整個森林裡的動物們似乎生活越來越苦，想要請烏龜爺爺指點一個改善的方法，想不到烏龜爺爺提著行李正要離開，聽到了小兔安安的請求，就脫下了假髮交給安安說：「把我這頂假髮拿去菓子狸當舖當掉，就能夠救活整個森林了。」於是小兔安安就來到了這裡。

菓子狸覺得莫名其妙，大家生活苦是自個兒的事，烏龜爺爺拖自己下水做什麼？況且這頂假髮根本就不值錢，森林裡的動物都有毛，誰需要一頂假髮？當舖收了這頂假髮，以後要賣給誰啊？可是看著小兔安安一張殷切盼望的臉，菓子狸又不忍讓他失望。

「聽好了，我不管烏龜爺爺跟你講了什麼，實際上這頂假髮一毛錢也不值，但是看在你走了這麼遠的路把它送過來，我就給你一枚銀幣好了，不過我可不知道這一枚銀幣要如何救活整個森林啊！」

「謝謝！」安安接過了銀幣，「烏龜爺爺是最睿智最富有的人，他說的話準沒錯的。」安安高興的離開了當舖。

聽到有人說烏龜爺爺富有，菓子狸又笑了。在收拾好犀牛警官的咖啡杯後，菓子狸開始把玩著剛剛收進來的假髮。「戴起來一定

很可笑吧！」菓子狸走到鏡子面前看著戴上假髮的自己，真是醜得可以。

門外傳來一個聲音：「希望今天可以撿到一些便宜貨。」

「誰？是誰在說話？」菓子狸好像聽到什麼。

河馬太太推門走了進來。

「剛剛是妳在說話嗎？河馬太太。」菓子狸問。

「你發神經啦！我才剛進來，哪有在說話？哈哈，你怎麼把泡麵給擱在頭上啦！」河馬太太笑了起來。

「看這個菓子狸一副神智不清的樣子，今天或許可以敲他一筆竹槓。」河馬太太心中暗想著，可是，這個心裡的想法竟然被菓子狸聽得清清楚楚，讓菓子狸大吃一驚。

「我怎麼聽得見河馬太太心裡的聲音？」菓子狸漸漸的明白了，這都是因為戴上了那頂假髮的緣故，原來這是一頂可以聽見別人內心聲音的假髮。

「快，今天有沒有什麼好貨？快拿出來讓我瞧一瞧。」河馬太太催促的聲音把菓子狸帶回了現實，趕緊拿出許多流當品讓河馬太太挑選。

當舖的生意有很多種，有一種就是典當品過期了，沒有人贖回去的話，就可以拿來販賣，河馬太太是有錢人家，三不五時就會來當舖裡走動，看看有沒有誰家的寶貝流落在外，就可以趁便宜買了回去。

當然，河馬太太想撿便宜的算盤可是打錯了，每一件商品她喜不喜歡、願意出多少錢？菓子狸就像她肚子裡的蛔蟲一樣，清清楚楚，最後反倒是讓菓子狸削了一頓，討不了什麼便宜的離開了。

菓子狸太高興了，原來用一枚銀幣換來的假髮竟然是一個寶物，烏龜爺爺怎麼這麼糊塗，放著這麼好的東西不要，還要小兔安

安送到當舖來？菓子狸關上了當舖的門，準備去森林裡溜躑一番，因為這一天實在太值得慶祝了。

「午安，菓子狸先生。」樹枝上的蝸牛問候著。

「午安！」菓子狸回答著。

「哼！根本就是個吸血狸。」

菓子狸聽見了蝸牛心裡的聲音，大吃一驚，這才發現自己忘記把假髮拿了下來。

「剛剛看見河馬太太臉色難看的離開當舖，一定又被菓子狸詐去了不少錢。」一隻蝴蝶飛過了菓子狸身旁，心中想著。

「想不到我在大家的心目中是這個樣子？」菓子狸十分詫異，一路走著，竟在森林裡聽到越來越多的負面評價。

「聽說山羊歡歡賴以維生的電腦，菓子狸竟然只算他五個銀幣？」

「別提了，大象阿泥要救孩子的醫藥錢，菓子狸一樣只算少少的錢給他，那個象牙至少也值幾十個金幣啊！」

「聽說獵豹阿布已經窮到身無分文了，準備搶劫菓子狸的當舖，我們要不要告訴他啊？」

「算了，誰教他這麼有錢，活該。」

「……」

菓子狸愈聽愈心驚，不知不覺來到了大象阿泥的家外面。

「爸爸，你的牙怎麼斷掉了？」孩子問。

「蛀牙啊！你要好好愛惜牙齒，否則就會跟爸爸一樣，知道嗎？」阿泥說，但是菓子狸聽到阿泥心裡的聲音：「唉！孩子，你的病再不好起來，爸爸就要鋸掉另一個象牙來換錢了啊！」

「這真是太可怕了，」菓子狸心裡想：「整個森林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有的人要犯罪，有的人要賣器官。我整天窩在當舖裡，

還一直自我感覺良好呢！」

就這樣邊走邊聽邊想，菓子狸來到了烏龜爺爺的茅草屋，許多動物不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還紛紛排隊等著烏龜爺爺給一些生命上的指引呢！

「怎麼辦？這次考試沒考好，該不該讓爸爸媽媽知道啊？」

「失業好多天了，又沒有值錢的東西可以拿去菓子狸當舖換錢，怎麼辦？」

「我好喜歡小珍喔！不知道她喜不喜歡我？」

「烏龜爺爺呢？聽說他離開森林了？那以後誰來聽我們的心聲呢？」

「……」

菓子狸萬萬沒想到，出門一趟，竟然發現了森林裡面這麼多的苦難。

次日的清晨陽光穿透森林照映在褐黃的泥土上，像是從天上灑落了滿地的金幣一樣，這不只是菓子狸每天開店營業的心情，更是森林裡每一個動物的寫照：

大象爸爸阿泥在門口拾回了典當的象牙，旁邊還附贈了一袋金幣……

山羊歡歡收到了一臺新電腦，還有一袋米糧……

獵豹阿布收到了一只聘書，擔任菓子狸當舖的保全，日薪三枚銀幣還附三餐，這樣就再也不用餓肚子了……

森林裡更散佈著一個消息——烏龜爺爺的茅屋又開張了，不過這回為大家指點迷津的換成了菓子狸，他每日頂著泡麵般的假髮，解答著森林動物們的困擾。菓子狸發現，大家有時候只是需要一個人聆聽而已；有時候，有苦說不出，就希望有人幫他們說出來。有的動物有實質上的經濟問題時，菓子狸就會指點他們到當舖裡去換

錢，任何東西都一定有價值，不要怕換不到錢。當然，小兔安安現在已經是當舖裡的學徒，幫忙著打理一切事務。

忙完了一天，已經是夜晚時分了，菓子狸望著滿天的星星，好像銀幣撒滿了天空。菓子狸終於瞭解到為什麼人家都說烏龜爺爺是最富足的人了，助人的快樂就跟陽光和星光一樣，豐富了整個森林和世界，也豐富到了自己的心靈。菓子狸也終於明白為什麼烏龜先生說「這個森林已經不需要他了。」因為，只要每一個人跟菓子狸一樣具備了覺悟與助人的能力，生命就開始不一樣而充滿了希望。

## 林明德：

這是一篇相當精采的童話，結構完整，情節緊湊，而且語言簡淨。作者通過對比，釋放嘲諷訊息；主題意識深刻，相當耐人尋味。故事的地點是一座森林，角色十三位，各個輪流上場，井然有條，發揮功能。共同聚焦於森林的經濟不景氣／菓子狸當舖／窮人的糾葛關係。

故事主要角色為精神上最睿智富有的烏龜爺爺、物質上最富有的菓子狸。有一天菓子狸扮演烏龜爺爺之角色時，牠聆聽大眾的心聲，發現森林的苦難，深深瞭解到烏龜爺爺助人不僅豐富了自己的心靈，也讓生命充滿了希望。故事中安排的伏筆，最後真相大白，也釋出答案與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童話有強烈的寓言意味，直指人間世相，因此，發人深省。

## 評審意見





## 王怡祺

### 得獎感言

我的父親很喜歡海，小時候我常常帶我們到海邊玩水、看夕陽。長大以後，我也跟父親一樣喜歡海，喜歡海風習習吹拂的淡淡鹹味，尤其喜歡大海一望無際的遼闊，和那獨一無二的深邃海藍。因為喜歡大海，所以，寫了〈老船長〉這個故事。



### 個人簡介

政治大學心理系，教育系輔系畢業。歷年得獎記錄：經濟部工業局 4C 數位創作競賽動畫劇本獎、蘭陽文學獎童話組第三名、臺北市兒童舞臺劇本徵選個人組入選、南瀛文學劇本獎評審推薦獎、臺北市教育局 98 年度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入選好書、第 35 次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推介文學類獲選書本、臺南文學獎兒童文學優等獎。

## 老船長

海邊小村裡有一個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阿慈。

她和爺爺兩人相依為命，住在一棟臨海的木屋裡。

阿慈的爺爺是一個老船長，也是全村裡技巧最高明的海上狩獵高手，他的尖槍獵殺海上的大魚，神準無比，從來不曾失過手。

小慈的父親，老船長的獨子，在一個暴風的夜裡，被一隻白色大魚拖咬入海，從此在無垠的大海之中失去了蹤影。

從那時起，老船長痛恨起所有的大魚，也痛恨起和大魚一起吞噬兒子的大海，他一日又一日地在海上著魔似地捕獵大魚，本來豪邁的個性變得憂鬱陰沉了起來。

阿慈不喜歡待在木屋裡，因為屋子裡到處是各種死魚骨骸，那是老船長這些年來捕獲獵殺的戰利品。

只要老船長出海不在家時，她便拿著椅子坐到屋子外，安靜地補補魚網，曬曬魚干，黃昏的時候，拿了個竹簍子，在海岸線上走一圈，撿些小螺貝和小魚，當天晚餐就有著落了。

老船長每次出海回來後，當天夜裡就會喝些酒，才會破例多說幾句話，例如今天又補到幾條大魚，但都不是那條害死兒子的白鯊魚，每次說到這裡，老船長便會像個孩子般掩面哭泣了起來。

「嗚嗚——」

「爺爺——」

阿慈看著爺爺痛苦的樣子，心裡很難過。

她也想念父親，想念父親的聲音，想念父親身上那股熱熱苦苦的煙草味道，尤其是父親把自己高高舉起，架在頭頂上，那種高高在上，既危險又安全的美好回憶。

這天，老船長又出海捕魚了，下午，船一離港，原本平靜的海邊就突然刮起了狂風，把岸邊隨手搭建的簡易架子吹得嘎嘎作響，整個漁村裡一片飛沙走石，彷彿憑空起了一陣白霧，灰茫茫的完全看不清楚迎面走來的人是誰。

村長帶著村民們一起聚集在港口前，大家七嘴八舌紛紛討論著奇異的海象天氣，也很擔心還在海上的船隻是否安全。

「這風好怪異！」

「會不會又有暴風雨？」

阿慈站在人群的最後方，看著白色的海浪捲起了好幾尺高，心裡十分害怕，她擔心爺爺的船會被這樣狂暴的海浪給捲進海底深處，也在大海中失去蹤跡。

「陪我去海邊，好嗎？」

「汪鳴——」

夜裡，阿慈翻來覆去，無法入睡，她帶著小黑狗，走在黑暗無光且海浪狂轟的海岸邊，一遍又一遍地來回走著，並隨時眺望著毫不平靜的海平面，不知爺爺的船是否會提早回來。

「汪汪汪——」

小黑狗發現什麼似地，大聲吠叫著。

阿慈連忙跑上前去，難道是爺爺嗎？她的心開始害怕地狂跳不已。

「不是爺爺……」

「汪汪汪——」

「小黑別吵！這人受傷了。」

「汪鳴——」

在小狗不停吠叫的礁石的細縫旁邊，女孩發現了一個昏迷的少年，他看起來受了重傷，渾身血跡。

小黑狗難得受斥責，雙耳低垂，委屈地趴在阿慈腳邊，半天不再發出聲音了。

阿慈扶起了受重傷的少年，將他帶回屋裡照料他的傷口，並把家裡所有可用的食材全部找了出來，煮了一碗平時都捨不得的豐盛熱湯，一小口一小口地灌食少年。

少年隔日清醒過來時，趴在床邊的小慈望進了他的眼瞳之中，那是和大海一樣，清澈漂亮的顏色，是她最愛的晴天海洋藍。

阿慈自小生活在封閉的漁村裡，從沒見過藍眼珠的人，但也曾經聽過村長說過，在大海的另一邊，有許多和我們不一樣的人們。

「他一定是大海另一邊的人。」女孩心中想著，「他在大海另一邊看過自己的父親嗎？」

村民們都傳說，風暴那日，父親是被白鯊魚帶到大海另一邊去了。

阿慈並沒有開口問少年，但少年的藍色眼瞳彷彿能知悉人心似的，神情悲憐地望著女孩。

離去之前，少年從懷裡拿出了一支烏木笛子，親手交給了阿慈，並對她說道：「謝謝妳的熱湯，我會償還的，這是我的笛子，有任何困難時，請吹響笛子，我便會來到妳的面前的。」

阿慈不曾擁有過一支笛子，她用著珍愛的心情擦拭它，但卻不

曾想過要吹響笛子，她隱約地明白，只要吹響過一次，或許，她將再也沒有機會再見到少年了。

「大海是藍色的，他的眼睛也是藍色的。」

「汪鳴——」

「不是在說你啦——」

「汪汪——」小黑狗抗議地叫了好幾聲。

不知為何，阿慈對這個藍眼睛少年有種莫名的熟悉感，彷彿他就像是自己心中日夜思念的父親，彷彿他像是自己從未有擁有過的好朋友，彷彿他就像是自己每天開門就會一眼望見的蔚藍大海。

於是，阿慈把暴風夜裡遇見少年的事情，當成了秘密藏匿著，不曾告訴過任何人。

冬天來臨了。

冬季肥美的魚汛卻沒有帶來豐富的魚群，所有出海的船隻都是空手而回，毫無所獲，村民們都感到恐慌，沒有事先曬製好的魚乾，寒冷的冬天要怎麼度過？

老船長也不例外，出海幾次都沒有魚獲，他在餐桌時眉頭深鎖，也對消失的魚群感到十分納悶，他喝著悶酒，自言自語地說著：「最近都補不到魚，港口前的大海漁場似乎發生什麼事？」

「大海漁場？」

「小孩子不要問東問西的。」

「喔。」

不知怎麼地，阿慈腦海中卻莫名地浮現了藍眼少年的臉龐。

「不知道他有沒有事？」她在心裡想著。

「汪汪——」小黑狗對著小慈搖著尾巴，彷彿明白小慈的心事。

「噓——」小慈臉紅了。

「汪鳴——」小黑狗只得垂下雙耳，又蹲回了地面。

「妳好。」

「咦？」

隔天，好久不見的藍眼少年竟然突然出現了在阿慈的面前。

老船長才剛出門去村裡辦事，阿慈坐在屋子外的小凳子，正在縫補老船長船上要用的漁網，抬眼一望，藍眼少年正站在自己的眼前。

只見他雙腳赤裸，臉色灰白，渾身消瘦，似乎好幾日都不曾進食的模樣。

「你怎麼了？」她連忙拉著少年，「快坐下！」

阿慈二話不說，衝進屋子裡，翻箱倒櫃地把家裡最後的一把米找了出來，又彎下腰來點燃灶火，為藍眼少年煮了一鍋熱騰騰的白米飯。

「很好吃的白米飯。」少年一邊狼吞虎嚥地咀嚼白米飯，一邊讚嘆地說著。

「沒什麼啦！」阿慈臉紅了，「我爺爺說，我最會煮飯了。」

離去之前，少年又對阿慈說道：「謝謝妳的白米飯，我會償還的，有困難的時候，請吹響笛子。」

不多久，老船長再次眉頭深鎖，深夜裡一個人喝著悶酒，自言自語說著：「前方城鎮的小溪污水讓大海變色了。」

隔日，藍眼少年滿身髒污地出現在女孩面前，阿慈取來家中所有儲存的清水，為他沖洗乾淨，並將老船長從外地商船換來的珍貴蘋果，留給了少年吃。

藍眼少年離去之前，又對阿慈說道：「謝謝妳的清水和蘋果，我會償還的，有困難的時候，請吹響笛子吧。」

「達達達……」

小村的港口，偶而有這種漁船進港的聲音。

接著，便會出現人群嗡嗡的興奮叫喊聲，短暫喧鬧一陣子後，這個位於偏僻海角的小港口又會再度回歸平靜。

阿慈以前很著迷這種漁船進港的聲音，不管多遠，她都會用最快的速度奔跑到港口，和一群看熱鬧的大小村民們，一起擠在港口的小石柱邊上，興奮地迎接滿載回港的船隻。

船隻上大多裝滿了各種體型巨大的大魚，有長鼻子旗魚、紅通通的鮪魚以及滿嘴尖牙的鯊魚。

在冬季結束之前，老船長再度出海捕魚去了，阿慈帶著小黑狗，一起去港口為爺爺送行。

「回去吧！」老船長和船員站在船尾，對著女孩揮著手大聲喊話，並囑咐她快點回家。

「好的。」她也揮手回應。

直到天色都暗沉了下來，港口也空無一人了，阿慈踮起腳尖繼續眺望大海，直到老船長的船隻完全地消失在大海的另一頭，這才轉身回去。

在老船長出海捕魚期間，每天黃昏的時候，阿慈都會揹個竹簍子，沿著海岸走一圈，撿些小螺貝和小魚，當作當天的晚餐。

那天，瑩白的滿月高掛在天空上，熟悉的海邊，竟然出現了一條從未見過的白石子小路。

「汪鳴——」小黑狗對著小路狂吠，似乎想阻止主人前往。

「我怎麼從來不知道這裡有路？」阿慈安撫著黑狗，一邊壯著膽子沿著路往前走，那路竟然通往一座小島。

女孩好奇地望著這座珊瑚礁小島，納悶著以前怎麼從來不曾注意到小島，突然間，海風吹拂過來一陣神秘的氣味，那是她小時候記憶中父親身上的煙草味。

她認得這溫暖的氣味，於是，不自禁地追著那風，往前奔跑了起來。

不知不覺，她已經離岸邊太遠，潮汐淹蓋了來時路，她和小黑狗就這麼被困在這個無人小島上了。

「汪鳴——」小黑狗雙耳低垂，發出低聲鳴鳴，似乎對這個神秘小島感到恐懼。

「不要怕——」阿慈試著安慰身邊的小狗。

「牽牽——」在安靜的黑暗中，他們緩慢地前進。

「砰鏘鏘——砰鏘鏘——」直到前方樹林似乎有些動靜，阿慈連忙帶著小黑狗，躲藏在大樹樹幹的後面。

阿慈從大樹幹往前望去，原來大樹前方的小礁岩平臺，有一群人正在開會，站在正中間的一個白衣壯漢，額心還有個碗般大小的疤痕。

「他們在幹嘛？」

「汪汪——」

「噓——」

這些人的衣服很顯眼，有人穿著五彩昂貴的亮片衣服，彷彿熱帶魚一樣，也有人穿著黃褐色不起眼的破衣，不知為何，雖然個個長相都不太一樣，但阿慈總覺得他們的臉孔都很相似。

「您要為我們主持正義！」白衣壯漢站向前。

「對啊！」聚會的人群發出一致的聲音，「是啊！」

阿慈大吃一驚，原來那個雙腿盤坐在正中央的那個人，正是藍眼少年。他似乎正在調解那些人的憤怒情緒。

「我們不要再忍了！」

「這些年來，我們失去了多少的兄弟姐妹，還有多少的孩子。」

阿慈仔細傾聽，原來這些人正在控訴某個人的惡行。

「我被賦予的使命是不能偏袒任何一邊。」藍眼少年無奈地對這些憤怒的人們說明自己的立場。

「您可以在他出海的時候，來個大浪把他打下船來，水下的世界，我們才是王者。」白衣壯漢再次往前抗議，他尖銳高亢的語調顯得忿恚不已。

「那人是著了魔，迷了心竅，他在海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傷心過度才會如此。」藍眼少年搖搖頭說道。

「但是我們也不停地在失去我們的孩子，是那人的千百倍多！總有一天，我們會重擊回拳的。」

「唉，冤冤相報！」藍眼少年又嘆了口氣。

女孩還想繼續聽，但此時，小黑狗用利齒咬住她的衣服，試圖催促主人快走，黑狗的眼睛露出了恐懼神色。

「汪鳴——」

「噓，不要吵。」

突然間，四周全部寂靜無聲，就連一根針掉下地的聲響都會變得清晰可見。

阿慈心中暗叫一聲糟，她皺起眉頭，再次從樹後頭往前望，只見所有人全部面向自己藏身的大樹方向，表情緊繃而且充滿仇恨。

「糟了，被發現了，快走！」

「汪鳴——」

當阿慈正要逃跑之際，而那股熟悉煙草味再度縈繞在小慈的身旁，她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卻陷入一陣黑暗的迷霧當中。

隔日，她和黑狗醒來時，她已經分不清當晚的珊瑚礁小島究竟

確有其事？還是只是一場夢？

阿慈還來不及搞懂這一切時，木屋大門傳來一陣匆促的敲門聲。

「咚咚咚——」

「村長？」阿慈迷糊地開了門，只見村長神色慌張地站在門後。

「出事了，那隻白色鯊魚又出現了。」

「什麼？」

阿慈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就赤腳跑了出門，擔心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身受重傷的老船長被村民們和船員們抬了回來，船員見小慈孤單無依，便留下來幫忙照顧，但是老船長始終昏迷不醒，半月來，絲毫不見好轉。

阿慈想起了藍眼少年，於是趁著船員睡著的時候，吹響了笛子。

「妳好。」

少年果然依約出現了。

阿慈還來不及說話時，少年逕自推開了木門，他看著床上的老船長，說道：「受傷最重的不是這個傷口，而是他的心，這才是最難以治癒的傷口。」

少年俯下身子來，他的手發出海洋的亮藍光，在爺爺的傷口上方來回撫摸著，「他的傷口被白鯊魚的仇恨侵襲了，這個詛咒我還能解掉，除此之外，我無能為力。」只見他小心地避開了老船長頸邊的魚牙項鍊，在他的胸前放了一塊小石頭，正是那天小島上她曾經見過的珊瑚礁石。

「歌唱吧！」少年開始低聲吟哦，「仔細地聆聽海洋之歌。」

「……」一直昏迷不醒的老船長，此時緩緩地睜開了雙眼，他從小就是個愛海的人，直到兒子去世，才恨起海來，但這個歌聲讓他又想起了當初戀慕大海的心情。

老船長痊癒後便不再出海捕魚了，阿慈看得出來他的失落，但也無能為力，她試著和他多說幾句話，但老船長依然只有在酒後才會多說幾句話。

那個留下來幫忙照顧的船員，也常回木屋探望老船長，而他總是趁著女孩轉身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看著她。

不久，村裡的另一艘遠洋漁船，帶回了一隻巨大的白色鯊魚，眾人都深知老船長和白鯊的恩仇，他們一行人從漁船裡拖著那兇惡的大魚，興沖沖地來到老船長的家中。

那魚已經奄奄一息，渾身都是血洞，額前還有個碗大的疤痕，但那眼神依然充滿了野性和力量，老船長看著那充滿恨意的魚眼，心中又浮現了海洋的歌聲。

「放牠走吧！」

老船長把自己歷年來引以為自豪的魚牙項鍊扔向大海中，自從獨子死後，心中莫名的著魔騷動，終於完全地平靜了下來。

後來，阿慈和幫忙照顧的船員成了親，他們和老船長一直住在原地，不曾搬遷，老船長成了村子裡最和善的老人，他總在每艘魚船進港時，幫忙將岸邊掙扎的小魚苗丟進海裡，從不間斷。

阿慈很想對藍眼少年說聲謝謝，卻始終沒有機會。

她吹了好幾次無聲的笛子，也在好幾次月圓之日，想要再次尋訪那個海中的神秘小島，但卻一直不曾找到當時的那條白石子小路了。

阿慈知道藍眼睛男孩再也不會出現了，他離開了，但又似乎不曾離開過，就像自己的父親一樣。

## 評審意見

### 岑澎維：

作者從少女阿慈出發，寫爺爺仇恨大海的心境，層層揭開身為船長的爺爺與大白鯊之間的關係，過程驚險刺激，如幻似真，藍眼少年身上彷彿有父親的影子，更增添神祕氣息。

意境的鋪陳總能帶領讀者，望向那片浩瀚大海，探索大海幽微境域，體會討海人的無奈、愛海卻又恨海的老船長心情。一路娓娓道來，角色鮮明呈現，各有各的個性，是作者成功的地方。

## 謊言秤重器



張英珉

## 得獎感言

這個故事醞釀了很久，「恨」放了可能有五年以上，會寫它的原因是恨倉庫整理時突然對這「恨」起了感覺，或許是有了孩子的關係吧。起初只是一句話，「愛恨可不可以計量」，其實這種事情天天在法院上演，愛很值錢，其實恨也很值錢，而在於其間的就是謊言，大概是這樣，得獎很高興，但沒想到竟然得了三個，如果有下次，我會量力而為。

## 個人簡介

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畢業，影視編劇，入圍過金鐘獎單元劇編劇獎，出版過五本兒少作品，一本編劇工具書，還有生出兩個孩子（這是這時代最大獎項與艱辛努力啊。）

最喜歡練習長跑，因為可以順便抓神奇寶貝，寶貝球，GO。（把手機丟出去）



自從在小鎮廣場的路口，放上一個巨大的天秤之後，所有人都無法不注意著它，畢竟那個天秤實在太大了，不像是拿來秤東西，能站好幾個人上去，甚至擺一臺小汽車來秤都可以。

這麼大的秤，實在太奇怪，太引人注目，自從被擺在廣場上之後，讓廣場上的路人們全聚集起來，紛紛討論著：「這什麼鬼東西啊，怎會有這麼大的秤啊？」

銀樓的老板娘搖搖頭，看著店內秤戒指金飾的精準小天秤，紛紛說，這不知道是誰搞出來的惡作劇，這麼大的秤，要秤什麼啊。

賣豬肉的老闆也搖搖頭，看著店內秤肉的天秤，皺著眉頭說，這麼大的秤到底是要秤什麼啊，秤大象嗎，笑死人了哈哈。

沒想到，這不是惡作劇，一組科學家團隊走了出來，高興地展示著這臺極為特殊的機器。

「各位請不要懷疑，這是我們的『謊言秤重器』現在正在進行展示與實驗，將來可以用來取代簡單的紛爭，非常有效，讓各位的生活，從此不用再被『謊言』給煩惱了！」

「什麼？」許多人抓著頭，不能理解，科學家趕緊解釋著。

「我們平常人的生活，就是因為有許多謊言，所以才會製造出煩惱，只要能夠明白彼此的真正想法，避免謊言，生活就會過得更好了。」

當發明家仔細地宣告，把這個巨大的發明放到廣場上時，周圍的人都聚集起來，指指點點，原來這是新發明，但是這發明根本沒

人聽過，大家探頭探腦，私下討論不停。

「什麼謊言……秤重啦……我還是不相信啦。」

「對啊，謊言怎麼能秤出來呢。」

「騙人的啦。」

廣場上的人窸窣窸窣討論著，不管科學家怎麼賣力解釋著，大家都不信。

原來，這個巨大的天秤兩端，只要兩個人各自站在一方說話，說謊的那個人體重就會增加，如此，誰說謊，就會不斷往下沉，誰沒說謊，就會被抬上去，只要一眼就看得出來了。這時候，只要出現各種爭執，就會派去這上面，各自站著兩端，開始辯論。這樣的方法，可以取代許多去法院的辯論，可以說節省了許多寶貴的法庭資源呢。

本來大家不以為意，以為這是一場玩笑，但沒想到沒多久，案件來了：「誰是小偷？」

原來，一起食物偷竊案發生在超級市場內，監視器同時間拍到了兩人出現在偷竊的現場，但監視器有些模糊，無法判斷到底是誰偷了巧克力，這時候，「謊言秤重器」就能派上用場了。

「不，不是我！」天秤左方，一個看來消瘦，西裝筆挺的中年男子緊張地說著。「我是個教授，我才不會偷東西，我有的是錢！」

教授從口袋中拿出皮夾，裡面的確有著許多鈔票，他不缺錢，看起來不會偷東西。

「真的……真的不是我，我什麼都沒做……真的……」

另外一位穿著普通衣服，看起來滿臉鬍渣的中年男子如此說著。

「雖然我看起來像流浪漢，可是我真的不會偷東西，真的，我只是去逛街，我只是去看看……我沒有想偷東西，我只是想要看著

那些東西，過過乾癮……我真的……沒有要偷……」

沒想到流浪漢說著說著，穿西裝的教授卻哭了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我是真的沒有偷東西啊，大家怎麼可以用這個機器來判斷誰說謊，我真的沒有……」

可是，教授還沒說完，天秤卻開始變化，起先開始抖動著，上上下下，讓人分不出高低，也分不出是誰說謊，讓周圍的人看得心跳加速，說謊的到底是誰呢？沒想到兩人開始爭執之後，兩個人本來體重懸殊，教授的身體看來很輕，流浪漢身材較重，但兩人的天秤卻越來越平衡，身體輕的教授越來越重，越來越下沉，一看就知道是西裝筆挺的教授說謊了。

眾人指指點點。「天啊，真的是他嗎，他還不承認呢……」

穿西裝的教授漲紅著臉，失去力氣似的跌了一跤：「可惡……」教授一承認，從西裝暗袋中把偷來的巧克力給丟出來，看著巧克力落入地上，秤重器馬上恢復正常，迎來了周圍一陣獲得了「事實與真相」的歡呼，

原來，他只是想要被人注意，這個教授因為要寫許多艱難的論文，心底壓力太大了，只能靠著「偷竊癖」來解除壓力，其實他需要的是就醫治療，所以謊言秤重器讓他被人發現了這個狀態，也算是救了他呢！

從此之後，這件天秤引起了騷動，不分大小事情，只要有所爭端，大家都會來「秤一秤」。

「他說了謊，他說她愛我女兒，分明就是為了我財產，對不對！」天秤上，一個老先生生氣看著一個俊俏的年輕男子，與自己並不漂亮的女兒。

「不，我是真的愛她！」年輕人激動地說著。「我真的真的好愛她！」



沒想到兩個說得都是真實的感覺，老先生認為年輕人說謊，年輕人激動解釋，沒想到磅秤一點都沒動作，大家又窸窣討論著：「天啊，兩個人都沒說謊，他們一定是真愛。」

這樣下麻煩了，這個父親真得能接受這個男人，真心愛他自己相貌不佳的女兒嗎？如果是真愛，老先生也不好拒絕啊，可是人會變，如果有天不愛了又該怎麼辦呢，老先生抓破頭，想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想到，隨後又來了一組人，一對年輕男女互相爭執著。

「你是不是喜歡我。」女生激動地說著。「不然幹嘛送花給我！」

「我才不喜歡妳咧！」男生激動的回答。「送花是禮貌啊。」

「可是你不只是送花啊！」女生激動再問著。「你還送我其他東西！」

「但是那就是禮貌，只是禮貌而已！」男生激動喊著。「男生都是這樣子的！」

沒想到，天秤兩邊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看不出端倪，有時說謊，有時沒說，最後天秤動也不動，保持水平。

「看來喜歡還不說，真是沒種的男人。」周圍的人又窸窣討論著。「我看兩個人明明都喜歡彼此嘛——」

還好，天秤上的兩人，彼此看著彼此的眼神，終於了解了對方的心意，原來雖然說著謊，原來，畢竟面對喜歡的人，說實話，與說謊話一樣困難呢。

「我是真的喜歡妳……」當男人說到這裡時，秤終於不再動著，雙方下了秤，突然激動地擁抱在一起，周圍的人看了都鼓掌著，祝福著這段戀情。

經過這些事件之後，小鎮的大小問題，連巷口的狗是不是偷吃

飼料，是誰推我跌倒，都要來拿「秤一秤」，磅秤前面排滿了許多人，大家整天在磅秤「謊言」，看別人是不是說謊，變成小鎮上最有趣的娛樂，許多人都不工作了，整天站在廣場前面，看著天秤到底倒向何方。

對於這個儀器的發明，眾人嘖嘖稱奇，隨時隨地都有人在前面排隊，等著解決紛爭，由於可以看到是誰「說謊」，大家都會圍觀，直到那名女子到來，大家正等待著一場「說謊」與「真相」之間的好戲。

有一個男人，似乎是法院相關人士，他抱著一個嬰兒，身後帶著兩個看來憔悴的媽媽。

原來，在醫院內，有人抱錯了孩子，直到出院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問題：「兩人都說嬰兒是她的，如今，我們就要來秤一秤，判決真相，看誰是怎麼想？」

「天啊，竟然有人會抱錯別人小孩呢！」觀眾又窸窣討論著。「我看是偷抱的人故意的吧，小孩長得像不像，一定是一眼就能發現的啊！」

但是大家一看，小嬰兒和兩個媽媽都很相像，根本分不出來呢，換觀眾們抓著頭，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現場的兩個媽媽，各自忐忑地站上天秤兩端，只是一個穿得體面，看起來就是富有人家；另外一位媽媽穿著樸素簡單，看起來是個普通人家。

「這小孩是誰的呢？」裁判官點點頭，問著兩人。「妳們認為呢？」

「是我的，我確定！」富有的女子說著。「我生的，我不會忘記！」

「是我的，我也確定！」素樸的女子也說著同樣的話。「我親

眼看著她生出來，我絕對不會認錯。」

大家在期待，天秤到底會跌向何方，沒想到，過了許久，磅秤動也不動，兩邊都不是謊言，這下離奇了，一個小孩不可能同時間被兩個媽媽生出來，一定有一個人搞錯了，而且，如果真的是這樣，代表還有一個嬰兒被別人認錯了，這下麻煩了。

大家這也才發現，因為她們兩人都是認真的，在生產時的疲累狀態，把生出的孩子認錯，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樣怎麼測，兩個人都不會認為自己在說謊啊。

但是不久之後，當嬰兒醒來，感覺到四周有了些變化，開始哇哇哭啼的時候，那位素樸的媽媽，仔細打量著那位富有的女子的容貌與穿著，似乎改變了心意。

「算了，我不愛這個孩子，孩子交給你吧。」素樸的女子兩手一攤，搖搖頭。「妳喜歡就拿去吧。」

「什麼，她怎麼這樣講，真不是個好媽媽。」周圍的人討論著。「壞女人，才會搞出這種事情！」

但是，奇妙的是，磅秤開始動了，貧窮樸素媽媽的腳下的秤開始變重，她正在說謊。

「我才不要這個孩子，增加我好多負擔，我有好多小孩，我才不要多一個小孩咧，給妳給妳，多給妳幾個都可以。」

儘管素樸的媽媽如此說，但她的磅秤越來越重，把對方抬得好高好高，懸在空中似的，這時候，富有的媽媽突然理解了一切，她也極力地爭執著。

「不，這不是我的孩子，我才不要這個小孩，醜死了，我看是妳生的吧。」

沒想到，換富人女子的磅秤開始往下掉，她正在說謊。

「我才不想多養一個小孩咧，累死人了，每次都搞得我又累又

生氣，我一點都不想要，想要就拿去吧！」素樸的媽媽搖搖頭說著。

「妳以為妳說不要就不要嘛，這個小孩我也不想要了！」

富有的媽媽一邊說起，天秤不斷上下震盪，那一瞬間，大家都了解了，兩人互相說謊，這個媽媽的家庭很貧窮，不管怎樣。如果將小孩交給這個富有的人養大，一定比自己養大好吧，給自己養，就算真是自己的孩子，也不一定能有個快樂的人生。

而富有的媽媽也看得出，那位貧窮的媽媽是個真正疼愛小孩的人，孩子若是給她養大，一定會有一個快樂的人生吧。

每一個人都看得出來，兩人都在說謊，但是說謊言的心卻不邪惡，而是如此珍貴。

「不，她不是我的孩子。」素樸的女子堅持地繼續說著，她的重量越來越重，越來越低，幾乎低到了地面。

沒想到，廣場上的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全都哭了，兩個媽媽下了天秤，靜靜擁抱一起，開始討論著被抱錯的另外一個孩子，到底在哪裡。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廣場上的秤消失了，人群偶爾會看著原本廣場上擺放「謊言秤重器」的位置，回想當初看過的許多齣「真實與謊言」的好戲，有時候大家還是盯著那位置，彷彿在期待著什麼好事發生。

大家都明白，雖然許多的「謊言」看起來比「真話」還要動人，大家卻還是轉過頭來，繼續面對眼前尋常的生活，在彼此應對的言語之中，試探此刻的彼此，現在到底在「真實與謊言」這一條線的左右——哪一端。

岑澎維：

幽默、有趣兼具豐富想像力的「謊言秤重器」，一出場就引來人們的好奇，讀者當然想要繼續看下去。除了秤出謊言，作者也把人性搬到秤重器上，愛情、親情、壓力，秤重器的背後，真是什麼都可以秤出來呀！

每當設下一道難題之後，作者就能為難題找出妙解，細心布置，然後一一收伏，總是給予歡喜收場，可以想見作者的溫和敦厚。



佳作

樺月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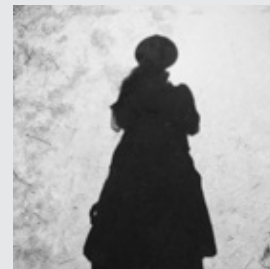
首先，很謝謝評審們對這篇故事的厚愛。

雖然這只是一篇短短的童話，不過如果能讓讀者們對故事中提到的場所和歷史感興趣，進而與主角一起來場冒險的話，那就太好了！

今後，我也會繼續努力，寫出更多有趣的故事，也謝謝一直以來聽我說故事的每個人。

個人簡介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畢業。過去曾被大學同學評論為：「從童話中走出來的人」，但其實卻是無時無刻想走進故事中，與角色對話。作品主要發表於個人網站：<http://aubepineblanche.weebly.com/>。



## 沉睡於城市之獸

### 五廊街 · 臨水宮

放了學的歐陽玥背著書包，匆匆跑進臨水宮。

身為佛珠少女的她，第一份被天界任命的工作，正是在掌管生子、護佑孩童的臨水夫人廟裡打工。

如果說，乩童與廟祝的任務，是向信徒傳達神的旨意，那麼佛珠少女所做的，就是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處理那些連神都不想插手的麻煩差事。

幸好，臨水夫人是位和藹可親的上司。至今這三個月來，都只交付玥一些輕鬆的任務——諸如到醫院的婦產科協助信徒求子、換花，或者是在小兒科門診守株待兔，替名單上的孩子消除病痛。

「午安，小玥。」在工作上與玥搭檔的哪吒，此時倚在廟宇的龍柱上。一如往常，他穿著合身的紅色短皮衣與皮褲，黑色長髮紮成馬尾，看起來清爽俐落，嘴裡則含著一支棒棒糖。直到現在，玥還是沒辦法將他與民俗活動中出現的三太子形象重疊。

實在是差太多了。

「啊、抱歉我遲到了。」她雙手合十，那串一直掛在左手，代表佛珠少女身分的黑檀佛珠，立刻發出異樣的紅光，將她帶往另一個世界。

神所身處的世界。

「小玥，妳怎麼現在才來？」一向溫柔文靜的臨水夫人，此時卻手足無措。

「發生了什麼事？」玥有點驚訝。

「王、王母娘娘突、突然來訪了。」她臉色發白，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欸？」聽見這個消息，玥也愣住了，「王母怎麼會突然下凡啊？」

「喂——妳的語氣聽起來，好像一副我不能離開天界的樣子啊，歐陽玥。」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玥和哪吒連忙轉身。

眼前的女人穿著一襲孔雀綠的華裳，頭上戴著鑲嵌玉翠珠寶的冠飾。她居高臨下地瞪著玥，冷冽的眼眸帶著寒氣。

「是我失言，還請王母娘娘恕罪。」玥趕緊伏地。

「哼。」王母伸出手，抬起玥的下顎，「告訴妳，我好歹是掌管家庭事務的神，說起來，臨水宮的業務有一部分也與我相關，妳最好現在就給我牢牢記在心裡。」

「是，對不起。」玥忍著不適，順從地點點頭。

「王母娘娘，請問是什麼是讓您突然下凡？」為了避免事情越演越烈，哪吒趕忙岔開話題。

果不其然，王母放開了玥。她不悅地拂袖一揮，「我收到了來自各方的請託，希望能喚醒沉睡在這座城市的守護獸。」

「守護獸？」玥和哪吒不約而同地睜大了眼。

### 樂群街 · 警察署長官邸

「哇！沒想到巷子裡還有這樣的地方……」玥站在一座像是公園的古蹟前面，忍不住讚嘆，「哪吒，你的記憶也太好了吧！」

「當然啦！我已經住在這裡好幾百年了！」他洋洋得意地說。  
「既然你很了解這座城市，那麼，你看過守護獸嗎？」

根據王母娘娘的說法，每座城市都有一隻專屬的守護獸。牠掌控了城市的命運——是繁榮興盛、或者是衰敗沒落。

「嗯，這麼一說，好像沒有欸！我只看過臺南的老鯤鯓、高雄的小獼猴，還有臺北地區的……貔貅？」哪吒歪著頭，努力地回想，  
「可是這幾年牠們也不活躍，很少露面。」

「既然連你都沒看過，該不會是王母在唬我們吧？」玥皺起眉頭。

雖然這麼說不太好，不過這座城市，曾經繁榮過嗎？

課本裡很常出現的歷史城鎮——魴舥、大稻埕和淡水，現在皆屬臺北地區；而鄭成功精心耕耘的安平，則位於臺南。

「唉！我知道妳在想什麼。但是既然接下了委託，搞不好這裡會什麼線索啊！啊——噫！」

哪吒揉了揉發癢的鼻子，皺著眉，望著灰撲撲的天際。

「啊！噁心的髒空氣，討厭。」

「沒辦法啊，誰叫最近天氣這麼熱，大家都在開冷氣，於是發電機只能拚命運轉。」玥一臉同情地望著他，「不過，真沒想到神明原來也會深受 PM2.5 的困擾啊……」

「廢話，那種東西跟香又不一樣，不能吃又有毒啊！」哪吒捏著鼻子，「總之快點進到神界吧！我快受不了了。」

玥點點頭，合掌。

一陣大風吹來，讓玥和哪吒幾乎睜不開眼睛。等到風過，玥才

發現，眼前的景像乍看之下與剛才如出一轍：古色古香的木造建築位於庭園正中央，然而園中的植物比剛剛更加豐富、美麗；原本入口處所鋪設的日式假山水，則變成了一座圈養著鯉魚的荷花池。

不過，真正吸引住她的目光的，是那棵蒼鬱蒼翠的參天巨木。它的枝條隨風擺動，彷彿在呼吸一樣。

「有什麼事嗎？」

低沉宏亮的聲音從盤根錯節的氣根中傳了出來。不一會的功夫，一張充滿皺紋的臉，從枝桠中鑽了出來。

「哇啊啊——」玥和哪吒嚇得抱在一起。

「真是沒禮貌的小鬼，竟打擾吾輩的睡眠——」樹臉打了個大呵欠。

「您、您是樹王公吧？！」回過神的哪吒問著。

樹臉努力地眯起眼睛，細細打量，「什麼啊！原來是調皮搗蛋的三太子。不過旁邊這位小朋友，吾輩可對妳毫無印象。」

「樹、樹王公您好，我叫歐陽玥。雖然只是凡人，不過現在正在幫王母娘娘工作。」玥緊張地自我介紹。

「西王母嗎？」樹王公皺起眉頭，輕咳，「這次她又有何吩咐呢？」

「我們奉命尋找這座城市的守護獸。王母娘娘說，您這兒會有相關線索。」

「守護獸？」樹王公喃喃覆誦，接著陷入了漫長的沉思。久到玥和哪吒都以為他已經睡著了。

「啊！是要找跟這座城市一同出生的傢伙啊！」樹王公像是搞懂什麼，開心地笑了。

玥和哪吒的眼睛一亮。

「別高興得太早，因為如果那個傢伙不想見你們，你們也是見

不到的。」樹王公搖了搖頭。

「咦？為什麼啊？」玥感到很不解。

樹王公一臉嚴肅地解釋：

「因為那傢伙，曾經被人類捨棄喔！」

### 民權路・市役所

因為目的地公休，而決定直接從神界長驅直入的兩人，正飛翔於寧靜的天空。

按照樹王公的說法，很久以前，守護獸曾對落難到這座城市的人們伸出援手，卻遭到背叛。

幾百年前，人們試圖抵抗異族的入侵，卻節節敗退。他們曾求助於北貔貅和南鯤鯨，但兩巨獸即使拼盡全力，仍擋不住這些遠渡而來的異族，失敗了！

退無可退的人類，疲憊地逃到這座城市，懇求當時還弱小的牠。

可惜，一切都是場騙局。

那個人類哭著求牠幫忙，其實只不過是為了替家人多爭取一些時間，以便能逃回位在海峽另一端的祖國，而不是為了這片土地，做最後的一搏。

牠曾是那樣相信人類，甚至不惜說服這座城市中具有力量的神明，共同佈下結界。

最後，牠被異族俘虜囚禁，被封印在象徵統治者權力的建築內，自此沉睡不起。

幾經改朝換代，最終成為沒有人記得的存在。

「是那個吧？樹王公說的老虎窗。」哪吒指著棕色圓頂旁邊、

一排略為低矮的深色屋瓦，興奮地喊。

玥點點頭，並示意哪吒飛得離窗戶近些。

雖然是在神界，但她可不敢輕易踩上近百年的歷史古蹟，深怕一不小心，就弄壞了。

她伸出手，輕推窗戶。

正如他們所想，未上鎖的窗戶很輕易地開了。

「唷——」哪吒吹了吹口哨，看著玥小心翼翼地爬進去後，才跟著飛入。

「果然已經不在這裡了呢……」玥一臉失落地環顧周遭。

雖然互相交疊的樑上還透著幾分木頭獨有的淡淡香氣，不過迎接兩人的卻是令人窒息的黑暗與靜謐。

別說是守護獸了，這裡連隻老鼠的影子也沒有。

眼睛逐漸習慣於昏暗的玥，慎重地在木樑間爬行。很快地，她便發現有什麼東西在交疊的木頭中心，泛著微光。

為了勾取那個發光物體，她決定趴下，匍匐前進。當她伸長了手，好不容易碰到的同時，卻一個重心不穩，半個身子往下一滑——

「小玥！」

幸好哪吒眼明手快，從下方牢牢地托住她。

「呼——真是嚇死我了！」驚魂未定的玥緩緩張開緊握的右手。

發出虹光的是一片六角形的薄狀玩意，約莫與她的掌心差不多大。上頭有著細直紋路，好似貝殼。

「這是鱗片嗎？」她問。

哪吒不置可否地搖搖頭，「有點像，但誰知道呢？不過，小玥

妳抬頭看一下上面……」

玥順著他的話仰頭，這才發現天花板上似乎畫著不知名的陣型。雖然大部分的符文線早已隨著時間而剝落，但很明顯能看出是某種封印術。

「加上這些木樑，看起來還真是『舒服』的牢籠呢！」哪吒口無遮攔地下了這樣的結論。

「這個會不會是守護獸的東西呢？」玥看著手上略有溫度的鱗片，喃喃地問。

「不管是不是，牠都不在這裡。」哪吒將她護送回窗戶旁邊，「怎麼樣？妳要直接回去跟王母娘娘報告嗎？」

「不，等等……」玥咬著下唇，努力地思索。

守護獸會待在城市中的象徵地。

通常是位在城市的權力中樞，好比古城、堡壘、政府機關，或者是廟宇古蹟。

雖然這裡曾是政府機關，但現在已經不是了。

難道守護獸會在前幾年才搬遷的新市政區嗎？不過，那裡有許多未開發的土地，在玥的眼裡看來，還算不上是能代表這座城市的地方。莫非……。

「哪吒，在回去之前，我想再去一個地方。」

### 雙十路一段・鳥居與湖心亭

「為什麼是這裡啊？」哪吒困惑地撓了撓後腦杓。

「一說到代表這個城市的建築，怎麼想都是湖心亭嘛！」玥得意地笑著，「加上這裡有湖，我想搞不好守護獸住在裡面。」

她晃了晃手中的鱗片。

「嗯，我是很佩服妳的推理啦，可是這裡什麼也沒有喔！」哪吒用著火眼金睛，朝湖裡盯了好一會兒。

「欸？」這下換玥露出失望的表情，「難道這不是魚的鱗片嗎？」

哪吒聳了聳肩，「總之不只湖裡沒有東西，公園四周也感受不到除了我以外的魔力。妳要不要回到人界，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線索。」

玥嘆了一口氣，催動佛珠的力量。

原本安靜無聲的四周，開始多了許多聲音——成群鴿子撲動翅膀的聲音、小孩嬉戲的聲音、還有風吹過湖面的聲音……。

玥站在橫跨湖面的橋上，環視周遭。不知怎的，她總覺得在天際線中頻頻竄起的高樓，反而讓這座公園、這片湖顯得十分突兀。她走下橋，出現在眼前的卻是一球球白色的塑料物體，像是那種被放置在城市角落、美其名「文創」的裝置藝術。

高度不一的白色塑膠蒲公英錯落有致地插在草圃，圍繞著幾根平躺的古樸石柱。一旁的看板還註明：「神社、鳥居」等字眼，外加一連串的歷史敘述。

她沿著周遭走了一圈，最後將視線停在看版上，發起呆來。

「同學，妳有什麼事嗎？」

玥轉過頭，這才發現開口向她搭話的，是一位皮膚黝黑、身材高大的瘦削男子。他的脖子上掛著工作證，和藹可親地望著她。

「呃、那個……」玥有點手足無措，她的眼神不自覺地飄向了浮在男人身後的哪吒。只見後者雙手交叉，拚命地搖頭。

「我是來做作業的！」玥靈機一動，編起謊話，「嗯，我想找

這座城市的守護獸。」

「守護獸？」男人皺起眉頭，「雖然我是這邊的志工，對民俗文化也有些研究，不過我倒第一次聽見『守護獸』。」他停頓了一會，「妳是從哪裡得來的資訊啊？」

「呃？我忘記了，可能是某本書？」玥訕訕地笑，「也許是我搞錯了！」

「雖然我不知道是否有守護獸，不過妳手上握著的東西，是鯪鯉的鱗片吧？」

「鯪、鯪鯉？」

「鯪鯉是穿山甲的別名喔！」志工露出爽朗的笑容，「對了，我記得是南屯一帶的習俗。人們會在端午時節穿上木屐，躡鯪鯉。據說這樣會保佑田地豐收。」

他邊說，邊從口袋中掏出手機，「妳看，就是這個。庇佑豐收的鯪鯉應該也很符合守護獸的形象吧？！」

玥愣愣地盯著螢幕上的圖片。

的確很像。

「其實最近幾年舉辦不少像這樣的民俗活動！各個古蹟也有專門的解說導覽。如果妳有興趣的話，可以多多參加。不僅能學到不少知識，同時也可以更了解這座城市喔！」

志工忽然仰頭望著已經染成紅色的天際，語帶可惜地說，「要不是時間不早了，不然我就能再跟妳多介紹、多聊聊！」

「糟糕，都這麼晚了！」

一整個下午都忙著完成任務的玥，經志工提醒才回過神來。

「都這個時間了，再不快點回家會被罵啊！」

她趕忙朝志工道謝，邊在心中呼喚著不知道跑去哪裡玩的哪

吒。

「回去的時候小心一點啊！」志工笑著朝她揮手，然而視線卻不偏不倚地與她身後的哪吒對上。

「謝謝！」玥也報以微笑，接著轉身跑了起來。她拐過公園的彎道，利用週遭的死角，輕鬆地與哪吒一起進入神界，趕回臨水宮。



「所以，你們現在是要告訴我，在外面跑了一整個下午，結果只找到這塊鱗片，是嗎？」

西王母的臉色看起來十分嚇人。

「因為只有半天嘛……」玥悄聲回話，表情顯得有些緊張。

「算了，凡人就是沒用。」她生氣地把鱗片塞還給玥，「我叫妳找守護獸，是要牠幫忙解決這個城市諸多的問題。結果，妳只拿到牠的法力來源，沒把人給帶回來。看這樣子，妳是迫不及待地想取代牠的工作吧？可以，我成全妳——」

「欸？」聽王母這麼一說，玥反倒嚇得冷汗直流。

取代？什、什麼意思啊？

不過，未多作解釋的王母已怒氣沖沖地回天上去了。

一直安靜不作聲的哪吒，這時才舔了舔乾澀的嘴唇，開口，「小玥，其實那個志工的身上，擁有跟這塊鱗片很像的氣息，而且……他也好像看得到我呢！」

「咦？」玥叫了出來，「那你怎麼不早說啊！笨蛋哪吒！」

「誰叫妳趕著回來，就錯過時機啦！」

「我想，鯪鯉大人一定也認可小玥做牠的後繼者，才沒有從妳手中拿回鱗片，反而還好心告訴妳許多資訊！」一直在旁邊看著他



們的臨水夫人，忽然開口，

「那麼，小玥接下來也要作為這座城市的守護者，好好加油囉！」

她順手將神桌上的厚重文件遞給玥，「我想，就先從這幾年困擾大家的『空氣汙染』開始處理吧？」

看著微笑的臨水夫人和點頭如搗蒜的哪吒，無可奈何的玥只能苦笑，而手上的鱗片像是在呼應她的動作一般，發出更透亮的光芒。

### 岑澎維：

平穩、輕巧的筆觸，佛珠少女與三太子哪吒為了尋找城市之獸，遍訪臺中市各地。作者除了放入許多宗教知識，更把場景放在熟悉的地方，創造出身歷其境的探險經驗，不禁令人興起下次走訪，可要細心體會的念頭。

為佛珠少女取名「玥」，「玥」是一種傳說中的神珠，很能與「佛珠少女」相互呼應；透過一塊鱗片，帶出接下來一連串的故事，結局出乎意料，令人莞爾，處處可見作者巧思。



## 蔡威君

###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寫童話故事，期盼能幫星星公主女兒說說話，也希望有機會，讓故事媽媽在校園的晨間時光裡朗讀它，不僅想為自閉症孩子揭開神秘面紗，也想叫陽光偶而灑進寂寞的心靈。謝謝臺中文學獎評審老師們的關愛，為一個仰望著的母親，搭起一座夢想的橋。



### 個人簡介

民國 50 年生。現居住在臺中市清水區。中原大學特殊教育系碩士。任高中、大學軍訓教官 22 年，現已退休。文章曾獲文建會散文獎、兩岸漂母杯散文獎、天行者散文獎、臺中文學獎小說獎、臺中文學獎散文獎、2009 年出版圖書書畫出心中的彩虹、2016 年出版圖書書那年夏天。當選 98 年度桃園縣傑出身心障礙者家屬楷模。

# 瑪莉不說話

森林小學裡有一棵老榕樹，樹蔭厚厚密密，長得像一朵大香菇，幾百條氣根垂掛而下，是隨風飄動的豎琴弦，彈奏出陽光音符。是鬍鬚爺爺在風中打太極拳，左一拳右一拳，中間切開一顆大西瓜。每天，大樹在藍天下律動著，彷彿一座有彈性的Q軟山丘，就算是夏天，蹦跳著都會生出一些清涼意來，上學真有趣。

尤其社團活動課，阿源老師演木偶戲，不管是布袋戲怪老子和劉三的戲碼，還是青蛙王子與公主的童話故事，阿源老師一個人扮演很多角色，模仿不同的聲音都唯妙唯肖，表情逼真又豐富，經常逗得大家人仰馬翻，全班笑呵呵。

我很愛這兩堂課，但與其說我喜歡木偶戲，還不如老實說，我期待瑪莉媽媽，總在這天帶給大家下午茶點心，是她自己做的軟綿草莓蛋糕呢，濃濃蛋香，夾層是顆粒草莓，每人一個，大大三角形狀，剛出爐、微溫，真的很好吃喔。

瑪莉是我們班的轉學生，一年級下學期從海洋小學轉來。我特別注意到她的地方，不只是因為瑪莉長得很高，比班上同學都高出一個頭，我還發現她的眼珠子又黑又大，好像無底洞深邃，大眼珠卻不太看人，藏著祕密似的望著遠方。還有，瑪莉媽媽每天都跟著來上學。

可能轉學讓她特別害羞，來森林小學幾天了都不說話。這一天，老師請她上臺自我介紹，瑪莉好像沒聽見一樣，自顧自的坐在椅子上發呆，全班三十雙眼睛轉過頭來看著、等待著，她卻猛盯著

教室外面，妳是在想念海洋小學的朋友們嗎？一定是這樣的，我心裡替她難過起來。

等啊等！她就是不動，就在這時候瑪莉媽媽上臺了。

瑪莉媽媽今天穿著一件美麗的花裙子，平底鞋上有一對閃亮亮的水晶蝴蝶結，她雖然臉上堆滿笑容，可是嘴巴笑太大後，臉頰跟額頭的皺紋變得很深，頭髮雖然整整齊齊梳成包頭，但乍看就像從童話故事裡頭，威嚴皇后旁邊，跳出來的保守老管家。

「瑪莉很膽小，容易緊張，雖然不說話，但她很乖，請各位同學跟她做朋友好不好呢？」

瑪莉媽媽彎腰跟我們說著話，聲音輕輕柔柔的，表情很和善，但她低頭時，大家卻都笑翻了。因為她的頭頂上，髮根周圍有一大圈白頭髮，正巧跟老師週二演的木偶戲主角河童一樣。

「河童！河童！瑪莉媽媽是河童！」

臺下鬧哄哄的嘻笑聲大暴起，臺上的話沒有一句被記住，阿源老師急急忙忙把食指湊近唇邊說：「噓噓噓，大家安靜！」示意我們注意禮貌。

但根本來不及制止這些玩笑話，還有幾個同學更誇張，故意重重拍桌子好幾下，然後裝出摔倒在地上的模樣。也不怪大家啦，是真的很像啊，誰都忍不住的。

這時瑪莉卻突然起身，雙手摀著耳朵，一陣風似的，蛇行閃過同學、老師和媽媽，所有伸出去想攔住她的手，一溜菸的竄出教室了！全部的人都料想不到會發生這一幕，個個目瞪口呆，直到瑪莉媽媽也衝出教室找孩子的那一刻才回神。

不得了！新同學不見了！大家叫著相互通報，因為誰也看不清楚究竟發生甚麼事？也不知道她往哪個方向跑去？人就這樣神奇的、瞬間消失在大家眼前。

怎麼可能啊？瑪莉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而且好像計畫很久似的，逃跑路線很熟練，原來眼睛老望向外面是有原因的，她隨時在找尋安全的藏身之處，等待，只為了早晚要發生的這件事情？！

瑪莉討厭一群人吵雜的聲音，媽媽著急的跟同學們快速解說：

「她耳膜結構跟別人不一樣，聲音傳到她耳中，會被放大成一百倍強度的噪音。」剛剛教室裡集體的笑鬧聲顯然很刺耳，讓她受不了的抓狂起來。

大家分頭到校園每個角落尋找，溜滑梯四週，她常常站在那裡看人溜，平時下課人很多，瑪莉不敢靠近，就算靠近也輪不到她，她總是被推開，會不會是想利用上課時間來玩一下？但那裡空蕩蕩的。

大樹下的樹洞裡沒有，廁所裡沒有。

草地上四座鞦韆，也靜靜的。

「瑪莉、瑪莉、快出來！妳在哪裡？」

聲音此起彼落迴盪整個校園，師生穿梭找尋，灰塵飄揚在緊張萬分的空氣中。

幸好，瑪莉消失二十多分鐘後被找到了！臉上多了汗水和髒汗，黑壓壓的眼珠子下水汪汪一片，妳是想跑回海洋小學卻迷路了嗎？七嘴八舌的問話，她一句也不回答，自己卻嚇哭了，但失蹤警報終於解除。她的確是衝出校門外，沿著圍牆邊，低著頭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因為穿著制服，正好被路過的校園志工，長頸鹿媽媽發現帶回來。

瑪莉因為怕吵，阿源老師重新安排座位，這次讓她單獨和媽媽坐在教室後面，跟同學保持一點距離減少干擾。後門上鎖預防逃脫計再上演，同學進出只由前門。老師也命令我們，在教室裡不要高聲喧嘩，鼓掌時，就用兩根食指交叉敲擊代替。

大暴走事件發生後兩天，瑪莉和媽媽到學校後，就看到媽媽跟老師在走廊上講話，講很久很久，好像在找甚麼答案卻找不到似的。

原來昨天放學回家後，媽媽發現瑪莉雙手手臂上，被掐了好幾個深深的指痕，有些地方因為深入皮層，滲出血來的紅腫瘀青。

老師問了很多遍，都沒有人承認是誰掐瑪莉的。

我頭低得不能再低了，也不敢看阿源老師和瑪莉的眼睛，更不敢看瑪莉媽媽憂傷的臉，因為我知道是誰的惡作劇，但我不能講出來。

逃跑事件發生後，大家都知道瑪莉有點怪怪的，也想起媽媽說她並不笨，只是不會表達，請大家不要排斥孩子時，祈求的眼神。

昨天最後一節掃地時間，隔壁班兇巴巴的阿枝，不尋常地來找瑪莉玩，不說話的瑪莉，雙手被阿枝緊緊抓著，一定就是那時候指甲掐出來月牙痕跡的。原來掐那麼用力啊，她居然不喊痛，也不會逃走！愣愣站在原地皺起眉頭，我卻清楚記得阿枝湊近瑪莉臉孔時，張大眼睛凶狠說話時的表情。

阿枝是森林小學裡第一號頭痛人物沒錯，不愛讀書，成績經常是乙班的最後一名，長得人高馬大又兇悍，頗有大姊頭的架式。她大概覺得，比起怪怪不說話的瑪莉，自己還是比較厲害吧？我想起當時抓著瑪莉雙手的阿枝，表情有一點狡詐並透露著沾沾自喜。

過程我全都看見了，可惜當時並不知道她正欺侮著瑪莉！

沒有勇氣跟老師說出實情，心裡卻很難過，也有點對不起瑪莉，但是那次事件以後，只要下課，我就會特別盯著乙班看，不讓阿枝再靠近我們班，默默擔負起保護者的任務。

美勞上課分組，瑪莉跟我和班長同一組，阿源老師請班長「看」著瑪莉，別讓她跑出教室，可是瑪莉依然經常拿黑黑的眼睛，望向

外面的天空，根本沒在聽老師上課。輪到分工合作的時候，她不但聽指令幫忙，還會一直前後搖晃椅子發出很多聲音。我們雖然六個人，可是瑪莉不做事，班長要隨時提醒她，常常變成作品最慢完成的一組，大家就變得有點緊張起來。

「瑪莉！妳負責剪紙就好！」

這次班長大聲發佈命令了，把剪刀和圓形圖給她。瑪莉不知道是聽不懂？還是不小心？竟然把所有的圖案都剪成長條型，這下把班長急哭了，看到毀滅性的那一團紙條時，好脾氣的她懊惱、直跺腳翻白眼，腮幫子鼓了一節課，淚水含在眼睛裡不停打轉，焦急得不得了。

媽媽知道瑪莉闖禍了，趕緊過來幫忙補救，把所有圖案貼回白紙上再剪一次。每一節課，瑪莉媽媽都這樣，跟在旁邊當救火隊，收拾女兒闖下的禍，團團轉的身影比大家都忙碌。

儘管如此，美勞課大家指責瑪莉的聲音，並沒有因為媽媽在場而變少。後來又有一次，被叫「搗蛋鬼」的瑪莉不知道甚麼原因，突然放聲大哭了起來，全班同學都嚇住了，不說話的她，哭聲卻是又尖銳又高亢，誰哄她都沒效，越哭越不願意停下來，似乎受盡委屈。

止不住的眼淚、猜不透的傷心，瑪莉媽媽只好把她帶離開教室，到操場繞圈走路，我們在教室裡還是聽得很清楚，她持續著的悲傷高亢哭聲，偷瞄一眼太陽下一大一小的影子，心思都跟著哭泣聲，忽遠忽近牽繫著，覺得應該是全班同學一直吹毛求疵的指責她，讓她難堪，聚集很久的火山終於爆發了吧？這會兒，連我也有點心虛起來了。

老師對著全班同學說：

「瑪莉雖然不說話，可是她聽得懂，你們要有耐心，慢慢跟她

說清楚。她也很膽小，大聲就會驚嚇過度，同學們要跟她交朋友，有一天她一定會把心中秘密說出來的。」

大家都猛點頭，想到導致她崩潰大哭的原因，人人都有份。

後來的美勞課，瑪莉自己準備了一疊厚厚的白紙，不管大家那天做什麼，她都只管自己在白紙上用蠟筆塗色，而且一張只塗一種顏色，白紙就會變成紅色、藍色、黑色、綠色……。

埋首專注沙沙沙的畫著，她變得非常安靜，只有在有興趣的活動時，會抬起頭一旁默默的注視著大家。

「瑪莉，紫色這張給我好嗎？」

「我要橘色的！」

這陣子下課時間，同學們愛圍著她看，一個原因是很羨慕她有一盒三十六色大枝的嶄新蠟筆。

對於同學的要求，瑪莉絲毫不小氣，有求必應，只是她會在送出「色紙」時，在角落上畫一顆星星，畫在哪一個角落？她沒有刻意選擇，總隨意塗鴉，可是又像是經過短暫思考似的停頓幾秒。

畫啊，畫啊！瑪莉每天不停在她的世界裡安靜塗色，直到班上三十位同學都得到她塗滿滿的單色色紙，和畫著一顆星星的禮物以後，她還在繼續畫。

時間緩慢的過著，瑪莉來班上二個月了，從經常演出大暴走，到現在終於可以安靜的在角落裡塗鴉。我後來也把阿枝的事情跟瑪莉媽媽說了，內心藏著秘密真的好痛苦啊。

社團木偶戲課繼續有剛出爐的草莓蛋糕吃，我看到阿枝也拿到一塊。

要教室布置比賽了，老師請大家想想看，後面的公布欄要貼些甚麼？大家七嘴八舌的說著，每天都有好幾組人來到公布欄前比手畫腳，天馬行空的意見，討論很多天都沒有答案。瑪莉似乎知道大

家的煩惱，這些日子都在位置上逡巡沙沙沙的塗色紙，不吵不鬧，越塗越起勁，好像在趕工。

這一天的美勞課，平常埋頭塗色的瑪莉突然站起來，手上拿著一疊厚厚的，最近畫完的色紙，幾天沒有注意她，居然全部都是塗深藍色的，她走過來，很快速的將色紙一張一張，沾了糨糊就要黏上去。

「啊！瑪莉，妳不要亂貼啦，阿源老師你快來啊！」

她絲毫不理會尖叫制止聲，大家都又被她突然的動作嚇到了。

公布欄瑪莉高處貼不到，就生氣的哭了起來，老師雖不明白，但決定暫時先包容她，幫忙把色紙貼上去，順序錯了，瑪莉會堅持要阿源老師換過來！雖然看不懂她的堅持是甚麼？不都是藍色的紙嗎？但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貼起來。直到整片公布欄被大片藍色紙佔滿後，大家才意外的發現，每張紙上星星的位置，居然連成一串大大小小蜿蜒的星河，漂亮極了！

原來瑪莉小小的腦海裡，早有完美的構圖。

「哇！是星空！」

「銀河耶！」

「牛郎織女！」

「流星雨！」

「瑪莉，妳好厲害喔！」

驚嘆於它的美妙時，很多名詞和讚美都出現了！大家不約而同的轉頭，看著站在公布欄旁邊，靜靜凝視著的瑪莉，卻發現這條銀河軌道的盡頭，竟然和瑪莉的眼珠子連成一片了，瑪莉黑黑的眼睛裡也有一顆亮晶晶的藍色星星。

這次瑪莉終於開懷大笑了，發自內心，純真的仰天長笑許久。

原來，瑪莉來自一個與眾不同的湛藍色星球，色彩才是她們星

球人彼此溝通的方式。

我們終於發現她不說話的秘密了！

## 林明德：

這篇童話以第一人稱的觀點，敘述一位類似緘默症同學的心路歷程。

瑪莉是一年級下學期轉來森林小學的新生，她耳膜結構異於常人，聲音傳到耳中，會放大成一百倍強度的噪音，集體的笑鬧聲往往讓她發狂。她對構圖有特殊的能力，在教室布置比賽中展現才華，讓班上三十位同學驚嘆不已，從誤會到諒解，終於發現瑪莉不說話的秘密，而色彩／圖畫才是她與人溝通的方式。

本篇結構完整，語言簡淨，結局出人意料之外，殊為難得。

## 評審意見

## 住在書店的老鼠兄弟



佳 作

蔡業聖

### 得獎感言

得獎就是一種肯定，身為基督徒的我，只想謙卑地說，感謝主！感謝評審的鼓勵，謝謝一路支持我的家人好友，也感謝我的女兒恩怡，他是我創作時最大的靈感泉源，也是我最棒的小幫手！希望在創作的路上，我能繼續用童心，寫出更多讓小朋友喜歡的故事。



### 個人簡介

現任沙巴崇正中學華文科、中史科、馬來文歷史專任教師。人文推廣處、招生組組長，崇中辯論社帶隊教師。

馬來西亞華人，喜歡到各處遊歷，增廣見聞。大學及研究所階段，皆有幸成為旅臺僑生。輔仁大學歷史系、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畢業。在臺曾考獲國際外語領隊證照，曾任臺灣育仁中學歷史科、輔導科專任教師。

作品散見東馬、臺灣報章雜誌。熱愛閱讀、教學、電影與人情味濃厚的寶島臺灣。

一對老鼠兄弟，住在一間二手書店的牆洞中。

他們從一出生，就在書堆中長大。

人類有句話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

老鼠大哥大牙，也自己說：「啃爛舊書三百本，不會寫字也會唸。」老鼠弟弟小牙，小小聲地提出疑問：「應該會拉肚子吧？」

大牙敲了一下小牙的頭說：「書都念到哪去了？講話要文雅一點！我教過你了，上廁所叫出恭。大便可以叫大恭，小便是小恭，至於拉肚子嘛……好像沒在書上看過，不然我就自己發明，叫做……拉稀恭吧！」

小牙問：「拉稀恭？聽起來也沒有更好啊？很像是一種神奇的飲料耶！」

大牙覺得很疑惑：「有這種飲料嗎？我怎麼沒聽過！」

「就是前幾天書店的大強老闆，買回來喝的！我在垃圾桶撿到剩下的，偷喝了一口，太甜了！」

「你怎麼沒叫我一起喝？還有，那是印度拉茶啦！才不是什麼拉稀恭！」大牙瞪著弟弟。

「我忘記名字啦，太甜了，所以只記得一個『拉』字！還有我以為……你正忙著啃書。那時才沒叫你的。」小牙有點不好意思。

老鼠大哥舔舔嘴角，嚴肅的交代：「下次不可以這樣了！」

停頓了一下，大牙又想起什麼似的說道：「都說到哪兒去了！你看看我，啃了那麼多本書，腸胃可好得很！你應該多學學我，這

樣才能多認識字！」

弟弟覺得奇怪：「可是，我們老鼠認識那麼多字，要做什麼啊？」

大牙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敲了一下弟弟的頭：「你沒聽人類說過：『閱讀使人幸福』嗎？」

小牙想到什麼似的，抖了一下身體才說道：「但我上次啃到一本《廁所有鬼》。害我嚇得三天三夜，一直憋尿不敢去上廁所耶！我不覺得，這樣有比較幸福啊？」

大牙罵：「誰叫你去看鬼故事的！小孩子不要看鬼故事！那是一些人類特別寫來，讓大人們無聊時，可以用來自己嚇自己的！要慎選好書啊！你沒聽人類還說：『文字使人富足』嗎？」

小牙說：「但是，我上次啃到一本股票的書，就跑去跟大強養的鸚鵡打賭隔天新聞的股市行情。結果，一口氣輸掉兩塊餅乾！害我變成窮光蛋耶！」

大牙又罵：「誰叫你跟人家賭博的！賭博很不好，小孩子不可以賭博！還有，你什麼時候偷藏了兩塊餅乾？怎麼沒有分我一塊？」

小牙支支吾吾地說道：「本來……我想如果贏了的話，就有四塊餅乾。可以一口氣分你兩塊了！」

大牙生氣地鼓起臉頰說道：「沒關係，下次有餅乾時，我再找鸚鵡比試一次！這次看誰預測得比較準？」

小牙問道：「你剛才不是說賭博不好？」

大牙自信滿滿的說：「剛才是說小孩子……我已經是大人啦！大人都是有在做研究的，這樣的話是叫做投資……。」

小牙不太明白的點頭：「是這樣子喔！」

大牙話鋒一轉，又說道：「人類還說過：『知識就是力量』！」

比如上次好了，要不是我看到大強老闆拿回來的巧克力盒子上，寫著：『超強老鼠藥，保證殺光光，一隻不留』！你不是早就吃下肚了？」

「喔！」小牙似懂非懂的點點頭。「但是，我看到盒子上面畫著一隻老鼠，老鼠上面還打了一個大叉叉，其實這樣，我也看得懂意思呀！」

大牙聽了臉黑黑的，努力想再舉個例子出來：「不是每次都那麼好運，有畫圖給你看的！又比如說，上次大強拿了一顆黑色的藥丸放在廚房地板，不就沒有盒子上的圖案可以看了？」

小牙又點點頭：「可是，那個看起來很難吃啊！而且，我都會從牆洞中注意大強老闆，他吃過的東西我才会吃。」

那天大強的小孫女，溜去廚房，想要抓那顆黑色的藥丸來玩，我還故意打翻垃圾桶，讓她嚇得大哭，後來她就忘記去抓那個藥丸了。」

大牙聽了問：「你幹嘛那麼好心？」

小牙說：「我也不知道啊，雖然我不像大哥你啃過那麼多本書，但是我只知道，如果小孫女不小心吃下老鼠藥，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強一定會很傷心的！」

大牙說：「誰叫人類要先拿老鼠藥來害我們的！你沒聽人類自己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嗎？他們自己都不想吃老鼠藥了，幹嘛叫我們老鼠吃？」

小牙回答：「說不定他們覺得我們是破壞王，不只啃書咬書，還會偷吃他們的食物啊！」

大牙說：「我看人類明明就是莫名其妙！你不用再幫他們說話了啦！」大牙邊說，邊熟門熟路地，從最後一排書架上，拖出了一本厚重的中文辭典。

「你看！辭典一翻開，關於我們老鼠的，沒一句好話！」

大牙指著辭典上一行行小字，氣憤憤地讀了起來：「鼠目寸光，形容眼光短淺！獐頭鼠目，表示頭像獐子那樣，又小又尖，眼睛像老鼠那樣，又小又圓。形容一個人相貌醜陋，神情狡猾！」

還有你看！鼠肚雞腸，表示度量狹小。

鼠輩，就是罵人像老鼠一樣。鼠竄，就是像老鼠一樣亂竄！

還有膽小如鼠，意思我就不必多做解釋了吧！

辭典竟然還說我們會傳染鼠疫等疾病，破壞力甚強，是農林業的大敵！」

小牙也湊過頭來，一起仔細研究起來：「啊！可是你看，這裡也有說我們，是十二生肖之首啊？這不是也是件好事嗎？」

大牙不屑地撇撇嘴：「說到這個我更氣了！你沒看到第一排書架上的『十二生肖故事』嗎？」

人類竟然說我們是靠著卑鄙的手段，把善良的貓推下河去，又利用了單純的老牛，才搶到第一名的！所以現在貓要抓我們，都是我們自己活該。這簡直是對我們老鼠的侮辱嘛！」

「但是，你以前不是說過，書上說的都是真理，該不會我們老鼠，真的就是這樣吧？」小牙提出疑問。

「以前是因為我還沒啃到這些書，後來我就沒這麼說過啦！」大牙大聲的辯駁道。

「是喔！」小牙也只能跟著附和一番。

此時，書店旁的大樹上，一隻老烏鴉，嘎嘎地叫了起來。

「真是笑死人啦！一隻是愛掉書袋的書呆子老鼠，一隻是善良但是沒有主見的笨老鼠！」

書呆子老鼠一邊罵人類，一邊開口閉口都是人類說這樣、人類說那樣的。住在別人家裡，吃別人的用別人的，還敢罵別人！快讓

我笑破肚皮啦！」老烏鴉在窗戶外高聲叫著。音量大得整條馬路都聽得見。

老鼠大哥一向視老烏鴉尖尖為眼中釘，平常對他的態度就相當不客氣。

老烏鴉也想過，把老鼠兄弟抓到樹上去！

不過老鼠兄弟年輕力壯、身手敏捷，他幾次撲空後，就改用嘲笑他們的方式，來激怒老鼠兄弟。

大牙聽見尖尖的嘲笑，簡直是氣炸了！他一聲不吭的轉回牆洞裡，打算找機會，再好好的給尖尖一個教訓。

隔天，大牙運氣很好的，在書店門口，撿到一個漢堡，旁邊還有二小盒沒用完的番茄醬，跟蜂蜜芥末醬呢！

大牙很興奮地，將紙袋拖回牆洞，準備好好享用一頓漢堡大餐！

小牙看見了也很高興，口水都快流得滿地，一邊叫著：「分我！大哥分我一點啦！」一邊在旁邊開心得蹦蹦跳跳。

正巧，大強老闆接了一通電話出門去了。

老鼠兄弟們便再無顧忌。大牙將漢堡拖到窗臺上，他炫耀似的，先是悠哉悠哉地，用牙齒撕開紙袋，露出圓滾滾的大漢堡，再慢條斯理的，哼起歌來。

小牙興奮得話都說不清楚了：「分、分我！……」

「知道啦！別吵，等等喔，我先想想怎麼分……」大牙想了老半天後，他決定先用蜂蜜芥末醬，將漢堡畫成兩個區塊，一個區塊是最大、上面沾滿白芝麻的，他小心地，另外沾了沾番茄醬，寫上一個大大的「大」字！

另一個區塊，是位於上面最角落、沒有沾到任何白芝麻的，他沾了沾番茄醬，寫了一個小小的「小」字！



像是做完什麼大事似的，大牙「呼」了一口氣，才對弟弟說：「我分好了！你看，很不錯吧！漢堡上面寫了我們的名字，大牙寫大，小牙寫小，你一塊，我一塊。人類稱這樣啊，叫做『所有權』！你看！簽上名字做記號，大家一看就知道。識字又會寫字，就是像我這樣！好處多多吧！」大牙看起來，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

他眯起眼睛，正準備好好再表揚一下，自己的博學與聰明時，冷不防地，老烏鴉尖尖，竟然從沒關好的窗戶縫隙中，飛了進來，一口叼起漢堡，吞下肚去！

大牙氣得結結巴巴：「你這隻奸……奸險的鳥類！你是沒讀過書，不認識字的文盲烏鴉！」大牙對著窗戶外大喊大叫，企圖將老烏鴉的惡行惡狀，公諸於世。

他希望整條馬路上，所有經過的動物，最好都能來評評理！不過此時的街頭，恰巧非常安靜，只有一隻路過的流浪狗，好奇的看著這場爭吵。

老烏鴉氣定神閒地拍拍翅膀，也大聲說道：「沒讀過書？文盲？那要看是誰囉？」

「強盜土匪！惡人先告狀！昨天你嘲笑我們兄弟的事情，我都還沒跟你算帳！今天你就上門當起搶匪了！你不識字又沒知識！」大牙氣得快哭出來了。

小牙則是太震驚了，從剛才到現在嘴巴都張得大大的，還沒能闔上哩！

流浪狗打了個呵欠，他其實剛好也不認識字，聽起來老鼠好像也在罵他似的，他決定還是不要多說話好了。

老烏鴉尖尖轉動鳥喙，一副吃得很飽、心滿意足的樣子。

他對老鼠大哥說：「不好意思啊！雖然我沒有特地對外炫耀，但我可是隻定期會去資源回收站那邊，閱讀過期報刊的勤學烏鴉

哩！我特別喜歡朗誦新詩和小說呢！」

「哈哈哈！現在可不是在舉行說笑話比賽啊！」大牙嗤之以鼻，他才不相信老烏鴉識字呢！

小牙這時，終於回過神來，他也附和著大牙，說道：「是呀！你說你識字，但是剛才漢堡上面，不是已經有寫名字了嗎？」

老烏鴉得意的回答：「對啊！就是有寫了我的名字，所以我才一口氣吃掉的！書呆子老鼠，剛才在漢堡上面寫一個『小』字，下面寫一個『大』字！『小』跟『大』，合起來不就是一個『尖』字嗎？『尖尖』，就是我的名字！是誰不認識字的啊？」

小牙又張大了嘴，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他對大哥說道：「哥，老烏鴉真的認識字呢！而且，他好像沒說錯，你剛才真的在漢堡上，寫上他的名字了耶！」

流浪狗也吠了兩聲，表示附議。

大牙被他們的說詞，氣得差點喘不過氣！他伸出手，在空中比劃了老半天，卻說不出一個字來。

大牙最後，只好悶著氣，跑回牆洞中。

他在洞穴裡，思考了半天後承認，這次的確是自己太大意了！他一定要扳回一城才行！

想了一個晚上，隔天又失眠了一整個白天的大牙，終於在黃昏時，想出了一個最新戰略。

他從洞裡拖出，自己最寶貝的一小段臘腸。珍貴的臘腸，散發出一種誘人的香味。

小牙跟在大牙屁股後面，激動地望著那段臘腸！

「哥！新年還沒到，你決定要提早過年了喔？還是，今天是你的生日？」

「說你笨你還真是不聰明！我今天就是要去給那隻老烏鴉一點

顏色瞧瞧！」大牙咬牙切齒的說道。

今晚，大強老闆，拉下鐵門沒做生意，一家人到外地渡假去了。大牙大膽地，拿著大強孫女的小鼓和玩具銅鑼，敲鑼打鼓了起來！

「來來來！快來看！來得慢你就看一半！」大牙對著黃昏的街頭叫起來。

「哥，我們現在是要出來賣膏藥嗎？還是今天要當街頭藝人進行表演？」小牙不解的問。

「你先閉上嘴巴，看大哥我怎樣出一口氣吧！」大牙自信滿滿的說著。

這次聚集的動物，終於多了幾隻。總計有八隻麻雀、二隻狗、和一隻老貓，以及大強家的鸚鵡。

大家站在一旁，看著熱鬧。

「大家好！今天我要表演的主題叫做：『聰明又會識字的老鼠，安心的吃著他專屬的臘腸』。如果主題太長了聽不懂沒關係，我現在立刻示範給大家看。」

大牙小心地，拿出昨天用剩的番茄醬，他沾了沾，在上面仔細的，寫上一個漂亮又工整的『牙』字。

然後，他對著四周鞠躬起來：「不好意思各位，我要先享用，有我的簽名的專屬臘腸了！」

大牙想著，昨天他只寫上「小」和「大」，實在是太失策了！他怎麼就沒想到，要寫上筆劃比較多的「牙」字呢？

沒關係，挽回面子、挽救失誤的時刻到了！

他要讓所有街坊鄰居都知道，識字是一件既神聖又偉大的事情，只有像他這麼聰明的老鼠，才能妥善地運用文字的力量。

他順便也想為弟弟示範一下，身為英明的大哥，是如何運用知識與智慧，優雅地打敗奸詐的烏鴉！

老烏鴉從空中飛了下來，他趁著大牙鞠躬時，迅速用鳥喙沾了沾番茄醬，在「牙」字旁邊，快速而潦草地畫了一個「鳥」字。

然後，就在眾目睽睽下，一口吞下了臘腸！

烏鴉邊吃邊含糊不清的說：「『牙』旁加上一個『鳥』，就是烏鴉的『鴉』字！不好意思，我先享用啦！」

大牙不知所措的，愣在了當場。

他不知道，到底是要鎮定地抬起，正鞠躬到一半的頭？還是趕緊躲回洞穴中？

哪一種比較不丟臉？哪一種下次出門時，比較不會被嘲笑呢？

正當他陷入苦思之際。在一旁的小牙突然開口說道：「哥！我突然想到一些成語，可以用在這種時候。我好像開竅了耶！你說的沒錯，多讀書真的是有幫助的！」

麻雀們吱吱喳喳的開口問：「是什麼成語啊？也說來讓我們聽聽吧！」

小牙天真的說：「好的，沒問題！我想到的是……『偷雞不著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感覺可以用在這裡耶！」

所有動物都大聲笑了起來！

大牙突然一溜煙地，跑回洞穴中。

他下定決心，先在洞中閉關一陣子別出門！等到想出什麼好主意，再出關迎敵！

大強老闆渡假回家後，驚喜地發現，最近店裡的書況都很不錯，躲在家中的老鼠，似乎很久，都沒再出來啃書了呢！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謝佳容



童話組決賽會議紀錄

## 躍出紙面的想像與關懷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童話組共收到 115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許榮哲、林金郎、劉梓潔選出 15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岑澎維、康原、林明德，互推林明德為召集人，投票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岑澎維：很高興本屆作品大部分都具備強而有力同時出人意料  
的結局，對參與這次比賽的作者給予高度肯定。然而，不可否認的，  
仍有作者仍停留於「童話即為動物說話的故事」階段，童話並非單  
純套用動物即可成立，而應在意「非動物不可」的必要性。另外，  
童話的閱讀對象為小學生，因此語言的運用應當更為淺白，林良老  
師所著《淺語的藝術》值得大家閱讀。

康原：現在許多作家所創作的童話故事未必屬於傳統類型，除  
了小說技巧、隱喻修辭的運用，也蘊含象徵性的結構設計。觀諸鎔  
鑄民間文學於童話故事的作品，足見我們蘊藏豐富的本土材料，不  
僅豐厚與深化了臺灣文學的內涵，同時也保留了土地的聲音，我鼓

### 康原：

民間故事常常是童話故事的最好素材，這篇童話運用了十二  
生肖、老鼠使詐的事件為故事的原型，寫出一些有關老鼠不好形  
象的成語：鼠目寸光、獐頭鼠目、鼠目雞腸，以上成語皆是暗喻「過  
街老鼠」為什麼人人喊打的原因。文中的主題告訴讀者讀書不可  
吊書袋；學來的知識必須要有隨機應變的能力。以鼠兄弟與烏鴉  
鬥智為例，烏鴉取勝老鼠的原因，告訴讀者不可死讀書，更告訴  
讀者要隨時閱讀，說明了開卷有益的事實。

勵並期待大家繼續耕耘。此外，藉由在地性的創作呼籲市民重視、維護傳統文化並積極發揚光大，以及故事能引起反思、帶入正面教育意義的作品也令人可喜。

林明德：本屆作品的創作題材十分廣泛，從神話、寓言、現實問題、地景踏查、鄉土歷史材料的置入，觸角更延伸至教育心理學，關注當今特殊教育高度重視的緘默症，入選的作品確實篇篇精采。論及評分標準，由於童話的閱讀對象為國小中年級以上，故而敘述觀點應以兒童為主，作品除了內容精采、故事感人、語言表達能力優秀的基本要求，最重要的在於整體情節構造的完整性，必須具足事件發展的起承轉合，切勿零零散散的鋪敘。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方式為各選7篇，並依序排列名次（由第一名到佳作），經過統計，結果為：

一票：〈慢吞吞的那間店〉、〈天馬〉、〈兔子阿玉〉、〈小男孩的玩笑〉

二票：〈住在書店的老鼠兄弟〉、〈瑪莉不說話〉、〈謊言秤重器〉、〈沉睡於城市之獸〉

三票：〈讓我們曬雲去〉、〈老船長〉、〈菓子狸當舖〉

召集人林明德決議，獲得兩票以上的作品列入討論；僅得一票的作品，除票選者特別提出，原則上不列入。獲得一票的作品，最終僅有〈慢吞吞的那間店〉列入討論。

## ■ 三票的討論

### 〈讓我們曬雲去〉

岑澎維：文字深具信手拈來的流暢與自然，修辭極佳，富含童話趣味，想像力豐富，注重細節，情節安排得宜，是一篇亮眼的作

品。

康原：高度幻想力，文字流暢，故事性強，足以激發兒童的想像力。將雲端視為部落，太陽、以雲做棉被等等皆具象徵意味，而故事暗喻對大自然的克服，點出人類只要協力合作總能解決家鄉問題，具有化危機為轉機的積極性，立意頗佳。

林明德：肯定作者演繹一則傳說，全篇充滿童趣的敘述觀點，意象的捕捉亦十分生動活潑，充分顯現個人豐富的想像力，文字簡潔，故事緊湊，予人出乎意料的驚喜。尤其题目的命名，用心雕飾，富有童話的趣味，足以引起讀者更大的想像空間。

### 〈老船長〉

岑澎維：故事一開始先鋪設重重懸疑，隨後一步步帶領讀者解開層層迷團，終至迷霧散去，撥雲見日，情節設計用心。可惜故事前段未妥善鋪陳與著墨，致使最末段與船員成親部分顯得突兀與多餘。

康原：主要談論不能有冤冤相報的思想，藉由人跟魚的互動帶出生態保育的關係，立意良好。

林明德：是一篇環保童話故事，主題明確，充分應用環保議題，情節安排巧妙。作者描寫老船長心路歷程，不僅想像力豐富，也留下空白，給予讀者聯想空間，是其可愛之處。這篇帶有魔幻寫實的特色。

### 〈菓子狸當舖〉

岑澎維：內容合情合理，情節十分生動，故事開頭便已埋設諸多伏筆，看得見作者精心安排。大象賣掉象牙救自己的孩子、犀牛警官、河馬等等，都能看出作者巧妙的設計。不過當舖比較屬於成人的東西，可能會與兒童有段距離。結尾點出到底是烏龜富有或者是菓子狸富有，令人深思。

康原：這篇是扭轉當舖的觀念，但我也認為當舖偏向大人的想法，兒童比較不易體會。雖然兒童可能不清楚當舖的功用，但透過故事中的老闆，能促使兒童思考當舖的經營並非只在於欺詐別人、趁人之危，反之，還可以助人，這點算是不錯。

林明德：是一篇精采的童話。敘述完整，情節緊湊，語言簡潔，不僅巧設伏筆，更能運用事件帶出智慧，尤其寓言性的敘述引人入勝。這篇有鹿橋寓言小說《人子》的影子。至於兩位老師擔心兒童可能對當舖感到生疏，我則認為重點在於故事描述森林的好東西皆被典當，乃是當今環保觀念已然影響敘述者，從而企圖透過寓言故事帶出環保意識，引人反思並重視環保議題。

## ■兩票的討論

### 〈住在書店的老鼠兄弟〉

康原：這篇寫得很不錯，是一篇鼓勵同學讀書但不要掉書袋，同時也要有隨機應變知識的能力。除了大量運用隱喻，在談論老鼠兄弟與烏鴉的鬥智問題中，結合了民間文學的素材如十二生肖、老鼠使詐的故事，也符合一般人對於鼠輩的概念，結構經營得相當好。

林明德：動用諸多成語，並藉機解釋、詮釋成語，卻有過度掉書袋之嫌，但也不乏湊巧逗趣的描述。

岑澎維：故事重點在於跟烏鴉的互動，和烏鴉的逗鬧情節安排頗佳，應是一篇很好的題材。但是大牙、小牙的互動占據了一半篇幅，稍嫌冗長。另外，關於林老師提出的掉書袋問題，我覺得作者可在故事前面就安排烏鴉進場逗鬧，便能增加掉書袋的樂趣。

### 〈瑪莉不說話〉

岑澎維：我認為這篇比較不像童話，敘述的角度如果重新思考，換個角度來寫，也許會更好。

康原：講述一位想法特殊的轉學生故事，主要探討緘默症，題材不錯。

林明德：談論緘默症學生，以繪畫為主軸敘述故事，整體結構與思考皆屬特殊。另外，將教育心理學運用於童話創作，探討目前特殊教育相當重視的緘默症，亦為可喜。

### 〈謊言秤重器〉

岑澎維：故事曲折，題材新鮮，富想像力，創意十足。不過，後段秤嬰兒的情節，我認為稍微牽強，一般而言，即使生活辛苦，媽媽也會寧願孩子跟隨自己身邊，因此那段敘述比較缺乏說服力。

康原：一是美麗的謊言，是為愛而說，比較無傷大雅；一是真實的謊言，有出於貪婪或表面的語言，只是虛情假意。秤子也是一種公平的象徵，以秤重器秤量說謊，故事題材新鮮，富有想像力。

林明德：列舉的案例皆能反應心理現象，也能深入刻劃。故事曲折有致，頗具創意，但文字稍差。

### 〈沉睡於城市之獸〉

岑澎維：作者顯然對臺中地景做了相當完整的研究，除了融入豐富的宗教知識，也充分呈現臺中特色。也帶領讀者逛了一圈臺中市，「封印術」、「換花」等等，可以稍加解釋，兒童會更加容易理解。

康原：以廟宇為故事背景，書寫臺中民俗信仰，藉由地景講述民間文學故事，是一篇經由古蹟、地貌延伸至文化精神，關於臺中市傳統文化扎根的故事。誠如岑老師所言，作者對於臺中地景與歷史故事的研究皆為詳盡；而故事中的穿山甲，即是南屯之寶，作品寓含著喚醒沉睡的傳統文化，接續傳統文化精神命脈的要旨。我

認為這篇能讓兒童提早認識臺中地景、了解歷史文化、關注民間傳說。因此，在臺中文學獎中，這篇作品應該被看見。

林明德：神魔的故事，敘述城市守護獸的神話，能結合城市導覽，平添樂趣。然而，請眾神仙當媒介，有時不免過度魔幻。此外，王母角色的語言過於誇張，作者似乎憑空發揮，未顧慮神仙角色的口吻，這點也有待斟酌。

## ■一票的討論

### 〈慢吞吞的那間店〉

林明德：提出這篇的原因在於作品的特殊敘述，我認為故事的「慢吞吞」，頗有意思，對學習較為緩慢的人，且有鼓勵的弦外之音。

岑澎維：這篇雖然將故事套用於動物上，但若去除動物的角色，輕易便能以「人」的角色取代與置換，因此作者在動物的經營上顯得有點白費力氣；例如作品第一頁的角色全是「人」——客人、工人，及至第二頁才讀出主角原來是動物。此外，整篇重複三次節奏，大致相同，稍嫌無趣。我肯定作者的用心，相信再經磨練、修正，作者定能擁有一枝靈巧的童話之筆，希望作者不要放棄。

康原：我也認為這篇略為呆板與無趣。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三位評審決議不另行計分投票，而依據上述討論共同決定名次。僅獲一票的〈慢吞吞的那間店〉最終決議不進入決選名單。前三名部分，評審一致通過由獲得三票的作品具備資格，認為不僅故事具有完整性，能以童話觀點鋪演情節，使人在閱讀當下深受感動，而內容與事件的敘述手法、展現的語言能

力亦有不俗不凡的表現；佳作與前三名僅有些微差距，可讀性、感人性已足，但仍有精益求精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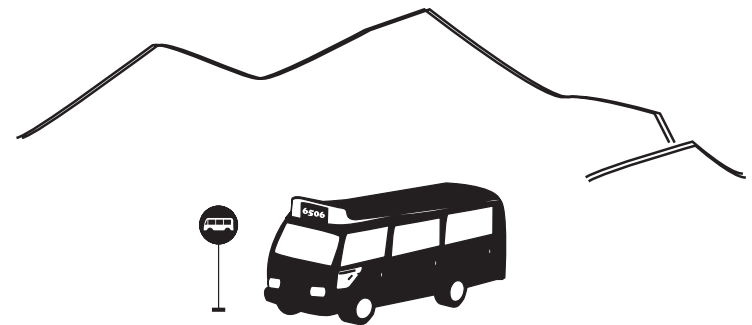
評審結果為：〈讓我們曬雲去〉為第一名，〈菓子狸當舖〉為第二名，〈老船長〉為第三名，〈住在書店的老鼠兄弟〉、〈瑪莉不說話〉、〈謊言秤重器〉、〈沉睡於城市之獸〉不分名次並列為佳作。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

青少年散文

國中組

YOUNG ADULT PROSE

JUNIOR



## 追尋



## 蔡惟絮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及主辦單位給我的作品肯定。參加此次比賽不曾痴妄得獎，只是持續寫作一陣子後，想了解自己能力的位置，雖然很榮幸的得到首獎，但深知自己的文章還有一大段空間努力，今後也會持續充實自己。

文學是藝術，藝術極度主觀，剛好你的表達和評審老師心中的某個角落契合了，便將從比賽中脫穎而出，勉勵對比賽結果失望的同學們，大家的作品還是很棒的！

## 個人簡介

臺中霧峰人。童年於清水度過，對海、港、風有著豐富情感。喜歡在散文中尋找生活的火花，是張曼娟、凌性傑、楊佳嫻的忠實讀者。近期因管控飲食，以焦桐香氣四溢的作品果腹。



驚愕了好一陣子，才相信秤上的數字是千真萬確的。一個毫不忌口假期的附加贈品，著實令我吃了一驚。迅速地在螢幕中鍵下瘦身減重假期肥等關鍵字，網友和部落客們嘖嘖喳喳，滑過一篇篇冗長的文章，一個新穎又具城市感的詞彙抓住了我的目光——「路跑」似乎不錯呢。

確實被鏡中腫了一圈的自己逼急了，隔天就搭上往中興大學的公車，換上塵封多年的跑鞋，想早日甩開身上那白花花的柔軟。吸吸吐、吸吸吐，濕熱汗水恣意流下。我伴著巨大的喘息聲倚靠在行道樹旁，以為自己跑了一世紀之久，望了望錶，分針不爭氣地只爬了五格。沉重的腳步拖著疲憊的身軀，猙獰的面孔訴說著無盡的哀愁。每天早晨多麼想幸福地自然醒，但肥胖令一個少女無限恐懼，於是日復一日，不情願地踏上壯士的征途，深感煩躁。

那是一個水溶溶的早晨。

宜人初秋，我一如往常準備開始每日的晨跑，真希望早日回復身材，就不必再如此折磨自己。出門前我嘀咕著。正要起跑時，才發現忘了帶隨身聽，咒罵了自己的粗心後便出發了。出乎意料地，沒有隨身聽的早晨，蟲鳴鳥叫更顯小鎮的靜謐，這是第一次觀察每天晨跑的道路，這花、這草叢、如此生機盎然！涼風拂過雙頰，我赫然發現身子不再萬斤重，步伐亦趨輕盈，連跨步擺肘都流暢地像支舞。第一次體驗跑步的喜悅，感動地差點沒流下淚，那個時刻我告訴自己，今後要一直跑下去！



自從那日的美好經驗，我轉換視角，一天天越來越陶醉於跑步，每日早晨伴著自己出門的，不再是不情願的嘆息，而是如孩童興奮的期盼，今日將有什麼新收穫呢？

一天晚上，媽媽不帶任何情緒地告訴我，她替我報名了路跑賽。「幾公里？」「八吧。」像說剛買了醬油一樣平常。快速回想，還是新手的自己每日平均只跑三公里，至多也只是某日秋高氣爽福至心靈地跑了五公里，和「八」此數還遙不可及。心知相差甚遠，但衝著股熱勁，我答應此事。還誇下海口會於一小時內完賽，如今不得不嘆息：年少輕狂。

目標已鎖定，我隨即展開通盤軍事訓練計畫。「一天天拉長距離」——訂定訓練方向後，便落實於每日早晨。步伐踩得堅定，毛巾忙於擦拭汗水。前進的目標明確，自然有源源不絕的動力。一個月內心肺耐力和速度皆已達成自己訂下的標準。月曆上一天天劃去的格子步步逼近那紅筆畫的大圈，我自信笑著。

時針切齊五點鐘，鬧鈴劃破清晨，我倏地從床上跳起，刷牙洗臉不見一絲剛起床的睡意，全為了即將到來的盛事——海濱路跑賽。以準備上戰場的心情來到出發點，貼齊晶片卡，治裝完成，蓄勢待發。

度過了檢錄、起跑等吵雜混亂畫面，回過神來已踏在比賽的路途中。觀察身邊的人們，形形色色的跑者們以不同的心情跑在相同的道路，樣貌頗具趣味。我在吸吐中到達了終點，父親以相機記錄穿越拱門的那一刻。「好醜呀。」這是事後自己對照片的評論。

熱血沸騰的青春，我曾殷切地渴求著一次次跑步時不同的風景和汗水淋漓的快感。原是追著體重計上的數字窮追猛打，一個轉念的瞬間，我得以在往後的人生中，繼續品嚐跑步的趣味和幸福。或許結果在時間的洪流中已被沖刷模糊，但曾經那義無反顧的追尋，

將成為記憶中，具亮眼光芒之星。

## 評審意見

### 凌 拂：

世上最難的，就是堅持每天做同樣的一件事，尤其是瘦身減重。作者選擇了路跑，寫的就是這一段心路里程。

這篇文章以平實的文字，敘述一段平實的經驗，文詞運用雖微有瑕疵，但敘事能掌握箇中的起伏，流暢且滿富健康的朝氣。

## 我的牙齒與她的圍城

蘇打水



第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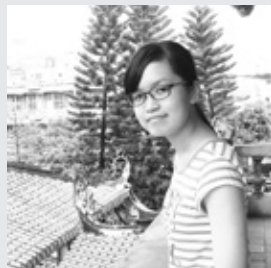
## 蘇打水

## 得獎感言

寫作時，其實是在為蛻變之後、迎向另一個階段的我，作成長記憶的巡禮，再一次的碰撞、再一次的喜悅，我和自己對話，更了解自己。謝謝評審老師們給予的肯定，為我的生命歷程植下一叢燦爛且振奮人心的花木；謝謝曾指導我寫作的老師們，和我的家人對我的溫暖與付出；謝謝我的牙套與她的主人，我擁有一份珍貴的禮物！

## 個人簡介

喜歡在闇黑的夜裡，獨賞星辰的孤寂與耀眼。喜歡乘著小野思想的羽翼，讓自己的翅膀更豐厚。喜歡躺在五月的天空下，聽著蘇打氣泡般沁涼鮮綠的音樂。我來自媽祖庇護的大甲小鎮，信仰真、善、美。我個性隨和，但我有我的頑固；我時常悶騷，但我會狂熱青春的模樣。



大約凌晨三點自口中躁動難安的痛醒來，腦中混亂的思緒和痛楚交錯，如屋外蟬聲唧唧重疊著蛙群的奏鳴，著實令人心煩。看了看鏡中牙套小兵堅強連成一線的模樣，護著牙亦是縛著齒，每一回疼痛都是牙齒反抗的掙扎，就像她的主人，也正用青春的衝動與現實世界比拚拉扯。

不適應的痠痛感總在醫生調整鬆緊度後席捲而來，欲將定型之事物做另一番改變本就是一大考驗，本能性的逃跑、退卻是必然，然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微微透亮的間隙可以逃出，又被鋼鐵似的牆逼退而回，牙齒困在一座圍城，生命的姿態只能依附著外頭的高牆生長，早晨經常被乍到的太陽光驚醒，隱忍著驚嚇和憂鬱參雜的瘡口，不敢在光天化日下療癒，默默的待到月亮初升海面那一刻，她才晾出自己的傷和淚，讓月光輕撫而漸漸癒合，讓月光蒸發而化作珍珠，有時，不知是不是她的錯覺，她瞧見高牆步步遠離她一些，便不再懷著這麼多鬱卒睡去。

她每天要面對許多來訪的客人，有些甚至得稱為敵人才夠貼切，善待她者只停留一下便識相離開了，而像肉類、纖維等在她眼中則是頑劣的勁敵，歷經對峙糾結的戰況她實在無能為力，只好等待主人拔刀相助。慢慢的，她開始視那些過客或敵手為一門門學問，日日讀它們，自己從中摸索出一條條應變之道，就不再感到如此戰戰兢兢。但是她發現主人最近幾乎沒有讓她透透氣，助她一臂之力時也顯得心不在焉，夜裡她為傷口敷上月光時，主人的淚水漣

然而下，不過淚水受月光照耀後沒有變成珍珠，只是沉落而幻化成一顆顆黯淡憂傷的眼眸，掛在主人青春畫布的邊緣。

幾天前醫生為牆作了小小的變動，她以往都會猜想這是否為拆除圍城的前兆，可是她這回不這麼做了，就靜默的接受依例會來襲的痛楚，過去傷口的疤痕幾近全然淡去，也少了許多需化作珍珠的淚滴。她享受剩餘月光從牆的縫隙點點滲入，一會兒，月光竟匯集成一條銀緞似的清流，她浸於其溫潤潔淨，不知不覺中擁著甘美的睡意進入夢鄉。她望見自己掙脫了圍城，而主人也掙脫束縛她心的枷鎖，展露久違的笑容。此刻的她忘情的展現自己潔白無瑕的舞姿……一覺起來，她默禱主人能如她一般，試著忘卻圍城的存在。

終於，渴盼的自由到來，圍城過去帶給她的雖是囚禁和不自在，可更珍貴的是領著她一步步正視危難，使她擁有在痛苦中也能傾聽心聲的心志。現在，她自信美麗的迎向朝陽，揮別恐懼和退縮的自己，夜晚，她數著回憶寶盒中的珍珠，看見它們在月光的映照下更閃耀動人了。陽光，發散的是鼓舞、想望；月光照拂的，是感恩、溫存，圍城，使她突破、堅毅、成長、用溫柔抵抗不自由。

而主人呢？不必戴牙套的她看起來清麗美好，最令人欣喜的是，她也成功脫離了心中的圍城。她嘗到和世界碰撞的疼痛，其實醞釀久了之後，就像一杯回甘的好茶、一塊苦中帶甜的巧克力，這，不就是成長的滋味？主人笑了，她的青春畫布上畫著未來即將走遍的綺麗風景，還掛著一雙清明澈亮的眼睛。

**陳幸蕙：**從矯正牙齒的經驗切入敘事，牙齒的圍城與作者的圍城相互呼應、指涉，牙齒的疼痛不適也暗指青春歲月與這世界的衝撞。全文以女性化的「她」而不用「它」指稱牙齒，耐人尋味，復令人會心一笑。整體以言，作者筆致活潑，書寫生動，饒富潛力，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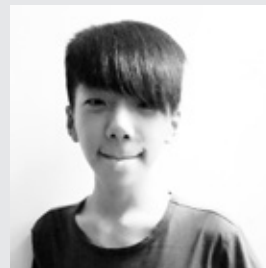
## 紀志霖

### 得獎感言

得知獲獎的那刻，心中感到歡喜萬分。這篇文章描寫的是日常的家庭瑣事，家裡是農家子弟，父母都是勤儉的人，而我由於年紀最小，自小活得養尊處優，不知工作的辛苦。等到真正參與過農事，才深深體會了「事非經過不知難。」感謝父母養育，含辛茹苦拉拔我長大，你們辛苦了！我愛我的父母及哥哥們。

### 個人簡介

2002年生於臺中龍井，目前就讀於龍津國中。從小喜歡聽故事，沒事時總央求哥哥或父母給我講故事，從伊索寓言到民間傳說，對於那似真似假的情節或癡或醉，從那時起便在我心中悄悄埋下文學的種子。對於生活有些特別的執著，愈得不到的東西愈想去追求，仍在持續摸索、傾聽內在聲音，試著把真誠的感受化為文字。



# 一日莊稼人

紀志霖

我是尪囡，就是所謂的么兒。有三個年歲大我許多的哥哥，分別大我十、九、八歲，依據阿德勒（Adler）提出的「出生序」理論：老么從沒面對過另一個小孩出生的震撼，通常會最受家人寵愛，特別是當他比其他兄弟姊妹小好幾歲時。這個理論，在我身上得到應證，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常招來哥哥們的吃味，時而戲嘲我是「掌上明珠」。

爺爺是農夫，爸爸也是，到了哥哥他們，充其量只能算半個農家子弟，即使他們都是大學生，但對於農事，在只有國中畢業的爸爸面前，如同小巫見大巫。至於我，別說小巫了，只是一個連魔法學院都未曾進過的麻瓜。

時值七月，揮別王楊盧駱，又到了幸福的暑假，在外縣市讀書的哥哥們紛紛回到家裡。白天，爸爸忙於農事及上班，哥哥們也外出打工賺取零用錢，只有晚餐時間全家會聚在一起談天說笑，吃飯時，媽媽經常告誡我說：「飯是珍珠寶貝」，所以不許我在碗裡剩飯，但我總是一笑置之，將她的話視作馬耳東風，這時媽媽總會笑眯著眼說：「飯若是吃不完，以後會娶貓仔某。」你看看哥哥們的碗，以後你的嫂嫂們一定都美若天仙。

飯桌上這樣的戲碼反覆搬演了無數次，平時鮮少管教我的爸爸，突然扳起臉說：「七月了，明早剛好要佈稻仔，你同阿兄們明早一起去田裡幫忙。」只見哥哥們習以為常的應和，「佈稻仔？那是什麼？」我內心這樣疑惑著。

當天晚上媽媽叮嚀我和哥哥們早點就寢，說爸爸明日清晨便會叫醒我們。

隔天，天色未亮，爸爸一聲呼喊，只見哥哥們手腳俐落地吃完早餐整裝待發；而我仍睡眠惺忪、無精打采，母親看到趕緊催促我，說：「不要拖拉，影響大家。」於是我迅速整理面容。

到了農地，只見爸爸比手畫腳地分配區域，我和大哥負責同一區，大哥手起刀落的將秧苗栽插於土裡，而我仍笨手笨腳地畫地自限，大哥見我效率不彰，便過來和我說一些插秧的細節訣竅，說完後又趕緊接續著工作，口中呢喃著：「爸爸總說：『插秧的訣竅在於彎腰的次數，彎腰的次數越多，腰越疼，效率也越差。』這是一種忍，忍是為了能有更好的收穫，張良不忍，安能受書圯上老人？人生坎坷千萬種，一個忍字萬事消。」

隨著太陽逐漸升起，額頭上的汗珠如洩洪般湧現，看著不斷滴落的斗大汗珠，不由地想起了〈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低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

結束一天工作回家後，身體有如千鈞壓頂般沉重，晚餐時，我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到飯桌，這次，我不留餘粒。一旁的媽媽嘴角揚起一抹微笑，說著：「我又多了一位漂亮媳婦。」

## 評審意見

### 凌 拂：

說是「一日莊稼人」，出生農家，其實耳濡目染的當然並非此一日而已。作者敘事幽默，輕巧活潑，全文自然清順，是這次參賽中，少數不以文字糾結，說愁的題材，融生活於情境，表達清晰而和順。

## 聲音的記憶

晨曦



第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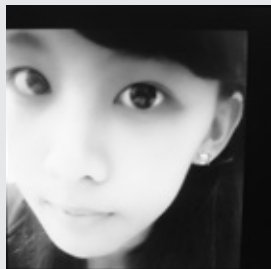
晨曦

## 得獎感言

我一直是個很沒有信心的人，對於這次的比賽也只是抱著一個喜歡寫作的熱忱試試看，沒有想到能獲得評審老師的青睞，收到這個消息我真的很訝異，但也對自己更有自信，我會永遠記著這句話：不要都還沒嘗試，就覺得自己不可能！

## 個人簡介

從小在富有書香氣息和美滿幸福的家庭中成長，也因此，我會試著去關懷周遭的人事物，我相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因為我會把我的幸福跟他人分享。網路上常常有很多感人的電影和短片，那是我學習和培養關懷之心的好場所，我希望以後也可以把這份溫馨再傳給更多的人，讓很多人能感受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久居繁華的都市，享受了許多天籟般的音樂饗宴，聆聽了不少動人心弦的美麗樂章，然而，每當萬籟靜謐，午夜夢迴，內心沉澱到最初的平靜時，那最純樸而深刻的聲音漸漸在內心深處敲響著、迴盪著，這是故鄉最難以割捨的呼喚——紡織機的「ㄎㄩ、ㄎㄩ」聲。

記得在很小的時候，當時僅五歲年紀吧，驕陽透過邊窗的縫隙流淌而下，亮光處透著似煙的細小棉絮在其中擾動著，腦海中一幕幕阿嬤忙碌的身影和一排排轉動的紡織機不停的重疊交織著，耳邊也傳來陣陣「ㄎㄩ、ㄎㄩ」聲，似訴著迷濛的歲月 and 淒美的時光，宛若天使般的溫暖陪伴身旁，哼著搖籃曲，伴隨著我進入夢鄉，直到美夢初醒，天色轉黃，已是黃昏，阿嬤也結束一天的工作，走出陳舊的小屋，清新的微風徐來，令人心曠神怡，在夕陽的餘暉下，小屋顯的幽暗，透出神祕氣息，彷彿守護著一段不為人知秘密。

就在即將來臺中定居與就學前，阿嬤將一身紡織絕活毫無保留的傳授，言者諄諄，眼神傳遞著不捨與無奈，經過多日的指導後，已漸能掌握要領，當然，陪伴在阿嬤身邊多年，也藉由平時的觀察與好奇，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已學會了皮毛，然而她的用心指導和辛勞的付出，也一點一滴地記錄在紡織機裡，提醒著要有耐心及持續的努力才有甜美的回報。

雖然當時的我仍然是一知半解，不太明白要忍受塵霾、棉絮亂竄及關在悶熱的小屋工作一整天的痛苦，過程重複無趣，卻僅有微薄的報酬，可是不知怎麼的，就是這種重複無趣的「ㄎㄩ、ㄎㄩ」

聲，讓人感受到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記憶，是不著痕跡悄悄的占據我的內心深處，阿嬤說看到一臺臺的紡織機在運轉，聽著聲音，就會讓她想起年輕時和阿公一起打拚的回憶，那時阿嬤斑駁的臉龐也露出了靦腆的微笑，儘管刻劃著辛勤歲月的痕跡，卻是世間最美麗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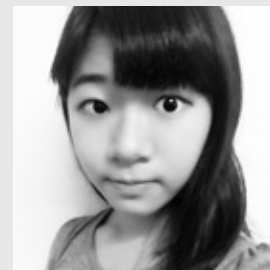
樂樂

### 得獎感言

能夠從開始接觸寫作而逐漸愛上文學，使我心滿意足。很感謝當初老師的啟蒙，讓我的文章不再只是平凡無奇。我自己也無法想像能夠得到文學獎這個殊榮，欣喜萬分！我會秉持著這份熱情，繼續寫下去！

### 個人簡介

2000年出生的雙子女孩。國中二年級時由於參加寫作比賽而深入寫作，並愛上閱讀，體會書香世界之美好。受到師長們的鼓勵，更加努力耕耘於自己文學的小天地，盼望能永遠保持對於文學這份熱情的心。



### 凌 拂：

這篇文章有著作者對生活，非常深細的觀察與描寫。諸如亮光裡擾動的棉絮，還有記憶中的「咔答、咔答」，很奇妙的連繫著一個逝去的世代和深致的親情。聲音是抽象的，隨風即逝，相對於親情，虛與實有著更深的追憶。

# 茶道

樂樂

茶，自我童年開始，便有深刻的意義。

在我五歲時，很喜歡聽故事，由於不識字，只好吵著媽媽下班回家完成家事後，唸一個短篇故事給我聽。每到假日回阿祖家，是我最期待的事。阿祖很疼我，知道我喜歡聽故事，常常會買幾本故事書或是兒童刊物唸給我聽，一邊泡茶。我問阿祖：「茶喝起來是什麼味道啊？」他回答我：「人生的滋味。」當時的我聽得一頭霧水，「人生」是什麼，心中一直有個疑問。

直至我上了學，還是會在假日時去阿祖家玩，聽他說故事。在我年紀較小的時候，阿祖唸給我聽的故事，內容總是平順的，也有著美好的結局。但在我年紀稍長後，阿祖說的故事，總有著許多道理，故事中的腳色總會碰上一些困難，經過一番挫折的磨練，才能有著不同的結果，並不是都像公主與王子般，到最後都一定是幸福美滿的結局。

有一次，阿祖泡茶時，倒了杯茶給我，我抱著好奇與期待的心情，想嚐嚐是什麼滋味。我仔細端詳這杯未知的飲料，瓷杯中蜜綠色的茶湯，香氣撲鼻，啜飲一小口，苦澀中又帶點甘甜的味道，不知不覺中，我已喝完這杯茶。阿祖邊幫我倒茶，邊告訴我：「人生，就如同茶般，唯有親自去嘗試，才能了解其中的滋味！過程中必須經過痛苦的時候，但只是苦一陣子，熬過去後便能嚐到甘甜的滋味！」茶的清香，讓我感到放鬆，我也從茶中尋找「人生的滋味」。

每次和阿祖喝茶時，他總會告訴我他的人生經歷，以及從中學

到的東西，原來，這些都是阿祖的「茶道」，從品茶中學習坦然面對生活中的不完美，阿祖的「茶道」，不是講究繁雜的程序，而是「心境」。

雖然阿祖年紀很大了，但在假日時還是會陪我去逛書店，偶爾也會買書送我，每本書，阿祖都會在裡面寫一些話鼓勵我，期盼我能夠擁有美好的未來，每次拿到書，看到這些話，心裡總有暖暖的感覺。但，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歲月，還是靜悄悄地把阿祖帶到天堂了。剛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很錯愕，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整個人像是失了魂似的。幾天過去了，我一直在想阿祖曾經和我說過的話，這也使我逐漸平復心情。我走向書櫃，翻閱那些阿祖對我的關愛，這時，我看到一本不曾看過的書，裡面有著阿祖熟悉的筆跡，寫著：「雖然我無法陪伴妳一輩子，但希望妳仍然可以喜愛品茶及閱讀，也能有屬於自己的『茶道』，阿祖愛妳！」這些話，讓我感受到阿祖對我的愛與期盼。

我明白，人生就像一杯茶，時而甘甜，時而苦澀，然而，這杯茶總有喝完的時候，人生也有結束的一天，能夠充實的度過，以坦然的心面對一切的不完美，那麼人生就有意義了。我想這便是屬於我的「茶道」吧！

## 評審意見

### 陳幸蕙：

文章寫品茶之道，亦寫祖孫情，兼及阿祖的「心境」，層次豐富，對一般認知的所謂「茶道」有更廣義與個人化的詮釋。文末所述阿祖遺贈與遺言，以及「喜愛品茶與閱讀」的叮嚀，尤令人感動。全文堪稱清新雋永，唯部分段落，文字稍嫌冗贅，宜力求精簡。

## 挫折



第三名

鄭詩宜

## 得獎感言

在寫〈挫折〉這篇散文時，因為結構不夠完整而打了好幾次草稿，本來只期望能得到佳作，沒想到名次比期望的高，這使我訝異了一番呢！

## 個人簡介

我叫鄭詩宜，是個國中三年級生，個性開朗，興趣是看書。



每個人多少都會有挫折，有的人是在學業上，有的人是在人際關係上。而我，自出生至今，短短十四年以來，最令我感到受挫的是——與親人間的關係。

興許是我叛逆期到了，或是想法不一樣了，家裡總是會因為我，而出現了家庭大革命。每次和家人一番爭執過後，總是會彼此的冷靜沉澱，檢討自己的過失與錯誤，但……不否認的，在每一次的戰爭摩擦過後，家人間的感情又變得更生疏了。

還記得國小時期，家人間每次的爭執要點，八九不離十，總離不開「成績」這個話題。升上國中，更加的誇張了，只要哪天放學回家，覺得家中氛圍有些微妙，晚飯之後的休息時間，一定會自動的成為公審大會。國中一年級功課壓力沒有那麼大，這種三堂會審就自然少了些。可是好景不常，到了國中二年級後，家中的紛爭變多了，而我自己的壓力也變大了，說真的，壓力大的原因不再是單純的成績問題了，反而是感情因素深深的困擾著我。

深夜夢迴，也曾思索，勢必得和家人坐下來好好溝通，聊聊彼此的想法，在嘗試過後，效果並沒有自己想像中來得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人認為將所有娛樂時間拿來讀書，是成績進步最快的方式。但這方法對貪玩的我而言，是無法接受的。這就有如：倘若我是體操選手，娛樂是休息，讀書是訓練，家人是教練，訓練當中如果沒有適當的休息，下一次的訓練將會更吃力，教練無論怎麼責罵也於事無補；相反的，訓練當中有適當休息，下一次的訓練成績只



會更亮眼。如此的比擬並不是抱怨，只是想表達想法，只可惜，談判的最終依舊破局。

已是國二下學期了，會考的身影亦步亦趨，使家中的氣氛更是緊張沉悶。這天終究還是來臨了，在一個假日的午後，我和家人間的世界級大戰爭爆發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我想去夜市。這聽起來是毫不起眼的原因，引起火花的是，家人一句：「想去夜市，可以，只要你能答應會考將考上理想的學校，那你就去吧！倘若做不到，那就別去了。」如雷轟頂般，我的理智斷了線。心想，曾幾何時開始，要和家人出遊也有了條件了，而且，「又是」為了——成績。於是我發出了我的怒吼：「難道不能給我喘口氣的一天？不能有一天不要談到『成績』？以這樣的方式和我談條件，對我而言，是不是太過份了？」於是，從原本僅只是我的「回嘴」，演變成每個人的情緒爆發，說出了傷害彼此的言語。儘管知道氣頭上的話有多傷人，但，仍舊是說了。那個夜晚，我將自己鎖在房裡，不斷反思，不斷檢討，究竟我錯在哪裡？想方設法的結果，仍是挽回不了家人之間不斷出現裂痕的感情，也……挽回不了成績。

至今，我仍在尋找如何跟家人溝通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人生不就是如此？總是在與人之間的摩擦中學會怎麼磨合，怎麼相處。雖然這期間，無助過、受挫過，但終究是有成長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挫折後要再爬起的確難，一旦爬起，就像雨過天青了，不是嗎？期待烏雲後的太陽露臉的時刻。

**簡白：**一篇現實又誠實的作品，直接陳訴存活於「功課至上主義」的苦惱，剝切表達國中學子的心聲。作者真確明白，家人跟自己，雖然時有爭執，但絕非價值觀悖逆衝突，只是交流方式適切與否的問題。相信時間、相信親情。明瞭這點，作者預先為家人跟自己之間的黯淡鴻溝，擎起了一把體諒和解的火炬。



## 天魔竺

### 得獎感言

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能在茫茫創作中嶄露鋒芒，或許我就是被伯樂發現的黑馬，能夠站上這個嶄新的舞臺，相信我已經準備好，又那麼的榮幸。

在此時獲得了一把打開文字的鑰匙，我已經迫不及待，開始將筆下的文章接續下一段篇章，讓你們期待，一個驚人的傳說將要在此展開。

總而言之，我的學費有著落了！

（←重點）

### 個人簡介

天與魔的追逐者，我是天魔竺。一個似乎和黑白非常有緣的貓，一旦開始創作就不會停下。

人生沒有休止符，所以我不會放下手中的筆，我會不斷向前，我會不斷超越，我會讓你看見不可思議的世界。

我相信，這世界一定有些什麼正等著我去改變。

所以，我存在。



# 最美的信仰

天魔竺

你是否相信神明？若問我，我的回答是否定，眼睛無法確定的事物無法相信，但若問我，世界上是否有神明？我想，我的答案是肯定，儘管那無法親眼見證。

臺灣有個很美的文化即是信仰，無論是一炷香的虔誠，或是雙手合十的祈禱，彼此互相包容尊重，鮮少有人因信仰的不同而有所不合，當心感到了疲倦迷惘，我們都需要個依靠，或許那並不是神明，而是一個奇蹟、一齣神話，在你絕望時所寄托希望的，那都是一種信仰。

我總是忍不住被信仰的力量震懾，自古以來人們皆因信仰而努力生活，付之自己所有，無私的奉獻，只祈求著健康平安甚而財富，農曆的三月天裡，熱血正澎湃，嗩吶聲與鞭炮聲喧鬧著，鑼鼓交織而成的狂想，成了獨一無二的樂章，永遠弄不清這沸騰的旋律，或許那張樂譜，只有揮舞著鼓棒的指揮家才知曉。

認識的、不認識的，人人搭著肩，歡笑著、歌唱著，沒有任何隔閡，扛著肩上的轎子，裡頭靜坐著沉默的神祇，轎下被保佑著的民眾們，神采奕奕的笑容。每當這支浩蕩的隊伍經過面前，總是使我忍不住動容，是什麼樣的不可思議，指引著眾人前進的方向，不同色彩的顏繪不分誰較威風，走在前方的彩車，光彩奪去所有人的目光，不分男女老少，震天的熱鬧像是想傳達給雲層之上的神明，裊裊塵煙由線香上延伸，我看見最團結、也是最美的臺灣文化。

但在煙火綻放的瞬間，卻在同時看見危險的警訊。可曾注意到

那烏黑的天？在人們對燃起鞭炮及煙火的同時間，我們正一步步邁向毀滅。在剎那的確美好，但在人群散去後，留下的卻是地上數不清的垃圾，轟聲響後，那聲音並不會留在這個世界上，燃燒後骸骨靜臥在柏油路上，造成的灰煙卻徘徊在空氣之中，吸入你我的口鼻裡，但卻有更多傳遞到這個世界上，一點一滴，吞噬著北極朋友的居所，我們卻在這一切都發生之後，指著工廠追究起責任，責怪著彼此，然後才發現再多的怒罵聲，也喚不回被烏雲遮掩的彩月。

熱鬧，沒什麼不好，在慶典的歡樂之中我們享有歡笑的權利，但我們更該直視著地球面臨的大危機。我們可以有別的方法慶祝著節氣的美好，用聲音取代燃燒之後的殘骸，我們可以少下更多的汙染，用我們的步伐，踏過這最美的土地，多些綠色的聲音，信仰的價值不會被打折，而我們會更健康，留給幾世紀後的新生代，留給他們一個乾淨的世界以及對未來的希望。

若問我，世界上是否有神明？我會回答，有的，延續的傳統至今仍未完結，傳承上一輩的意念，最完美的解釋，或許就只有神明造出的奇蹟才足夠合理，對於自己身處在這麼和樂融融的時代裡，也或許是神蹟之一也說不定。這是言語無法形容的信仰，文字無法以黑白構築所見的震撼，當所有人團結著，在扛起自己的信仰同時，我們同時間也扛著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一切都還沒劃上句點前，別讓遺憾填滿這圓圈。

在臺灣，我們擁有最多元的文化與信仰，彼此間包容著、尊重著，真心的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滅下手上的灰煙，合十的雙手，那虔誠，神聽得見，讓信仰被傳承著，讓生命能重生著，讓更多人知道，在臺灣，我們擁有最美的信仰。

評審意見請見 P375-376。

## 我的人生，我的戲

霽暄



佳作

霽暄

### 得獎感言

謝謝我的老師，一直都是那樣的鼓勵我，這個比賽也是您推薦我報名的，我卻曾經埋怨過您給的只是壓力，這樣的我很懦弱，很不知感恩。也真的非常謝謝評審們肯定了我的文章，雖然覺得很不可思議，但是我會懷著感恩的心繼續努力踏著寫作這條路的。這次之後，我想我又更喜歡文字了。

### 個人簡介

一個很平凡的學生。喜歡的東西真的很多，插畫、小說、動漫、偶像劇……；喜歡像大叔一樣爽朗的笑聲，所以絕不是什麼文藝少女。人生信條是：千萬別和自己過不去，看到不順心的事就像海濤大師說的當成假的吧。



夜色如墨，午夜十二點的鐘聲響起，慌忙的仙杜瑞拉只能逃出宮殿，逃出萬眾矚目的神秘舞者這樣的假象，做回任人使喚的卑賤女傭。她以為，她注定要作繼母與姊姊們的陪襯品，人生舞臺上的平庸配角，生命長河裡的渺小浮萍。

我也以為。

不知從何時起，我已習慣過得像遊賞博物館，沿途欣賞著別人高潮迭起的生活，一如熱衷韓劇的心情，我是深深沉醉於旁觀者的角色，麻痺了對自己人生的意識。但時日一天天挪移，空虛感卻如墨水悄悄滲入心底，模糊我對時間的知覺，浸濕我原先厚實的自信心，變得脆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眼裡看見的只剩下他人風光亮麗的一面。明明奇蹟般地在全國性的作文大賽中獲獎，面對老天頭一遭慷慨的賞賜，我卻以過往的平凡質疑自己，懼怕著哪一天突破不了此番成績，又再次變回平凡。從心底傳來了一個聲音，訴諸我並不適合那樣的光環。那時周遭圍繞的，盡是師長同學的稱讚與驚奇，我卻將之視作午夜十二點的鐘響，狼狽如仙杜瑞拉，催促著自己從榮耀、從寫作的殿堂中逃出。

日後的幾次段考，潛意識在逃避的意念挾持之下，讓我考出了如斷崖下墜的作文成績，甚者一級分的荒謬紀錄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見證了。全班驚訝之餘，紛紛向我投以疑惑的眼神，我只是藉口時間不夠而含笑帶過，但心底，卻閃過一絲勝利感，那就像叛逆逃家的少年徹底放逐自我後，不羈的喜悅。「對，我就不過如此平凡

而已」。沒料到，這句話卻如黴菌的孢子般擴散出去，所有事情開始一一受到了感染，挫折感只是一點一滴侵蝕著樂觀，我的生活於是走向消沉失意的藍色調。到最後，我才發覺對自己的認同早就如仙杜瑞拉的玻璃鞋，被遺落在當初逃叛的起點了。這個世界，還有我的立足之處嗎？

我不過是來作別人生命的配角。

我回頭，在記憶深處，瞥見了那些原本不擅寫作的人，以辛勤的姿態耕耘自己的寫作功力，他們雙眸透露的，是種對創造巔峰的渴望，不論現在的立足點在哪，他們並不畏懼受到他人眼光的審判。再將視線拓廣，一個個熟悉的身影出現，他們循著夢想鋪設成的軌道從容前行，我看不見左顧右盼的猶豫在作祟，彷彿全宇宙都是他們的獨角秀。

我猛然縮回目光，看向自己。

有種異樣的感覺漾開，就像……有幾十萬盞聚光燈匯聚在自己身上，舞臺的正中央。

我在剎那間懂了些什麼。世界並沒有排擠我，而是我選擇撒手自己的主宰權，從聚光燈下逃開，像個懦夫似的躲進顧影自憐的黑暗裡，只因時時刻刻都注意著他人的眼光。但事實上，他們根本無暇干涉我的轉變，每個人都忙著塑造自己的故事。而我呢？似乎一直以來都忘了，我，才是我人生裡的主角啊。回首過去那些跟著別人隨波逐流的日子，才驚覺空洞得像月曆上一格格潔白的日期，因為少了心情的註解而平淡無味。

但是，未來的日子，必會添了更多屬於我的滋味。

當王子由一雙玻璃鞋找到了仙杜瑞拉，她知道，妄自菲薄的過往已隨風消逝，因為現在她正站在名為「人生」的戲臺上，最神采煥發的位置，也就是，主角的位置。

評審意見請見 P375-376。



## 翁呈侑

### 得獎感言

能得這個獎很開心，其實一開始寫作時並沒有想要得什麼獎項，只是想要把心中的感動傳達出來，讓大家知道我們身邊的小人物大感動。謝謝評審老師們喜歡我的作品也謝謝支持我寫作的家人。我會繼續努力創造出更溫馨感人的文章。

### 個人簡介

我是個天馬行空的牡羊座，從小喜歡閱讀、幻想，對文字的世界充滿著迷，也喜歡自己創作，雖然每天課業繁忙，但仍會抽空寫些小品抒發心情，而假日時總喜歡徜徉在屬於自己浩瀚書海中，日後也希望能用專屬我的文字替這個世界創造出更多溫暖的人情與感動。



## 異國情 · 感恩心

翁呈侑

凜冽的漫漫冬夜，偌大的城市裡，熙來攘往的人群有說有笑地散步著，冬日的冷風將小販們的攤位吹得吱嘎作響，而辛苦的小販們不畏寒風賣力地工作著，只為了替這偌大的城市增添幾分歡樂。

搖擺的棚子下，那斑白的髮絲，那淋漓的汗水、那佝僂的背影，她——阿儀嬸，正一邊熱情的招攬客人，一邊熬煮著那傳出陣陣辛辣香味的湯底。看著阿儀嬸努力工作的背影，我不自覺的落入了回憶的漩渦……。

還記得當初阿儀嬸離鄉背井來到臺灣，成為我們的鄰居時，我們彼此在語言溝通上時常有困難，阿儀嬸總是用生疏的國語和我們溝通，而我們也拼湊著一口生硬的英語努力回應她，甚至要用獨家自創的「手語」，胡亂揮舞一番，才能勉強表達想法，即便阿儀嬸的中文並不大好，但她每天到附近小學接受成教班老師指導，勤學不倦，也時常邀我們用中文陪她聊天，藉以增加語文能力，漸漸地，這位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了臺灣這塊土地，也融入了充滿多元文化的社會生活。

阿儀嬸遠在越南的家鄉，工作機會太少，生活十分困頓。在月老的牽引下，認識了來自臺灣的阿財叔，兩人一見鍾情，倆人回到臺灣共築愛巢，雖然一開始幾個月凡事都不太順利，夫妻倆每天只能靠著打零工賺取微薄的薪資，但她依然保持著樂觀的態度迎接工作。我曾經偷偷問過她適不適應臺灣的生活，阿儀嬸告訴我：「我過去在越南做過很多工作，有郵差、服務員、業務員……等，除了

謀生，也是為了給自己未來的工作更多的經驗啊。」原來，成功不是一蹴可及，這一點我們都知道，但是當真正追求時，又有多少人能夠心無旁騖的勇往直前呢？

果然老天爺被阿儀嬸不放棄的精神、樂觀的心和豐富的經驗感動了，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後，阿儀嬸在阿財叔的全力支持下，終於在東區旱溪夜市旁租賃攤位，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店，店內主打著她拿手的越南家鄉菜，沒多久，阿儀嬸的小吃店便吸引大量的客人，夫妻倆忙不過來，還徵聘身心障礙人士幫忙店務，用心回饋社會。雖然生意越來越忙碌，阿儀嬸仍會抽空烹煮道地的越南小吃，讓我們大飽口福呢！

「謝謝光臨！」阿儀嬸親切的招呼聲再度將我拉回現實，即使是漫長的冬夜，阿儀嬸那樂觀、不放棄的心依然熱情，也對臺中這塊土地充滿了無限的感恩。

評審意見請見 P375-376。



佳作

## 蛇頸龍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老師、主辦單位。

感謝生我養我的阿爸阿母，和親愛的家人。

感謝陪我走過兩年多的妳們。

感謝給我動力的每一個故事，還有葉修。

### 個人簡介

愛書的平凡國三生。



## 盛夏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是一個怎樣天真無悔的夏天。

「走走走，打球去！」

鐘聲敲響，我們一夥人的腳步飛快。籃球被高高拋起、擦板落下，三對三的競技猖狂如頭頂的陽光。你站在三分線上帥氣投籃，女生的高音頻尖叫在場邊不斷響起。六個人的戰場火熱，我拚命想拿出最好的表現，卻一再失誤，傳個球也傳出界、想伸手撈球卻一個踉蹌，狼狽地摔在地上，我簡直不敢抬頭。正手足無措著，一群損友卻嘻嘻哈哈地把我拉起，嘴裡嚷嚷著籃球王子跌倒啦、妾身的心好痛之類的蠢話，一邊把紅了半張臉的我拖去保健室，直到鐘聲又響才一臉促狹地丟我回教室休息。默默地，我一個人坐在空蕩的教室裡無語。我該誇他們聰明一下子就解決我的困擾，還是該給那群中二病幾個拐子罵他們表現得太明顯嗎！我一定是上輩子造了什麼業，今生才有如此孽緣！發脹的腦袋只剩下自作孽不可活六個字，我渾然不覺有個人無聲無息地來到我窗邊。

拍了拍我肩膀，傳說中傾倒眾生的笑臉近在眼前。

「那個，你有好點嗎？」

「……好多了，謝謝。」桌子底下的腳狂抖，手心冒汗。「那就好。我還想說你同學一臉驚慌，好像誰要生了一樣，嚇死我。」

我沉默著在心裡詛咒他們。

「哈哈，沒事就好。有空來找我打球喔！」彎起眉眼，你笑的像個孩子，揮手說了再見。

幾個禮拜過去，每節下課的例行運動也持續進行著，只是多了個自帶鎂光燈的球友，我們從驚訝到麻木，就是星探來打包也不會太訝異了。陽光帥哥一個上籃就擄獲萬千少女的心，我忽略場邊冒出來的粉紅愛心，專心蓋火鍋要緊。踮腳跳起，拍開一百六手上的球，我笑了笑，嘲諷一百分。摸摸一臉哀怨的矮矮小天使，我轉身一個上籃，心想一分又收進口袋，孰料一雙手就這樣雲淡風輕地擋在我和籃框之間，複製一次剛才的處境。只是這次，我是被蓋的那個。你勾了嘴角，我無奈攤手，眾人狂笑不止。

韶光荏苒，六月的紅焰翩然，像是凝了一整片火海的濃烈，又似心底延燒了三年的熱情。身為應屆畢業生，莫名的悸動卻在腦海裡揮之不去。是不捨？是難過？我無法釐清。也許，只是需要時間——更多更多的時間——模糊掉那些沒來由的在乎，那些單純、沒有一絲心機的喜歡。禮堂裡的冷氣似乎太強了些，我搓搓發冷的掌心，閉上眼睛。「兄弟，來拍照！」猛然竄進耳邊的聲音讓我睜開眼睛，笑得特猥瑣的損友們直接把我扛上肩，也不管我哇哇大叫，一陣疾跑之後帥氣扔我下地。我只能苦笑，敢情這群人玩我玩的挺開心！拍拍身上的灰塵，把歪掉的領口翻好，我起身找攝影機在哪裡，卻只看到一個讓我心跳漏了一拍的人。

你笑的燦爛，拉過我站到你身邊，兩人之間的距離相隔不到十公分，溫柔的側臉揚起非常美麗的弧度。看著你淺淺的笑，看著那群陪了我三年的瘋子邪佞的嘴角，於是，我也笑了。我們倆笑著看鏡頭，搭上你肩膀的手漸漸地回復溫度。

老師，謝謝你，給了我這麼美好的三年。或許有歡笑、也有淚水，但我想，這個有你、有我，還有兄弟情誼的盛夏，會藏在心裡很久很久，讓我在憶起時，能像現在一樣的，笑著。

評審意見請見 P375-376。



## 童苑庭

### 得獎感言

很榮幸且很幸運的可以得到這個獎項。首先感謝我的作文啟蒙老師——蔡奇玲老師，和提高我寫作興趣的老師——楊明哲老師。在老師的引導下，讓原本對寫作不感興趣的我，慢慢被文字的魔力深深吸引，開啟我寫作的奇異世界。最後我要謝謝爸爸媽媽，總是陪我一起看書，培養我的想像力，使我的文章裡，充滿繽紛的色彩。

### 個人簡介

就讀臺中市龍津國中美術班，我的興趣有閱讀、繪畫和聽音樂。曾經榮獲：刊登人間福報青春 up 版、第三屆大甲澤安杯寫作比賽佳作、105 年 47 屆世界兒童畫展臺中市徵集活動入選、葫蘆墩文化中心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入選、臺灣電力公司臺中發電廠大家藝起來畫我家鄉暨長期深耕電力宣導第二名。



# 我的偶像媽媽

童苑庭

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影響自己很深的人，甚至很可能因為這個人的出現而徹底改變了命運；對我而言，這個人就是我的偶像——生我、養我、育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有頭俏麗的短髮，躲在鏡架後一雙犀利的雷射眼，有著倔強、永不服輸的個性。聽外婆說起國中時期的媽媽，都說她放學後愛和男生在球場上尬球，直到晚飯時間才回家，是個不折不扣的籃球狂。除此之外，媽媽在課業上也是毫不讓步，因而造就了今日獨一無二的媽媽。

在我的眼中，媽媽的手有魔力，可以讓玉米在鍋子裡跳舞，可以讓髒髒的家變得像新家一樣，還可以讓我從睡夢中立刻清醒，這些都是非常厲害的魔法，讓我從小一看到媽媽，就像看到神一樣的魔女，只能用崇拜的眼神來表示敬意，因此，不管媽媽叫我上什麼課程或是做什麼事情，唯一的態度就是全力以赴，深怕媽媽會使用不知名的魔咒來惡整頑皮的我。

因為媽媽喜歡讓我們「試一試」，所以從小就安排了許多才藝課程，想要測試一下我的能耐，因此，媽媽到處尋訪名師，讓我去上繪畫、音樂等課程，而且不管地點多遠，一定開著「飛天老爺車」，不分時段專車接送。剛開始學習的時候或許因為新鮮，也可能因為簡單，我總有不錯的表現，但只要老師送上進階的菜單，我就會因挫折忍受度不足而打退堂鼓。這個時候，魔女媽媽便會暗中下咒，緊盯著我的學習進度，適時協助微調我的速度和態度，今日

的我，才能僥倖學到一些才藝，也順利考上了美術班，更勇於在同學面前鋼琴演奏。

「不是你比別人優秀，而是你比別人享有更多的資源。」這是媽媽常常告誡我的一句話，也因為如此，媽媽都把標準訂在遠比我想像還要難的高度，令我怎麼努力想突破，卻總是徒勞無功。久而久之，標準形成了高牆，仰之彌高，望之彌堅，慘跌高牆下的次數越來越多；可是，當我萌生放棄的念頭時，那個嚴厲、堅持的媽媽便在高牆的另一頭等著，要我們激發闖過去的潛力，順利過關。

魔女媽媽還有一件厲害的事，就是積極應徵獲得錄取學校的公民老師。雖然教的不是主流科目，但憑藉一股教學的熱情，不論是愛惹是生非的學生，還是叫他安靜還不願意停下的學生，只要被媽媽的雷達眼一瞪，馬上就像被冷空氣凍結似的，像一隻溫馴的貓咪乖乖坐下，聽公民老師上課了。其實媽媽到學校擔任公民老師的原因，應該還是想無時無刻的監視我，看看我脫離了雷達追蹤的範圍之外是否還能保持學習熱度，實在是用心良苦啊！

我覺得魔女媽媽有分身，每當我想稍稍放鬆，偷看漫畫或是偷玩手機時，明明媽媽正在頂樓晒衣服，卻「咻——」一下子便無聲跑到我的身後，用很可怕的聲調詢問：「功課寫完了嗎？」「琴練熟了嗎？」接著，我手上的寶貝就不見了，只能乖乖回到自己應該在的地方。我心裡常常有許多問號，為什麼媽媽會知道我做了哪些事呢？我明明確定媽媽離開了才拿出來，難道家裡到處都有「天眼」嗎？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媽媽的擔心可以變成一種魔力，隨時得知自己的小孩現在正在做什麼。

媽媽說故事時，是我小時候最期待的時刻——媽媽說起小紅帽時，我就變成了拯救小紅帽和奶奶的獵人，穿梭在森林之間，用俐落的身手將槍口指向大野狼；當媽媽說起三隻小豬時，我搖身一變



成為大野狼，為了想吃到小豬而狂動歪腦筋，卻頻頻遭到破解，最後只能少了一段尾巴狼狽逃走，放棄吃小豬的念頭……每一次的媽媽說故事時間，總會使得平時愛亂跑亂跳的我變得安靜，心甘情願陶醉在魔女媽媽生動的故事中。

媽媽常常和我說她小時候發生的事情，不論是當時讀書的態度、目標，甚至是遇到瓶頸時要如何看待，句句金玉良言都包含了人生的智慧，令我受益匪淺；媽媽是我形影不離的朋友，能教導我對人要付出愛與關懷，引導我努力追求夢想，讓我的心裡隨時補足滿滿的勇氣，得以有目標的昂首闊步向前行；她不但是我的嚴師、我的好友，更是我最尊重、最崇拜的偶像；媽媽，我好愛您！

評審意見請見 P375-376。



潘俊曄

### 得獎感言

很高興能獲得第五屆臺中文學獎青少年散文類（國中組）佳作獎，得到此項榮譽，我感到非常榮幸，在此要感謝所有幫助我的師長及家人，特別是在師長的指導下，得到了許多鼓勵與教誨，希望能將這份榮耀與大家分享。



### 個人簡介

我生長於小康之家，我是家中獨子，排行既是老大也是老么，家庭幸福美滿。

我的個性較外向，喜歡運動、數學、交朋友和棋類，在班上曾擔任過班長、副班長、風紀股長等等幹部，我也經常利用假日及下課時間與同學到戶外打球。

我的座右銘則是胡適的名言：「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要獲得成功的榮耀，就必須努力耕耘。

# 樹記

潘俊曄

我，是一棵樹，一棵神木……我站立在這山上，看著現代眼前的景象，發出嘆息……。

在一個晴朗無雲的上午，我探出了我的苗頭，第一次接觸到這個世界，呼吸著新鮮美好的空氣，一切是這麼的自然、美好，鳥兒自由地飛翔、唱歌，松鼠撿起地上的松果大快朵頤，勤勞的螞蟻忙著儲存食物，仔細聽，還可以聽到小河正吟詠著詩句——「好美啊！」暖和的陽光賜給我力量，我開始努力生長，開始製造氧氣，想讓這座山更美麗。

幾十年後，我成了一棵小樹，跟往常一樣，我持續造氧，萬物也快樂的生活著，突然……「喀！喀！喀！」，發現有人類正揮舞著大斧，朝著隔壁壯碩的大樹不停地劈砍，「為什麼……？」，大樹倒了，居住在那樹上的鳥兒飛走了，鳥窩裡的蛋破了，松鼠急忙逃下樹，居住在那樹的動物，看著自己居住許久的家就這樣被人類搬走了，後來才知道，原來人類需要我們去製造紙張、船、房屋等等……但是，原本的「屋主」又該在哪兒找新家呢？

又過了數十年後，我成了一棵真正的大樹了，但是……曾經在我身旁的大樹，一棵棵被人類砍伐，以前快樂生活的小動物們，也因樹木的減少而隨之消失，沒想到人類竟如此貪心，砍掉的樹一年一年地增多，這不是我認識的山林……人類開始破壞自然。

「咳！咳！咳！」不知為何，從哪漂來一股臭味，仔細一瞧，是那條河流！那條曾經充滿活力的小河，但是……曾經清澈無比的

「她」到哪裡去？裡頭的魚、蝦呢？現在的她不再是那透澈見底的藍，我注意到山上有一棟建築物正排放著黑煙，「是一座工廠。」我看見廢水正排進河川裡面，「這個世界怎麼了？」我思索著……。

幾十年前，人類開始在這裡鋪設臺階、步道，在我附近設柵欄，似乎是要防止我被破壞，並在我前方設一個牌子，寫著「千年神木」……他們可能不知道，被他們砍掉的樹木中，也有木樁是有千年歷史的。

現在，許多遊客都會前來登山，拿著相機對著我不斷拍照，甚至為這座山留下「紀念品」。「唉！」對於眼前的景象，發出嘆息，每個人的口中都說著「親近自然」，他們從未知道真正的自然是什麼，他們也不知道，自然正漸漸地消失……。

評審意見請見 P375-376。

## 黑與白的世界

謝棻仔



謝棻仔

## 得獎感言

我從沒參加過文學比賽，當然這次的期望也沒有很高，能得獎是我的榮幸。我要謝謝我的老師，也謝謝我的家人，謝謝您們曾耐心教導我、責罵我，因為您們我才有這麼一天的到來。

## 個人簡介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國中生，沒什麼特別。個人有許多喜好，寫作也是其中之一。平常家人都會期望我多看書，增廣自己的見識，也能學習怎麼寫作。雖然我不是什麼特別的人，但我在家人中再特別不過了。



黑色與白色，一位表現黑暗，一位表現明亮，看似截然，然而，當他們被放到鋼琴上時，兩個顏色化身為合作無間的夥伴，並肩處於鋼琴，黑白交錯的風華，藉由琴鍵，共同譜出屬於我的青春樂章。

從小就開始練琴的我，一路走來，遇到的波折、岔路無數，我，沒有猶豫，一個個跨過。不管是怎麼走過的，每走過一個困難就感覺學到了更多。每次的經歷都有同樣的感覺，就像從原本明亮的世界，卻突然走入黑暗，等到走出困境後，又能再次重見光明。

小時候，學的都還是些簡單的曲子，手指練習等等……。所以，當然，那時的我並未遇到絲毫困難，也不懂何謂撞牆期。直到進入更困難、更複雜、更有挑戰性的曲子時，才真正留下淚水，深刻體會練琴的困難苦與甘。「學習任何東西都會遇到一些阻礙，面對他，跨越他，突破他，你就更向前邁進。」我那時才體會其中真正涵義。

當我剛進入更困難、更複雜的曲子時，常常練到生氣，性急且追求完美的我甚至按捺不住而摔譜。當時不只我憤怒，連帶陪我練琴的母親，及在旁聽我彈琴的哥哥和爸爸都忍不住動了氣。媽媽屢屢向我訴說：「你的心情都顯示在你所彈的音符裡，當你生氣時，彈出來的聲音聽起來就會是憤怒暴躁的；當你開心時，彈出來的聲音聽起來就會是柔和親和的。」當時我一點都不相信，心想說：「我在想什麼，只有我知道，你們根本就不懂！」等到我真正了解到那句話的意思時，我和大家的感情幾乎消磨殆盡。我試著聯繫和他們的感情，試著控制自己心情，不要因為被指正，而感到不開心，試

著與情緒共存。那刻，黑與白的平衡，我突然懂了……。

每次學到新東西時，彷彿感覺自己的世界猶如白色的琴鍵一般，跳躍在鋼琴的世界中；但每當我遇到困難時，自己的世界反之變成黑色的琴鍵一般卡在兩鍵之中，進退彷彿暫時失了分寸，不知如何是好。每次學到新東西，不管是鋼琴上的進步，抑或人生的滋養，都感覺像是協商與言和，與一位黑白鍵不斷出招的對手的協商與言好，彼此相視而笑，共同邁向更協調的人生臺階。

最近，我彈的曲子又更難了。練不好，心情自然隨之浮躁，但與黑白對手決裂，不是好的對策。我一步一步試著慢慢伸出手，手一步步被黑白輪流甩開，怎麼都握不到。爸媽問我要不要就先停掉鋼琴課，好好讀書，不要強求，暫時放手，停止折磨自己，停止折磨旁邊的人。然而，鋼琴中的黑白朋友，陪伴我從小到大，我根本無法讓他們離開，我試著努力，想掌握那些朋友，但我卻跟黑鍵，一同被困住了。

或許，再過一天我就能與白鍵握言和，與黑鍵一同闖出困境，共同寫下更燦爛的青春樂章；或許還得花費一個月的時間，甚至更久，相信只要我不放手，夢想的青春樂章，不會孤獨只剩下我。

我願意等待，等待那天的到來，等待奏出協調的樂章，等待黑鍵與白鍵交錯精彩我的人生，我彷彿看見了黑與白，相視而笑，與我。

評審意見請見 P375-376。

## 佳作〈最美的信仰〉

文章突破狹隘的宗教觀點，肯定臺灣信仰文化的多元包容，並由信仰儀式（如燃放煙火爆竹等）指出所造成的暖化之害。全文寫臺灣而放眼地球，視野、胸襟遼闊，難能可貴，「在扛起自己信仰的同時，我們也扛著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一句，尤語重心長，啟人深思，唯作者文字基本功有待加強。——陳幸蕙

## 佳作〈我的人生，我的戲〉

從文章脈絡看來，作者應是一位資優生。厭倦了契合外界強加的標準與肯定，隨之懷疑自身的能力，但透過摸索，經由嘗試，終至尋回活在當下、樂在適性的意義。字裡行間，少見青少年慣常的說愁訴苦，反倒洋溢果敢省思的青春勇氣。生命如球賽，沒有規則無法進行。找到限制，就能找到自由。——簡白

## 佳作〈異國情・感恩心〉

在父權宰制的婚姻市場現實中，女性一旦出嫁，便要脫離原生家庭，人際關係被迫截斷大半。可想而知，飄洋過海來到臺灣的外配，置身完全陌生的環境，更是孤單無依，處境顛巍。作者年紀輕輕，卻能夠觀察入微，運用素樸的筆觸，鋪敘鄰居外配的艱辛適應過程，無誇張，不激昂，自然而然流露同情心與同理心，甚為難得。——簡白

## 佳作〈盛夏〉

誰說擅長體育的年輕人，就非屬文青？就沒有文采？本篇作品即是鮮明的反例。全文充滿哥們的「氣口」，陽剛生猛。描繪

同儕球友嬉戲，散發又雄又野的活潑趣味。末尾，揭曉三年來最為親密體諒的「死黨」，竟是一名男老師，教人拍案叫絕。兄弟般的交情，宛似金光閃閃的盛夏，再貼切不過了。——簡白

### 佳作〈我的偶像媽媽〉

見識許多叨念的母親、高壓的母親、監視的母親，作者卻幸運地，擁有像似姊妹淘般的媽媽，幹練而體貼、多情而善解。與時下的刻板形象大異其趣，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刮目相看，同時好生羨慕。作者行文幽默樂觀，敘事信而有徵。文末結尾毫無保留傾訴衷情愛意，袒露直呼的肉麻語言，也就順理成章，教觀者點頭莞爾不已。——簡白

### 佳作〈樹記〉

作者採第一人稱觀點敘事，假神木之口，就人類對自然環境之破壞，進行溫和的控訴與反諷，尤聚焦於山林被任意砍伐、河川遭嚴重污染的現象進行書寫。全文充滿強烈的環境關懷與生態保護意識，結語寓歎息與警示於一，餘音裊裊，頗有可觀，惜部分文字欠佳。——陳幸蕙

### 佳作〈黑與白的世界〉

作者從彈琴中體會生命的成長與學習，以鋼琴的黑白鍵，譬喻個中的挫折與起伏，雖生澀但不失深刻，很有自己的經歷和想法。結合生活的經驗，是其優點，唯文字可更求精確。——凌拂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許雅筑



青少年散文（國中組）決賽會議紀錄

## 雕琢與自然間的平衡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青少年散文國中組共收到72件來稿，由初審委員汪詠黛、賴舒亞、張耀仁選出17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陳幸蕙、凌拂、簡白，並推舉簡白為召集人。

###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凌拂：這次選出來的稿件，寫的多半是青少年時期比較困窘的部分，像是成長、升學壓力等等。我覺得蠻可惜的部分，是他們概念先行，講了很多抽象的東西，然而敘事力非常薄弱，概念和敘事在比例上應該自己要有所把握。還有這個年齡的孩子寫作通病就是過度雕琢，過度雕琢的結果就是讓人覺得為文造情、為寫而寫。我希望這個年紀的孩子寫作時文字流暢點，小小年紀卻寫了太膠著的情感，缺乏青春氣息，這次選出的稿件讓我特別有這種感覺，所以文字的流暢度是我評選時著重的標準。

陳幸蕙：這次評選的是國中組，他們才剛跨入寫作的領域，有待成長的空間還非常大，文字的基本功真的需要加強，但是這次比較讓我驚豔的一點，是有幾篇作品從小我跨越到大我的層次，有所

關懷跟思考，比如環境和生態，雖然表述的不是那麼理想，但已經讓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是很溫暖的，而不是活在一個自我封閉的象牙塔中。另外一點，是現代人寫作都用電腦打字，可是交稿前應該自己檢查一下，不然錯字太多。至於我評選的標準，第一是文字是否生動、乾淨，所謂乾淨是表述清楚，不會焦點混亂、夾纏不清；第二是青少年的寫作主題多半比較自我、個人，如果能夠跨出個人、具有關懷意識，那會是我比較欣賞的作品。

簡白：國中生強說愁的情形應該是免不了的，這是人之常情，我們也都經歷過。但是最重要的是適性、適齡，使用他們年紀的語言，關懷的主題符合他們的身分（學生）與情境，如果要超越到生命、靈魂、環境省思的層次，那麼也要有相應的學識和經驗來作佐件，而不是僅只訴諸口號而已。除了適性、適齡之外，希望國中生寫作時能夠使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模仿別人。在這個年紀，真情流露自然就會呈現語言美感。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選 8 篇，結果為：

一票：〈房間的意象書寫〉、〈我的人生，我的戲〉、〈樹記〉、〈黑與白的世界〉、〈最美的信仰〉、〈聽雨〉、〈我的偶像媽媽〉、〈戀戀都會情〉、〈異國情·感恩心〉、

兩票：〈挫折〉、〈我的牙齒與她的圍城〉、〈聲音的記憶〉、〈盛夏〉、〈一日莊稼人〉、〈茶道〉

三票：〈追尋〉

召集人簡白決議，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得三票的作品不用討論直接進入第二輪投票。

## ■ 一票的討論

### 〈房間的意象書寫〉

陳幸蕙：我首先是被它的標題吸引、有所期待，後來雖然不如預期，但這篇文章是用正向、開朗的角度去書寫房間的定義以及對作者個人的意義，並跟牢房作出對比；後半段不只是聚焦在房間裡頭，甚至還講到說：「房間外的我，是否有著開朗的笑容？」所以我覺得它有一種層次感，文章的主題是房間的書寫，但還能顧及到「房間之外的世界其實是一個更遼闊的房間」這件事，我覺得耐人尋味，而不只是一個封閉的、具象的房間書寫。

凌拂：我一開始也是覺得它的題意頗吸引人，可是看了之後還蠻失望的，因為我個人覺得它沒有自己的語言，所書寫的角度也都太標準化、制式化了，沒有從自己的生活作切入，所以我沒有選。

簡白：這篇標題一看就知道跟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一定有些關聯，吳爾芙是從女性的角度切入，去設想房間對女性的意義。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經濟基礎。這篇參賽文章中關於「房間如何能成為城堡而不是牢房」、「找到限制就能找到自由」的觀念，是在模仿吳爾芙，但是又漏掉了「經濟基礎」的部分，以作者的年紀來做這種關於房間的書寫，的確有點勉強和做作。

凌拂：我也覺得它都是在剪資料，太說理、沒新意。

### 〈我的人生，我的戲〉

凌拂：這篇我選的。其實我覺得這次進入決選的稿件，文字都很彆扭，也就是刻意矯情。我會選它是因為它用了仙杜瑞拉作為其中的意象，不過我也承認它的結論很不精準、非常有瑕疵，我也沒有很堅持。

### 〈樹記〉

陳幸蕙：我想替它拉票。因為它採第一人稱觀點敘事、假神木的口吻，來進行一個溫和的控訴跟反諷，我覺得它充滿強烈的自然

關懷和生態保育的意識，指出人類砍伐山林、汙染河川，尤其最後一段敘述非常啟人深思。只是我也必須承認它有瑕疵，部分文字有欠精準，但我覺得作者有顆關懷的心，而且這次入選的作品，很多主題都是小我，這篇從個人跳脫出來，我覺得這種寫作取向值得鼓勵。

凌拂：我也覺得它的結尾不錯，就是前面太簡化了，而且它切入的角度幾乎沒有新意，所以我沒選。

簡白：它的擬人化敘述過於簡略，本來從幾十年、幾十年作為階段的樹木年齡開始講起，然後突然變成千年神木，有點暴衝、怪異。也就是它的擬人化由於缺乏相應的進程，導致失真。

#### 〈黑與白的世界〉

凌拂：這篇呈現的方式仍舊有青少年的生澀，可是選擇琴鍵為主題，我覺得其中有作者深刻的思維。當然它的文字是有欠精準，可是它採用的比喻是我選擇它的原因。

簡白：這篇其實也滿耐讀。它拿黑與白作為順境與逆境、光明與黑暗的對比，但只是心情上的明與暗，不到善良與罪惡那麼沉重；又拿彈奏比喻生活的節奏，黑鍵升降半音是對生活的調節，一種與正常白鍵的反差。作者運用學琴的過程作比喻，沒有失卻自己的身分，是用青少年的角度在做描寫，採用實際經驗，並未脫離生活範疇。

陳幸蕙：當然我也覺得黑鍵與白鍵的對比意象很不錯，可是我覺得它中間有些地方語意一再重複，也沒有從小圈子裡跳出來，所以我沒選。

#### 〈最美的信仰〉

陳幸蕙：這篇我覺得題目很好，也很好奇什麼叫最美的信仰，我覺得這篇突破了狹隘的宗教觀點，來肯定臺灣信仰文化的多元、

包容，以及敬天敬神的祈福思想。雖然當它提到信仰形式，比方說煙火炮竹造成的暖化之害傷及北極熊等等，我覺得太跳 tone 了點，不過我很肯定作者不同於其他的年輕人，身在臺灣卻能跳脫島國意識，放眼地球去思考。最後它提到「在扛起自己信仰的同時，我們也扛著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並且也在想往後在慶祝節慶的同時，能不能多一些綠色的聲音，而不只是用鞭炮製造聽覺上的汙染，這些觀點都很好。

凌拂：我覺得這篇文章的內容與題意是失焦的，而且最後的結尾非常八股，跟喊口號一樣，所以沒有選。

簡白：作者非常重視環保，甚至覺得信仰應該與時並進，以現在的條件來說，信仰的形式應該有所改變，傷及環境的都不要做，這就是「最美的信仰」。我感覺它是提倡環保，選擇用信仰來包裝。可是這個主題很難寫，要對信徒具有說服力的難度很高。但還是要佩服作者的心思。

#### 〈聽雨〉

凌拂：這篇我選的。字句雕琢，敘述也不流暢，但是在意象上吸引我。

陳幸蕙：這篇訴諸聽覺，也寫祖孫情，但是焦點很混亂，中間的文字也很鬆散。

簡白：這篇以聽覺作切入點，另一篇〈聲音的記憶〉也是，但更加生活化多了，所以兩相比較下沒有選這篇。

#### 〈我的偶像媽媽〉

簡白：我們以前青少年的時候，普遍都認為跟父母有代溝，而一般寫作也都會提及親子之間了解上的困難、價值觀上的不同。但這篇挺難得的，作者和母親相處非常融洽，好像姊妹一般，彼此互動俏皮，這在現代家庭風景中少見。而且文筆亦佳。

凌拂：可是我看不出來作者崇拜她的母親哪一點？全文都膠著在功課被逼上。

簡白：她媽媽有在逼她功課嗎？我覺得只是一種提醒的態度。

陳幸蕙：我看這篇文章第一個感覺，是作者是個很貼心的女兒，用自己的方式在寫慈母頌；我有意見的地方在於，作者有點把母親過度神化，其中又看不出更深刻的東西。不過比起其他叛逆、傷透父母心的青少年，作者要難得太多了。我願意支持本篇。

簡白：作者理解母親是為她好，而且我想她的功課也沒被逼到哪去，如果真的被逼得很緊或逼得方法不對，她在文中也不會有那麼好的心情。

凌拂：不過結尾是全文最弱的地方。

#### 〈戀戀都會情〉

簡白：這篇我選的。因為文中細訴了地景樣貌，作者的觀察力特好，一個國中生可以寫景寫實到這種程度，相當難得。

凌拂：我覺得雖然題名叫「戀戀都會情」，但是全文都寫得不痛不癢。

陳幸蕙：我也覺得未見深刻，第一段還可以整個刪掉，全文看完後也沒對「都會」留下什麼印象。

簡白：題目是取得不太好就是了。

#### 〈異國情・感恩心〉

凌拂：我覺得這就是一篇作文而已。

陳幸蕙：這篇寫一個新住民在臺灣奮鬥的種種，是可以反映一些都會現象，可是文字不很到位，就只是平鋪直敘過去，看不出來要表達什麼。

經討論後，每位評審各放棄一篇僅得一票的作品，陳幸蕙放棄

〈房間的意象書寫〉，凌拂放棄〈聽雨〉、簡白放棄〈戀戀都會情〉，此三篇作品不進入第二輪投票。

## ■ 兩票的討論

### 〈挫折〉

凌拂：這篇文章沒什麼花俏，但是作者很真實地把自己的情況記錄下來，毫不遮掩自己的情感。

陳幸蕙：這篇我讀來也頗為同情和嘆息，把青少年時期的煩惱都寫出來了，相信其他同年齡的人看了也會很有共鳴。作者在困境中尋找出口而未果，便把這種情況很自然的書寫出來。

### 〈我的牙齒與她的圍城〉

陳幸蕙：我覺得這篇很有趣，用整牙的觀點進行書寫，作者的圍城和牙齒的圍城相互呼應，疼痛不適應也暗指青春和這個世界的碰撞，我認為在決賽作品中這是唯一有文學技巧的一篇，作者具有潛力、可以期待。

簡白：也好喜歡這篇，青春的蛻變寄寓於整牙的過程，這種說愁用具體的生活經驗來做發揮，相當具有可信度並出人意料。

### 〈聲音的記憶〉

陳幸蕙：這篇我有一點質疑的是：現在還有紡織機嗎？

簡白：是有點懷疑啦，可是作者寫得很平實，不像是虛構。如果是真的，那可是很特殊的經驗。

凌拂：而且作者如實的描寫了紡織機的聲音，好像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陳幸蕙：不過作者的敘述始終沒有讓我的疑問化解，所以我就沒有選。



### 〈盛夏〉

簡白：這篇應該是男生寫的，有種老師跟學生「稱兄道弟」的感覺。的確會有些老師為了籠絡或體貼學生而這麼做，藉此磨掉他們的稜角。這種流裡流氣的味道，專業作家尚不可為，以作者的國中生的文思程度，好教人意外。

凌拂：我對流裡流氣這點有同感。

陳幸蕙：我覺得這篇是藉由籃球來寫師生情。我一開始以為寫的是一般的友誼，沒想到讀到後來寫的是老師，前面的有意鋪陳形成了伏筆，讓人有種謎底揭曉的驚喜感。而且師生之間能有這樣的互動很是難得，讓我有所觸動。

### 〈一日莊稼人〉

凌拂：我覺得這是所有進入決選的文章中最為流暢、最描述親情的一篇，一點也不詰屈聱牙、意向糾結，我認為寫得非常好。

簡白：親兄弟之間幫忙農務，而且非常自然，感覺不到任何痛苦，這在現代非常難得。

陳幸蕙：我覺得這篇有一點幽默，結語也很有趣。不過題目為「一日莊稼人」卻對主題著墨不多，有種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感覺。

### 〈茶道〉

陳幸蕙：這篇其實有瑕疵，文筆上有一點囉嗦，不過我覺得茶道在文中有更廣義、更豐富的詮釋，這是我選它的原因。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評審針對得三票和兩票的作品（共7篇）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7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追尋〉17分（陳幸蕙6分，簡白5分，凌拂6分）

〈我的牙齒與她的圍城〉16分（陳幸蕙7分，簡白7分，凌拂2分）

〈一日莊稼人〉13分（陳幸蕙2分，簡白4分，凌拂7分）

〈聲音的記憶〉12分（陳幸蕙1分，簡白6分，凌拂5分）

〈茶道〉9分（陳幸蕙3分，簡白2分，凌拂4分）

〈挫折〉9分（陳幸蕙5分，簡白1分，凌拂3分）

〈盛夏〉8分（陳幸蕙4分，簡白3分，凌拂1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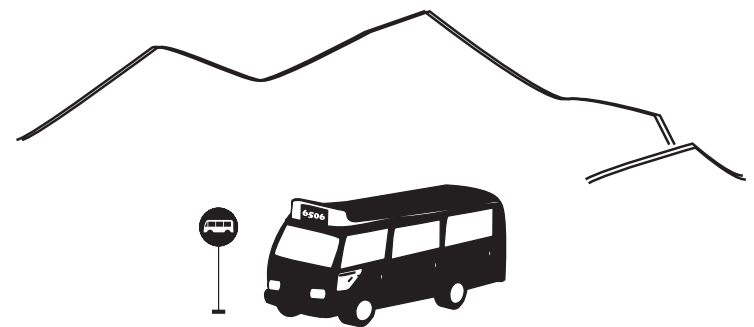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追尋〉為第一名，〈我的牙齒與她的圍城〉、〈一日莊稼人〉並列第二名，〈聲音的記憶〉、〈茶道〉、〈挫折〉並列第三名，〈盛夏〉、〈最美的信仰〉、〈我的偶像媽媽〉、〈我的人生，我的戲〉、〈樹記〉、〈黑與白的世界〉、〈異國情・感恩心〉並列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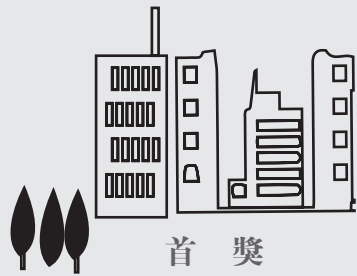
青少年散文

高中職組

YOUNG ADULT PROSE

SENI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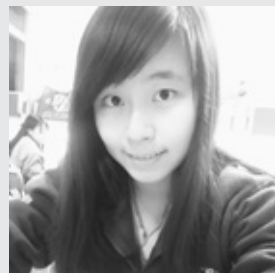
## 郭仲翎

### 得獎感言

很開心可以獲得文學獎的肯定，一開始收到同學的告知還以為他在騙我，自己也知道還有很多不足，還有很多需要精進的地方。得到這個獎必須感謝學校老師，謝謝他即使已經放暑假了還是很有耐心的和我一起討論、給我意見，沒有他的指導，我想我應該不會有機會能拿下這份殊榮。

### 個人簡介

處在水深火熱的高中三年級，對於未來懷抱無限憧憬同時卻也充滿不確定。有很多夢想會去實現，剛和朋友約好以後要用自己賺的錢，每年都要一起去一個國家走踏，共同完成環遊世界的目標。



## 一葉蘭

剔透的水花在明亮的陽光下閃爍著，逆著光，我看不清站在光線下的容貌，卻從那向著光亮處、透著堅毅的背影毫無阻礙地辨認出那人的身分。

「爺爺——，都跟你說了啊，不要那麼早就在澆花，水聲都要把還在睡覺的小花小草還有小動物都吵醒了！」

「翎翎啊，爺爺就是習慣早起了啊，這是年輕的時候工作養成的作息啊！而且，妳聞，這些花兒也都充滿甘甜的香味在跟我們道早安呢！」

「哪有啊？我什麼都沒聞到，我只聞到奶奶準備的好香的早餐喔！」

「呵呵，爺爺在年輕的時候也聞不到花香吶……」

真的，那些年爺爺的心在海上，波濤洶湧，難怪聞不到。

一望無垠的湛藍上，數艘千噸的巨人驕傲的航行著，腹內容納了百噸的漁民生計，整個大海、整片天地間，唯它獨尊，絲毫無人敢與之爭道。滾滾浪花一路迤邐，狂肆地向兩側奔馳，彰示無人能與之匹敵的猖狂霸氣。

高雄港內，萬頭攢動若大把大把的黑格，紅鱸，石斑，漁人的啣喝聲混雜此起彼落的刀刮在鱗片的鈍物聲、液體流淌落地的嘩啦聲，更多的是人們喧闐的議價聲……。清晨的曙光尚來不及映照，燈火已是等不及的喧賓奪主；濃濃的屬於海鮮特有的腥羶驅散未甦醒的迷茫，清早的魚市嘈雜忙碌堪若不眠的夜市。

當航行千里的遠洋巨人攜帶數十萬利益光榮入港時，隨之而來的是底下賴以維生的無數嘍囉的歡呼，他們殷殷期盼著，上頭偉大的巨人賞賜渺小的自己接下來數日的溫飽。數十萬於我們現今看來許是連牙縫都無法滿足，在當時，卻是足以養活無數家庭的龐大金額，於是，操縱了魚市交易行情及供應量的大盤商，便成了令人敬畏的存在。

爺爺曾是那樣繁華魚市稱霸一方的大盤商，一開始是最辛苦的基層作業員，總在一片漆黑中與時間競速，只為了在絕佳的時間點，讓漁船能順著未轉向的陸風平穩的出港。歷經近五年的默默耕耘，微薄的薪資被毅力累積成一筆為數不小的資金，爺爺終於取得通往上一層樓的門票——他加入了由眾多大盤商所組成的組織，開始有資格承包遠洋漁船的出航，賺取盤商與盤商交易之間肥美的價差。

一艘遠洋漁船最好可以從中獲得約今日四十五萬元的抽成，極具生意頭腦的爺爺將這些獲利，挹注入房地產市場，幾年後，名下也有了幾棟房產，甚至能夠靠著租屋的租金度日。爺爺那時成了「喊水能結凍」的人物。爸爸曾形容：「當我和妳爺爺走入魚市，大家都稱呼我『郭少爺』，有些人甚至還會塞給我紅包！要攀關係。」

恰如在茫茫大海中瞥見一尾油水豐潤的黑鮪魚，沒有任何一位狩獵者會願意放過如此鮮美的魚肉。爺爺繼續尋找鮮美的魚肉，沒想到自己卻成了那條魚。

別有居心的朋友介紹爺爺投資位於屏東的「核電廠」的建設工程標案。那位朋友不斷的遊說爺爺增加投資的金額，謊稱工程資金不足，無計可施之下，爺爺只能開出一張又一張的支票，只為讓核電廠能順利建設。

無人知曉這是一場瞞天大謊，等到爺爺有所警覺時，那位朋友早已捲款逃跑，一切人去樓空，徒留深不見底的黑色漩渦，將爺爺的畢生心血全數捲入。當時，跳票視同「詐欺罪」，必須要入監服刑，走投無路之下，爺爺離開了親愛的家人、眷戀的故鄉，狼狽地逃往菲律賓。

而這一躲，就是五年。

人生就像是那在浪口上行駛的大船，這一刻，洶湧的浪花就可能將你推到距離天堂最近的高點，但下一瞬間，毫不留情將你打入絕望的深淵。如此無常，起伏不能由你，你永遠不知道多變的大海，將會如何引領你的生命。

五年後，政府修改了票據法，在菲律賓流浪的爺爺終於得以返臺，然而，繁花落盡，嚐盡了世間的滄桑，生活卻再也不如往昔的優渥。五年來奶奶獨自撫養著爸爸和伯父，變賣了所有的嫁妝、首飾以還債，為了躲避債主，連夜的四處遷徙，吃盡了苦頭，卻是無怨無悔，一心一意的等待爺爺回家，這樣的不渝真情，就算花開花落又何妨？

在人海中漂泊了大半輩子，人情的冷暖都走過一輪，人生風波已定，爺爺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或許生活不再光鮮亮麗，但近港小船安穩平靜，爺爺選擇在大樓當管理員直到退休，從開名車，到替人看管名車，真的要有「竹杖芒鞋輕勝馬」的瀟灑，才能接受「一簑煙雨任平生」的餘生。

退休後，澆花，陪伴親人，成了爺爺最愜意的事。

「那朵花好怪！花那麼大朵，葉子才一片。」那個假日的清晨，我不禁大呼小叫。

「喔，那叫一葉蘭。」爺爺若有所思：「有些植物，擁有好多葉子，卻開不了花，但一葉蘭，單憑一葉，也能滋養最美麗的蘭花，

你看，一瓣、兩瓣、三瓣……」我似乎懂了爺爺要說什麼，曾經擁有一片財富森林的爺爺，現在僅剩一葉，卻能夠日夜陪伴他生命中最重要花朵，那些世間最愛他的親人，一瓣、兩瓣、三瓣……

我靠近蘭花，閉眼深呼吸。「爺爺，我聞到了耶，我聞到了你說的，淡淡，蘭花香……」

楊 翠：

頗有餘韻。初看平平常常，但在短短篇幅中描述出爺爺生命史的跌宕起伏，切入點抓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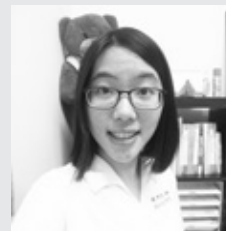


陳孟潔

得獎感言

「你有筆，就算沒有餘地，也有天際。」文字是我的海，在一座又一座孤島之間，任何流動都被賦予了意義，將漲潮的情緒隱晦成詩、流淌成散文。願自己能懷抱創作的初衷，以真誠的筆觸書寫生命，帶著沉甸甸的愛回饋世界。

謝謝家人始終伴著我前行，謝謝評審的肯定，是你們給予了我敢於去夢想的勇氣。謝謝願意正在閱讀的每一個你。



個人簡介

2000年生，曉明女中第一屆曉曦詩社社長。作品曾獲曉明文學獎高中新詩組第二名、傾華文學獎決選、第十三屆中臺灣聯合文學獎新詩組第二名、入圍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新詩組。喜歡蘇打綠、航海王和唱歌。創作是生活態度，樂於探索文字的可能性，透過詩和散文而更靠近自己。渴望成為溫柔堅定的人，理直氣壯地寫下去。

部落格：<http://onepiece250514.pixnet.net/blog>

# 絕境

陳孟潔

黑棋沒有位置可放置。

螢幕上閃爍的訊息使得一股無力感向我襲來，只見為數不多的白棋以輕巧的節奏跳著殘忍的步伐，像是死神舉起鐮刀時上揚的嘴角。黑棋像是失魂一般，在瞬間就被白棋俘虜。而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棋盤被肆無忌憚的白色填滿。我的第一場黑白棋，華麗的慘敗。

從小學中年級以來，我對於下棋總是有股執著的蠻勁。不論是跳棋、五子棋、象棋或是圍棋，都使我異常熱衷。於是時常在線上比賽中，四處向別的玩家發送戰帖，非要對戰到深夜才肯罷休，甚至數次去參加了全國公開賽。而黑白棋，如今成為了我最著迷的棋類。

## 推演

黑白棋的對戰中無時無刻都在計時，思考的時間有限，如何迅速地做出正確判斷是最重要的課題。我很喜歡棋手縝密思考時的神情，看著每一個人的星球安靜地閃耀著光，彷彿自己的宇宙也開始蘊積膨脹的能量。棋子輕輕落下，整個靈魂的重心都在指尖上，他們用生命專注於下棋之中。下棋是件特別優雅的事，就如同天鵝一般，卻同時也在水面下拚了命的划著水，不讓自己有任何溺死的危險性。在短短的幾秒鐘內，棋子在他們的腦內高速翻轉，棋手們早已遠遠推演到後面的好幾步。不只是一邊計算如何有效減少敵手

能夠下棋的位置、誘導敵手落入設下的陷阱，還要為自己創造能夠進攻角落的步數。

## 位置

即使棋盤上只剩下一顆棋子，卻仍然有獲勝的機會。或者應該說，比賽前半場數量的優勢極有可能成為後半場的絆腳石。因為僅需要兩顆棋，就能夠包夾對手所有獲勝的希望，進而徹底扭轉局勢。雖然次數僅僅六十步，但黑白棋的步數難以預料，正因如此，勝負隨時處於變化之中。在獲勝的戰略中，數量從來不是重點，位置才是關鍵。將黑白棋稱作搶奪角落的對戰也不為過，棋盤四個頂點是最為安全的堡壘，是易守難攻的最佳位置。

在棋賽初期，愈是高手愈是下的磊落，非常果決地按下棋子，而我卻總是猶豫不決，欠缺相信自己的自信，害怕自己做的決定會導致又一次的失敗。如果一不注意，還會因為超過時間而失去資格。隨著比賽進行到中後段，下棋間格的時間逐漸拉長，每一步都可能是勝負的分水嶺。高手是不會留下任何破綻的，起初你會得意洋洋地看著棋面上自己旗子的數量遠勝於對方，但往往到了這時，你才徹底發現自己掉入對方的陷阱，深陷其中而動彈不得，棋盤是對手巨大的網，只能看見白棋一步步將你徹底吞噬。

## 平衡

雖說角落和邊位是勝利的要件，但在比賽前半段拿下過多邊位是非常危險的事。沒有顧全大局，只是貪圖近利的一時優勢是不可能維持到最後一刻的，單單依循著一個大原則或訣竅，不去深入分析情勢的話，反而侷限了思考的廣度，常常會輸得更為淒慘。「每一顆棋子所擔負的角色是什麼？每一個步數的目的又是什麼？」我

開始不斷在下棋之前問自己，不再單以翻轉旗子的多寡量來決定步數。

一顆棋子，黑白兩面並存。黑白棋又被稱為奧賽羅棋，名稱取自莎士比亞的經典名著《奧賽羅》，一個關於種族、嫉妒、猜忌和背叛的故事。在他人的挑撥離間後，黑人奧賽羅殺死了自己的白人妻子，最後發現一切只是因謊言而起的誤會後，奧賽羅便自刎結束了一生。棋盤之外的黑白爭鬥，成了無可挽回的悲劇。

### 重生

瀕臨危機的時刻總是使我莫名的愉悅。

就像過去高一時，在正式選社團的前三天，臨時接任了面臨倒閉困境的詩社社長，於是在最後關頭，耗盡心力的作出了宣傳單，印了幾百張在社團博覽會會場內外到處奔走。我向來很享受這種沒有退路的窒息感，這時候唯一的選擇就是用盡力氣往前衝刺了，這便是我最喜愛黑白棋的原因吧。每一次看似絕境的棋局，卻往往是最具優勢的轉機。黑白棋總是沒有絕對的絕境，每一次的翻轉，都代表著一種新的可能性。

如果缺乏歸零的心態，就不會有勇氣去面對失敗。忘記過去的情緒，忘記堆疊已久的勝率。戰績初始化，每一次的對戰，都是全新的自己。從最初的連敗慢慢改變，重新學習如何判斷以及分析，並在對手的步數中看見自己思考的盲點，進而研究了黑白棋的技巧和訣竅，試著培養觀察力以及下棋的直覺。絕境後的重生是堅韌和毅力的總和。

白棋沒有位置可放置。

## 評審意見

### 陳憲仁：

以「下棋」為題材，本不稀奇，但像此文寫得如此傳神，卻不易見。文中對「棋」，既有典故，又有雙方戰局的攻防步數、下棋人的心理分析，非下棋高手，難以寫得如此從容自在；更可貴者，是處處蘊含人生體悟，且不乏可當名言名句看待者。讀者閱讀此文，當作下棋秘訣也好，當作人生哲理也好，此文均有令人獲得啟發的作用。題材和意義均不錯。

## 加芯



第二名

譚 雅

## 得獎感言

感謝老師們給我的肯定，能獲得這個獎真的很開心，讓我對於自己寫的文章更有信心。寫作，可以將自己身邊的故事寫成文章，分享給更多的人，感染更多人。同時也鼓勵自己持續的寫作，打破以往的束縛，在文學之路上做出更多的突破。

## 個人簡介

一個正面臨學測的高三生。對於課業壓力有點難以應付。看起來害羞，但其實有一顆開朗的心。不太善於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想法，但是其實總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喜歡畫畫，認為這是最棒的表現藝術。瑣碎的片刻也會拿起筆，記錄心中的感受。喜歡可愛、有手繪感的東西，總是無法抗拒。



老師傅拿著丈量好的尺寸，包括身材的比例及肩膀的寬度，用圓扁的粉土沿著它畫了幾條白線，拿起裁縫大剪刀剪裁成數大塊布件。「呵呵，」老師傅滿意的點點頭：「這樣可以撐起一個人了。」

老師傅這輩子撐起很多人，撐起一個鄉鎮的仕紳、撐起一個家、撐起我的母親。他是我的阿公，一個西裝裁縫師。

隱身在小巷子中，稍稍斑駁的牆面帶著歲月的痕跡，門口貼著過時的海報和發黃的廣告單，生鏽的門閂不時發出刺耳的聲響。雖然店面不大，卻十分有親和力，牆上整齊的西裝總能抓住路人的目光，佇足。往店內一瞧，整齊的西裝掛在櫥窗內，幾件展示的西裝則掛在牆上。桌面上的專門畫記號的粉土，和鋒利的裁縫大剪刀正躺著，一臺老舊的縫紉機嗒嗒達達的響著，這個陪伴阿公好幾十年，合作無間的工作夥伴，還是依舊任奮地工作著，全神貫注在製作客人訂製的西裝。

這間西裝店，聽媽媽說從她有記憶以來就在了，因為這間店不只扮演一個商店的角色，它也扮演一個家，這正是媽媽從小居住的家。阿公扶持著這個家庭的成長，他就像是一座高大的山，阿嬤是身後依傍的河流，而孩子們是生長在山上的花草，吸收著高山的養分，成長茁壯。在媽媽小時候，他們並不是個富裕的家庭，甚至可以說有點經濟困難。這間西裝店是僅存的維生工具。但阿公是個樸實的人，不會違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況且這是裁縫不只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興趣。讓穿上它的人能感受到他製作時的熱情，體會



他裁縫時的細心，讓請他訂製的顧客能喜歡這個作品，穿上能更彰顯個人特質，那種無法言喻的魅力，是阿公的榮幸。

從前，那個尚未接觸現代科技的時代，電子機器還未十分普及，工業用品還未發明，所有的生活用品幾乎都是靠人力生產的。雖然無法成本高昂，費時費力，但是手工的產品卻能更感受到製作者的費盡苦心想傳達的想法，百年傳承精緻的手藝，那種用心才能感受的溫度。大量製造的現成西裝，雖然方便又省錢，但是卻迷失了最重要的人性，幾十年練就的功夫，手工製作時投注的溫度，對西裝獨有的感情，及裁縫者想傳達的那份堅持。

阿公常對我們說「加芯」，是他一直的堅持。加芯就是在西裝的襯衫的領子與口袋的邊緣縫上芯，也就是一片一片的布。西裝外套則需要一整件，才不會塌下去。加了芯的西裝變得更挺更好看，也更能將一個人的氣場撐起來。還有現在很多西裝業者為了貪圖效率，在完成整件的雛型後，忽略西裝的內裡，少了通風舒適的功能。這些都是阿公堅持的，每個步驟都不馬虎，因為阿公相信他的堅持是能讓顧客擁有更挺、更舒適的西裝。

阿公說，曾經有競爭對手，為了提高製作效率和生產成本，偷工減料，不「加芯」，衣服都垮了，讓很多不知情的和不懂西裝的消費者墜入陷阱。阿公面臨失去許多顧客、銷售量節節退後的窘境，但是就算如此，阿公還是堅持做對的事。絕不偷工，絕不違背對顧客的誠信，是身為賣家基本的道理。

媽媽說，阿公熬夜做西裝是常有的事。因為堅持西裝的品質，為了讓顧客拿到的是最完美的西裝，細細的工總會奪走許多時間。阿公卻不會嫌累，還是十分投入在那當中，或許那就是因為做西裝就是阿公最愛的事。他說，顧客穿上時露出的笑容就是他最大的收穫了。

閒暇之餘，還會去買親自挑布料替自己的家人做衣服或其他布品，打版、打樣、修版、試衣等不斷嚐試，為家人打造一件見帥氣挺拔的西裝，那是一份有手感的溫度，外面買不到的西裝。

西裝，能撐起一個人。是正式場合必備的衣物，為了讓每個人生的重要場合，例如終生大事——結婚，都能有最適合自己的西裝。阿公都很用心製作，每一件西裝都是他盡心竭力的傑作。一件西裝並不是一兩個禮拜就能解決的，總是要經過一次次的修正，測試肩線，衣服、袖子長度，領子的寬鬆度是否符合客人的身形，客人想要的呈現的風格也要一再的討論嘗試。他不會為了趕工而草草製作一件並不適合客人的西裝，一件好的西裝是值得用時間去等待的，因為穿上它的同時也能感受到製作者的這份熱情和最真誠的祝福。這是他的「西裝」哲學。

阿公再怎麼勞累，永遠不忘為他的西裝「加芯」，我看見的是對自己職業的「加心」，為自己的尊嚴「加心」，可以撐起一個家，可以撐起一個職業，最重要的，可以撐起一個人，撐起一個直挺挺的人。

那個直挺挺的人，是一個西裝裁縫師，他是我的阿公。

## 評審意見

### 陳憲仁：

此文寫阿公，全文緊緊抓住阿公的職業性質，細寫其工作態度，既是對自己阿公的素描，也是對社會上敬業者的表彰。文字雖普通，但內容、寫法、意義皆不錯。

倒數第二段以題目「加芯」之諧音「加心」，將阿公的工作和精神、態度連結起來，力量萬鈞，人物的形象、精神，倍顯鮮明。



## 林昀頻

### 得獎感言

很開心這次能夠獲獎，謝謝指導老師也謝謝成為我寫作題材的家人們，是他們讓我發現散文可以將生活中看見、感受到的幸福永遠記錄下來，讓回憶不只是回憶，美好不只是片刻。

### 個人簡介

昀頻，屢次的日光。  
就讀惠文高中，喜歡一切美食，嚮往美好事物，希望能將溫暖帶給周遭所有人



## 問答題

不過相距幾尺的間隔，聲聲咆哮，聲聲嘶吼，為什麼？

「老頭子你在幹嘛！」「老頭子吃飯！」「老頭子……」站在奶奶家門口，熟悉的吼叫聲傳來。我總是很不能理解這樣的大呼小叫，明明就近在咫尺為什麼聲調不放輕柔些？那些再三的話語為什麼才隔幾分鐘就要重覆問一次？每次去奶奶家，種種疑問總會浮上我的心頭。

爺爺曾是軍人，也是鎮上的大地主，家庭環境優渥，從不愁吃穿。相反的，奶奶共有八個兄弟姊妹，平時能溫飽就已是幸福的事，家中勉強扶養她至國中畢業，此後便與爺爺訂了婚約。在他們那個年代，婚姻往往是長輩們互相為子女配許而決定，也許為了利益，也許為了傳宗接代，聽起來完全沒有拒絕的權利，但我卻很喜歡奶奶的說法——這是一種順其自然。

奶奶現在已經快七十了，喜歡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做點針線活。大她九歲的爺爺則是常待在書桌前唸唸佛經，累了就躺在木椅上眯個盹。相距只有幾尺，沒過多久，奶奶放下手中修補一半的衣服，將電視轉小聲，視線移到房門口，「老頭子！」奶奶大聲呼喊。幾秒後、幾分後仍沒有等到回覆，奶奶便慌了，一邊默念一邊踩著繁碎的步伐去找爺爺。爺爺躺在木椅上睡得正熟呢！見爺爺好好的，於是她小女人般地嬌嗔：「臭老頭，沒事也不會回應一下。」這樣的場景隨時都上演著。

究竟是奶奶覺得無聊想找人陪還是她叫習慣了呢？她想知道

爺爺在做什麼嗎？為什麼要這麼大聲地吼叫，溫柔呼喚不行嗎？爺爺每天都被大呼小叫怎麼還能心平氣和地應答？這樣生活難道不累嗎？我好想知道答案。

不斷湧出的疑問讓我鐵了心直接去找他們尋求解答。「奶奶，妳怎麼一直喊爺爺呢？如果想找人聊天我可以陪妳呀，為什麼要這麼兇地和他說話？」奶奶持著針線和靄地笑：「丫頭，妳不懂的。爺爺年紀大了，耳朵不好，不大聲一點他聽不見的，每次得到他的回應，我也寬心。」「爺爺，奶奶沒隔幾分鐘就一直喊你，你不煩嗎？」爺爺看著我，噗哧一聲哈哈大笑：「丫頭，妳不懂的。我都當她在唱歌，她吼過了才能安心，她如果不這樣就不是妳奶奶了。」

原來，那一句句間的甜蜜，一字字裡的親暱，爺爺早就用沉默聽懂了。

在奶奶十六歲新婚之前，竟沒與爺爺見過幾次面，也許是因為他的身分，奶奶當時總覺得爺爺看起來不苟言笑，像堵冷冰冰的牆，可是正值二八年華的少女，對愛情都抱有一份憧憬，與其埋怨自己沒有選擇權，她更相信這是一段注定的緣分。

爺爺因年紀較長，聽聞婚約後雖表現得十分冷靜，其實內心也無比好奇自己的未婚妻是個如何的女孩子。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爺爺和奶奶彼此相輔相成，即使情感的基礎都從婚姻後才開始累積，他們的愛情卻沒有絲毫的違和感。紅花需要綠葉來相襯；節奏需要旋律來譜曲；星光需要黑夜來綻放，一旦成為對方生命中的紅花或綠葉，原本各自跳躍的節奏將譜成旋律，在彼此陷入黑暗的時候，放出最熟悉的光芒相互指引，這就是他們之間最深的牽絆吧！

奶奶那一輩的愛，也許要事過境遷才能真正體會，這種感覺是不是就叫作歸屬？爺爺與奶奶曾是兩隻迷路的魚兒，他們在人海中

相遇，一起游過時光的迴廊，在那裡按下暫停鍵，許下誓言，允諾此生，成為彼此的下一秒直到海枯石爛。隨著年華老去、頭髮斑白，見到老伴安然的微笑，不用過多的話語，眼神中倒映著對方，此刻就是他們最滿足的時光。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心，是一道被撥動、不斷擴散的漣漪，被滿滿的愛意佔滿。原來他們彼此是這麼了解對方。其實我知道，爺爺即使聽力有些衰退，放慢速度溫和地說話，他還是能聽得清楚的，奶奶的聲聲呼喊，只是想知道爺爺是否安好。你好，我就好；你在，我就安。是呀！這就是生命中最美的畫面。緊緊相繫的心，掙不脫，扯不斷，在奶奶心慌的小碎步間漾出了無限幸福，我想，我找到答案了，因為愛，所以愛；因為有你，所以我在。

奶奶的聲聲呼喚其實是一顆尋找軌道的星球，縱使在黑茫茫的宇宙中，仍閃爍著微光，獨自盼望著能夠得到回應。但百年前芸娘和李清照的聲音是迷失的星球，找不到回應的微光，只能獨行在無垠闇黑的宇宙。

我家客廳是小小的星系，有兩顆最平凡的行星，繞著彼此的音波運行，聲聲殷切，一問一答……因你在，而心安。

## 評審意見

### 陳憲仁：

題目好，寫法好。作者從一連串的問題中追尋到一段老舊、溫馨的愛情。點出了舊時代婚姻中相信緣分、順其自然、相互關心的夫妻相處哲學，文字清清淡淡，情感卻細膩、深厚。

文中佳句不少，最後一段的文詞、意境，更是「絕美」。

## 墨墨

葉俐君



## 葉俐君

## 得獎感言

知道得獎的時候好開心也好意外。我要先感謝我的爸爸和媽媽，接著要謝謝所有陪伴過我的老師們，然後要謝謝我的書法老師，讓我學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我會持續努力，變的更厲害！

## 個人簡介

活潑開朗的 17 歲高三生。喜歡寫字、畫畫、設計。



我畏懼大部分的黑色。只有一種黑，我在它面前能被療癒。

屏氣，凝神。我在心中背誦著詩篇，心牽動著手，在宣紙上放肆。在八歲那年，我開始學習書法，好動的我很難靜下心，我會在紙上亂塗鴉，把撇捺畫成一把把大刀，想像自己是製造兵器的工匠；把點想像成小蟲子，幻想自己身在叢林，蟲蟲都來找我作伴。練習歐陽脩端正的楷書，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提筆、頓筆、轉筆，楷書就像老師，要求嚴格、希望我能規規矩矩的。書寫要平穩，有輕重提按、入鋒回筆。我很難掌控它規矩的姿態，調皮的心戲弄我的手，總把字寫的歪七扭八，看著飛來飛去的字，就像一叢叢被大雨打亂的花——我覺得好迷人，心裡暗自覺得歐陽脩一定不懂落花的雅趣。

最終還是被楷書的安穩懾服了。

我努力讓浮躁的心平靜，繃緊神經，握住毛筆，使勁辦法不讓直劃、橫劃偏離軌道。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吸引那時候的我，書法開始成為我的信仰，我能感覺得到我影響著它，而它也能影響我。逐漸地，心中飛舞的沙沉澱了。

十三歲那一年，我開始學習隸書。我盯著字帖，蠶頭燕尾刻劃得生動！看著多麼莊重的字，我卻覺得他是個散發著悲傷的字體。他訴說好多波折，點有些像淚水，有些如汗、如血。這大概是我一輩子最難詮釋的字。我的手顫抖，要寫出一橫要直不直的筆畫之際、要寫下最後那一筆重要的燕尾之際，我可以聽得到它的低語，

向我闡述人生，沒有風平浪靜，只有許多阻礙跟歷練，而這些歷程，將會使自己成熟、莊重。

人生，有筆直的橫劃，有迂迴的轉折。一段故事即將結束，收尾的勾更要慎重地面對。放慢速度，頓，提起筆尖。提起行李，繼續下一段的旅途。起筆、行筆、收筆，都好像電影、故事在進行，也像生活，像一天、一年、一段青春期……。

起、承、轉、合，順勢、一筆帶過。筆道流暢、瀟灑多姿。我道別隸書，隔年開始拜師行楷。活潑的靈魂開始蠢蠢欲動。我喜歡粗細、快慢的變化，即使輕巧卻不浮躁。有忙碌，卻也有著自在灑脫。看著它躺在宣紙上，如卷雲，如河邊的柳葉。我提起筆「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一筆接著一筆，等到一首七言絕句完成，二十八字排排坐，彷彿我編織了一片天空，令人心曠神怡，就像程顥寫下這首〈春日偶成〉，快樂郊遊的心情。

人生，是成功和失敗的交織，是由光明和黑暗交錯而成，黑與白相互依靠、相互制約、存有相互轉化的關係，彷彿從古代相傳下來的陰陽、太極圖。第一次看到行草，跟我所學習的楷書很不一樣。它在沒有方格的宣紙上時快、時慢，有濃墨、淡墨，有大、有小。看到行草，更能了解書法是黑與白的交雜，就像人生是快樂與悲傷的堆疊。若是維持同樣的粗細筆劃、字體沒有大小的區別，整幅行草將會枯燥乏味，一點也不好看。

於是我找到與我心靈最契合的字體，行草。十六歲。跳脫方格的拘束，我喜歡讓毛筆吸滿墨水，在大張的宣紙上盡情的遊走，我可以自由的奔馳，不必強迫自己慢慢的走、走的平直淡定，靈魂掙脫束縛，藉由筆尖帶出深邃的黑——我這才感覺到這一股黑色的力量。它像緞帶，像流水，像在天空中即使的流星，它也是我靈魂的形態，有快有慢，隨性地讓自己伸縮又延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

若沒有制約，也不會有完全的自由與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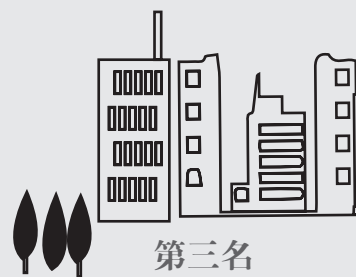
在小時候，楷書抓住我的靈魂，讓我學習專心、變得更有毅力，明白「靜」的意義。此時我學習如何描摩細膩的筆劃，把字寫得跟字帖一模一樣。楷書是現代平常使用的字體，要求嚴格、不可隨意更動，如同這個充滿規範的世界，人們制定很多規則。這是最平和、穩定的。隸書告訴我很多挫折故事，帶給我面對困難的勇敢，他就像爺爺，告訴我這個懵懂無知的小孩人生的基本道理。在我能掌握自己的性格、情緒、靈魂後，藉由行楷、接著行書，迎回我靈魂的原貌、找到自由。這時候我需要注意整張宣紙的狀態，不是只要把一個字寫好，而是得讓每個字互相串連，有時留白、有時濃墨，才能讓作品完美呈現。或許我再成熟一點，再老一點，我的性格會改變，或許我會找到另一種更與我心靈相通的字體，對人生又有著另一番體悟。

練習書法的過程很艱辛，卻也很值得，不僅僅是學習寫字與藝術，書法更是教導人、撫慰人心的朋友。經過書法的薰陶、修練，我已經能控制「動」和「靜」，就像一幅書法作品，即使字站在原地，字的體內卻竄著真性情，字與字之間的氣息串起，看起來亦動亦靜。這股黑色的力量，亦重亦輕。

心靈如字體，面對人生如寫書法，面臨橫、豎、勾、折，要勇敢也要謹慎，要有把握，不許猶豫不決。不允許逆反。

黑色的力量替我的生活注入動力，有如一一個巨大黑洞，無止境的容納著我的心情、思緒。而它卻也不是單方面的接受我傳達的訊息，它會回覆我、教導我、帶領我展開旅途。我的心和它是牽在一起的。它因我煩躁也亂了自己的步伐，因為我泰然而優雅。長輩常說「字如其人」，是真的。寫字時，我的靈魂從指尖再跳到筆尖，然後躍在紙上，表達心境。看著行書，我可以感覺它的流動，充滿

生命力。而我傷心、破碎的靈魂，在它面前就立刻被治癒了。  
默默的與我連繫、對話，是墨，令人安穩的黑。



劉彥邦

###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幫我修飾句子，也教我如何表達想讓讀者知道的事情，再來要感謝評審老師們，真開心這純真的感動能夠傳達給大家，最後要謝謝我的奶奶，因為有了她，我才能擁有無法代替的體會與回憶，寫下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感受給大家。

### 個人簡介

我來自臺中市，今年 17 歲，是一名正在如火如荼準備考大學的高中生。要介紹自己的話，我會將自己喻為炒菜鍋。火是生活中的種種考驗與挫折，訓練我成為一個經得起考驗的人，也學到幾個技能，像是下圍棋、溜冰、打棒球……要談夢想的話，我能夠說的是：讓世界因為我而有好的改變。我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改變，我只知道現在好好努力，那天就會等著我出現。



### 陳憲仁：

題材特殊，寫書法之美，寫學書法之收穫。從自己學習書法的歷程裡，深入淺出，闡釋了書法的特質，分析了各種字體的特性，也因此體悟了各體書法與人生各階段歲月的關係，是對書法有真認識、有心得者始能寫出這樣有深度的文章。內容、題材、體悟皆佳。

## 失憶的綠豆湯

劉彥邦

乖孫哪，我好怕我忘記你喔！如果以後我沒辦法跟你講話該怎麼辦？想喝綠豆湯喔，我去煮綠豆湯給你喝，好不好？

「喂，是小邦嗎？你奶奶已經不行了，趕快跟姊姊到醫院來。」接到爸爸的電話後，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難過的眼淚已經流下，我手中湯匙咣啷落地，但內心已經接受那隨時要來的重擊，「終於，終於讓奶奶解脫了。」我撿起剛才摔落的湯匙，暗自喃喃自語著。來到醫院，家人都已經到齊，圍繞在奶奶身旁，我們都知道：要送她去了。一年前的這一晚，面對奶奶的離去，家人都相當難過，當時看到爺爺選擇放棄急救的那份同意書上面的簽名字跡蜷曲、歪斜，讓人心碎。

我、姊姊和其他的堂兄弟姊妹都是奶奶帶大的，老當益壯的她每天都會親手做點心給我們吃，經過了國小、國中，已經是青少年的我們，最喜歡的依然是奶奶煮的綠豆湯，那甜甜的滋味充滿奶奶的愛心。

五年前的一個炎熱的下午，當時的我鬧著奶奶想喝綠豆湯，她卻睜大眼睛看著我說：「你是誰呀？」這驚人之語讓我嚇到了，面對著每天相處的小孫子，竟然不知道我是誰！我深感懷疑與生氣的與奶奶對談了許久，才終於讓她想起那一點點的我，眼眶泛淚的奶奶對我不斷道歉，說她不知為何常常忘記很多的事情，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難怪最近奶奶時常在翻箱倒櫃，原來是忘記東西放哪

了。」我暗自想著，但當時的我還是那麼的不相信一個人能有這麼差的記憶力，她對我說：「乖孫哪，我好怕我忘記你喔！如果以後我沒辦法跟你講話該怎麼辦？想喝綠豆湯喔，我去煮綠豆湯給你喝，好不好？」我還來不及回答，奶奶竟在我面前突然倒下，當下的我嚇得驚聲尖叫，爺爺衝出來後發現事情不妙，連忙叫救護車將昏迷奶奶送往醫院。

經過一天半的不醒人事後奶奶醒過來了，這次的昏迷是因為低血壓而導致的，看起來並無大礙，但家人們卻從醫生口中得知一個驚人的消息：奶奶得到了阿茲海默症。醫生說病人在早期會有健忘的情況出現，難以記住最近發生的事情，但隨著疾病的發展，症狀可能會包含有易怒、無法正常言語、容易迷路、喪失長期記憶等等，而這是一種不可逆的病，一旦腦袋退化便無法再回來了，而且病人的壽命通常熬不過十五年。聽聞噩耗，家人便衝進病房關心奶奶，結果發現她像是毫無事情發生一般，坐在病床上，雖然她也知道，自己得到了一種駭人的病。

因為醫生的交代，我們每天每一個人人都必須與奶奶對話三分鐘，而且要先自我介紹，為了不讓奶奶的腦袋繼續退化，大家一見奶奶便努力的聊天，甚至是陪她玩撲克牌，訓練腦力，奶奶也為了記住一切，想盡辦法要讓自己配合大家，但隨著病情的惡化，不只是記憶力退步了，她漸漸不會走路、不會吃飯、不會換衣服，做任何的事情都相當吃力，甚至常聽到她說：「都到這把年紀了還在折磨我，倒不如死了算了。」聽在我們的心裡是多麼的痛心！

為了照顧奶奶，大伯請了外籍看護來照顧她，面對失智症的奶奶時常無理取鬧，接連請來了許多位都因為受不了奶奶的脾氣而離職，但他們都不知道，這是失智症精神折磨後的結果，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奶奶的生活起居還是得靠大人們的幫忙。而我們每天「聊

天」的工作還是要繼續，還記得每天都會對奶奶說：「阿嬤！我是邦邦喔！我又來找妳玩！」原本的奶奶還能對我說：「你好煩喔！你到底是我的誰？不要來吵我啦！」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看著那充滿皺紋的臉龐，迎面而來的竟然是一個天真無邪的笑容，看著那個笑容，我可是一點都開心不起來，因為我知道，在蒼老的身體裡面只剩下一個三歲智商的小女孩，而且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咧著嘴微笑，我從來沒有想過，吵著要喝綠豆湯的那天，是她最後一次記得我的日子，一直到那時，才意識到跟家人相處的時光是那麼的珍貴，但總到失去了才懂的珍惜。

去年的八月八日是父親節，當天中午，爺爺在餵奶奶吃飯，沒想到奶奶居然噎到了，再加上失智症病情的惡化，奶奶無法吐出食物甚至也無法表達情緒，沒有任何痛苦的表情，於是便因缺氧而昏厥了，最後敵不過病魔而離開人間。聽爸爸說，當時爺爺看到奶奶憔悴的臉龐，就決定不再讓她受苦了，病痛與電擊的折磨，應該使她相當痛苦，於是決定把手放開，讓奶奶一路好走。

有時候喝著綠豆湯的我會赫然發現那湯表面出現了奶奶的笑顏，那是個似乎還沒有忘記我時的和藹笑臉，腦中回憶的是與奶奶在一起的時光，那麼的甜、那麼的美好。

一年過去了，我進入了高中的最後一個暑假，放學時，整個城市仍像個大蒸籠，蒸的人們汗流浹背，我經過轉角的綠豆湯店，想來碗綠豆湯消消暑，「老闆，一碗冰的綠豆湯，內用。」我邊坐下邊說。等待的時刻，看著身旁情侶們互餵的甜蜜、母親餵孩子的溫柔、還有其他放學的學生的交談熱絡，相當熱鬧。「來！同學，你的綠豆湯。」老闆將綠豆湯放到我面前，綠豆湯閃爍著陽光，讓人食指大動。我撈了一口放進嘴裡，微甜的湯裡還有綠豆沙綿密的感覺，香味在嘴裡飄盪著，可依然沒有我記得的奶奶的味道。我知道

日升日落有些人必然會離去，但有味道一直都在……。

## 評審意見

蕭 蕭：

本篇描述一個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失憶阿嬤的生活，觀察細膩，相當精采，也不禁讓人反思臺灣高齡化社會的未來。



## 金魚的眼淚

王怡樺



佳作

王怡樺

##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是在畢業前夕，回顧自己國中時期的部分經歷所撰寫的作品。很榮幸我的作品能受到臺中文學獎評審的肯定，讓我獲得佳作的成績。經過這次的得獎經驗，讓我對於創作更有信心，未來也會持續朝同樣的目標前進。

## 個人簡介

我是高三的應屆畢業生，也即將成為大學新鮮人。從國中到高中一直非常喜歡創作，因為我覺得創作不僅能抒發心情，更是紀錄回憶的最佳方式。雖然回憶不一定是美好的，但那些不完美的記憶經過沉澱，會讓自己更加成熟。創作便是沉澱的一種方式，沉澱過後希望能成為更不一樣的自己。



小的時候，在窗邊的木櫃上有一個魚缸，裡面養著一隻笨金魚。我總覺得牠孤單，因為魚缸裡什麼都沒有，只有牠自己，繞著荷葉邊造型的圓魚缸，一圈又一圈的旋轉。縱使牠身上的色彩是耀眼奪目的金，在水中悠游自在的身形，窈窕又美麗。那又如何呢？牠的眼睛總是瞪得大大的，我經常踮起腳尖與牠四目相交。我的眼神中，也許有些憐憫又或者同情，但是，從牠的眼裡，我讀不出任何情緒，因為我從來不願意認真的讀。牠周而復始的在魚缸中活動著，在不自由也不自在的空間裡，這是牠唯一的棲身之地。牠游不出魚缸，繞不出僵固的現況，牠被困在水裡，渴望新鮮的空氣。

有天放學回家，我依然習慣性的墊起腳尖搜尋牠的身影，牠卻消失無蹤。魚缸內的水，平靜，毫無一絲漣漪，魚缸外卻有些灑出的水。被浸濕的木櫃上，留下清晰的水漬，是貓的腳印。一陣冷風，從未關的窗外吹入，吹醒呆愣愣的我。事過境遷的以後，回想起這段回憶，彷彿那段與金魚相知相惜的日子，就這麼平白的消逝。如同在笨金魚消失幾天後，被小黑貓一腳踢碎的圓魚缸，被掃進畚斗，倒入報紙，塞入垃圾桶。只是一個活在腦海裡，回憶裡，雖然偶爾被提起，卻無法忘懷的謎題。

今年的冬天來的晚，卻持續好久。一直不離開的寒流，讓人陷入一種絕望的天地，那種寒冷，不只冷到骨裡，更冷到心底。每當寒冬來襲，我都會想起曉菁和萱晴的友誼，和她們曾經承諾的永遠。

偌大的教室，曉菁獨自占據狹小的一隅，她的頭垂的低低的，身體卻挺的直直的。她握著紅筆的右手，越來越用力，一筆一畫都像是想讓墨水鑲入那本作業簿那樣的使盡全力。她面無表情，瞪大

的眼眸裡只有木然。耳朵接收左一句、右一句的冷言冷語，正如這寒冬的風，椎心刺骨，因為這些冷嘲熱諷，都是從那個曾經她最信任、最知心的好朋友——萱晴的口中說出。曉菁用沉默抵抗著，她故作堅強的抬起頭，朝著萱晴擠出最虛假的微笑，起身走出教室，一眨眼，斗大的淚水，宛如潰堤的洪水源源不絕。然而，我們都只看見曉菁優雅的背影，那頭褐金色的直長髮隨她匆忙的腳步，上下起伏擺盪，耀眼奪目。

寒冬裡，刺骨的冷風絕對不會只有一陣，而是前仆後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我敢肯定的是，萱晴的快樂是建築在曉菁的痛苦之上的。萱晴銳利的眼神裡，總是有種不懷好意的威脅。她有一種領袖的魅力，帶領群眾聚集，只為讓曉菁感受孤獨的滋味。她懂得尋找箭靶，擲出一支正中紅心的箭，並讓大家隨之起舞，一一擲向曉菁。那些箭，不再是冷言冷語，而是人身攻擊。不論長相、穿著、成績，任何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能成為他們的箭靶，並正中紅心。這些，無疑傷得曉菁，體無完膚。即使如此，曉菁相信，家是唯一的避風港，回了家她便能好好療傷。

除了寒風以外，曉菁更遭遇無情的暴雨。突如其來的暴雨，在她的世界裡更掀起滔天巨浪，她淹沒在人海裡，眾人唾棄的口水裡。不論學校或家裡，無一倖免，若在上學時間的攻擊是明爭，那麼放學期間便是暗鬥。這場暗鬥，因為的人躲在暗處，在手機螢幕後、雙手跳動的注音符號上，無疑是防不勝防。貼文的每個點讚像是一根稻草，輕輕的壓在曉菁心上。我不知道哪一根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更無從得知曉菁堅強的外表下，其實有一顆脆弱的心。當這些沉重的流言蜚語點滴匯聚成暴雨，曉菁根本措手不及，她拚命的逃，絕望的躲。假裝的堅強從不是最穩固的防守，默默的忍受更不是最強而有力的反擊。

那一天，寒流終於過境，氣溫回暖之際，曉菁消失無蹤。就像小時候記憶裡的笨金魚一樣。我突然想念起曉菁金褐色的直長髮，

萱晴的黑短髮，即使截然不同，卻曾經是最互補的組合。合身的白制服，綠格子褲裙，白襪、白球鞋，收勾手、肩並肩，兩個好朋友，有著說不完的梦想、開不完的玩笑，她們偶爾嬉笑，時而哭泣，都在這長廊上。曾經她們都以為那走廊好長好長，走著走著就能走到永遠。

好久好久以後，我依然經常想起那條失蹤的金魚，思索著牠消失的原因。在腦海中一閃而逝的畫面是，我曾經偷偷餵養的一隻黑色短毛流浪貓。牠時常會跳上窗臺，用可愛的腳掌拍拍窗，我就會讓他從櫃子旁的窗戶跳進來，和牠一起玩耍，餵牠吃飯。金魚消失的那天，窗戶沒關，我也忘了餵那隻小黑貓吃飯。只是覺得那天的風，徐徐的從窗戶吹進來，冷得令我難以遺忘。

雖然牠有可愛的腳掌，但也有銳利的腳爪；牠即使有柔順的毛髮，亦藏不住嘴裡尖銳的白牙；在水汪汪的雙眼，不難發現那不懷好意的威脅。或許，魚缸中的水在風平浪靜之前，也有過一陣波濤洶湧、死裡逃生的浩劫。只是，我粗心大意的忽略，金魚不僅只是安於宿命的在魚缸中無盡環繞。牠有哀傷，牠有眼淚，卻沒有人看見，或者是根本不願發現。

因為長期的漠視，我只記得金魚消逝的謎，不曾體會未及時伸出援手，因而留下的遺憾。現在，我終於恍然大悟，金魚從被誤會到流淚，若都無法逃脫既有的狀態，那牠會選擇奮力一躍，躍出那個我以為是牠棲身之所的魚缸，留下一灘水，水裡包含牠的淚。

我想責怪小黑貓吃掉笨金魚，但是我知道，是我忘了餵牠吃飼料。

## 評審意見

**蕭蕭：**透過一件小事探討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情誼，有小小的人生哲理在裡面。



## 江昕潔

### 得獎感言

能夠參加這個比賽要謝謝學校的老師，不停協助我修改稿子，讓這篇修稿三次的散文能夠得獎。希望未來還有機會能繼續參加臺中文學獎，能夠得獎是對我來說最大的鼓勵。

### 個人簡介

高中三年級，對於設計、創作、新事物充滿好奇與熱愛，而有些時候的迷糊還能意外發現另一個世界。



## 平眉

這幾年韓劇開始融入在我們的生活中，我的同學們也都特別喜歡韓劇，甚至彼此的話題都是圍繞著劇情，再接著妝容也開始學著韓劇裡的角色，甚至瘋狂學習畫韓式、全智賢的「粗平眉」。平眉可以降低與人之間的距離感，搭配清新的優雅淡妝，可巧妙突顯氣質；但是眉毛其實是許多彩妝師公認最難化的部位，因為只要稍稍差個 0.1 公分，平眉瞬間成了囧眉。

「為何一雙眉毛和鼻尖呈倒三角形完美平眉？」

同學老喜歡羨慕我無需靠著化妝、天生便擁有濃濃的平眉。我總是淡笑不答，其實這對濃黑的平眉是三代傳承下來的。因為一個全世界最疼我的人韓國人，他是我爺爺。

記憶中的爺爺說中文時有種腔調，算不上口音，就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樣，因此我總是不會認錯他的聲音。直到有天知道原來爺爺是韓國人，我想，這也許就是他說中文時會有那股腔調的原因。

十年的光陰，三年的空白，第四年開始有了對他的記憶。小時候，在爸媽帶著我回去爺爺家的午後，他總是會牽起我的手，配合著我的步伐緩緩地前往轉角那間雜貨店。他很高，腿很長，對於那時候的我來說，跨出的步伐是我的三倍長，我堅持自己走，他也就淺淺笑著慢慢地陪我走。這是每日午後，最寧靜的時光。媽媽也說在所有孫子裡面，爺爺最疼的就是我，同時，我也常聽爸爸說爺爺是標準「冰山臉」，但有一個方法能讓他清楚知道爺爺的心情——眉毛。爺爺的喜怒哀樂通通表現在那對濃黑的平眉上，也是從那時

候起，我開始細細觀察爺爺的眉毛，幾年下來不只是爸爸，我也學會了「看」爺爺的心情。

有心事時那對眉毛即使沒揪在一起，但卻無法舒展開來；生氣時揪在一起甚至能擠出一個川字眉；微笑時便會是單純沒壓力，且會微微上揚的平眉；開心時能咧嘴笑，而眉毛更像是在空中飄揚。而默默付出是他最能讓我記憶的原因，他做過的所有事，不管是我親眼看見或是透過旁人訴說，沒有一件是由他自己親口所說。路上不認識的小孩受傷了，他會二話不說帶去醫院，緊張時他的眉毛會通通皺在一起，在聽醫生說明傷口嚴重性時會挑起一邊眉，偶爾還會皺成八字眉；在叔叔面對人生最低潮時，坐在他身邊拍拍肩膀，陪叔叔一起難過時儘管他的眉毛看上去平靜，但卻充滿了濃濃的擔憂；奶奶在碎念他喜歡多管閒事時，眉毛正經八百地微蹙，但在轉過身後，一臉的淘氣使他的眉毛像在天空飛揚。一直以來，他有些似是無心的舉動卻能牽動著當下人的心，言語上無法做到的安慰和支持，全靠行動展現，這是他的，同樣也是我的愛人方式——但做不語。

長大後，我懂了更多事，起初無法想像爺爺在爸爸口中的「不常笑」，後來我才明白：爺爺的家人在哪？不在這裡，他獨自一人生活在臺灣這座島嶼，寂寞無人相陪，遇上奶奶或許是另一個轉機，但她對家人的思念，最終還是讓他鮮少露出笑容。十歲，不是真的天真無知的年紀，我問了爺爺為何爸爸對他的形容和我見到的事實天差地別，他才摸著我的頭回答：「因為喜歡陪著你們。」

那年我十歲，爺爺六十八歲。

在記憶裡，這是我記得最清的——他那充滿喜怒哀樂的眉毛。

他是我不必刻意去記憶的人，他以自己無聲的付出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同時也在所有人心底。他無須任何特別的言語，一

句簡單的「因為喜歡陪著你們。」就能讓我看見他剛強外表下的溫柔。

我懷念他長我三倍的步伐，那時候就連遺傳下來的平眉，他的也是我的三倍長；懷念他在奶奶面前正經八百的平眉，轉過身面對我時那雙平眉卻淘氣可愛地像彎彎的上弦月；懷念他因為喜歡孩子而掛在嘴邊淺淺的笑，同時因為淡淡喜悅而自然上揚的眉毛；懷念他默默付出的愛，儘管沒有言語，他的關懷仍然充滿每個人的心裡，那股暖流靜靜地流淌，沒有一刻停過。

我更懷念那些能夠牽著手、觀察那對平眉的時光，現在他已不在我身邊，到了遙遠的國度，我再也看不見他，小時候只要能看懂爺爺的心情便會油然而生的喜悅感也離我而去。我回憶當時小小心靈裡的雀躍，將它仔細收藏心底。

我的童年有他，未來的生活裡也會有他。想念時翻翻照片，有他在照片裡如春風般溫暖的笑，作為陪伴，真的在身邊也許不完全是唯一的方法，因為我知道，在天上，他也總看著我一步步成長。

「我喜歡你的完美平眉。」同學又在談論我的眉毛。

什麼是完美的平眉呢？是情感看似平平淡淡，但眉間永遠藏不住深情深意，我想念那一雙「完美的平眉」。

我愛您，爺爺。

## 評審意見

蕭 蕭：

此篇寫親情，以韓國人特有的平眉特徵來作為象徵和切入口，表達出與爺爺間的愛，很不錯。



## 普森

## 得獎感言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並沒有想要投稿或得獎的打算，只是想學學琦君的〈髻〉，寄情於事物中，寫一篇屬於自己的散文，也或許也因為如此使我真情流露。也感謝老師對我的用心，慧眼識文章還幫我把握住了投稿機會，才有現在的微小成就。這次的得獎肯定了我，堅強我的自信，也使我在得獎欣喜之餘，下定了繼續力爭上游的決心。

## 個人簡介

就讀於大甲高中的高二生，喜歡運動、團體生活、認識朋友和寫文章，個性雖然喜歡出風頭卻也無懼於在眾人面前表達展現自我，開朗活潑笑口常開，且喜歡榮譽感但是最討厭離別的痛苦。在國小六年級愛上寫文章，喜歡將自己對事件的體悟或情感想法在紙上表達抒發，留下可以回看的記憶。



## 後院

我鼓起勇氣走到阿嬤家的後院，一片荒煙漫草，破碎的磁磚在雜亂中隱沒，一旁的殘垣也攀滿了綠苔。憂鬱的灰空下，忽然飄起了綿綿細雨，落在亂草中、落在苔痕上，一聲聲、一聲聲……。眼淚湧出，又想起那些過去的塵封的片段……。

小時候，每逢春節或特定假日，我們全家一定都會回往臺南的阿嬤家。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幼時我對這個遠在國境之南的家的第一印象，卻是它的後院、阿公的後院。那裡，地上一片清淨，在阿公的日夜的努力經營維持下，圓滑的磁磚彷彿一面面的明鏡，映出湛藍的晴空和悠悠的綠蔭，一旁矗立的高牆給人一種古樸的寧靜。雖說在室外，但卻比室內又多了一點清新、一點靈氣。每當我心情不佳或受了委屈時，就會來到後院，與阿公下棋、談天，甚至訴苦，在古牆下的阿公總是靜靜地聽著，然後沉默的拍了拍我，繼續約我下棋。說也奇怪，只要在後院和阿公這樣相處之後，思緒、心情就能夠平靜下來，並重新振作。

等到年紀大了點，阿公忽然在後院種起了植物，打趣的說對我的眼睛比較好。那時雖然覺得好笑，但是想起來也頗覺感動。只見由鄰居那移植而來的楊桃樹靜立在後院的彼端，一旁的土地則生滿了叢叢鮮豔鳳仙花，古牆上也掛上輕柔隨風搖擺的空氣鳳梨，木瓜樹上碩美的果實彷彿閃耀著阿公對後院的用心，青蔥樹蔭裡隱伏著點點五彩，微涼中，飄著阿公身上淡淡的煙味以及泥土香氣。一聲聲搭搭的下棋聲，歌頌出無盡、滿滿且無私的愛，濃濃的子孫情在

風中飛翔。

又過了幾年，阿公認為，只有植物缺乏了動物的生氣。於是，一箱箱玉滿孔雀魚的水族箱搬進了後院，緊接著阿公又購買了兩隻小鸚鵡飼在後院一隅的楊桃樹下。豔陽底，一隻隻孔雀魚擺動著妖豔的尾鰭，在映著藍天的水面下悠游，躲藏在楊桃樹蔭的鸚鵡們正欣賞著自己青藍的羽翼，並用嫩黃的嘴喙整理。阿公一得閒暇，便會和我來到楊桃樹下賞鳥、賞花，且跟我說道：「以後如果有不快樂的事而我不在身邊時，就對這對鸚鵡說吧！他們會把你的話傳達給我的！」我當時非常感動且開心，卻沒發現悄悄到來的不祥……。

國小五年級那一年，阿公因為慢性阻塞性肺病（簡稱 COPD）而送入了醫院，漸漸成為了病魔的俘虜。發病原因是因為長期以來的過度吸菸，病情也是起起伏伏、時好時壞，成天只能掛著呼吸器躺著。在一次探望裡，我站在病常旁驚訝的發現，臥病中的阿公眼中閃爍著我從沒在阿公身上看過的情緒，絕望！我感受到了淡淡的恐懼症在我心中蔓延。

由於阿公時進時出醫院，家裡的後院就漸漸疏於維持，雜草越長越多，越長越長，水族們沒人看照，於是換來我們家飼養。那對鸚鵡也轉由大姑姑來照顧，有時到大姑姑家，就會看見牠們倆在偌大的客廳裡不安輕啼，似乎渴望著回到從前生氣蓬勃的後院，也似乎正為匿跡的老主人感到擔心。有時我甚至會跟他們說些生活的趣事和我的心裡話，並希望他們能告訴病中的阿公，但他們不安的身影也彷彿告訴著我無助的絕望。阿公，快好起來啊！就這樣輾轉又是一年多過去了。

國小六年級畢業後的下午，一道噩耗的焦雷從天而降，阿公在半夜裡，靜靜、緩慢卻頭也不回地離開。那時我並沒有哭，只覺得好像有鯁在喉般難受。在頭七後，我又看了後院一眼，想起相處的

每一刻時光，覺得悲慟難當，那時的陽光照在身上，是冷的。

之後幾年，我都不敢再走到後院，不敢看到、也不敢回顧那些過去，只知道它也隨著阿公的逝世也帶走了它的光彩，在時間的磨蝕下頹喪消沉、漸漸失去瓦解冰消，一點點、一點點……步上主人的後塵。

就在昨天，在家族的討論下，決定在今年夏天暑假前，把占地的後院打掉並重新整修。高中的我，經過了三年的成長，不知道為什麼，決定再看它最後一眼。

我又鼓起勇氣走到阿嬤家的後院，一片荒煙漫草，磁磚底擋不住歲月的磨蝕而崩壞，由間縫中竄出慘澹的綠影，樹木早已因為沒人看照和幾次的颱風而油盡燈枯，一旁半塌的古牆上爬滿了有若老人斑似的苔蘚，一股夾帶著溼氣的寒風，打在我身上卻留下若火燒般的疼痛。看著殘牆下的空位和破碎的棋桌，彷彿又再度聽到了爺孫兩人的過去的下棋搭搭聲，搭搭聲，一聲聲搭搭聲伴著飄落的雨水，響著、迴盪著。一股痛悄悄的點燃，我感覺水滴下了我的面頰，我心裡自言自語：「是雨水……？」回應我的是持續不斷的搭搭。我放聲大哭。

我離開時並沒有說再見，因為我知道，我們不會再見了。

## 評審意見

楊 翠：

以「後院」作為記憶空間和意象，來延展作者和阿公相處的記憶和自己的童年記憶。故事平順流暢，文字風格簡單乾淨。

## 跑步機上的企鵝

唐明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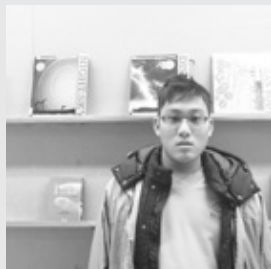
唐明嚴

## 得獎感言

這一路要感謝很多人。  
臺中榮總的曾伶玉老師，復健路程艱辛常想放棄，但老師一直鼓勵我，今日我才能獨立步行站上舞臺；高中的輔導老師吳彥慶，是他對我不離不棄，才發現了自己優點以及與眾不同，也學會堅持；鬼才蔡淇華主任的鼓勵，我勇敢地站出來，見證到很多的不可能化為可能。最後是謝謝我的爸媽，我愛你們！

## 個人簡介

出生於臺北，但在臺中長大的孩子。現為惠文高中高三學生，射手座 B 型大男孩。  
個性內向卻具有演講的爆發力。上天開了個玩笑，脊柱裂打從出生就陪伴著，不停與病痛相伴。自嘲是搖擺卻勇敢企鵝，勇於嘗試與挑戰，並追逐夢想。



跑步機的速度逐漸攀升，雙腳在跑步機上拖行，里程數卻在我眼前逐漸模糊，一瞬間，眼前一片漆黑……

1998 那年，醫生說我的脊髓神經斷裂，下肢會半癱，終身必須坐輪椅。半癱就像是坐在椅子上，大腦傳達訊息到下肢，下肢卻不聽使喚，這就是半癱。

試問我接受還是改變呢？

接受就是接受醫生的判決，讓我的人生墮入黑暗之中，從此自怨自艾，把自己封閉起來；但是，我不想接受，我想要改變，我要生活在陽光下、讓人生充滿光明面。

因為脊柱裂的關係，讓我的腳步變得很緩慢，永遠跟不上同學也因為常生病請假，所以學習也落後，那時，我並不想跟別人互動、做朋友；而別人不知道如何跟我互動，所以沒有了朋友。其實我發現障礙是自己，是自己把自己框了起來。這時，我參加了校內的一場演說比賽，那是一個要在三分鐘內講一本書的內容以及對它的感想，當時，我講的書是黃明正的《夢想拼圖》，是一本教人如何追逐夢想，並且完成夢想，講完後，我發現我感動臺下的所有老師，那是我蛻變的開始。原來我跟大家都一樣，我想要脫去長期自己給自己設下的框架障礙。

在老師的鼓舞下，我用我的生命寫成文章，參加了跨校文學獎，並得到很激勵我的名次。

在參加完文學獎比賽，我試著把死板的文字轉換成了口語表

達，再向一所高中全校高一學生暢談我的人生經歷，讓更多人知道生命是不可逆性的，我知道我站了起來，也幫了在世界滾輪上，曾經不斷被絆倒的人們！

我是在跑步機上，一步一步的跨步訓練，才有今天的行走能力。

剛開始，為了學習走路，必須在跑步機兩旁綁上彈繩，讓跑步機帶動我那不堪的雙腳，使我跨出那有如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跨出個人的一小步，卻是我人生的一大步。

跑步機的軌道在轉動著，背負著八公斤的輔具支架，雙腳附載著兩公斤的重量，吊在懸吊式跑步機上，當皮帶轉速超越數字十時，不停地被動著驅使那沒有感覺的雙腳往前跨步，因為雙腳萎縮變形，行走有如企鵝般緩慢，稍不小心就會雙腳翻倒在跑步機上。此時背上的勒痕已因承載我的重量傷痕累累，汗水浸濕了全身，胸口因整個懸吊往上，轉速，跨步，汗水，無力，喘氣，讓人痛不欲生。

大腿的力量控制與行走時雙腿的練習，可以感受到大腿肌群和筋脈相互抗衡，常令我咬牙切齒，這不是項輕鬆的復健治療。

有時，在跑步機上跌倒了，痛得站不起來；但是不站起來，就永遠沒機會再站起來，就像人生如果受到點挫折，而因此一蹶不振，那人生就因此完了，所以人生是掌握在我們手中，所以我們要不斷的鍛鍊身體，也鍛鍊心智，就像前人所言：「勞其筋骨，苦其心志」。

走路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是與生俱來的能力，但，我卻要不斷的不斷的，反覆又一步步的練習……。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上帝開了我一個玩笑，祂在我背後開了一個大洞，脊椎本來是一條暢通的軌道，但是我的軌道斷裂了，我的脊椎在第四節完全斷裂了，形成了開放性脊柱裂，造成我的下肢癱瘓、無力，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行動自如。

小學的時候，無法跟上同儕腳步，行動很緩慢而被模仿走路的樣子，常被同學笑說像呆頭呆腦的企鵝。

在這之後，企鵝就再也沒有抬起頭過了，因為企鵝哭泣了，從此，我是搖擺的企鵝，是千分之一的奇蹟，由於背部脊柱裂傷口的縫合，導致了水腦併發症，便在頭部引流腦水到腹腔。

走路，曾經是我遙不可及的夢想。

因為復健過程十分辛苦，這是場看不到終點的馬拉松式比賽，也是汗水與淚水累積交織而成，因為太辛苦了，所以數次有了想放棄的念頭但我的心中吶喊著：「如果現在不做復健」、「以後就永遠站不起來」所以我想要推翻醫生的判定，我想要站起來。

但那一次，我跑到了生死的臨界點。

「我真的喘不過氣！」微弱的發出求救訊號後，便失去了意識，昏死了過去；回神後，鼻子已罩上氧氣罩，那瞬間我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呼吸著自由的喜悅，我主宰了我的生命，那是一種重生的感覺。後來，得知當時臉色慘白，母親怕我癱瘓休克，直接抓起旁邊的氧氣筒來。

我會繼續撐下去在我的跑步機人生的軌道上，因為我若放棄了跑步機也等於放棄了我的生命，所以「意志力」支撐著我身體的「行動力」。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跑步機上，揮汗、向前，卻留在原地，雖然我走路不好、腦袋不好，身體也不好，但我願意盡力



學習努力完成我的學業，也願意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代表我在世間存在的意義。但我若不在這個原點學習加強我的腿力，我將永遠沒有力量走向世界！

生命看似脆弱，卻又無比堅韌，無論環境多麼的惡劣及艱困，生命總是會設法找到出路。我仍然是一隻搖搖擺擺的企鵝，我在生命滾輪中站了起來，下一步，我要由寒冷的南極，走向生命的夏天！



張遺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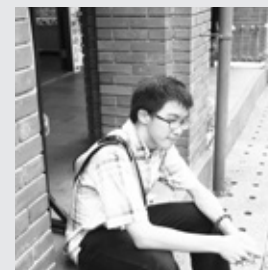
###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謝謝家人的支持。

這篇作品瑕疵很多，思維疏漏有之，倉促凌亂有之，但這些缺失對我自己而言，亦是此次參賽最具意義處：企圖不僅以家鄉為背景，更要以家鄉為主體成文，從龐雜晦明的回憶與展望中擷取情感建構鄉土，其中優缺，正一一標誌著我此段歲月的「臺中」與「文學」，奠定了我未來追尋的基礎……。

### 個人簡介

臺中龍井人，現就讀臺中一中語資班三年級。對白話文的認識從余光中開始，至今閱讀的中文現代文學，創作年代大致以五四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為主。學測如果考上目標大學，希望能趁餘暇多多涉獵現今作家的作品，同時加強文言文，以助思考新舊文學發展的顛沛得失，為自己建立一套文學史。



蕭 蕭：

讀來很能感受到作者的真誠和真摯，很值得鼓勵。

評審意見

# 即行

張遺九

大度山不是山，但我們說它是；外來與本地的文史工作者、人類學家已認定大度實為大肚之誤讀，我們卻從來沒改過。「我住大度山」，書信文章裡一再提及，向朋友和乍來初識的外人，一再暗示這個籍貫代表的選擇與想法，我住大度山。

上高中前不常去臺中，一個人養成在山上慢跑的習慣，從家旁小巷跑入更小的草徑，如果不去都會公園，就是轉進那條不知名的野路，三次岔口之後，再回頭只見及肩的芒草掩映搖擺；三兩相思樹遮住前方，那是公墓邊界的一種天然屏障，我跑到這裡為止。

相思樹不高，我伸長脖子，不見墳墓，卻看到遠方臺中盆地凜然端坐晴朗的天空下，周圍籠罩著一層淡灰色的霧氣，或許不是霧而是霾吧，但並不影響我醉心觀察那些來去閃動的小巧車輛和聳立發亮的摩天大廈，想像居住在市中心會是怎樣的一種生活，一定不同於這裡和國中所在擁擠愁苦的朝馬吧。上高中前，不免對城市保有想像，在大度山晴朗淺藍的天空下。

怎麼樣的生活呢？盈科而偉大的時間挾帶少年潦草的夢向前流去，倒映無數藍天，放乎四海的時間，混混流向我不能確知的地理與歷史，在遙遠與不遠的未來不斷告訴我去學，去懷疑，去經歷失望與恐懼，讓相似而陌生的生活填補遺忘了想像所以茫然的心，從中摸索人生與文學，並且有一天告訴我：我長大了。

高中在北區，車程變成從前的兩倍多。書包一甩出了門，忽然離從前好遠好遠，忽然就置身這曾經偷眼瞭望的臺中盆地，意識到自己有好多好多明天，班級、小論文、校刊社，片片段段嘗試架構、模擬十來歲的沉穩與任性；和一起大笑的朋友尋找大笑的理由，也默認彼此擁有相似的惶惑與期盼，年輕的惶惑與期盼，磚瓦鋪陳著我們的人情阡陌。

「明天順便幫我帶幾隻香，拜拜那種。」

「什麼啦。」

「啊你家都住墓仔埔了。」

「墓仔埔不也給你們市裡人躺，我住大度山。」

不知輕重的玩笑在不知輕重的年紀沒有太多意義，真正讓我們掛心繼而凝聚在這盆地裡的：學校午餐、翻牆逛夜市、段考、學測……，也只在這種年紀，匆匆經過顧盼焦躁的心，產生不可取代的意義。

這樣的生活也帶動文學零碎而珍貴的發展，我們互相比較詩的產量、遣詞、立意，在置疑論辯中嘗試梳理各自的文學經緯。他喜歡魯迅，作品充滿五四樸拙偏激的氣息，有時難免失於空洞，但畢竟充滿熱誠，一再提醒讀者單純認真的把握才是文學所以偉大之處；他對英美現代文學的渴切戀慕，投射在中文創作上就成為精準至於駭人的遣詞與意象，在帶染英文語法的字句間恍惚若見愛倫坡，但文學可以完全建基於虛構的鄉土上嗎？其實非常關心大選後臺灣的他認為不行，我也認為不行，我說，這樣無異於拋棄鄉土，拋棄鄉土也就是拋棄你這個人；……我的創作中充滿了鄉土，情緒、典故、論述等迴旋包裹的最終結果是那句「我住大度山」。他們說我應該永遠住在那裡。

文學、考試、笑……不覺已經二下了。彼此談論文學的時間少

了，人人手機都裝上倒數計日的應用程式，時不時互相確認：學測約在兩百天開外。

學測好不好？你可以從制度面探討，也可以文學性十足的慨歎途程艱辛。學測後好不好？唯一能確定是我們泰半離鄉背井，到外縣市讀大學去，讀大學的心情自然期待恐懼兼有，不能說好不好。

那不講學測，不講大學，只說離鄉背井，離鄉背井好不好？

這種情緒說作鄉愁未免太嫌矯揉，頂多是一種疑竇。當我從繁忙深刻的高中生活中取得空暇，嘗試記錄久未深涉的山徑與記憶，卻彷彿看到時間已流入斑斕急速的湍瀨之域，將傾滾匯入寬廣深沉的未確空間。我彷彿知道時間不會把我帶回那片真摯厚實的鄉土，因為有太多的人在前方等著我加入，去填補發亮而抽離的城市大網絡。

頂多是種疑竇，拉扯於人情與鄉土。懷疑是否一往前走，就回不去那懵懂少年奔跑的小小野路；我的心在顧盼焦躁之外，仍能保有堅定和煦的巨大寂寞，來容納一座山嗎？

情緒雜亂會影響讀書，我得到山上走走。

一個人出了門，晴朗淺藍的天空沿著小小山路開展出遼遠的視野，我持續爬坡，向前面的山頭，越過綿延的地瓜田和墳區，在心生失落前所到達的地域就是鄉土的範圍。地勢悄悄升高，風聲加劇，眼前忽然剩下叢疊茂密的芒草，我來到深山。

我站在高處，凝望芒草遍野起伏，覆蓋崢嶸貧瘠的紅土地，隱約披露前方平緩長遠的下坡路；路旁是平緩、視野開闊的低谷，淺黃的芒原上散落生長幾株低矮的臺灣相思。我凝望隨風擺盪的芒草前湧、倒溯，隨著掠耳風聲加重、擴大潮來汐回的週期與力道，翻騰閃閃發亮的遙遠與不遠，拍打我蒙昧記憶的層層疊疊，少年與鄉

土樸拙安靜的臉孔。

畢竟是山，能容納一個人日漸成熟的選擇與想法，耐心等待青春時期的外探和回歸。在與山相互凝望的歲月中，成就自我不可磨滅的巨大寂寞，即使遠行在即，也會因這寂寞而產生繫絆，並能自己始終有情的存在著。

風無止無息地吹掠大地，好像是誰在告訴我：我長大了。從這裡往下走，沒有顧及遠去或回途，無所謂吧，芒草搖曳山野……。

## 評審意見

楊 翠：

書寫人與在地的關係，觸動多元視角的思索，也記錄了地理歷史和在地的想像。文字很乾淨，帶著詩意，可看出作者的思索多層次且有厚度。

## 天橋



## 陳俞均

## 得獎感言

寫散文就像是在織布，一針一線都是繁雜心緒整理的過程，虛虛實實、許多深淺的記憶與意識又重新梳理了一遍；能在完成的那一瞬間，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便是最大的收穫了。

可以得獎真的很意外，還是覺得自己的運氣大於了實力許多，謝謝評審老師給我這次的機會，以及一直默默陪伴我的家人，還有停下腳步看完這篇文章的你，謝謝。

## 個人簡介

1999 春天生。喜歡佇在樹下，看光從葉與葉間灑入，晴天或雨天。

目前最大的困擾是數學跟賴床。



日子像是一絲絲密密麻麻的線交織而成的網。  
站在夜晚的天橋，就在城市中最大的那條馬路和其中一條枝幹交叉的天橋。晚上八點的城市尚還充斥著各色光芒，月光的存在似乎成了種累贅。手中輕握著的是剛剛買到的超商特調咖啡，溫暖的觸感滲入掌心，是唯一踏實的存在。

同學們總羨慕我就住在城市的最中心，四通八達，交通便利，並不是最高級的住宅區，但卻是最精華的文化區，旁有博物館、植物園，再過去一點便是盎然的綠園道及廣場，但那些地方都是適合一群人去的，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天橋。一座極為普通的天橋，在任何一座城市、鄉鎮，只要有兩條相會的道路，都有可能擁有的，一座天橋。

踏過迴旋的磚紅階梯，斑駁的暗橘色大概是最寧靜的象徵，它在喧囂繁雜的霓虹光絲裡，稱職地扮演最佳的陪襯。城市，就像一巨大的調色盤，在黑夜裡更加璀璨，路口的那家美麗婚紗店，每隔五秒便自動地打出不同的夢幻色彩，淡淡的紫羅蘭色攪和著商業大樓的燈火通明、廣告看板的明亮顯眼，只要我輕輕地將眼睛眯成一條細細的縫，整座城市變成一條斑斕的光河，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閃光度數太深了，還是其實世界真的就是長得這副模樣，片片閃爍，卻又是那麼的模糊、不太真實。

天橋上大概每兩到三公尺便有一半圓鐵環，跨越兩端的護欄，上頭掛的鐵製路燈，從我有記憶以來，便一直都是散著沉沉的鵝黃

色，就算直接直視它，也不會感到不舒服。有股溫柔的力量。我習慣走到天橋最中間的位置，自信地像是樂團的大指揮家。前方左右橫向的是城市裡最主要、最大條的道路，而天橋橫跨的則是比較小條的枝幹，我就高高在上地，儼然像是一切的主宰。四、五十秒的橫向車流是樂章前奏，當對面路口後的亮黃車燈匯聚到一焦點，指示燈綠燈一亮，便洶湧急使朝天橋的方向前來，絲絲的金黃、亮白光絲在短暫的十幾秒內直瀉而前，像是有人「啪」的一聲，將珍珠灑落一地。是樂章中最短暫、迷人的部分。

我是一個極為平凡的女生。有著剛剛好的家庭、剛剛好的身材、剛剛好的成績，而正處於有點過於脆弱敏感，愛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紀。當大人們不再把十七歲當成小孩，但我們卻也還沒完全準備好成為大人，又或者了解「成年」的定義是什麼。披著由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等等繁雜的學科，織成之厚重棉襖，嘗試一絲一絲、抽絲剝繭的理出思緒。進度規劃、速率、細碎時間背單字。世界像是被割成一方一方井然、緊密的網格，只有當我佇立於天橋中央時，像是稍微撥開了那黑壓壓的緊密細縫，找到唯一不與緊湊生活交錯的線條，放任所有思緒融入偌大的城市，自我空白的像是巨大調色盤中最突兀的存在。只有那個純粹的時刻，我感覺自己並不平凡。

我從未向任何人訴起、分享過我對天橋的情有獨鍾，以及它的魅力。直到有天晚上九點多晚自習結束，我和他，我的隔壁班同學也就是我的鄰居，改變了習慣走的回家路線：經過小學的圍牆然後過斑馬線；改成先過天橋，再走對面的騎樓。我習慣性地停在天橋中間的位置，然後他默默地站在我的右手邊。沉沉的鵝黃光線就覆在我們身上，沉默地站了大約一分鐘，剛好是雙向車流完美的演奏完一曲交響的時間，我卻感覺過了一世紀那麼的久。

「你想快點讀大學嗎？」我想我該說些什麼。

「……」

他並沒有回答我，我轉身望向身旁的他，他的側臉微微抬起，眼光聚焦在很遠的地方，沒有平時的活潑搞笑，只有一抹陌生的神情，城市的五光十色打在他黝黑的皮膚上。我不禁試想是不是自己平常在天橋上的模樣，便是這個樣子。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他，他很高，頭髮有青草的味道，而且很常笑。我想我會喜歡他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笑的時候很像我幼稚園時會畫的那種太陽；很簡單，卻很真實。可是從那天以後，我就沒有那麼喜歡他了，說不上緣由的。

我常常在這偌大的城市中想到一個畫面——小小的我穿著一碎花連身裙，一手緊緊牽著媽媽，另一手則用力地揮舞著，我們就赤著腳踏在海邊。那是我們的背影，而海風強勁的將我一頭自然捲髮吹成鳥窩的樣子。

我記得我正賣力的、咿咿呀呀語次交錯地向媽媽解釋，我要蓋一座很長很長的天橋可以從海的這邊、跨到夕陽的那邊，然後媽媽總掛著柔柔的微笑告訴我「天橋」兩個字得專門表示橫跨路口的橋，我要蓋的應該稱為「跨海大橋」。我不記得我最後稱呼我夢想中的偉大計劃為「天橋」還是「跨海大橋」，只依稀感覺到，當時夕陽染紅我雙頰時的那股熾熱，一直殘留在我的血液當中。

站在夜晚的天橋，手中輕握著的是剛剛買到的超商特調咖啡，溫暖的觸感滲入掌心。看著前方的橫向與縱向車流，點點的金黃、亮白光絲相互交會，我將眼睛眯成一條細細的縫，看到了一條模糊閃爍的光河；再將眼睛睜開一些些，光河像是被劃成一絲絲的線，整座城市，就像是一張密密的網子，閃閃發光的網。

幾些過去的記憶與片片斷斷的悸動、壓力互相交疊，或許我們

心中都有張細細的網，纏結著交錯的思緒，在每個夜深人靜的夜晚壓密盤結。而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座屬於自己的天橋，與縱錯複雜的網平行，然後或許，我們會發現——夜晚的月光，朦朧中，分外透徹。



## 劉育維

### 得獎感言

對於能得到文學獎的肯定我感到十分開心，但是也同時勉勵自己再接再厲。在追求文學的路途上不應就此感到滿足，應當繼續在這方面做出努力，拿下更高的榮譽。在每次寫作的琢磨之中我會繼續砥礪自己，令自己更上一層樓。

### 個人簡介

悶騷。思想總是與眾不同，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聽別人說話時常恍神。

喜歡彈吉他。只有自己知道在彈什麼，彈給自己聽。

喜歡唱歌。一個人的時候會躲在房間練嘶吼。

討厭獨處卻又時常孤身一人，有點不會表現自己的情緒，個性有點暴躁，很矛盾因為悶騷所以表現不出來。

斷斷續續的學過拳擊。



### 楊 翠：

在尋常生活中找到亮點，具現代感的一篇。既談城市景觀，也談人生的出口。細部與大格局兼具。

# 蜉蝣的獎盃

劉育維

孤獨的跑者蟄伏在夜裡等待，等待黎明的裁判將雷鳴轟向天空。

「砰！」子彈一樣的鈴聲響徹雲霄。我開始起跑。從床邊開始奔馳，奔向洗手臺將臉上瞌睡蟲洗掉，奔向樓梯，咚咚咚咚地製造階梯的高頻率區域地震，睡意差不多也成了廢墟。再一頭撞進吐司、蛋、牛奶，撞成未咀嚼完全的碎片。看了看時鐘，公車！此時不顧一切的衝破家門，做巷口的百米衝刺。抓住時間的尾巴，甩進車門的縫隙。「嗶」，好險！刷卡聲給予短暫的安全感，跑者的路途還在進行著，我從書包拿出教科書，一頭栽進課本的世界，在課本字裡行間繼續奔馳，時間還在流動。

公車停站，盯著窗外，此時跑道旁的小繭蜂頓時蜂擁而上，它們急忙在公車上產卵。毛毛蟲行駛著，卵都是寄身的行旅。時間一到，便在宿主的體側爆炸。

「啪！」我從課本中孵化，嘩啦的從公車鑽出。三步併作兩步的奔跑。

「噹噹噹噹！」警鈴。早修鐘聲響起，照樣來個早修考。馬拉松跑者奔進戰區，戰事方興。

「噠噠噠噠噠！」我聽見槍響、隆隆的飛機聲，機關槍正朝著地面掃射一道道試題，他們的子彈殺不死人，殺掉的卻是意志……除了一直跑，我只能一直跑，「嘩！」一個腳步蹣跚，我跌入粉筆刮黑板的聲響。夢境被犁成碎片，鹽鹼化的腦部，再也禁不

住這四十分鐘的煉獄耕耘。一陣天旋地轉，腦漿翻轉、失重，生命不省人事的如隕石狠狠的砸向書桌。疲憊是一顆達姆彈，把意識都炸得開花。

「噹噹噹噹！」下課鐘響起，我才狼狽的從泥濘的疲勞裡爬了出來。

「你們是要死了！」上課了，英文老師對著全班吼著。因為我們看起來都是死人樣。我們剛才都死過一次。

慢慢地我又開始緩緩跑動起來，帶著教科書前世的記憶，我從混沌的死亡重生。像這樣子死去又活來的，早就好幾次了，我根本就是隻蜉蝣。

我是一隻蜉蝣。沒有刻骨銘心轟轟烈烈的生活，只有容易記憶也容易遺忘的日子。我寄居在庸碌的城市，朝生暮死。世界對我來說輕如鴻毛，閉上眼睛，整個城市就毀滅。存在不存在對我來說亦沒有差別，每一天、每一次的輪迴，都味同嚼蠟，無謂的可以。我一直以為最重、最嚴苛的刑罰是死刑，沒想到生命最沉重的審判，是被審判成平庸。

死不可怕，考試比死神可怕。所以我信仰考試，考試是我的唯一真主，啊！虔誠的教徒虔誠的我繼續跑繼續跑，我要成為冠軍！我要努力讀書的榮耀我的主。我還是倒在滾燙的柏油路上，魚眼的癱瘓在上帝的砧板，等待上帝手起刀落，把魚肉生活剝成碎片。試卷陸軍從課桌跑道的地平線升起，架起格林機槍，達達達的轟擊，每分鐘六百轉的致命射速，張狂的撕裂我的靈魂。

「吃午餐囉！」血肉模糊的我從筆墨的槍林彈雨掙脫。

蜉蝣得到暫時的喘息。排隊等午餐時，我挑弄著教室旁的盆栽，他看起來好像我一樣，枯萎，好像快死了。葉脈承受不住濃稠的課業血液，皮層儲存憔悴。廢物都太重，風起都不堪一擊的墜樓。

三十分鐘的午休，睡覺還是讀書，唉！還是讀書吧！哎！我的位置怎麼亂成這個樣子？凌亂是蠶，攀爬在我的桑葉一般的心房，結繭困住我的手腳。課本在綻放，亂紅飛過書桌、木椅、床邊。時間是櫥櫃，是秒針組成的，沒有投入任何一秒，它無法收納。忙得沒有時間整理，只能令凌亂的庭院越來越深，我庸碌幾何，凌亂便深深幾許。

還有十分鐘午休的我趴下開始作夢，好熱，今年夏天的風很不自然，很像是吹風機，用力的吹——

歡樂易逝。老師們急忙拿起吹風機，不停重複朗誦學測、學測、學測。令人戰慄的咒語，被當成口頭禪每天一遍又一遍的念著。每個人、每個個體、每個代表，都緊急地寫著自己未來的決議草案。

「噹噹噹噹！」跑者起跑。這節應該沒考試吧！今天上二戰後的思潮，想來應該很合我胃口，反正我應該跟課本裡面的他們一樣都開始厭戰。我跑進尼采的腦袋，再一個卡繆的彎道。哎，我和他們都一樣，我們的存在主義是不存在於現在。

「啪！」歷史老師闔上課本，今天這一課上完了。

應該放學了吧，算來待在煉獄裡頭十個小時。

「明天考地理、公民、英文、國文，怎麼那麼多啦！」同學們個個都異口同聲地抱怨哀號，我們都只能哀號，對，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宿命，對，明天繼續一樣的輪迴，當生活成為輪迴，用力向前狂奔，最後只是繞了一圈回到原點。跑步不就是這樣嘛！反正是改變不了的事實，沒有人會做出革命，抑或是抗爭。

我走出校門口，今天的空氣一樣糟。青春的徬徨濃度，好比PM2.5。每天咳嗽著未來，健康的少年成了肺癆鬼，日子還是得向前行。回家的路途依然承載千斤，公車又來了，咬牙當鐵人衝百米，

衝上公車鑽進毛毛蟲短暫的依歸，我老樣子從背包拿出課本，打算繼續讓思路濃稠。馬路塞車，看，整個城市跟我一樣都中了風。

■  
「今天是發成績單的日子呢！」我終於、終於看到了，那個屬於我的、跑者的終點線。

「全班第一名，全社會組第六名」

「欸！」

我終於、終於拿到我夢寐以求的獎盃……啊，我卻無力的鬆手，摔成碎片。

## 評審意見

陳憲仁：

文中以「蜉蝣」為喻，又以「獎盃」為傲，道盡了中學生的心靈、心情、苦悶和意志。全文用調皮的口氣，半幽默、半諷刺的文字，書寫高中生的一日生活，生動傳神，足以反映年輕人在繁忙課業、無盡考試中，自我調侃、自尋解脫的心態，雖是遊戲文章，亦有寫實價值。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黃玲玲



青少年散文（高中職）組決賽會議紀錄

## 年輕世代的臉譜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決賽會議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高中組散文共收到 57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吳櫻、吳鈞堯、蔡淇華選出 18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蕭蕭、陳憲仁、楊翠，並推舉蕭蕭為召集人。

###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楊翠：這次參賽的高中組散文主題和議題大致都聚焦在親情或童年記憶，第二個主題是生命的轉換，內容描述從高中轉換到另一個生命階段時的省思，第三個主題則較為哲學思考，譬如通過圍棋、書法、天橋，來啟動哲學性的思考，這對高中生而言是很難得的。而文字部分整體而言還算是沉穩平實，並未出現辭不達意或華美不實的情形；倒是有幾篇文字稍微有點用力過度，似乎還沒抓到適當的表達方式。

陳憲仁：這 18 篇的題材大都集中在年輕人的生活描述、對未來前途的看法、以及親情方面的述寫。可喜的是，其中有幾篇作品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特殊的切入點，以高中生而言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特別一提的是，在這次「散文」組的徵稿裡面有一篇是以

「小說」的形式來呈現，未來也許需要老師輔導學生們對文體的認識能更加明確些。

蕭蕭：這兩年臺中舉辦的青少年文學獎，其作品水準年年都在進步中，以縣市文學獎而言，這是很好的紮根的工作。本屆臺中文學獎比賽這 18 篇作品其寫作的面向也在進步中，許多學生已經掌握到藉著生活中特殊的切入口或物件來進行書寫，這表示學生已經可以從學校的作文提昇到真正的文學創作，所以臺中文學獎設立「青少年散文獎」這個獎項，是值得嘉許的。我評選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有沒有「創意」。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選 8 篇，結果為：

一票：〈金魚的眼淚〉、〈平眉〉、〈蜉蝣的獎盃〉、〈即行〉、〈墨墨〉

兩票：〈後院〉、〈跑步機上的企鵝〉、〈問答題〉、〈加芯〉、〈絕境〉、〈天橋〉、〈失憶的綠豆湯〉

三票：〈一葉蘭〉

召集人蕭蕭決議，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 ■ 一票的討論

#### 〈金魚的眼淚〉

蕭蕭：我很喜歡這篇，寫魚缸裡的金魚有一天被貓推倒了，探討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情誼，有小小的人生哲理在裡面。

陳憲仁：以金魚作為比喻是很好的技巧，但是貓和魚的關係，以及兩個同學之間的對比似乎不夠清楚緊密，而兩個同學之間友情變化的緣由好像也沒提到。

蕭蕭：抽象的聯結。

楊翠：兩者之間交叉的聯結有點斷掉，牽強了一些。

陳憲仁：但技巧方面真的是不錯。

#### 〈平眉〉

蕭蕭：我很喜歡〈金魚的眼淚〉和〈平眉〉，雖然不知道「平眉」究竟是什麼樣子。此篇寫親情，以韓國人特有的平眉特徵來作為象徵和切入口，表達出喜悅。

楊翠：但可能也是比較露了一點，如果不要有結尾那句，應該會更好。

陳憲仁：散文的寫法不一定要說故事，但如果有「事件」在文章裡面，力量會比較明顯。

#### 〈蜉蝣的獎盃〉

陳憲仁：以調皮的口氣，半幽默半諷刺的語調來描述高中生活，此種近似遊戲文章的寫法來傳達學生的苦悶和意志，相較於一般四平八穩的敘述方式，反而顯得特別生動傳神。

#### 〈即行〉

楊翠：書寫人與在地的關係，觸動多層次視角的思索，包括人的籍貫標誌與空間的對話關係，同時也記錄到地理歷史和在地的想像。文字很乾淨，帶有某種詩意。非在地的人與在地人的對話和錯誤的想像以及彼此之間的流動，更加彰顯在地如何被想像。此篇文章觸及的面相很多元，可看出作者的思索深具多層次且有厚度。

陳憲仁：這一篇整體來講也很好，有扣住鄉土情懷。

#### 〈墨墨〉

陳憲仁：以「學書法」來下筆，表面上寫書法之美和學書法的收穫，實際上又以書法的各種不同的字體結合人生意境。此篇的題材、意境和寫法都很特別。

## ■ 兩票的討論

#### 〈後院〉

楊翠：以描寫親情之作而言，此篇的特點的是作者以「後院」作為記憶空間和意象，來延展他和阿公相處的記憶和自己的童年記憶。故事平順流暢，文字風格也簡單乾淨。

#### 〈跑步機上的企鵝〉

陳憲仁：這篇也是我心中的好文章之一。

蕭蕭：對，是一篇很值得鼓勵的文章。

楊翠：此篇文章就整體而言，可以感受到真誠度和真摯性，很值得鼓勵。

#### 〈問答題〉

陳憲仁：這篇我給它的評價相當高，不管是題目或寫法都很好，用問答的方式寫情感，聽起來好像是在吵架，但實際上那正是老一輩之間情感的表現方式。用這種方式來瞭解老舊的愛情和溫馨的一面，這樣的寫法很特別，文筆很不錯。

蕭蕭：這篇我也推崇。年紀大了以後聽力不好，一個大聲呼，另一個有回應；只要有回應就表示你在，我就心安，這樣的寫法把老一輩祖父母生活的一面，透露出彼此之間的深情。

楊翠：這篇我也可以接受，但可能有些小地方太露了一點，譬如引用李清照的那個部分有點多此一舉。但就整體而言還是很不錯的。

#### 〈加芯〉

陳憲仁：人物的形象和精神寫得非常鮮明，不僅僅只是在寫阿公，更是在表彰阿公敬業的精神。寫法、意義、和內容都很不錯。

楊翠：我雖然不是很清楚製作西裝時「加芯」的具體過程，但

全篇所要表達的意義是完全清楚的。本文同時處理到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對老行業的文化堅持，西裝師傅的堅持、誠信和執著；第二層是阿公的形象。雖然淡淡地，但這兩個層面都觸及到了。

#### 〈絕境〉

陳憲仁：這篇有找到特別的切入點，作者用下棋的密訣來對應人生的道理和啟悟，處理得很好。

楊翠：我覺得這篇蠻有趣的，他寫出了三個層面，一個是談下棋，第二個是寫人生的哲學思考，第三個是在說人生的結構也像下棋的過程，譬如一開始他說黑棋沒有位子可以置放，但到最後反而是白棋沒有位子可以置放。節奏感和韻味都有出來，文字的深度和俐落度都很不錯。

蕭蕭：蠻成熟的一篇文章。

#### 〈天橋〉

陳憲仁：能在尋常生活中找到特殊的題材，是不容易。

楊翠：這篇比較現代感，作者找到一個空間，除了談城市景觀，同時也在談人生的出口。有細部也有大的格局。

蕭蕭：站在天橋，偶爾會駐足一下，是一個美好的凡常。這篇沒問題。

#### 〈失憶的綠豆湯〉

蕭蕭：對一個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失憶阿嬤的生活描述，這也許是很多老年人未來要面對的。我發覺在寫親情方面，寫祖父母的比較多，都很精采，寫父母的好像反而不多。

陳憲仁：因為祖父母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孫子對祖父母的感情會表現出來。這篇文筆很好，我很欣賞。

### ■ 三票的討論

#### 〈一葉蘭〉

陳憲仁：這篇前呼後應處理得很獨到，乍看前面好像沒什麼，但到後面，力量就出來了。用「一葉蘭」來寫親情，在尋常的思親文章裡面，是有它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蕭蕭：爺爺是從極為富有到幾乎赤貧的地步，作者用這僅剩的一片葉子來供養這株漂亮的蘭花，有它的象徵意涵。

楊翠：這篇我還蠻喜歡，初看覺得平平常常，但是它抓到了一葉蘭的韻味。它能在這短短的四頁當中寫出爺爺生命史的跌盪，點抓得很好，再看就更能感受到餘韻。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這 13 篇作品進行名次計分投票，心目中的第一名給 4 分（擇一），第二名 3 分（擇二），第三名 2 分（擇三），第 4 名 1 分（擇七）。結果如下：

〈一葉蘭〉9 分（蕭蕭 4 分，陳憲仁 1 分，楊翠 4 分）

〈絕境〉8 分（蕭蕭 3 分，陳憲仁 3 分，楊翠 2 分）

〈加芯〉7 分（蕭蕭 2 分，陳憲仁 2 分，楊翠 3 分）

〈失憶的綠豆湯〉6 分（蕭蕭 2 分，陳憲仁 2 分，楊翠 2 分）

〈問答題〉6 分（蕭蕭 1 分，陳憲仁 4 分，楊翠 1 分）

〈墨墨〉5 分（蕭蕭 1 分，陳憲仁 3 分，楊翠 1 分）

〈金魚的眼淚〉5 分（蕭蕭 3 分，陳憲仁 1 分，楊翠 1 分）

〈天橋〉5 分（蕭蕭 1 分，陳憲仁 1 分，楊翠 3 分）

〈後院〉4 分（蕭蕭 1 分，陳憲仁 1 分，楊翠 2 分）

〈蜉蝣的獎盃〉4 分（蕭蕭 1 分，陳憲仁 2 分，楊翠 1 分）

〈即行〉4 分（蕭蕭 2 分，陳憲仁 1 分，楊翠 1 分）

〈跑步機上的企鵝〉3 分（蕭蕭 1 分，陳憲仁 1 分，楊翠 1 分）

〈平眉〉3分（蕭蕭1分，陳憲仁1分，楊翠1分）

由於〈墨墨〉、〈金魚的眼淚〉、〈天橋〉同分，經三位評審討論後決議結果如下：〈一葉蘭〉為第一名，〈絕境〉、〈加芯〉為第二名，〈失憶的綠豆湯〉、〈問答題〉、〈墨墨〉為第三名，〈金魚的眼淚〉、〈天橋〉、〈後院〉、〈蜉蝣的獎盃〉、〈即行〉、〈跑步機上的企鵝〉、〈平眉〉並列佳作。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

## 母語歌詩

### 臺語組

NATIVE LANGUAGE POETRY  
TAIWANESE





## 林姿伶

### 得獎感言

咱大部分臺灣人的血脈內底，攏有平埔族的印記，向望平埔的文化毋通消失去，會當親像平埔聖樹——刺桐全款，繼續佇臺灣這塊土地生炭，開出紅豔的花蕊。

### 個人簡介

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畢業，1994 年開始投入臺文新詩創作，作品有深刻的真情份對土地的關懷。捌得著高雄市「婦女文學獎」、「臺灣兒童文學獎」、高雄市「打狗鳳邑文學獎」臺語新詩首獎、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閩南語現代詩類教師組第一名。出版的作品有：華語詩集《聽！那木棉花》、臺語詩集《海》。



## 刺桐花

刺桐花開

開做一蕊故鄉的嬌

親像月圓的暗時

引恁性命的記持

對鄉愁的平洋回歸

花芳飄來飛去

團圓夜祭的歌聲，飄來飛去

佇風中，著火燦爛的柴堆

紅豔，敢若刺桐花開

佇 Siraya 生炭的所在

美麗，是一攬阿立祖守護的青翠

刺桐花墜

墜落一地花瓣的淚

濕澹的樹欖箍圍

引恁水紋的記持

對思念的長河回歸

花影沉落浮起

離枝蔦謝的稀微，沉落浮起

佇風中，燄火燒盡的柴堆

焦冷，敢若刺桐花墜

佇 Siraya 生澁的所在  
我欲拋網，網一蕊故鄉流逝的嬌

【後記】這首歌詩寫予我性命的故鄉——Siraya。



柳青亮

### 得獎感言

會當佇行過人生五十冬以後，在我歡喜用家己的母語詩句寫攞心肝穎的爸母故事，閣提著這個獎，對這個入來臺語世界才兩年的幼稚生來講，真正鼓舞我：「美麗（bí-lê）的文字，免驚退時。」感謝一路用心栽培臺文的前輩，現此時欲大聲閣用較堅定的意志共家己講：「釘根，猶原著剷草、沃水、壅肥，樹仔才會開花、結子、大穰。」

### 個人簡介

女性，1964年出世佇嘉義縣六腳鄉的農家子弟，自細漢受著濟濟兄弟的影響，真早接觸著話語會使轉化成優美的歌聲、感動人的故事。七歲彼一冬，自然用厝內咧講的臺語話唸大兄對金門寫轉來的華語批予爸母聽，自彼時，袂輸開破伊對身軀邊每一個會tshuā伊的文學心靈去走揣五花十色的色水。



### 向 陽：

寫 Siraya（西拉雅平埔族）的文化參作者的感情，用語清順，刺桐花、阿立祖帶出 Siraya 的感情，有掌握著臺語的聲韻的節奏，音樂性誠強。

## 偷看阿爸的情批

柳青亮

二燭的電火球仔  
著 (tòh) 佇壁邊的柴箍頂頭  
黃 gâm 黃 gâm 的玻璃牢一重油垢 (káu)  
敢是阿爸食薰的薰煙飛去歇佇遐  
抑是阿母炒菜的油煙散去覘踎遮  
聽講阿爸的情批比彼閣較重味  
男兒的柔情可比樹奶糖黏黏黏

阿爸的情批囡佇屨仔底  
我揜 (iap) 出來矜 (gim) 簷展  
心肝底干焦阿母伊一个  
少年時代袂曉談情說愛  
做新郎彼一工 才  
牽過伊的手  
看過伊的目矙  
鼻著伊身軀的味  
心臟跳甲親像炒豆仔仁

阿爸講  
彼一暝猶毋敢和阿母講傷濟話  
驚袂曉表達

嘛驚伊聽毋捌  
對阿母的意愛  
借著厚厚的情批寫予伊

感謝你予我做娘团  
我欲恰你生十對雙生  
十个像你遐爾膨皮 (phòng-phuê)  
咱的查某团攏欲予揜玉佩  
十个像我遐爾少年  
咱的查埔团攏予 in 快樂去奕覘相揣  
咱隨人十肢指頭仔牽一个  
牽成大漢向望 in 親像咱仝心行同齊

陳明仁：

這首詩的題目，號名氣口真有氣味，詩名有時仔 phīng 詩的內文 khah 要緊，建議詩的創作者重視。

「二燭的電火球仔」，直接標示「二燭」，khah 贏用形容詞大細 pha 電火，予讀者直接畫面去感受，詩用動詞、名詞、phīng 形容詞 khah 精確。

阿爸的情是虛感 --ê，油垢是實物，這款比 phīng mā 真好，tī 臺語的氣口，phīng khah 在地，「比」kap 中文 oh 分，che 是評者個人 ê 意見 nià。

「我 iap 出來 gīm 簷展」，若驚漢字人讀無，加注羅馬字，這款心態就是 kā 羅馬字當作音標，m̄ 是 bē sái，是愛用 tī 需要 ê 所在，「揸」kap「砵」有註音，m̄ koh 展 soah 無註；這字讀 tián kap thiáu，tián 是展寶，thián 是動詞 thián 開，tī 這愛加注 thián ê 羅馬字，前二字會 sái 免註。

參賽者寫詩文若有臺語字，正確字免用羅馬拼音，做評審 --ê 定著看有，注音妨害閱讀，這是建議所有臺語文參賽者。

「彼一暝毋敢和阿母講傷濟話」前一句「阿爸講」，是加 --ê，詩人用氣口就會 tàng 顯示啥人講 ê 話。上尾段用 tàu 句〈押韻〉無夠現代詩 ê 思考性，思想層次降 kē-- 去，khah 無彩。



許文玲

得獎感言

一年了，我猶半夢半醒。  
 父親今年七十五歲。他不懂詩是什麼，我也是。二二八那個夜晚，我們相擁的淚水是熱的，記憶也是。能被文字描摹的永遠對不準妳的胸口，記憶仍是。  
 神棍，謝謝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許多風景，在那隻鹿還未出現之前，早已註定……

個人簡介

臺中市大甲人。一枚安於史蒂諾斯，困於迷路成癡的我。作品曾獲菊島文學獎。





# 記持行倚來

許文玲

春天的形影綴 (tuè) 著節氣  
 輕快的跋步，勻勻仔行倚 (uá) 來  
 「雨水」<sup>1</sup> 一過  
 你就踮溪岸邊玲瓏瑩 (séh)  
 躑 (nhg) 來躑去的風  
 共茅仔草弄 (lāng) 甲閃閃鑠鑠

記持的樹絡 (le) 猶原遐爾青翠  
 猶原倚 (khiā) 踮阮心內  
 上柔軟的所在，是你偕 (āinn) 著阮  
 偕著掰 (pué) 袂離的  
 孤單，是阮細漢上鬧熱的囡仔伴  
 覆佇你的尻脊餅 (kha-tsiah-phiann) 看懸看低  
 看大甲溪的奶水，晟 (tshiānn) 大晟細  
 晟規家伙仔的腹肚皮

搵 (mi) 一把塗，目睷漸漸霧霧 (bông-bū)  
 焦涸涸 (ta-khok-khok) 的田園，空喙深深  
 必 (pit) 佇你的心肝頭  
 講袂出的煩惱，一逝 (tsuā) 閣一逝

1 「雨水」，二十四節氣的其中之一。

親像涌涌滴 (tsháp-tsháp-tih) 的汗水  
 你手內的鋤頭掘著三頓和向望  
 肩胛頭的扁擔，擔著一生的意念佻風雨  
 這攏是為著明仔載  
 有燒烙 (sio-lō) 燒烙的笑容

春天的色水已經精神了  
 風猶原親像唱袂煞的曲盤 (khik-puānn)  
 依倚 (i-uá) 阮的耳空邊，輕聲  
 細說：骨力是作田人唯一的堅持  
 嘛是佻佻這片土地，上深  
 上坦白的對話

## 陳明仁：

臺語文的現在進行式，不是用中文的「著」。這篇「綴著」、「揩著」、「掘著」、「擔著」攏是華文文法，這是臺語作品上普遍的問題，不是干單這篇。

這篇作者有文學才情，做穡人對土地的感情深入書寫，上尾句「骨力是作田人唯一的堅持」有卡絕對，做田人的堅持不是干單「骨力」就好，猶有智識 kap 經驗。

寫詩 ài-kā 一寡理念描述，若直接訴求，類似「口號」、「標語」文學性會受影響，總 -- 是評者的淡薄意見，並無否定這首詩內涵的優質。

## 評審意見



## 陳胤

### 得獎感言

感謝臺中，給臺灣母語一個機會。詩，再怎樣艱辛，也要繼續拖磨……直到島嶼的尊嚴，巍峨成山，寬闊如海。

### 個人簡介

本名陳利成，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著有臺語詩集《戀歌》、《月光》；華語詩集《流螢》、《島嶼凝視》、《青春浮雕》、《詩的旅行》。作品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教育部臺灣閩客語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數十獎項。目前從事藝文創作並關注臺灣母語與生態議題。



## 拖磨 ——寫予一塊拋荒的田

是講，總是愛看人面色討趁  
橫直天公有哭無哭，你攏著愛流目屎  
增差這期春天，較薄情  
干單允准流佇心肝底，恬恬，恬恬……

焦涸涸<sup>1</sup>的圳溝，自冬尾就咧喝<sup>2</sup>疼  
時間到底是按怎，風骨節氣攏齊無  
雷公是欲用啥氣力，叫醒蟻蟲仔<sup>3</sup>的眠夢？

必巡<sup>4</sup>的傷痕，定著借岸邊草露  
一直殘殘，刻佇全全是死肉的血管  
毋過，已經雕袂出祖先的面容  
嘛聽無土地的心跳，佱<sup>5</sup>喘氣

免講你嘛懷念，彼支流汗衫滴<sup>6</sup>的鋤頭  
照講，記智無真深，毋過先掘也掘袂著  
以早稻穰飽穗的滿足，佱粟穀<sup>7</sup>豐收的歡喜

1 焦涸涸 (ta-khok-khok)：乾巴巴。 | 2 喝 (huah)：喊。 | 3 蟻蟲仔 (siān-thâng-á)：壁虎。 | 4 必巡 (pit-sùn)：裂痕。 | 5 佱 (kap)：和、與。 | 6 流汗衫滴 (lâu-kuānn-sam-tih)：汗流浹背。 | 7 粟穀 (tshik-kok)：稻穀。

曆日仔面頂翻轉的風，氣色是袂 bái<sup>8</sup>  
輕可輕可，就佇樂暢<sup>9</sup>的草埔  
掀出一雙樸實，骨力的跔跡  
你澹澹的目矚  
煞開始心悶，烏溪的形影……

甘願成作一隻水牛  
規世人拖磨的心意，深深，印佇遐  
一對白腹田雞<sup>10</sup>，揣無岫<sup>11</sup>  
「苦啊苦啊」透暝的叫聲  
顛倒予風吹散去

一群愛耍<sup>12</sup>的猴死因仔  
相爭，放一隻天真的風吹  
雄雄躡<sup>13</sup>過你無奈的胸坎仔

是講，天公伯仔  
這陣才勻勻仔目箍紅……

8 bái：醜陋。 | 9 樂暢 (lòk-thiòng)：高興、興奮。 | 10 白腹田雞：白腹秧雞，水田溼地常見鳥禽，叫聲近似「苦啊苦啊」。 | 11 岫 (siū)：巢。 | 12 耍 (sǎng)：玩。 | 13 躡 (tsóng)：跑。

## 陳明仁：

〈拖磨〉這篇的臺語上好，語法真臺語氣口，後尾附的注解毋免，「白腹田雞」這條注解卡專門性，會凍留 --leh。

創作者的臺語好，評者特別推薦幾個用詞，請做參考：

- 總是愛看人面色，寫「總--是 ài」，「總」讀原調，「是」輕聲調。「愛」是自願的，「ài」是「非自願，不得已的」。
- 春天，臺語是春 --nih。
- 「必巡的傷痕，定著借岸邊草露」，這句真好。
- 「一直殘殘」，意思我無了解，是 chàn iah 是 chhàn ？
- 已經雕抹出祖先的面容，「已經」是加的。
- 「先」掘也掘袂著，是「千」，讀作 sian。
- 甘願成做一隻水牛，「甘願成做牛」就好。一隻是中文 uì 英語的文法 (a) 冠詞，臺文毋免。臺灣人 (牛) 就是水牛，紅牛、黃牛叫做赤牛仔。

毋是評者 teh 嫌，干那予創作者參考就好。

## 評審意見



## 黃郁臻

### 得獎感言

多謝評審的肯定，多謝臺中教育大學臺語系這個大家庭，予我熟似臺語的嬌，多謝系上的方耀乾教授，鼓勵我創作，多謝阿爸阿母自細漢培養我閱讀的習慣，嘛是我頭一个學習臺語的所在，感謝日常生活，拄著的人佻代誌攏變做種子等待發穎，向望家己會當親像日頭全款，成做一个溫暖的人。

### 個人簡介

雲林斗六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的學生。佻意閱讀嘛佻意旅行。



## 日頭

你講  
春天的日頭  
是軟甃甃的白雲  
你嘛想欲參伊同齊遊山玩水

你講  
熱人的日頭  
是活跳跳的蝦仔  
你嘛想欲參伊同齊海底泅水

你講  
秋天的日頭  
是氣佛佛的茶銛  
你嘛想欲參伊同齊降風火頭

你講  
寒人的日頭  
是冷吱吱的冰枝  
你嘛想欲參伊同齊冰封世界

你講

逐工的日頭  
無仝的面容  
攏是活力的來源

我講  
按呢  
你是  
我的日頭

### 陳明仁：

這篇的臺語真好，逐段攏三句話，你講傷囉唆，成作話屎。

用短短三句寫出心適的感受真無簡單。最後一 pha：「我講／按呢／你是／我的日頭」干單欲 khioh 互齊整，無啥文學意義，會凍縮做一句「按呢，你就是我的日頭」。

短詩無好寫，盡量免加話，應該放棄就放棄。Che 干單是評者的主觀，請覓見怪。



Ungian

### 得獎感言

生活中不時 tih 趕死線 (deadline)。7 / 9 拜六半暝才 kā 初稿趕出來，7 / 10 駛規日 ê 車，去高雄看臺灣兵特展，了後繼續往花蓮。7 / 11 規工研習，利用中晝 kā 作品寄出去。研習煞落大雨，koh 緊上路，因為蘇花公路暗時 beh 封路。轉到厝已經半暝十二點。

我想 beh 描寫臺中 ê 一寡過去，總是才情無夠，心內 ê 感受無完全表達出來。

總是，感謝評審 ê 肯定。

### 個人簡介

楊允言，臺大資訊工程所博士，有一段時間 tuà tī 花蓮，kā 臺語文 khang-khè 當做一生 ê 志業。做過一寡臺語文線頂系統，peh 過 30 粒百岳，參加過 300K 有騎完，比過臺語字音字形賽著頭名。著過教育部推展母語傑出貢獻獎 kah 扶輪社 ê 臺灣文化獎，寫過 ê 臺文作品（論文、散文、翻譯小說）有 50 萬字以上。這馬 tī 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臺語。



# 時光 Taichu，是講臺中

Ungian

## 一、大肚王國

荷蘭人來進前 就活 kah 好勢好勢  
無啥欲 hām 外邦人相交插

鄭成功來 袂癩歸順 侵門踏戶就 kā 創  
終其尾 hóng 剿 kah 弄家散宅

清國人來 王國崩敗 袂癩漢化  
bih 去埔里 ng-ng-iap-iap 過日

咱 m̄ 知愛按怎紀念這個本土政權  
只好 tī 大肚溪出海口 tshāi 幾 lō 枝煙筒管 予伊  
茫茫渺渺

## 二、二七部隊

舊祖國訓練 ê 軍人  
參有志氣 ê 學生囡仔  
倚出來反抗新祖國

了後 新祖國派兵增援 見人就創  
只好退去埔里 利用地形 tī 烏牛欄 koh 戰一場

了後 臺中 ê 風雷 漸漸化做  
茫煙散霧

## 三、臺中

舊統治者 tshuā 一陣人來  
kā 浦仔地規劃做中部第一城市  
鋪鐵路 起官廳 辦教育  
誓言 beh kā Taichu 打造做京都

新統治者 tshuā 一大陣人來  
tī 原底 ê 基礎繼續拍拚  
lò 跋厝 快速道路 土地重劃 PM2.5  
一點一滴 杳杳仔 kā 臺中改造做  
驚都

## 評審意見

### 向陽：

這首詩寫臺中的歷史，通過大肚王國、二七部隊佽現此時的臺中來對比，有深沉的歷史感，嘛有批判，是一首誠有深度的好詩。題目〈時光 Taichu，是講臺中〉，用日本時代的臺中發音，諧擬臺中地名的演變參歷史感，技巧嘛真高明。



佳作

葉衽櫟

### 得獎感言

母語，可以理解為父母所說的話，說母語就是更接近我們的爸媽。

母語，可以理解為一個族群的語言，母語的壯大象徵一個族群的生命力旺盛。

謝謝主辦單位、評審與閱讀這首詩的讀者。

### 個人簡介

目前於中興新村的內政部役政署服役中。



## 番薯開花

母語歌詩類 · 臺語組 · 佳作

葉衽櫟

番薯頂頭開了一蕊百合花  
無人知影伊的年歲  
伊予番薯有梅花鹿拋拋走的自由  
嘛予番薯有甘蔗甘蜜的天性  
直到有人傳來聖母妙音伶玉蘭花  
這蕊花煞被一支劍斬滅  
人講劍的主人的姓是國姓

番薯頂頭開了一蕊牡丹花  
攏總開了兩百一十二歲  
伊送來原漢車拚恰漳泉械鬥血淚  
嘛運去樟腦運來孔子冊  
最後，雄雄萎佇一輪大日頭  
呼番薯頂頭開了一蕊櫻花  
頭尾開了有五十歲  
伊剝削糖米建設鐵路關南方的水路  
伊勸番薯做櫻花伊揀兵赴南洋  
伊是引來米國轟炸的一葩火

番薯頂頭開了一蕊梅花  
伊命番薯做梅花愈寒愈開花

日夜寒徹骨肉驚紅色匪類  
心中張惶不敢講真心話  
開喙萬歲萬歲萬萬歲  
伊高速發展交通俗經濟  
民意佇梅花梅花滿天下中霆雷

番薯頂頭開了一蕊花  
開了一蕊一蕊閣一蕊的花  
街頭攏講番薯嘸免驚落土爛  
巷尾攏講番薯就應該開番薯花  
會當代代傳的花

### 向 陽：

用番薯比喻臺灣予無相款的殖民政權統治的悲哀，「百合」、「玉蘭」、「牡丹」、「櫻花」、「梅花」代表每一個殖民時代的歷史，攏不是番薯本底開的花，暗示臺灣無家己的主體性，終其尾著愛開出「番薯花」，收束誠有力。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郭庭瑄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母語歌詩（臺語）組共收到 121 件來稿，由初審委員丁鳳珍、李長青選出 13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向陽、陳明仁，並推舉陳明仁為召集人。投票前，評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向陽：母語歌詩類是臺中文學獎今年首次開辦的徵文類別，對於鼓勵與母語書寫有著極大的意義；也可能是因為首次徵文，這次參賽作品書寫主題、涉獵題材部分的多元性較不足，有一些可惜。而回過頭來說本次徵文類別「母語歌詩」，歌詩和詩、歌以及詩歌有一些區別，歌詩嚴格來說應該是「可以唱的歌，用詩的方式來呈現」，我在審閱稿件時也有稍微注意這部分。

陳明仁：首先我也要對臺中文學獎開設母語歌詩這個徵文類別給予肯定，它給予臺語文學及客語文學創作者一個新的舞臺，尤其臺中擁有豐富的歷史和人文底蘊，更應該多多推廣。而本次入選的作品都先經過初審委員做初步篩選，作品品質都有著一定的基礎，只是有些作品在臺羅文應用和書寫上可能還不是很熟練，在選題上



也較缺乏新意，但這也表示母語書寫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經評審討論，第一投票各圈選七篇，共圈選出十一份稿件，結果為：

一票：〈愛會記得〉、〈青春的網〉、〈佇黃昏的虎山頭跋泡茶〉、〈日頭〉、〈偷看阿爸的情批〉、〈刺桐花〉、〈記持行倚來〉、〈複聲路的文口〉。

二票：〈拖磨〉、〈時光 Taichu，是講臺中〉、〈番薯開花〉。

## ■ 一票的討論

### 〈愛會記得〉

向陽：這篇作品的寫法較偏中文，跟臺語書寫的筆法較不貼近，但因為考量到是歌詩創作，它用水、土、祖先等方向去描寫，讀來滿順暢，因此投給它。

### 〈青春的網〉

向陽：主旨書寫父親與孩子的感情，對比父親與孩子的青春時光，並以臺中也常見的海景做連結，中規中矩的作品。

### 〈日頭〉

向陽：日頭以詩的角度看是很普通的題材，臺語書寫讀來頗為順暢，但就創作形式而言有些呆板，沒有詩和歌的感覺。

### 〈刺桐花〉

向陽：這篇作品以歌詩的角度來看相當不錯，作者也有注意到押韻的部分，文采運用上也相當有深度。

陳明仁：這篇作品裡面談刺桐花與西拉雅，但刺桐花不是西拉雅的象徵花，又就其內容和地緣看來有些奇怪，所以當初沒有圈選它。

向陽：以歌詩的寫作手法和這篇作品所要傳達的情感來看，我

都覺得相當不錯。或許我們可以以「作者來到臺中，賞花時聯想到故鄉的景色」的方向來參考看看。

陳明仁：就文學創作而言，我認同這樣的看法。

### 〈佇黃昏的虎山頭跋泡茶〉

陳明仁：這篇作品寫法較具故事性，寫出對臺灣的歷史與情感，不過在臺語書寫上不夠熟練，俗語也用得過多，較缺乏詩的感覺。

### 〈偷看阿爸的情批〉

陳明仁：〈偷看阿爸的情批〉切入的角度頗具新意，寫作者透過情批看到父親對母親的溫熱情感，文筆也相當出采，相當不錯。

向陽：作品結尾部分的書寫方式較通俗，沒有詩的感覺；就長度來看，四葩確實太長了。

### 〈記持行倚來〉

陳明仁：以臺語詩作品而言，這首詩頗有感覺，一些詞句的轉換和象徵筆法也用得不錯，主要書寫節氣、土地和人，是一篇值得推薦的作品。

### 〈複聲路的文口〉

陳明仁：主題書寫臺中在地推廣臺語人士，就歷史書寫和情感刻畫而言，作者有寫出他想傳達的物事，也滿有特色的。

向陽：這首作品我做了不少記號，使用的字詞我也一一去查詢，感覺像是剛開始學習臺語創作的作品，在漢字、臺羅文以及拼音方式都有些奇怪，因此沒選這篇稿件。

陳明仁：有些詞句確實運用不太妥當。

## ■ 兩票的討論

### 〈時光 Taichu，是講臺中〉

向陽：這篇作品的題目相當有趣，「時光 Taichu」若以日文來讀，跟後一句唸法音亦相近，且從歷史的角度來書寫臺中，相當不錯。

#### 〈拖磨〉

陳明仁：本次作品最常見的問題是以中文文法去套用臺語創作，這樣創作出來的「歌詩」念起來會不太順暢，缺乏臺語的口氣、味道。這篇我很稱許的是唸起來順暢，且臺語字詞使用得很好。

#### 〈番薯開花〉

向陽：用番薯比喻臺灣被不同的殖民政權統治的悲哀，「百合」、「玉蘭」、「牡丹」、「櫻花」、「梅花」代表每一個殖民時代的歷史，都不是番薯本身會開出的花，暗示臺灣缺乏主體性，最後期許終能開出「番薯花」，收尾有力。

第二輪投票，兩位老師分別放棄〈愛會記得〉、〈青春的網〉、〈佇黃昏的虎山頭跋泡茶〉、〈複聲路的文口〉等四篇作品，共計〈日頭〉、〈偷看阿爸的情批〉、〈刺桐花〉、〈記持行倚來〉、〈拖磨〉、〈時光 Taichu，是講臺中〉、〈番薯開花〉七篇作品進入第三輪投票。

兩位評審簡單討論後，選出〈日頭〉、〈拖磨〉、〈時光 Taichu，是講臺中〉、〈番薯開花〉四篇列為佳作。兩位評審進行前三名作品投票：

〈刺桐花〉4分（向陽3分，陳明仁1分）

〈偷看阿爸的情批〉4分（向陽1分，陳明仁3分）

〈記持行倚來〉4分（向陽2分，陳明仁2分）

兩位各自推薦〈刺桐花〉、〈偷看阿爸的情批〉為他們覺得最佳的作品，後一致同意〈刺桐花〉為第一名，〈偷看阿爸的情批〉為第二名，〈記持行倚來〉為第三名。兩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

## 母語歌詩

### 客語組

NATIVE LANGUAGE POETRY  
HAKKA





## 黃碧清

###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提供母語飄香的舞臺，讓母親的語言可以源遠流傳。阿媽節這天牽著媽媽這雙布滿「烏蠅屎」的手，一痕深過一痕的皺紋是母親為家為孩子寫滿一篇又一篇的生活故事。所以，用母親的文字記錄對親情的感動，寫了這首〈阿媽个手〉。感謝評審的感動和給予鼓勵，沒什麼比這更棒了。



### 個人簡介

1956 年出生於苗栗縣銅鑼鄉。目前在國小擔任課輔員，假日於圖書館當故事志工及苗栗客家文化園區環境教育志工，也是客家委員會語言類客語薪傳師。103 年 8 月參加鍾肇政文學營，自此發現文字的韻美與張力。客家諺語「口講係風，筆寫係蹤」，所以也唯有文字可以留住感動。客·華語詩集《背影》獲苗栗縣政府 2015 年文學集出版。

## 阿媽个手

阿媽，恁久好無  
 憑到阿媽个耳公脣，佢細細聲問  
 影著嘴角脣淺淺又得人惜个笑容

阿媽這賁賁<sup>1</sup>个手，層層疊疊个  
 皺手皮因等一頁又一頁个日記  
 摻佢兜洗身換裙仔  
 牽佢兜个手學行路寫字，還有  
 細人仔無乖時節擎竹修仔教子  
 一雙戴等惜子心手落仔<sup>2</sup>个手

緊工時節愛搵手<sup>3</sup> 撩秧餅曬穀  
 這雙手，乜愛理三餐兩點心  
 刷雞捋鴨<sup>4</sup>，春糝打板  
 愛分來換工搵手个鄰舍暖心肚  
 摻屋家撐起抵雨遮日頭該支遮篙个手

深更夜靜恬索索仔，這雙手  
 擎等水油火把，星光帶路

1 賁賁 (pun / pun)：厚實樣。 | 2 手落仔 (su \ lab \ e \)：手套。 | 3 搵手 (ten su \)：幫忙。 | 4 刷雞捋鴨 (cii \ gie \ lod ab \)：殺雞殺鴨。

跔等狗吠聲遽遠行  
燈盞火剪刀芋仔索陪等佢  
撿輕，牽起細人仔人生平安个手

行嫁該日，這雙手摺佢同羅帕<sup>5</sup>  
牽佢上轎，行出新个人生路  
捧面盆水潑落地泥摺吾个壞款叟忒<sup>6</sup>  
寫淦毋盼得摺深情个手

在恬靜个星光夜，牽等阿姆个手  
恬恬仔聽阿姆个叟氣<sup>7</sup>聲，就像  
細時節無華麗，憑到阿姆个心肝頭  
阿姆摘等<sup>8</sup>睡目个燒暖  
無麼該比這較湛咧

5 同羅帕 (dung\lo\pa)：蓋新娘頭紗。 | 6 叟忒 (fung\ted\ )：倒掉。  
| 7 叟氣 (teu\hi)：呼吸。 | 8 摘等 (nam\den\ )：抱著。

### 利玉芳：

女兒對母親的感恩，以「手」為主題元素，有勞動、安撫、鼓舞、惜子、教子的印象，撐起家的女性情懷。作者從小到出嫁，都能有母親的影子，幸福的詩歌表現。結構、內容、語言充實可取。



## 王興寶

### 得獎感言

母語創作是我的榮耀，能用客家觀點看過去、現在與未來，並挖掘客家文化的深層意義，豐富臺灣多元社會繽紛的世界，是我喜樂的泉源也是挑戰。

母語創作一路走來，感覺是一個生命不斷地在做回顧複習、自我解析或重新理解詮釋的努力，這次在主辦單位的鼓勵下，相信這個奧妙的過程將持續走下去。

### 個人簡介

桃園人。  
畢業於中興大學。  
目前居住臺北，堅信客家族群千百年追尋的烏托邦是未來的故鄉。  
或許是上天的安排，才會因重新學習母語而結識詩人，因結識詩人而開始接觸文學並進而走上創作之路。



# 竹筍姑

王興寶

熟天个燒風吹入夢肚，淡濫淡濫  
做細人時節，兄弟姊妹搞園人尋个砌坎  
燒暖个記憶摻炭脣竹葉仔个影相閃

竹筍項个筍蟲緊道嘆  
瘦挾挾仔，著等白雲做个衫  
佢講日仔緊來緊淒慘  
頭擺屋脣合界个竹圍早就鏟淨淨  
尋無好食个竹頭水，食甜甜

竹葉頂个筍姑將頭探  
硬確確仔，著等紅霞做个衫  
飛上飛下尋無新竹好摘  
臥虎藏龍个觀音竹林早就鏟淨淨  
尋無飛簷走壁个故事，好閒談

細人時節个積惡事，忒濫糝  
竹筍姑个腳拗斷節，香精骨插等像頭簪  
搞風車吹風送涼捩捩轉，想來當虧欠  
今這下，人生漸漸會到站  
一生流流漂漂，到老心變淡

思念做細人摻筍姑个背囊輕手拈  
一瞞目，竹圍脣跳上跌落个頭擺，沉落深潭

島項往擺个戇噏事，講來天會暗  
土地衰過幾十年，魁神準做係財神  
迷痴个人摻毒物滿哪糝  
筍姑分工業廢水害當慘  
筍蟲个圓身分巴拉松變烏青  
泥肉肚恁多姑仔个身屍，無法度返生

祈求環境意識个根緊生，大地好回甘  
過一擺機會，桃花源个潑墨山水畫畀靚  
看竹筍姑飛上飛下，地北天南  
花前月下摻竹葉綠影來相摘

## 評審意見

利玉芳：

小孩的記憶在竹樹下，玩昆蟲的趣味，生活環境的簡單品味。到年長時回想從前，土地環境的變遷，生態的破壞無味，值得深思。詩作讀來，竹筍姑很可愛，能夠回味是人生的提升。文詞傳達溫馨。



第三名

江昀

## 得獎感言

客家文學創作，需要更多人的參與投入，鍾肇政前輩說過：「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人。」臺中市文學獎首次有客家母語徵文，臺中市有二十多萬客家族群，我擔心投稿件數不足，就沒有下一屆了，機會要自己爭取，希望下屆有更多人投入書寫，繼續為客家文學打拚。

這次要感謝傅錦連先生，送自製的酸柑茶給我，陳年回甘的往事，美好又珍惜。

## 個人簡介

本名江秀鳳，另有筆名江嵐。臺灣客家筆會同仁、臺灣現代詩人協會常務監事、大學講師等。江昀是臺灣文壇裡全力以客家文學創作的詩人、作家，更是少數橫跨華語、Holo、客語，三種文字的寫手。其作品溫馨感人，給人無限光明和希望。出書八本。



## 酸柑茶

砵神桌个大酸柑  
 摻日仔砵<sup>1</sup>到酸丟丟仔

日仔忍久會過  
 酸柑放久會軟  
 阿爸拿下來脚<sup>2</sup>茶米  
 阿姊牽出紅索仔  
 阿哥捶茶米末<sup>3</sup>  
 阿姆拿湯匙刻<sup>4</sup>酸柑肉  
 擇忒子个苦篤<sup>5</sup>  
 剪開柑肉个酸澀  
 茶米酸柑肉  
 擺等一屋下人个人生  
 么昇浴浴<sup>6</sup>

大人細子坐圓圓  
 在毛籃臂<sup>7</sup>脚酸柑茶

1 砵(zad \): 壓。 | 2 脚(jid \): 塞滿。 | 3 捶(zung ✓)茶米末(mad): 把茶葉搥碎。 | 4 刻(kad \): 用湯匙舀東西。 | 5 苦篤(fu \ dud \): 挑掉子的苦味。 | 6 么昇浴(qib bi \ iog iog): 揉成滲透融合狀。 | 7 毛籃臂: 圍在竹旁邊。

切下來个蓋仔將苦澀揜密<sup>8</sup>  
阿爸用紅索仔四纏八緝  
摻自家越緝越緝<sup>9</sup>  
九蒸九曬  
將青春一遍又一遍  
曬到人老氣燥

放到棚頂定仔坐禪  
烏金烏金个酸柑茶  
修成正果个時節  
歸屋家人坐兼來  
酸柑茶个味緒啊  
摻日仔過到轉甘

8 揜密 (kiem▼med)：蓋緊。 | 9 摻自家越緝越緝：把自己越綁越緊。

### 利玉芳：

產業文化的產品跳到詩歌中，作者能細細地掌握勞動步驟，辛酸，到甘甜，正是人生生活的際遇轉折。有日子過得堅強的勵志性，很有詩味，是一首語言通暢，感情豐富的詩歌。



## 何卿爾

### 得獎感言

藍衫，是客家服飾的代表，自从小就迷醉於她典雅樸實的形式之美。偶然的機遇，看到了有關藍衫老師傅謝錦來先生的報導，才更驚豔於她豐富的精神內涵。內心澎湃，感動莫名。希望藉小詩一首，向文化的守護者致敬以及表達後生晚輩的感激之情，同時也希望有更多人來認識及傳承，寶貝著先民給予我們的祝福與期許。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為客家母語提供一個展示美的舞臺，也感謝評審委員的青睞，讓我得到莫大的鼓舞。

### 個人簡介

苗栗縣卓蘭鎮人，現居臺中，現任臺中市石岡國小教師，喜歡寫字、寫詩和看戲。曾獲全國客語童詩創作獎，臺中市兒童文學創作獎及臺中市本土語文學創作獎若干。教與學，讓我覺得人生既豐富又多采，感謝這一切！



# 藍衫之歌

何卿爾

藍衫，這頁歷史  
斯愛翻過去咧  
老師傅裁縫機个踩踏聲  
還在該昏黃个電火珠下嘎嘎作響  
傳唱著先民个歌聲

裁剪一匹藍色个海做衫  
同無畏著在身上

一二三四五  
用幼幼个針線擧起  
五世其昌个生命版圖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用賁賁个七層布  
撐起硬頸个骨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孔縫穿梭結成个鈕  
打出長長久久代代相傳个願望

靚靚个夢啊  
密密擧在  
該流轉个闌干上

日頭蝶同松柏  
係腳踏堅實土地安居樂業个夢

毋使為客  
此處已經係家

祖先个汗水同目汁  
恬恬滴在時間个河壩肚  
婆婆在該漸漸褪色个藍衫項  
麼人來傳唱  
這嚙牙開拓个  
勇者之歌

## 評審意見

### 鍾永豐：

本篇從藍衫寫到裁縫機的勞動場景，並用節奏化的聲音串連人生、家族與族群的實踐與傳承，既有秀緻之處，又有宏觀的視野。





佳作

## 退愚廬主人

### 得獎感言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首詩，謹獻給全天下會愛的人。

### 個人簡介

臺灣桃園人，1952年生，歷任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教師，現已退休。



## 無悔

母語歌詩類 · 客語組 · 佳作

退愚廬主人

做麼个佢還愛等你  
水都蔭<sup>1</sup>上來叻  
蔭過吾个胸脯 蔭到吾个頸根  
佢想著尾生<sup>2</sup>該隻死佬 水來毋走  
吾个青春 分水打走

水打毋走个——  
山還係企到水脣  
樹仔本本青荷荷仔  
滿天个星仔講阿講仔  
佢腳下个水 毋係頭擺个水

月光下 曇花開到當鬧  
等毋著看著天光个日頭  
但係 有麼人做得阻擋佢个開花  
就像 佢無法度停止對你个思念

出血个傷口  
總有堅疙个時節  
衰過个係 心肝肚

1 蔭：「im」，淹水，被水覆蓋。 | 2 用「尾生抱柱」故事。

永久毋會好个傷痛

世上白頭那毛个 毋單淨蘇東坡一儕

你做得笑偈

多情个天羅地網

早就係天下男女个痛苦

還有吾个憂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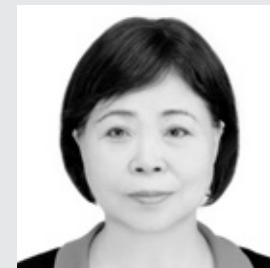
徐銀珍

### 得獎感言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嘆匪莪伊蒿，靜夜常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世上頌母者眾，歌父者稀，念父以雙手每日抽提井水千桶，供整連阿兵哥洗澡，換取一家微薄溫飽，以長我育我。及父耄耋之年尚有舊友詢及：汝父雙手尚健否？反問何獨問手？謂：見其青壯，操勞至極，思其晚年，雙手必廢，故問之。吾父操勞，外人見之尚且掛慮於心數十年，為人子女，思此更泫然泣下，管筆難描先父辛勞於萬分之一。謹以此文獻給至愛的先父——徐森秀先生。

### 個人簡介

退休於中華電信公司，退休後極力傳承客家文化。為客委會客語文學、語言、戲劇三類薪傳師，歷任文心、軍功、新平等校母語教師，喜愛客語文學、薩克斯風吹奏。擅長客家山歌、三角採茶劇表演以豐富生命。



#### 鍾永豐：

本篇詩意極佳，運用水、月夜與庭院即景，寫出情感與意念的流動，有歌的韻味與層次。

# 思親四韻

四縣腔

徐銀珍

清香開甕

溢出

歸生人个目 汁

探一下老屋  
竹尾蟬聲隨風舞  
柵門咿歪  
送開  
一甲子个酸楚

親一下相片  
阿爸个笑容凝等  
醜醜慈愛  
牽起  
言曾表達个思戀

係若手有神力？  
日打千桶水<sup>1</sup>毋疾  
該雙手啊  
鐵打个  
撐紮一群子女个胛翼

囡一盞糟嫫  
紅色告別个手尾

1 日打千桶水：父開澡堂，以手工一桶桶打起井水供整連阿兵哥洗澡。

## 評審意見

### 鍾永豐：

本篇簡練，徐緩中帶出深情。從很簡單的場景與動作，卻鋪陳出有歷史感的嘆息與凝視。



## 牧咕蔓

### 得獎感言

第一次嘗試用客家母語創作歌詩，對自己既雀躍又深具挑戰性。感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這次的文學獎，提供筆者得以抒發情感的堂奧，吟誦優美詩歌與內斂情感引發共鳴，無論時空背景若何，皆是人生一大奇樂。此次作品榮獲佳作，無形中給予自己莫大鼓勵，若能觀瞻前輩歌詩細膩觸人心弦之筆鋒，更是激勵自己邁向歌詩文學更進一步的動力。

### 個人簡介

畢業於淡江大學中文系，從事教育工作二十餘年，在職進修高師大國研所。大學時期對文學即有偏好，課餘欣賞詩詞歌賦，吟風弄月，積極於琴石書畫社團與系刊編輯。曾於大新書局文章編輯校對等工作。近年來以旅遊攝影紀錄、小品文寫作、各類新詩創作刊登報社雜誌，期望未來將創作集結成書，廣結友好，提升文學領域，豐富多彩人生。



## 掌牛

地牛翻身來犁田  
沒半只白鶴仔 也沒看到阿啾箭仔  
屋瓦仔跌落盞缸肚  
阿爸睡毋得 著驚攬細人仔走禾埕  
錐錐圓圓个禾稈堆 灶下大風草个香味  
樣毋見忒了

地牛打鼓來犁田  
犁到日本山頂透火氣 太平洋洗身到轉來  
海水恬恬仔會食人  
阿爸睡毋得 嚇著拈枕頭仔掌搖籃  
韭菜花籽委到天虹頂  
毋知白頭了

地動个暗晡頭  
蝠婆牽網仔措秋月  
阿爸睡毋得 愁到百年河壩水濂忒  
日炙額頭汗水跌落屋頂去  
成時做古董 唱山歌 擊布袋戲  
紙鷂飛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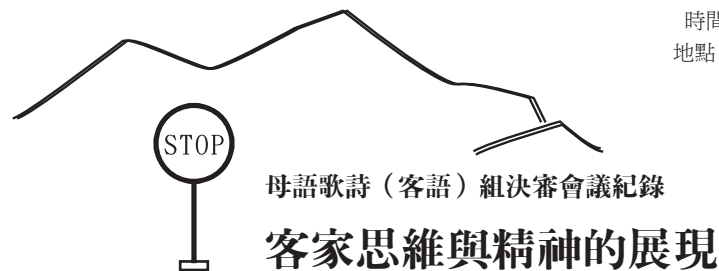
牛繩打落忒了  
阿爸在地泥下睡目  
毋知有分地牛搖醒無  
記得牽牛 縲在埤塘脣頭楊桃樹下  
涼風吹來番薯田犁忒  
地豆滿坪了

地牛漫遊世界  
寒天不知犁到哪位歇宿  
清清天河 牽牛星跼在該搭仔  
阿爸記得牽到夢肚 縲在雲笛頂  
啊 這粒熟事的星仔 億萬年的掌守  
在牛背項

**鍾永豐：**

本篇意象生動，且有客家語彙的深刻與活潑。從耕牛寫到地震，乃至親人的思念，各動員了紛繁的生態與人文場景，頗有寫作企圖。

時間：105年8月13日下午2點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B1會議室  
紀錄整理：吳美蘭



會議開始，第五屆臺中文學獎主席王志誠局長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母語歌詩（客語）組共收到 36 件來稿，先由初審委員葉國居、羅思容選出 13 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鍾永豐、利玉芳，並推舉鍾永豐為召集人。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利玉芳：這次臺中文學獎有母語歌詩類客語組，客語組部分稿件的水準都很高，我們閱讀時感覺非常欣慰。在挑選上必然有些斟酌和掙扎，幸好終能順利選出。大部分作品都能把現代詩和歌在客語母語上表現出來，是這次活動的成就。詩歌的表現方法當然不一樣，我這次主要看有無詩的內容，幸好很多作者都能夠把內容、結構和語言的音韻抓得很準。

鍾永豐：這次臺中市文化局所辦的文學獎特別增加客語項目，我覺得非常值得受到肯定。這次入圍的作品水準非常好，有以下幾個特點：一、作者對於詩的創作，已經可以用客語來思考，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二、作者能以詩的方式把客家的經驗表達出來，同時又能呼應現代詩對於詩和歌一些基本元素的要求，這是一次非

常成功的文學獎。

發表完總體觀感及評審標準後，進入第一輪投票。由 2 位評審各自從進入決賽的 13 篇作品中，不分名次各自圈選 5 篇，結果為：

一票：〈自然肚个詩〉、〈藍衫之歌〉、〈無悔〉、〈掌牛〉、〈竹筍姑〉、〈思親四韻〉

兩票：〈阿姆个手〉、〈酸柑茶〉

2 位評審決議，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 ■ 一票的討論

#### 〈自然肚个詩〉

利玉芳：以秋風、月光來描述自然的意象，頗具趣味，也有現代感。

鍾永豐：節奏很好，對意象的使用有現代感，最重要的是其意象記憶用客語來思考。

#### 〈藍衫之歌〉

利玉芳：這是客家人一種衣服的意象，雖然現在很少人穿這種衣服，但很多人仍有一股懷舊的情懷。詩的結構順暢，有押韻、有兒歌的韻味，內容方面可體會做衣服的經驗，還不錯。

鍾永豐：從藍衫寫到裁縫機的勞動場景，並用節奏化的聲音串連人生、家族與族群的實踐與傳承，既有秀緻之處，又有宏觀的視野。

#### 〈無悔〉

利玉芳：有詩的韻味，結構、內容都不錯。語言歷練通順，語言用法大膽，語意中帶有憂傷。

鍾永豐：詩意極佳，運用水、月夜與庭院即景，寫出情感與意

念的流動力，有歌的韻味與層次。意象跟語意的使用缺少驚喜，比較直白。

#### 〈掌牛〉

利玉芳：結構、內容方面的表現平平，跳躍式的寫法，缺少押韻，比較不像詩歌。語言的理解力普通，但對於童年生活經驗的描述，活潑可愛，有加分。

鍾永豐：意象大膽生動，對客語文化使用有很深刻的掌握，從耕牛寫到地震，乃至對親人的思念，各動員了紛繁的生態與人文場景，頗有寫作企圖。

#### 〈竹筍姑〉

利玉芳：寫得非常生動，用目前沒有的景象回憶過去童年生活的趣味，從生活環境的簡單品味，到土地環境的變遷、生態的破壞無味，值得深思。文詞傳達溫馨可愛。

鍾永豐：客家文化意象使用層次極高，是一件難得的作品。

#### 〈思親四韻〉

利玉芳：文詞通順、簡短，很討喜，變成詩的內容，好唸。

鍾永豐：語意簡練，徐緩中帶出深情。從很簡單的場景與動作，卻鋪陳出有歷史感的嘆息與凝視。

### ■ 兩票的討論

#### 〈阿姆个手〉

利玉芳：女兒對母親的感恩，以「手」為主題元素，有勞動、安撫、鼓舞、惜子、教子的印象，撐起家的女性情懷。作者從小到出嫁，都能有母親的影子，是幸福的詩歌表現。

鍾永豐：結構、內容、語言充實可取。對母親寫法非常仔細，

一雙手可寫這麼多元素，不簡單。

#### 〈酸柑茶〉

利玉芳：產業文化的產品跳到詩歌中，作者能細細地掌握勞動步驟，辛酸，到甘甜，正是人生生活的際遇轉折。有日子過得堅強的勵志性，很有詩味，是一首語言通暢，感情豐富的詩歌。

鍾永豐：能仔細鋪陳人生生活的際遇轉折，從辛酸到甘苦，語意通順，情感充沛豐富。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 8 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 8 分，次高 7 分，依此類推，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阿姆个手〉16 分（鍾永豐 8 分，利玉芳 8 分）

〈竹筍姑〉15 分（鍾永豐 7 分，利玉芳 8 分）

〈酸柑茶〉14 分（鍾永豐 6 分，利玉芳 8 分）

〈掌牛〉12 分（鍾永豐 5 分，利玉芳 7 分）

〈藍衫之歌〉11 分（鍾永豐 4 分，利玉芳 7 分）

〈思親四韻〉9 分（鍾永豐 2 分，利玉芳 7 分）

〈無悔〉9 分（鍾永豐 1 分，利玉芳 8 分）

〈自然肚个詩〉8 分（鍾永豐 1 分，利玉芳 7 分）

兩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阿姆个手〉為第一名、〈竹筍姑〉為第二名、〈酸柑茶〉為第三名，〈掌牛〉、〈藍衫之歌〉、〈思親四韻〉、〈無悔〉並列佳作。

# 豐原 6506

## 第五屆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指導單位 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人 林佳龍  
總策劃 王志誠  
策劃 施純福、黃名亨、林敏棋、陳素秋、林承謨  
執行策劃 陳兆華、范秀情、林淑敏  
出版單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8樓)  
網址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  
電話 04-22289111  
傳真 04-23713788

承製單位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葉麗晴  
封面設計 黃鈺菁  
排版 游文宓、洪尚鈴  
校對 潘治嘉、郭庭瑄、游文宓、許雅筑、洪尚鈴  
地址 22044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65號5樓  
網址 <http://www.vistaread.com>  
電話 02-2251-7298  
傳真 02-2254-2136

初版 2016年9月  
I S B N 978-986-05-0056-1  
G P N 1010501892  
定價 新臺幣 400 元

販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02-2518-0207)及網路書店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04-2226-0330)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豐原6506 :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 王志誠  
總策劃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2016.9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5-0056-1 (平裝)

830.86

105018276

第五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